

明明子論語

集解義疏

四明張氏釣園開雕



序

昔蕭山曹寅谷之升著四書摭餘說首述論語齊魯與古論之不同次考論語之注釋其自序更臚列注論語者若晉何晏集解宋邢昺以至喻樗黃幹以下並注四書者百數十家可謂備矣獨於皇侃義疏僅於齊魯說中小注一見

注云邢疏之前作論語疏者三架皇侃撰疏十卷又舊唐書經籍志有賈公彥疏十

五卷褚仲都論語講疏十卷

其後番禹陳蘭甫禮東塾讀書記一卷

皇疏特詳且稱爲最精確於知德者鮮章皇解知德者爲知德之人謂爲文義最明又云遂初堂書目有皇侃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序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論語疏朱子與尤延之友善蓋未借閱歟又云今世所傳皇疏不盡真也會稽朱蓉生一新無邪堂答問

卷三謂

皇疏經日本人竄亂多不足據惟中引六朝各家舊說文筆斐然與皇疏之鄙俚者絕殊當是原文清四庫則謂確爲古本不出依託可據以爲信也定海黃徹居先生式三著論語後案既錄何晏集解又錄朱注全文更綴以己意而取皇侃疏義最多其弟子胡伯寅先生夔本其師說著論語集解義疏閱時五歲爲卷二十薈萃眾說不立門戶洵足津逮後學非成一家言者比也壽

鏞受而讀之傲居之後案簡而明先生之解疏詳而確  
師弟子傳授既徵淵源其有不苟同者如東發之於紫  
陽不讓也夫論語一書雖有魯論齊論古論之不同編

論語者雖有仲弓子游子夏所撰定鄭康成說子夏六十四

人所共撰論語識曾氏之徒成之柳宗元說成於有子曾子之

門人程伊川說子春子思及子貢門人閔子門人分記柳宗元說

諸說然漢書所謂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

之論語近是注論語者何氏所集孔氏安國爲解經首

功此外有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諸家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惟鄭氏爲最著皇氏據江熙所集衛瓘繆播樂肇郭

象蔡謨袁宏江淳蔡系李充孫綽周瓌范寧王珉十三

家而以何氏爲主顧皇氏深於禮學而疏論語乃略於

禮制說者謂非皇氏之舊伯寅先生受傲居子嫡傳於

禮制更多發揮此尤足補皇疏之闕也昔朱子注論語

開宗明義曰學之爲言效也用廣雅習如鳥數飛也用

說文最留意於訓詁庸妄書生未知其例而率譏之適

見其陋傲居子著後案尊崇朱子是書彙取諸解觸類

引伸自敘所謂義理必本於音訓典禮須觀其會通以

後案之成說申集解之古義條例所謂並非郭竊向注  
此中甘苦先生自知之讀者其毋忽爰刊而序之民國  
二十五年九月後學張壽鏞

明兩子論語集解義疏

序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邑乘輯錄

光緒定海廳志藝文類載胡夤明堂攷一卷切音啓蒙一卷大衍集一卷論語集解義疏二十卷俱家藏本未行世

陳訓正民國定海縣志人物表文學類記名選舉表咸豐十年庚申胡夤歲貢藝文志書目表載明堂攷一卷論語集解義疏二十卷切音啓蒙一卷大衍集一卷清胡夤撰夤字伯寅號止三從黃式三學得其傳晚年瞽目重明因自號明明子遂發憤著書於黃氏學多所發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邑乘輯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以歲貢生終又載校金陵朱緒曾昌國典詠十卷諸多精審書未付刊有傳鈔本

胡伯寅先生墓表

子胡子名夤原名止三譜諱在寅號伯寅又號子珊爲  
參戎得耀公冢子先進黃式三太夫子高足弟也天姿  
聰穎性行樸誠精算術善鼓琴因自號琴琴子事親孝  
愛弟如珍寶濟人急周旋備至德也曩公事籌畫妥善  
才也年十四初試卽第一後優拔鄉闈俱以故不得志  
是蓋有命存焉家貧無書苦聚一生得善本數萬卷爲  
學實事求是不分漢宋自撰圖章曰六藝思通其四凡  
經傳子史無不精研淹貫年四十餘自以數奇遜世家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墓表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居惟主講書院數年肄業者多獲詣經義年五十四患  
目疾醫治後竝不花幸目之重明晚號明明子次年矢  
志撰論語集解義疏越五載乃成計二十卷又著大衍  
集明堂攷射侯攷附切音啓蒙各一卷以鄉貢士終德  
配許氏孺人丁卯舉人受業張炳谿拜撰并書

先祖伯寅公墓在定海北郊荷花子灣山麓先父諱  
諱孝正諸生先叔譜諱孝倫業商附葬於旁己丑舉  
人陳一貫隸碑并撰二額云經師樹望理學傳家八  
字先父撰墓柱聯云圖書遺萬卷著作等三墳又一

聯云幾翻風掃葉是處月傳鐙取校書如掃落葉之意正合墓地風景

又攷光緒定海廳疆域山川志載荷花池在城北一里趙濬恭鑿以灌田而植以荷錄康熙志卽今之荷花子灣也其池經後人重濬水更清矣每值夏時菡萏放豔紅白相間有魚游泳其閒歲常至是處展墓而觀魚賞荷焉孫友雲識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條例

一是書題曰集義疏者義謂正義以釋本經疏謂注疏以釋集解因名與梁皇甫氏義疏相同恐其混淆蒙別號明明子因題三字以別之

一是書經文篇章句漢初出時本有齊魯古三家迨張侯鄭君先後校定魏何晏等據以作集解梁皇甫侃據以作義疏至唐初陸德明釋文所舉南北本已有異同及宋邢昺之注疏朱子之集注與皇疏陸釋文又各有歧異然核之漢唐石經韓李筆解以及山井鼎物觀所校諸子史類書所引則皇疏所異者其中雖不無淺人躡入之處大約是者居多則亦未可輕訾也今以阮氏校勘注疏本為主而附載釋文考文考異及經史子集類書所引異文於其後以便校覈若干百年來遞相傳授之正文不敢稍有更動也

一宋邢昺等奉詔作疏當時惟將皇氏義疏刪節繁冗潦草塞責其有援引典制較爲詳贍者大約鈔錄孔沖遠禮記春秋左傳兩疏意欲節省字句竟

將集解各注首尾語助盡行刪去以致文無助詞不成文氣猶之人無鬚眉尙復成人樣乎今仿陳仲魚古訓之意各注仍照皇氏本其有異同詳辨於疏

一自來論語家說見於漢晉隋唐藝文經籍志者不下數十種亡佚者多迨宋元明三朝又不下數百種大抵不向孔孟心窩中抉發惟從程朱腳跟下盤旋一覽無餘多看欲睡今取陸氏之音義韓李之筆解朱子之集注精義或問文集以及漢魏唐

明明字論語集解義疏

條例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明本朝各家之儒說詳爲登載論學不分漢宋考古以定是非師授家法然也所異皇氏義疏一書亡在日本朱子猶未及見乃忽於本朝經學昌明之日得之於重洋番舶之中歷時數千年隔海數千里而忽隱忽現若有神明呵護其閒者故其所列各家論說雖是六朝粉本不啻片羽吉光錄之獨多非敢好異也

一論語乃經史之權衡各經卽論語之注疏故不論經史子集苟有精意名言可與本經相發明相表



裏者不嫌詳錄以資攷訂卽如古文尙書竹書紀年家語孔叢子小爾雅之類明知後人依託各經注疏所引河洛讖緯諸書又係術士附會但出於魏晉以前多從古經傳鈔撮而來其書則非其言則是與其過而棄之孰若過而存之耶

一是作本以黃先生後案爲藍本其有悖趣相同者或引用隨處標明或行文不便覲縷本係一家之學並非郭竊向注也至於意見不同之處無可申明繼之駁辯人各有是非之心學無取雷同之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條例

二二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雖向歆之父子錯鉉之弟兄不能強合也

一援證儒說除漢賈董二子許鄭二君唐韓子宋六子外其餘或稱名字或表爵里未能畫一其引用書籍或有無篇名或閒有卷數亦隨所見而及之以本朝攷據校讐二家勝於前代各有專書不必繁稱瑣碎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嘗讀後漢書謂鄭君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夫治經之書實事求是修辭立誠平叔之華固不如康成之質體例然也若乃論語爲六藝之權衡集解萃三朝之訓說爲之疏者將以由博反約觸類引伸定仁義道德之指歸期性命身心之實獲義理必本於音訓典禮須觀其會通質固例所不禁繁亦勢所不免也漢書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敘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經典釋文敘錄云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已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秩謂之論語文選劉子駿移書曹顏遠詩注兩引論語崇爵識云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鄭君康成謂仲弓游子夏等所撰定程叔子本柳子厚之說以爲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則以書中獨稱二子爲子也然通志藝文略有論語撰人名一卷今其書不傳則亦無可詳考矣說文論議也語論也此混言之也詩公

劉毛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周禮大司樂鄭注發端曰  
言答述曰語此析言之也邢疏引鄭君云論者綸也輪  
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圓  
轉無窮故曰輪也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  
次也羣賢集定故曰撰也以此書所載皆仲尼應答弟  
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論撰然後載  
之以示非妄謬也以其口相傳授故經焚書而獨存也  
釋文云漢興傳者則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卽今  
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敘

一一四 明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章賢及子元成魯扶卿太子少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  
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  
道二篇凡二十二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昌邑中尉王  
吉少府宋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  
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王陽名家古論語者出自孔氏  
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孔安  
國爲傳後漢馬融亦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  
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  
而行於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

列於學官鄭元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攷之齊古爲之  
注焉魏吏部尙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  
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  
盛行於世今以爲主隋書經籍志云梁陳之時惟鄭元  
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  
並行梁皇甫侃本江熙所集衛瓘繆播爨肇郭象蔡謨  
袁宏江惇蔡奚李充孫綽周懷范甯王珉凡十三家之  
說以成集解義疏十卷世謂其引事雖時詭異而援證  
精博爲後學所宗唐初陸氏德明撰經典釋文卽據集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解義疏本以爲音義其所敘錄尙有虞翻譙周崔豹孟  
整盈氏梁覬袁喬尹毅張馮孔澄之虞遐王弼徐邈不  
在諸家數內至宋咸平二年邢昺受詔與杜鎬舒雅孫  
爽李慕清崔倕佺等刪節皇氏義疏以爲正義而皇氏  
疏當南宋時已佚流傳日本近始與古文孝經孔傳並  
得於東洋市舶雖朱子亦未嘗見也唐宋諸儒說論語  
者唐藝文志有賈公彥疏十五卷向無可攷其載於文  
獻通考者如韓子李翱之筆解吳棫之續解胡宏之指  
南陳祥道之全解洪興祖張栻之論語說大抵互有短

長而惟朱子先集二程張子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  
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周孚先十二家之說以爲  
精義最後本程氏學通取古今諸儒之說斷以己意撰  
成集注十卷所謂稱上等過毫髮無遺憾者故自元明  
以來立於學官以之取士不敢稍有出入祿利之路然  
也我國家師儒蔚起經學昌明絕漢宋之分門闢元明  
之理障大而天算樂律以至訓詁聲音精而道德性功  
以至名物象數無不家有專書人敦實學其疏證論語  
者雖無長編鉅著而零章節錄足以校正何氏之集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發明朱子之集注者不一而足顧散見者不可不合繼  
起者易於爲功此黃薇香先師論語後案之所爲作也  
抑攷之唐宋十三經正義內惟孔氏之毛詩禮記疏賈  
氏之周禮儀禮疏最爲精覈易書左傳三疏已不免瑜  
瑕互掩其餘等諸自檜以下概不足觀故近來名儒著  
述如惠定宇張皋文之於易江艮庭孫淵如之於書陳  
碩甫之於毛詩戴東原焦理堂之於孟子邵二雲郝蘭  
皋之於爾雅較之唐宋舊疏相去什百倍蓰幾欲拔趙  
幟立漢幟奪其符而易置其軍薇香師之爲後案也全

錄集解集注當時子亦同爲參酌後又謂子曰朱注乃  
功令所尊閒有不合之處難於讎校汝可爲集解作義  
疏采古今各說及朱注之是者錄爲正義做穀梁之范  
解不必拘疏不破注之例也子今年五十有五距聞斯  
言十餘年於茲矣痛哲人之見背歎日月之如梭爲此  
不揣冒昧本後案之成說以申集解之古義上遵師訓  
下貽兒曹冀後有人焉節其繁而文其質子得聞道又  
可不死矣同治六年三月日明明子自敘

論語集解敘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敘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  
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  
賢及子元成等傳之

疏曰漢書藝文志論語魯二十篇傳十九篇魯夏侯  
說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  
一篇魯論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  
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  
氏最後而行於世又列傳劉向者高祖少帝楚元王  
交之後辟疆之孫德之子字子政本名更生宣帝初

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成帝  
卽位數上書言得失以向爲中壘校尉爲人簡易專  
積思於經術成帝詔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  
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年七十二卒著別  
錄新序說苑洪範五行傳論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  
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尙書及洪範五行傳善說禮服  
徵爲博士宣帝立太后省政勝以尙書授太后遷長  
信少府後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尙書論語說年九十  
卒官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敘

六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從父子建字  
長卿爲博士至太子少傅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  
人也好學治齊詩事同郡后蒼又從夏侯勝問論語  
禮服以射策甲科爲郎代丙吉爲御史大夫又爲太  
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宣帝寢疾拜爲前將軍元  
帝卽位爲弘恭石顯所害飲鴆自殺韋賢字長孺魯  
國鄒人也爲人質樸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尙書以  
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  
詩宣帝卽位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年八十二薨

諡節侯少子元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  
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

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  
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之故有魯  
論有齊論

疏曰漢書藝文志論語齊二十二篇齊說二十九篇  
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  
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惟王陽名家又列傳王  
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七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廉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元帝  
卽位徵吉年老道病卒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  
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邱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釋文  
琅邪膠東皆郡名邢疏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  
爲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生蓋古謂有德者也

魯其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

疏曰漢書景十三王傳魯共王餘景帝子程姬所生  
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  
年薨諡曰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



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邢疏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故漢武帝謂東方朔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以是孔子所傳說異於先王之書也古文者倉頡本體也與篆籀少異孔壁所藏竹書漆字頭麤尾細似水蟲之科斗晉人謂之科斗文詳王隱晉書孔安國敘尙書乃有科斗文字之稱晉人之僞託也

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明明字論彙解義疏

入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疏曰王伯厚謂問王疑當作問玉案篆文王字中畫近上王字三畫平均旁加點者乃有瑕點之朽玉音讀如畜三字本不相同後人小學不講往往誤王爲王齊論之問王篇見於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所引者皆係說文爾雅之文惟說文璅字下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璅兮其璪猛也璅字下引逸論語曰如玉之璅璪字下引孔子曰美哉璪與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字勝又王字下說

玉有五德曰潤澤以溫仁之方也。鰓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暢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枝絜之方也。與禮記聘義管子水地荀子法行篇大同小異段注謂皆問王篇之逸文晁氏以問王爲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者非也。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爲篇名曰從政皇疏曰古論有兩子張一是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爲一篇一是子張問孔子何如斯可從政爲一篇又敘云古論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雍也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釋文敘引桓譚新論云古論文異者四百餘字王充論衡正說篇云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甚多數十百篇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及河閒九篇本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稱難曉後更隸寫以傳誦攷漢書藝文志論語十二家有燕傳說三卷不載河閒論語意必河閒獻王所傳而充曾見之者也此二書均在三家之

外絕無師說可攷翟晴江謂河閒雖故趙地而偏近於燕疑燕傳卽王充所云河閒論語此臆度之詞也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

疏曰漢書列傳張禹字子文河閒軹人也從沛郡施讐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旣皆明習舉爲郡文學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東平內史成帝卽位徵禹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領尙書事河平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乞骸就第建平二年薨諡曰節侯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己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元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不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浸微邢疏禹本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故兼講齊說也後漢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舉孝廉除郎

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案廣韻包姓楚大夫申包胥之後皇疏本誤作苞咸字子良釋文誤作子長周氏名不可攷直稱氏者邢疏以爲義在謙遜不欲顯題其名但欲傳之私族如杜元凱集解春秋謂之杜氏也或曰以何氏父諱咸故但言包氏連言周氏耳案邢疏例舉姓各處皆題周曰而無周生烈皇疏兼稱名各處皆題周生烈曰而不知何者爲周氏二人之注無可分別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叙

十一

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

疏曰攷史記孔子世家孔忠生武武生安國爲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是孔子十一世孫也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案漢書不言安國作古文尙書孝經傳及論語訓解此敘又明言不傳而注中所集孔解疑皆後人

依託試觀其注鄰人之子云鄰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是豈十一世孫之語氣耶後漢書列傳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博通經籍永初四年拜爲校書郎中陽嘉二年拜議郎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爲南郡太守著三傳異同注孝經論語詩易尙書三禮年八十八延禧九年卒於家

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

疏曰後漢書列傳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師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後

十二 四明錄書

約園刊本

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公車徵爲大司農不起隱修經業年七十四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其年六月卒凡注周易尙書毛詩三禮論語孝經尙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議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臧何休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門人撰

元問答作鄭志八篇案孝經注謝承書所不載蓋其  
孫小同所作也釋文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  
五十事鄭本或無此注者然皇覽引魯論六事則無  
者非也今攷釋文所載魯論鄭君改從古文者僅二  
十四事惟左傳敘正義引鄭注論語敘云鈞命訣云  
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儀禮聘禮  
疏引敘云易書詩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  
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北史徐遵明  
傳亦引書以八寸策是鄭注論語有敘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敘

十三 四明叢書

第圖刊本

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之義說

疏曰三國魏志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  
父紀皆有盛名太祖辟爲司空西曹掾屬文帝卽位  
遷尙書僕射加侍中徙尙書令九品官人之法羣所  
建也明帝卽位進封潁陰侯頃之爲司空錄尙書事  
青龍四年薨諡靖侯子泰嗣又王肅字子邕王朗之  
子東海郡人也魏侍中兼太常後遷中領軍加散騎  
常侍嗣蘭陵侯甘露元年薨諡曰景侯肅善買馬之  
學而不好鄭氏采會異同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

解及撰定父朗易傳集聖證論以譏短元東州大儒  
孫叔然駁而釋之案王肅黨於司馬氏好與鄭君難  
家語其所偽撰也釋文云周生烈燉煌人七錄云字  
文逢本姓唐魏博士侍中邢疏文逢作文逸魏志附  
見於王肅傳後裴松之注云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  
論語集解有烈義例其餘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太  
平御覽引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  
服九駁以馳文塗此上御也馬總意林引周生烈子  
四條書凡五卷其自序云六蔽鄙夫燉煌周生烈字  
文逸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閒故著此書以堯  
舜作幹植仲尼作師誠云

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  
於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  
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

疏曰集爾雅會也廣雅聚也解廣雅說也大射儀注  
釋也謂會聚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  
周生烈八家之善以說釋論語各記姓名示無勦說  
如注中所言包氏曰馬融曰孔安國曰之類是也此

敘既言記其姓名當依皇疏兼題姓名爲是其自下  
己意改易先儒者如注中不言某曰及別言一曰者  
皆是也漢儒注經之體題一字者曰故曰微曰傳曰  
注曰說曰箋題二字者曰章句曰解詁題三字者曰  
詁訓傳而惟杜預之左傳注與此論語注皆曰集解  
然此書之命意與李鼎祚之周易集解同與杜預之  
左傳集解異何則漢儒之解經如許叔重之作五經  
異義也明列古文今文各家之說而後斷之以謹案  
鄭康成之注周禮也明列鄭司農鄭大夫杜子春之  
說而後折之以己見不敢以他人之善攘爲己有且  
使後學無從分辨也及至杜預集賈逵服虔等之注  
以解左傳郭璞集李巡孫炎等之解以注爾雅勦襲  
其說而不顯其姓名未免有郭竊向注之譏惟此書  
明列包孔馬鄭之說使兩漢傳經之家法是非皆可  
攷見故嘗謂何晏等之有功於論語與李鼎祚之有  
功於周易其裨益後學均非淺鮮也

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  
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顛尙書駙馬都尉



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疏曰昔范武子謂何平叔王輔嗣罪深於桀紂未嘗不歎其言之過也錢氏大昕白其誣以平叔爲尙書時奏請正身慎習有大儒之風茲觀其所撰論語注詳列諸家姓名遠勝於左傳之杜解而何氏又死於曹爽之難竊謂何晏乃魏室之忠臣亦孔門之功臣也乃攷之三國魏志云南陽何晏進孫也長於宮省又尙宮主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凡數十篇明帝以其浮華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敘

十六

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進敘任爲腹心以晏爲尙書典選舉晏等專政承勢竊取官物導爽立威私取先帝才人教習爲伎作窟室與晏等縱酒作樂爽弟中領軍羲深以爲憂及爽敗羲晏等皆伏誅夷三族裴松之引魏略云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正始初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尙書前以尙主得賜爵爲列侯魏氏春秋云宣王使晏典治爽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當有八族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又方伎傳云晏夢青蠅數十

頭來在鼻上以問管輅輅戒以位峻者顛輕豪者亡  
又有老生見不生常談見不談之誚常謂鄧颺行步  
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  
何晏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  
謂之鬼幽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如何輅  
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神在廣博  
志不務學談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義則美而多僞  
華則道浮僞則神虛輅以爲少功之才也蒙案陳承  
祚身爲晉臣不能無所偏袒而管輅之所言則正始

明明子論叢集解義疏

卷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流風平叔之實錄也何與所上之奏所集之書大  
不相符耶夫是時也當塗之氣運未衰典午之逆謀  
未萌晏旣爲爽所信任位列清要自當彌違匡德以  
報國恩乃比之匪人輕浮躁進反欲挾子丹之豚犢  
以敵司馬之梟雄旣無知人之明徒飾空言之奏導  
爽立威驕奢淫溢以致駢首受戮國運隨之追禍已  
臨門晏復窮治黨獄較量於七族八族之間冀以倖  
免司馬氏直玩弄此輩於股掌之上可憫殊屬可笑  
大抵清談之士競事虛浮可與參老莊不可與學孔

孟孟子所謂小有才者也則似論語非其所長集解  
豈其所作耶又攷晉史列傳鄭冲字文和滎陽開封  
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  
究儒術及百家之言動必循禮任眞自守魏嘉平三  
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尙書冲執經親授與侍中  
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拜太保封壽光侯冲雖  
位偕台輔而不預世事武帝踐祚拜太傅進爵爲公  
泰始十年薨諡曰成初冲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  
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安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於今傳焉  
又云荀顗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幼  
爲姊壻陳羣所奇性至孝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  
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  
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代陳泰爲僕射領吏  
部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踐祚進爵爲公遷司空司  
徒太尉又行太子太傅泰始十年薨諡曰康蒙案魏  
志不紀集解於何晏附傳而晉史特標集解於鄭冲  
傳蓋冲與孫邕荀顗曹羲何晏同被詔敕撰成此書

故五人聯名表進而其書似出於鄭荀二人之手則以鄭冲荀顛皆係一代名臣而冲與鄭小同齊名顛又與陳羣連姻其博通經傳實有家法淵源故遠勝於杜預之左傳集解而豈輕躁浮華之何平叔所能獨任然觀各章所謂不安改易之處其辭氣句法與王弼之易注郭象之莊子注大致相同蓋諸儒之訓解或係鄭荀所集而所下之己意實出何氏所爲故後世相傳謂之何晏集解云司馬氏之奏廢齊王也表有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之名刑疏云孫邕字宗

儒樂安青州人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一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學而第一

釋文凡十六章朱子集注同漢石經每篇計章在後

子曰

注馬日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注王曰時者學

者以時誦習也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擇也

釋文說音悅皇疏本作悅

正義曰此章開宗明義夫子欲人爲成已成物之君子以參贊天地之化育繼述往聖之心傳而其要不外乎好學子嘗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又曰學而不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一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何有者不難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誨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此卽夫子之實錄所以承千聖百王之統而爲天下萬世之師也首一節言學不厭大學之明明德也後二節言教不倦大學之新民也學說文本作教覺悟也从教从口口尙矇也篆文作學从季季效也效於古曰教教人學亦曰教學與教事本相因故字亦相通禮學記引兗命曰學學半僞尙書作教學半謂教以先王之道導其性情使之覺悟而開其冒昧孟子曰使先

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夫爲學所以致知也致知將以力行也學雖統貫乎知行而此節則專就讀書明理而言故中庸論爲學之敘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始終無不兼賅而必先以博學開其端博學者讀書明理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荀子爲聖門之教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故王注以誦習言之蓋人之本性五仁者人也謂與人相人偶曾子制言篇曰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

水不流朱子仁說仁人心也在天地爲盎然生物之心在人爲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君子所藉以修齊治平者惟卽此生生不息相親相愛之至意與爲貫徹流通然而爲仁有術仁道難全一視而同仁必篤近而舉遠若不學而愚愛無差等不知親親仁民愛物之先後勢必無父無君不夫之爲我卽流於兼愛故夫子重言仁孟子兼言義荀子急言禮韓文公原相生相養以爲道曰博愛之謂仁卽繼之曰行而宜之之謂義義者天理之自然人情之同然卽事物之當

然而裁之以必然禮則合乎天理人情之秩然有條  
有理而定爲品節者也然而在物爲理處事合宜曰  
義求古人之陳迹核乎天理人情使之精義入神動  
容中禮無過情無不及情之弊者其得力尤在於智  
故大學言正心誠意必先致知中庸言順親誠身必  
先明善鄭君注天命之性也以仁禮義信配木火金  
水而智運四德必配土以分王於四時孟子曰始條  
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爲入聖之始  
基信則誠其意勇於行終以實成其所知而使仁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義之盡無不中乎禮者也此爲學之要所以必先  
讀書明理以求智時習者說文習鳥數飛也朱注謂  
學之不已如鳥之數飛也凡學有三時一曰身中時  
內則云十年學書計十三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  
舞象是也一曰年中時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  
書禮是也一曰日中時學記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魯語云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是  
也皇疏時是日中之時習是修故之稱亦猶重也要  
之人之爲學不外無欲速無閒斷學記當其可之謂

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此無欲速之謂也乾之天行  
不息益之日進無疆書之遜志時敏禮之蛾子時術  
此無閒斷之謂也說文亦作夂象人兩腋之形故引  
申訓重黃先生據後漢書竇融傳注訓亦爲實實與  
重義本相因然訓實雖意較沈著而訓重則語助深  
長三不亦字三乎字止見夫子循循善誘鼓舞盡神  
之妙說謂解釋而喜也从言从兌兌爲澤澤釋也講  
說遊說喜說皆以言解釋之引申後人強分三音三  
義添造悅字者非易象傳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自學爲誦習其學爲講習時習者時時尋繹溫故知  
新則爲時久而所學愈熟相說以解無不怡懌而舒  
暢杜氏春秋左傳敘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鑿而  
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  
然理順者是也故知說之訓爲解釋而學之事爲誦  
習無疑王氏困學紀聞引虞溥厲學誥曰聖人之道  
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  
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  
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



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爲智不勤教無以爲仁

馬注云云疏曰說文子象人形因以爲男子之通稱則以子配字如子游子夏是也後又爲有德者之尊稱則以子配氏如有子曾子是也後又以尊稱其師則以子加氏上如子沈子子公羊子是也此經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邢疏謂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須言氏人盡知之也曰說文詞也从口乙象口乞出也王注云云疏曰周禮大司樂興道諷誦言語鄭注昔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說文讀籀書也謂抽繹其義蘊此皆析言之也渾言之古之誦習卽今之讀書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注包曰同門曰朋也

釋文朋蒲宏反有或作友非樂音格白虎通義辟雍篇引有朋作朋友

正義曰此節言爲學以及人也學記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學貴乎其能羣也有釋文本作友白虎通又引作朋友中庸言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

交也而大戴記禮三本又言天地君親師蓋朋友該  
師徒而言故白虎通以朋爲弟子夫子及門三千身  
通六藝者七十七人考史記弟子傳子夏子貢子羔  
奚容蒧句井疆廉絜來自衛子張公良孺來自陳樊  
遲后處公皙哀步叔乘來自齊司馬牛來自宋子游  
來自吳公堅定叔仲會來自晉秦祖壤駟赤來自秦  
公孫龍任不齊秦商來自楚皆不遠千百里而來孟  
子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皇疏引江熙  
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遠  
人且至況其近者乎蓋道同志合聲應氣求如六律  
之調和如八音之諧暢天機洋溢鼓舞盡神所謂樂  
也樂說文从緇象鐘鼓之形木其柶簾也詩闕雖二  
章言琴瑟友之三章言鐘鼓樂之樂與友自有眾寡  
之分而說與樂更有內外之別故陸氏釋文曰自內  
曰說自外曰樂譙周謂說深而樂淺者非也

包注云云疏曰此注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作鄭曰  
易蹇卦疏周禮司諫疏引鄭注三省章曰同門曰朋  
同志曰友公羊定四年何注亦同疏謂出倉頡篇而

鄭君注周禮大司徒又云同師爲朋同志爲友者皇  
疏謂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曰友義本通也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性慍怒也凡人所  
不知君子不慍之也

釋文慍紆問反

正義曰此節皇疏有二釋一言古之學者爲己人不  
見知而不怨一言教誨之道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而  
不怨集解謂凡人有所不知則以後釋爲是學記曰  
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舍之  
以俟其知卽此經不愠之意李充云君子忠恕誨人

明學子論語集義疏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倦何怒之有明夫學者始於時習中於講肄終於  
教授也蓋夫子一生自言學不厭而教不倦時習而  
說學不厭也朋來而樂不知不愠誨不倦也人有所  
不知不可以言愆人苟不見知不可以言怒考之說  
文及詩毛傳慍之本義皆訓怒而不爲怨所謂不慍  
者謂不加責怒循循善誘此善與人同成人之美之  
君子也釋文引鄭注慍怨也怨字安知非怒字之誤  
而後儒多以人不知爲人不知考之易文言遯世  
不見知而無悶中庸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人有不見

知或言悶言怨言尤而斷不至顯形於怒況夫子常  
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  
無能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君子病無能  
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屢言人之不見知而必曰不己  
知蓋因此節之人不知謂君子教人人自於學有不  
知非謂人之不知己也故於彼四處特加己字以別  
之後漢書儒林傳注引魏略曰樂詳字文載黃初中  
徵拜博士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  
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魏書儒林傳張偉字仲業  
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勤於教訓雖  
有頑固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門人感其  
仁化事之如父此得不知不愠誨人不倦之意者也  
故愠字之解確而知君子善於誘人知說字之解確  
而知學之急於求己知要之聖人之學不外讀書明  
理以求智精義復禮以全仁而盡其所以爲君子故  
論語首篇以爲君子定其歸時習而說成己之智也  
朋來而樂不知不愠成物之仁也終篇以爲君子提  
其要而知禮以成己知言以知人合之知命以知天

始終不外乎致知夫學至於知人知天則仁之至義之盡而知止於至善智已入於聖矣故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何注云云疏曰說文慍怒也本義也韓詩車舉傳慍恚也左傳釋文慍怨也同母之引申也倉頡篇慍恨也同韻之引申也詩孔疏引說文慍怨也怨蓋怒字形近而誤鄭君注猶是也周語芮良夫曰所怒實多則怒又怨字之訛

有子曰注孔曰弟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注

子有若也

鮮注

約園刊本

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也言孝弟之人必有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釋文弟大計反本或作悌下同好呼報反鮮仙善反皇本高麗本弟作悌詩思齊疏孝經事君章疏引無好字

正義曰朱注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朱子意與何解同皇疏云好心欲也犯諫爭也上君親也言孝悌之人必以無違爲心恭從爲性若有欲犯其君

親之顏諫爭者此人少也引熊埋云孝悌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當不義而諍之尙無意犯上必不職爲亂階也邢疏謂皇氏熊氏違背注意焦氏理堂補疏曰凡在己上之人必恭順而不犯其不好犯君親益不待言皇熊切言之與注意亦不違背蓋犯顏而諫在唐宋以後視爲臣道之常而聖人則以爲忠誠之變如龍逢比干不得已而爲之故雖或犯顏直諫而心實不好也如漢書蓋寬饒傳云好

言事刺譏奸犯上意顏注奸音干干犯上意卽犯上又敘傳云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後漢書荀彧亦云田豐剛而犯上犯上爲犯顏而諫古之通義也表記云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鄭注亂謂違廢事君之禮爲亂卽此所云作亂非必悖逆乃爲作亂也皇氏熊氏尙知古人事君之禮故用以說此經邱光庭兼明書以犯上爲干犯君上之法令朱子集註以作亂爲悖逆

爭鬪之事夫孝弟之人不犯法令不悖逆爭鬪何待  
有子言之乎蒙案在上之人不一而君親其重焉者  
也犯上之事亦不一而犯顏其微焉者也上固可該  
君親犯亦可通爭諫曲禮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  
有犯而無隱犯亦人上者所不禁亦爲人下者所  
或有然必出於萬不得已之苦衷而後爲此大不自  
安之變計所惡者惡其好不惡其犯也夫所好而出  
於犯上必其生性乖戾堅僻驕陵自恃才能目無尊  
長則一好無所不好一犯無所不犯充其類之所至

必至於悖逆作亂而後已曾子事父母篇曰孝子之  
諫達善而不爭辯爭辯者作亂之所由興也公羊莊  
三十二年傳謂君親無將而誅焉先軫憤激於歸  
囚因免胄而死敵鬻拳計出於兵諫遂刖足以守閭  
當時或諒其愛君後世深恐其害義此春秋防微杜  
漸之意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子曰臣弑其君子弑其  
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  
辯也夫犯上作亂相因而起有子究其禍於作亂而  
探其本於孝弟所以立千古臣子之鵠者至深且遠

蓋以作亂必始於犯上而孝弟必不爲犯亂何則人苟蔑其君必常慢其親而後敢於爲犯逆人苟忘其身必先忘其親而後甘於爲亂亡若孝弟爲百行之本萬福之源安得復有犯上作亂之事鮮矣未有雖語言抑揚而要皆斷其必無也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孔子弟子傳有若少孔子四十二歲集解鄭元曰魯人今家語云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或云古有巢氏之後不足信也荀子云有子惡臥而焯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注云云疏曰云鮮少也者爾雅釋詁鮮罕也皆匙之借鮮與匙同母也鮮與罕同韻也釋文引鄭注鮮寡也則又同義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注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也孝弟也者其爲

仁之本與注包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成也

釋文與音餘孝經敘疏北史引與皆作歟後漢書延篤傳北史孝行傳隋書孝義傳引弟作悌考文足利本無爲字王恕石渠意見捫蝨新語皆以仁當作人

正義曰說文木下曰本故朱子以爲猶根也學記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



本亦之源猶木之本也務說文訓趣謂敏於事蒙案當爲懋攷之借說文懋勉也攷彊也爾雅務訓強公羊定二年傳不務乎公室也荀子大略篇務其業而勿奪其時何休楊倞皆訓務爲勉朱子以爲專用力是也爲仁初學記諸書皆引作爲人與上其爲人也本一貫經傳人仁二字多通用如本草桃仁杏仁本或作人此經并有仁焉仁爲人之借問管仲人也人爲仁之借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仁作人觀過斯知仁矣後漢書吳祐傳引作人是其例也與歟之借說

文段注云詞之舒也說苑建本篇引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蓋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未有其本亂而末治者亦未有薄所厚而厚其所薄者人苟專用力於孝弟或修道於下而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孝弟卽爲立身之本或行道於上而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孝弟又爲出治之本推之齊家治國平天下放之四海而皆準施之萬物而無窮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呂覽云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則又歸本於孝禮哀公問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是以孝經曰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疏引論語鄭注云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夫子常曰吾行在孝經志在春秋春秋時多犯上作亂之人其源皆由於不孝不弟爰本魯史春秋挽之於已事之後與曾子述孝經明之於未事之先惟是孝經舉天下之理皆歸之於孝而有子則舉孝弟以達天下之理救天下之亂其言貫徹本原實與孝經春秋之義相發明此有子之言所以爲似夫子也

何注云云疏曰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子親親爾雅基訓始廣雅本訓始基爲牆之始本爲木之始一義之引申也

包注云云疏曰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子親親仁也仁之實事親是也管子戒篇孝弟者仁之祖也房元齡注仁從孝弟生也皇疏引王弼曰自然親愛

爲孝推愛及物爲仁後漢書延篤論曰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則以孝弟爲行仁之本義本懍然乃又曰仁以枝葉扶蘇爲大而孝以心體本根爲先自後魏有先後大小之論宋有體用性情之辨徒以一字之借而生節外之談似可不必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注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

也仁

皇本仁上有有字

正義曰說文仁从二人古文从千心左襄七年傳參

和爲仁禮中庸表記仁者人也謂人與人相親偶也

故朱子以仁爲心之德愛之理又云愛之理乃所以

爲心之德不可離愛以言仁也仁者務以親愛待人

其辭氣多遜順其顏色常和厚而巧令者朱子謂其

致飾於外務以說人皇疏謂此人本無善言美色而

虛假爲之引王肅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蓋色取仁

而行違假託親愛之名而無親愛之實卽其所以巧

令之意其居心多不可問禮記仲尼燕居曰給奪慈

仁大戴禮文王官人曰面譽者不忠飾貌者不情又曰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皆誅心之論也書皋陶謨曰巧言令色孔壬爾雅釋詁壬佞也佞从仁从女所謂婦人之仁似仁而非仁故曰鮮矣仁言鮮者絕無可知也故曾子立事篇曰巧言令色難於仁矣夫容貌辭氣顏色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固不可不留意所惡於巧言令色者惡其爲巧令非惡其留心言色也

包注云云疏曰巧好同韻幽部字令善爾雅釋詁文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曾子曰

注馬曰弟子曾參也

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

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

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省悉井反視也爲于僞反又如字傳直宣反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皇本高麗本交下有言字荀子勸學篇三作參史通序傳篇引作吾每自省吾身

正義曰爾雅釋詁省察也說文省視也从倉省从艸

中木初生也古文从少从目謂察之於微也三者皆

及人之事而曾子則反求諸己釋文引鄭注謂思察

己之所行也朱注引尹氏謂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

身大戴禮有曾子十篇所云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又

云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行日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沒其身又云君子疑以終身此皆返躬日省之意也三省者每日省此三事或讀三爲息暫反謂一日之中三回首察不敢暫時或忘也忠說文敬也从中从心忠本以心言引申之凡自盡皆曰忠故程子云盡己之謂忠信說文誠也从人从言信本以言言引申之凡誠實皆曰信故程子云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傳之於人不經先習而妄傳豈不誤人故邢疏以爲傳惡穿鑿也注六可云傳授也非受也是以

傳曰傳業漢儒林傳業寢盛後漢甄宇三世皆傳業是也受曰受業後漢包子良受業長安杜撫受業於辭漢是也傳恐不習者如董仲舒傳公羊春秋其所傳弟子惟東平嬴生不乖所傳餘卽開門授徒轉相浸易故申公設教勿使傳疑疑者卽闕而勿傳此明證也蓋三者皆及人之事本是一例以見物我之無間內外之交修而皇疏引袁氏云常恐傳先師之言不能習也以古人言必稱師也或遂以傳爲傳於己而恐不熟習則於人無涉而省諸身亦常事矣

馬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  
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  
孝經死於魯顏氏家訓云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  
宋祁筆記云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非老  
而學也

何注云云疏曰皇疏云得無猶無得也素本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

注馬曰道者謂為之政教也司馬法

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馬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一

六國明業書  
約圖刊本

十井為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馬融依

周禮包氏成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釋文道音導本或作導乘繩證反千乘大國之賦也皇本高麗本道作導隸釋載漢殘石經乘作桑說文同

正義曰道本作導訓引導誘導分寸為法度故包氏  
訓治馬氏謂為之政教邢疏云馬據道之以政包據  
道之以德其實有是德始有是政要必內外交修人  
已交飭也千乘出車之法後儒多從馬注漢書刑法  
志云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  
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

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四匹兵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一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方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方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

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班志似爲馬注所本所云司馬法他書引之者非一其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鄭君周禮小司徒注所

引詩甫田箋亦用之者也其曰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此服虔左傳注所引見於詩信南山正義者也鄭君注論語亦引司馬法但欲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故不引邱甸而引通成其下又引一車七十五人參合二文爲一小司徒賈疏以一車三十人甲士多步卒少爲畿內采地法以一車七十五人甲士少步卒多爲畿外邦國法而一言通成一言邱甸則以通治溝洫與實出稅者又有異也黃先生曰古司馬法馳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輜車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履養五人陂汲五人合馳車輜車之百人爲一乘其法有成出一乘者以助法言也成方十里九百夫之地以助法之有公田者除之實得八百夫賦法八家出一夫則一成得出百夫也有甸出一乘者以貢法言也貢法無公田以每井九夫計之甸六十四井得五百七十六夫以八家出一夫計之則一甸出七十二夫適足馳車



步卒之數也其法又言成出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此統馳車輜車之士徒撮舉其重者言之也周法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徒二十人者伍長是也士十人者下士爲二伍之長也周官言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與乘古字通用稍人掌邱乘之政令邱乘卽邱甸是甸出兵車步卒以九夫積算之法軍旅以五爲數而獨以四兩爲卒縣師云以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旣曰馬曰車而又曰牛曰輦旣曰伍而又曰卒

是馳車輜車通用百人之法書序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是虎賁爲百夫長之法漢志稅以足食賦以足兵稅取諸公田故論成出一乘之法必除公田一百夫之地以給十一之正供賦取諸私田故統一成八百夫算之八家同井卽八家相更以出賦卒孫子用閒篇言興師十萬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曹注云一家從軍七家奉之此周法也左傳晉城濮之戰用三軍見僖公二十八年而成公二年傳云城濮之賦七百乘言七百乘者分兵車輜車數之凡

軍制每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當合用兵車騾車之百有二十五乘分數之則軍用二百五十乘三軍用七百五十乘時少五十乘則爲七百乘此晉新作三軍制之不足於古者也成公二年伐齊亦三軍卻子因之請增至八百乘欲別遣師以出奇計則增五十乘晉制之有加於古者也後儒申包注者云十井出一乘成方十里則百井出車十乘同方百里則萬井出車千乘乘七十五人周官徒役家一人三鄉出三萬七千五百人爲三軍三軍五百乘而已千乘則闔境所出也案古者一成之地出騾車輜車一乘共用百人媻以馳車七十五人之數算之則百人爲卒有畸零之數說旣非矣十井除去公田止有八十家使出一乘民力難堪三軍用五百乘二次出軍家各就役民力所必不堪也

馬注云云疏曰引司馬法者漢書藝文志有軍禮司馬法一百五十五篇漢儒每引以注經釋文引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說於

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案今所傳止三卷  
漢儒所引多不在其中似非一書也云千乘之賦其  
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案成方十里  
爲方一里者百則千成爲方一里者十萬以開平方  
法開之列方積十萬里下至單數凡六位兩位作一  
點凡三點三點根必百初商定爲三百里三三如九  
就於十萬里內減去九萬里尙餘一萬里次商定爲  
一十里一三如三每廉積應三千里兩廉共積六千  
里又加隅積一一如一一百里就於前餘一萬里內  
減去六千一百里尙餘三千九百里三商定爲六里  
三六八八一六如六每廉積應一千八百六十里兩  
廉共積三千七百二十里又加隅積六六三十六里  
就於前餘三千九百里內減去三千七百五十六里  
尙餘一百四十四里不盡若欲再開每邊尙不足半  
里就用命分法以方邊三百一十六倍之六百三十  
二爲分母以餘數爲分子命爲六百三十二分里之  
一百四十四是方積十萬里開得方邊三百一十六  
里又六百三十二分里之一百四十四故曰千成地

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皇邢二疏不通開方法而  
以一十六里作一回商故與九章少廣算術不合也  
附梅氏筆算圖於後

|    |      |      |         |
|----|------|------|---------|
| 川  | 四    | 十    | 千       |
| 萬里 | 方九   | 廉三千里 | 廉二千八百十里 |
| 三百 | 一十六里 | 萬里   | 萬里      |



|     |        |      |    |     |        |
|-----|--------|------|----|-----|--------|
| 減餘  | 方積     | 法    | 方根 | 減積  | 近原     |
| ○八● | 一〇〇〇〇〇 | 三二六〇 | 九六 | 〇九六 | 九九八五六  |
| 四四  | 十萬十百   | 二六   | 三六 | 三六  | 一、一、四四 |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三四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何注云云疏曰云馬依周禮者大司徒職凡建邦國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  
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是馬氏所依也千  
乘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伯子男皆自三百里以  
下故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云大國之賦不是過者  
禮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左傳言成國不過半天子  
之軍史記言周封伯禽于魯地方四百里明堂位則  
以成王欲廣魯於天下地方七百里然其言魯之軍  
賦亦不過革車千乘而已不過云者謂軍賦以是爲

限也云包依王制孟子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對北宮錡言周室班爵祿  
說與王制同趙注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孟子答慎  
子又言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地非不足而  
儉於百里是皆包氏所依也王氏鳴盛曰自何休注  
公羊傳初稅畝云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  
一乘包咸亦謂十井爲乘何楷辨之謂使十井出一  
甸之賦則其虐又過於成公之邱甲此說精矣今考  
王制云云康成以爲夏制五等之爵三等受地齊魯  
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大都據初制而言職方氏  
賈疏申鄭意謂其時九州之界尙狹至武王崩成王  
幼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成武王之意斥大九州於  
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則周禮大司徒所云是也  
王與之云孟子見戰國爭雄壤地廣袤遂援百里七  
十里五十里之制以抑當時并吞無厭之心若今之  
偏州下邑奚啻百里周禮所載不爲過也左襄二十  
五年傳子產對晉人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  
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此亦救

時之談非核實之論也黃先生曰周官公五百里侯  
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以出賦之地  
言也孟子答北宮錡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本諸舊聞以制祿之地言也其答慎子以齊  
魯俱封百里或謂孟子於籍亡之後未見周禮遂以  
制祿之數爲封疆之數或謂周初承殷制三等之封  
周公斤大之以三等之封爲制祿之地孟子據周初  
言其小以抑慎子也王制作於漢博士在文帝十六  
年分封諸王之時賈誼眾建少力之計行而博士承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一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旨定制審時宜以合上意在周官書未行之前而其  
說依據於孟子下逮白虎觀諸儒不敢違祖訓而參  
異說當時遂成定論然畿內列侯大夫元士之班祿  
同於畿外之班祿則可而畿外列侯之封疆同於畿  
內之列侯大夫元士不可也况周官之必不可妄駁  
也耶

敬事而信

注包曰爲國者舉事必  
敬慎與民必誠信也

節用而愛人

注包曰  
節用者

不奢侈也國以民  
爲本故愛養之也

使民以時

注包曰作事使民必以  
其時不妨奪農務也

宋石經敬作欽避諱也

正義曰敬說文肅也从支从苟苟自急敕也曲禮曰  
毋不敬何允注在貌爲恭在心爲敬釋名敬警也恆  
也恆自肅警也心能振肅則遇事專一不外散故程  
子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太公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  
勝敬者滅治大國者承天王之爵土守祖宗之廟社  
凡事不可不以敬慎自持也信說文訓誠从人言古  
文从人口又从言从心謂言出於心無虛僞也引中  
之爲凡誠實之稱凡事敬於己尤必信於人故程子  
言主敬周子言存誠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曰

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治大國者地大人眾以一  
人之教令聯萬姓之性情與民不可不以誠信相孚  
也愛說文作恣廣雅釋詁愛仁也子謂樊遲曰仁者  
愛人韓子原道博愛之謂仁莊子能愛利人謂之仁  
說苑說叢篇愛施者仁之端也人者對己之稱言人  
所以賅臣民愛人者本仁心以爲仁政也然必先之  
以敬信樊遲問仁子曰執事敬子張問爲仁子曰信  
則人任焉是敬信所以全仁卽所以愛人之本也節  
用者愛民財也時使者愛民力也易曰節以制度不

傷財不害民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周禮天官以九式均節財用而復有太府王府內府外府之屬司會司書職內職歲之官無非爲制節謹度而設此皆愛民之財也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凡均力政豐年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役之禮任眾也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師之禮用眾也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周語單襄公曰雨畢而除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二十六 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道水涸而成梁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所謂大役任眾之時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芟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左傳隱公五年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周語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所謂大田簡眾之時也至於大師用眾或出於事之不得已如成湯舍穡事而伐夏周宣當六月而興師而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務當以小民稼穡之艱難置於深宮之寤寐而度其早晚計其豐凶刻刻以不違農時爲念此皆愛民之力也諸侯之制雖與天子不同



而千乘之國其大致不甚相遠要以敬信裕愛人之原節用時使行愛人之政此孟子對齊梁大國之君所以不外仁心仁政也子謂子張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恭寬信敏惠實與此章相表裏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

注馬曰文者古之遺文也

釋文孝弟音佛汎字劍反行下孟反朱注如字讀皇本孝弟弟作弟左襄廿八年疏引汎作汎碑文讀墨子引作泛荀悅漢紀孝元帝論以學文上有可字謹信仁文通叶眞文部

正義曰皇疏弟子猶子弟也子善父母爲孝弟善兄

明學子論諸集解義疏 卷一

三五

四明叢書  
刻園刊本

長爲悌父母親故云入兄長疏故云出也接外之禮

唯謹與信向明事親此辨接外也說文謹慎也謹與

信皆从言引申之可通於言行故朱注云謹行之有

常也信行之有實也汎或引作汎泛廣雅釋詁博也

釋言普也故皇疏訓廣汎與泛皆借字當以汎爲正

親廣雅釋詁近也朱注眾謂眾人仁謂仁者以用也

餘說文饒也廣雅盈也謂弟子年富力強饒有盈餘

之才力也故論衡效力篇云人有知學則有力矣能

學文有力之驗也文古之遺文皇疏卽五經六籍也

謂詩書禮樂易春秋漢謂之六藝故釋文引鄭注云  
文道藝也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出  
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  
焉履大節焉盧辯注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大學  
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  
五入大學是也此天子教子之禮也尙書大傳曰公  
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  
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  
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年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  
謂諸子性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  
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  
公卿以下教子於家也至漢書食貨志曰八歲入小  
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  
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則又概言  
弟子入學之期也顏氏家訓引孔子曰少成若天性  
習慣如自然又引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蓋以弟  
子年力有餘天性未鑿觀曲禮內則少儀諸書以及  
管子弟子職賈子保傅篇其小學所教者無非灑掃

應對進退周旋之節孝悌謹信親師取友之方而又用其優饒之才力使之讀書論文藉以稽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以爲修齊治平之本迨十五入大學而三年習一經至三十而成立通經足以致用經明而行益修朱子所謂小學先行後文大學先文後行者是也自邢疏本莊子天道篇注以有餘爲閒暇遂不得不淺言文而尹氏以學文爲辭章洪氏以學文兼儀文戚鶴泉以學文爲識字則與夫子四教之文不合矣

馬注云云疏曰古之遺文卽六經史漢謂之六藝毛大可云古有六藝家經解六教是也孔子世家謂孔子成六藝序書贊易刪詩定禮正樂修春秋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通詩書禮樂者蓋三千焉漢儒林傳博學乎六藝之文淮南子孔某通六藝之論皆指六經言自鄭康成與林孝存爭周官得失凡少儀學記中藝文之藝皆注作周官藝物之藝以致徐幹作藝記直實以六物焉

子夏曰賢賢易色

注孔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

事父母

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注孔曰盡忠節不愛其身也

與朋友交言

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釋文夏戶雅反

正義曰賢賢賢人之賢也皇疏又一通云上賢字猶  
尊重也下賢字謂賢人也言尊重賢人則改易其平  
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蓋曾子省身皆及人之事  
傳謂傳於人三句本一例子夏論學皆克己之功色  
謂己之色四句亦一例也致說文送詣也从父至懇  
語注訓歸故朱注以爲猶委也父母言力事君言身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三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皇疏以爲親主家門非患難之所故云竭力臣主  
捍難禦侮故云致身要之力與色叶身與信叶上下  
以就韻亦互詞以見義也皇疏引王雍曰言能行此  
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己學也生而知者上學而知  
者次若未學而能知則過於學矣蓋假言之以勸善  
行也朱注引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  
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  
文學名而其言若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朱  
子曰子夏言有能如此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

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陸稼書謂此章是子夏想實行之人而因思實學之難學對行說專指讀書窮理天下實行必由乎實學自古篤行之人皆好學之人未有不讀書不窮理而能篤行一無虧欠如是者人能若此或疑其由於生質之美未必皆學問思辨之功於是有謂何必讀書者矣有謂盡倫卽是學更別無學者矣不知此種人非浮華之人所能到亦非徒懶惰無華厚重少文之人所能到若不學而能如此便是生知安行而生知安行

之人不可多得其必從讀書窮理來無疑也雖曰未學黃先生謂假設之虛詞與雖賞之一例而或乃以實詞解之皇邢二疏以未學爲生質之美或又以爲未習訓詁辭章之學則虛詞而以實意解之是未識古人抑揚反覆之辭氣也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既沒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集解引家語曰衛人鄭元曰溫國卜商索隱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子夏序詩傳易孔子

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云以好色之心好賢者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能以好色之心好賢是改易其所好也易讀入聲漢書李尋傳論天象云少微在前女宮在後賢賢易色取法於此顏注尊上賢人輕於色也易訓輕易讀去聲又遠色貴德之意是皆以色屬人不屬己與下三句體例不符云盡忠節者皇疏致極也士見危致命故云不愛其身也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注孔曰固蔽也一日言人不能敦重既無

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一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重厚重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蒙案集解以學爲讀書朱子以學兼知行陸稼書謂首節是主敬次節是存誠重卽整齊嚴肅之意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卽重而威也不重則孟子所謂暴其氣學必深沈而後能固不重則浮學必鎮靜而後能固不重則躁讀書窮理之功必隨得而隨失省察克治之念必乍密而乍疏此善中朱注者也揚子法言修身篇云言重則有法行重則

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言輕則招憂行輕則  
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蓋君子所學無一不  
貴厚重而此章之學似當以學禮言左傳成公十三  
年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  
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  
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  
敬盡力莫如敦篤賈子道術篇動有文體謂之禮反  
禮爲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爲詭誠動可畏謂之  
威反威爲圉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爲輶禮運曰禮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  
會筋骸之束也樂記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  
威嚴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是以  
聖賢之學不外致敬以勤禮惟人有禮義故動作有  
威儀威儀者後人所藐視以爲在外最羸淺之事而  
不知古人卽此以爲定命之符故洪範五行傳以貌  
言視聽推五事之災祥春秋內外傳以俯仰高卑占  
一時之休咎固如天保定爾亦孔之固韓詩外傳曰  
言天所以保定人之甚固也荀子儒效篇云萬物莫

足以傾之之謂固詩曹風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分心如結兮毛傳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易文言傳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程叔子謂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蓋誠於內斯形於外制乎外卽以養其中學者要必敬義夾持內外交飭而後德性堅定學識深純聖門傳道惟曾子傳經惟子夏二人乃厚重少文篤信謹守之儒故相士之方先器識而後文藝學問之道取高明尤貴沈潛

孔注云云疏曰云固蔽也者案固有二義一爲堅固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一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解後一說是也一爲蔽固孔注說是也曲禮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鄭注固謂不達於禮是由於不學所以蔽塞不通學則達於禮而不固矣邢疏申孔注固訓錮蔽以學則不固別爲一節朱子嫌其句法參差游定夫張橫渠皆同邢說非也然皇疏訓蔽爲當猶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蔽云雖學不能當道理是欲合孔何爲一而強用詩三百章之包注殊非孔義也一日云云疏曰此注明係何氏別引一說而皇疏亦以爲孔注誤也云敦重者中庸敦厚以崇禮易傳安



士敦乎仁敦乃惇之借說文惇重二字皆訓厚周語所謂惇龐純固是也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注鄭曰主親也憚難也

釋文無作毋云音無本亦作無憚徒且反宋刻九經本無作毋

正義曰皇邢二疏皆以三句連作一節主與下友字對曾子制言上曰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孔異軒補注主若主顏譬由之主鄭君訓親謂奉以爲主而親近之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固不可不慎也中心爲忠人言爲信朱子

明明乎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三七

四明龍書

約園刊本

曰在己無不盡之心爲忠在人無不實之言爲信析言之也程伯子曰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程叔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渾言之也而此句古注與下二句合爲一節則以忠信之人言蓋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事皆無實故易傳曰忠信所以進德禮器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子以四教文行之後必繼以忠信法言重黎篇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以忠信之人爲主而親近之則相孚以誠所與皆實心實言而學有所主德日進

於高明矣無釋文作毋說文毋止之詞也皇疏以此句連上句謂擇友必以忠信爲主不取忠信不如己者耳不論餘才也是則不如己乃不忠不信與己相反而違於道者也陸子靜曰人之技能有優劣德器有大小不必齊也至於趨向之大端則不可以有二同此則是異此則非陸子之說與疏合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也夫子嘗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忠信如己而又勉其好學豈忠信不如己而可與之共學乎說苑孔子對哀公曰夫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三六

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願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謂不忠不信而與己大相反者也或又以不如己爲不及己曾子制言中引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吾等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呂覽觀世篇所引略同又驕恣篇引仲虺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注引此經以證說者謂如

不如計較優劣既無問寡問不能之虛衷又乏善與人同之大度且已劣人人亦劣已安得勝於己者而友之不知同志爲友與泛交不同交則不妨泛愛以容眾友則必須小心以擇善此夫子所以有益友損友之辨皇疏引蔡謨云本言同志爲友此章所言謂慕其志而思與之同不謂自然同也夫上同乎勝己所以進也下同乎不如己所以退也求友之道固當見賢思齊同志於勝己所以進德修業成天下之寶齊今言敵則爲友則直諒多聞之益便辟善柔之誠

奚所施也蓋友者親之之詞較主爲尤密故以己親人不容冒昧以致損而人之親己特無嚴拒以招說此尊賢容眾泛愛親仁所以並行不悖也朱注勿亦禁止之詞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黃先生曰鄭注憚訓難是明知宜改而心有所難或自慮表暴或苟爲因循雖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而終不改也陸稼書謂當如天之風行雷動故易象傳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

則遷有過則改書曰改過不吝患不在自知之不明而在自治之不再也汪氏琬曰易於頤卦之後系以大過其在頤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聖人以爲言語飲食特細故耳及其不慎不節則必爲過之大者繫辭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知而不行此卽改過之道也吾謂善改過者始乎悔而成乎勇

鄭注云云疏曰云主親也者說文主鐙中火主也从  
主象鐙形从、象火主蓋夜必以火爲主人所親近  
明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父說文作、謂从又執杖古鐘鼎文皆作、爲又  
執、蓋父爲一家之主最親者也君从尹口口以發  
號尹爲又執、故君爲一國之主最尊者也由是漸  
推漸遠引申之則爲主客之主而友从二又則交相  
佑助親如左右手也云憚難也者說文憚忌憚也一  
曰難之也是注所本皇疏勿猶莫也友主切磋若有  
過失當更相諫諍莫難改也又引李充云若友失其  
人改之爲貴謂結友過誤不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  
之也是皆通上二句爲一節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注孔子慎終者喪盡其哀也追遠者祭盡其敬

也人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

正義曰此言喪祭之禮先王以孝治天下也終父母之喪也慎終者雜記所謂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者是也檀弓曾子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蓋孝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喪致乎哀不敢不勉不忍於其終而忽之也遠祖宗之祭也追遠者中庸所謂修其祖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設其裳衣陳其宗器薦其時食者是也儀禮喪服傳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祭祀思敬所以追孝不敢以其遠而忘之也至喪禮亦有所謂追遠者坊記曰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檀弓子游曰浴于中饋飯于牖下小殮于戶內大殮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遠也親之終遠之始也反哭練耐所以追遠也曾子能全孝道夫子授之以孝經子曰孝子之喪親

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簋豆而哀戚之辭鋪  
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爲之宗廟以鬼  
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  
之本盡矣又曰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其所因者本也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禮經解  
曰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喪祭之禮廢則臣  
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  
止邪也于無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曾子  
此章蓋本孝經以立言夫乃知先王之以孝治天下

也喪祭之禮盡之矣皇疏引熊埋云欣新忘舊近情  
之常累信近負遠義士之所棄是以慎終如始則豈  
有敗事平生不忘則久而人敬之也此泛言終與遠  
而不指喪祭似非曾子立言之意也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云君上能行此二事則民下之  
德日歸於厚此卽篤親興仁之意也一云君德既厚  
則民咸歸依之經文明言民德注云化其德並非歸  
其德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

抑與之與

注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也亢怪孔子所至之

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

耶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耶釋文貢本亦作贛音同之與音餘抑於力反漢石經子貢作贛抑與作意予同音借字

正義曰陸稼書云夫子在當時如祥麟威鳳所在傾動如宋之厄匡之畏陳蔡之圍其必不能與夫子合者不過一二人如道不行之歎祇歎其不能奉社稷以從耳若夫心說誠服隨處皆然其邦之安危治亂必聞之其俗之貞淫奢儉必聞之其先世之典章制度其君臣上下之淑慝臧否必聞之雖不得一試其

明胡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四明叢書 鈔園刊本

期月三年之效而見聞益廣起發益多後日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多得力於此自流俗觀之有莫測其所以然者此子禽所以有求與之問也朱注抑反語詞

鄭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漢石經貢作贛贛賜也古人名字必相應贛借字也子禽史記不列弟子傳而於子貢傳述陳子禽之問答家語七十二弟子篇曰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

孔子四十歲家語王肅僞撰雖不足據而陳亢嘗從伯魚聞詩禮問一而得三檀弓又載陳子亢止殉葬之非禮且此經開口曰夫子則決爲孔子弟子鄭君必有所本史記偶失載也朱子又引或曰亢子貢弟子豈以陳亢常擬子貢於夫子而附會之耶蓋誤讀鄭注子貢弟子四字作一句也漢書古今人表分陳亢陳子亢陳子禽爲三人更無定見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法鄭曰言夫人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四十四 闕明 叢書

約園刊本

宋石經讓避諱作遜考文足利本作夫子之求也其諸異乎人求之與一本求之與作求之也與阜本作求之與也史記弟子傳引作求之也

正義曰聞其政與知其政異知或出於臆度聞必由於告語夫子之必聞由於人君之願與而夫子之所以必聞實由於五德之感人而樂與故聞必本於告人君之樂告人君之自與也告非出於求夫子之必聞乃夫子之自得也與不與權在人得不得權在己此其所以必聞也此其所以異乎人之求之也穀梁隱公三年傳曰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蓋



春秋有孔子列國景仰如泰山北斗莫不想望其丰采而未經親炙敬信之至不免有嚴憚之心豈知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故厲而先溫威而不猛恭而能安而望之儼然者卽之也溫一見晉接之餘德盛禮恭粹益現於面背可敬彌覺可親盛德之感人如太和之動物不言而愉不介而孚令人如坐春風如愛冬日有不知其所以然而不能不盡情傾吐樂爲告語者此夫子過化存神之妙也五者皆柔德鄭注言五德朱注言五德之容有是德乃有是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四十五 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容謂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是也溫盥之借說文盥仁也爾雅釋訓溫溫柔也詩小宛傳和柔貌抑傳寬柔也燕燕箋顏色和也荀子修身篇溫溫有潤澤之貌故朱注以爲和厚也良說文善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容良注良謂樂易也溫良古人多疊用周書諡法解溫良好樂曰良儀禮喪服傳注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是也恭諡法解正德美容曰恭尊賢敬讓曰恭皇氏恭近於禮疏恭是遜從貌思恭疏謙接謂之恭儉說文約也謂簡約也廣雅釋詁少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儉然侈然注儉自謙卑之貌讓攘之借說文推也未注謙遜也恭讓古亦疊用字書堯典允恭克讓言信能恭讓也賈子道術篇欣懍可安謂之溫反溫爲驚安柔不苟謂之良反良爲齒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爲媒廣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爲侈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爲冒皇疏敦美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侈從約謂之儉推人後已謂之讓此皆善言五德者也朱子以恭訓莊敬黃先生以良爲諒訓信實但敬信非和易謙

冲氣象令人或生嚴憚未免關其口而奪之氣其實盛德之容雖五而卽之也溫一溫字足以貫之然夫子又非一於溫柔也及聽其言也厲而議論必規於正謀畫難干以私列國之君臣或嫌其迂闊或忌其正直一轉念閒私意漸起此其所以不能奉社稷以相從而列國之政事夫子已耳熟能詳矣其諸語詞見公羊桓六年閔元年僖二十四年宣十五年等傳鄭注云云疏曰云人君自與之者此據邢疏本史記集解引同皇本作人君自願求與爲治也蓋得由於

與朱子意同陸稼書謂天下人無不可以感動也皇  
疏引顧歡謂非求非與直自得之其故何也夫五德  
內充是非自鏡夫子求知乎已而諸人訪之於聞故  
曰異也抑知聞必由於告無所告卽無所聞非與將  
何所得耶又一通引梁冀云夫子所至之國入其  
境觀察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恭儉讓則知其君  
之溫良恭儉讓也然經文明以五德屬夫子而何以  
觀之於民耶此必不可通之說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注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

明子論語集解疏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乃觀其行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注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

在無所改於父之道也

正義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不忍一日死其親豈以存  
沒而改變其心況父之所行合於道義則父作子述  
繼志述事此武周所以稱達孝也後世人心不古春  
秋以降如孟莊子之不改父臣與父之政者卒少其  
人父目未暝子將跨竈田舍翁之士障麻紉徒資笑  
談或以舊日之設施爲樸隘而自炫其才華或以先  
朝之制度爲謹嚴而漸弛其防檢使令之婢僕因積

嫌而棄若弁髦顧命之大臣以嚴憚而視同芒刺柄  
權在握揮霍從心不顧是非動矜矜作俗諺所謂一  
朝天子一朝臣此痛心之論也夫子有慨於此而思  
孝子之不忘親者一再言之此節三句宜一貫讀觀  
其志觀父在時之順親否也觀其行觀父沒時之背  
親否也迨至三年之久而不以存沒易其心則其終  
身不改可知也此終身慕父母之大孝也三年者天  
下之通喪也禮坊記引三年無改而以高宗梁闔三  
年不言爲證曾子本孝篤孝子父死三年不敢改父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吳大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道故孔注以在喪哀慕言卽喪期以驗其久也汪  
容甫三九釋曰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爲其  
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蓋父之道行之合  
於道者也若所行之非道則大禹之幹蠱嗣興蔡仲  
之改行帥德又以善改速改爲孝不得如章惇高拱  
之邪說專以紹述爲名而不論道之合與否命之治  
與亂也

孔注云云疏曰孔以其志其行謂子之志行故皇疏  
云其其人子也錢氏大昕則以爲父之志行觀志謂

先意承志諭之以道觀行謂善繼善述但下文明言父之道則別乎父而曰其志其行其者其子非即其父也且父之志行何以僅曰觀而已耶葉氏適習學記以三年無改爲句謂終三年而不改在喪之意則於事父之道可謂之孝然明曰父之道所以不可改初非謂事父之道曾子可互證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正義曰朱注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四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注馬曰人知禮

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也

漢石經作亦不行也無可字公羊宣九年傳注引未三句作孔子曰

正義曰朱注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意與馬注合蒙案此兩節俱爲放蕩者戒陸稼書說是也

禮中庸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仁也尊賢義也仁之至義之盡而節文斯二者謂之禮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教者教以禮所謂天秩天序也禮非逆乎天之理拂乎人之情而強爲此拘苦繁瑣之節也古先王緣情制禮本性作儀因父子之有親制士冠之禮而爲醴醮祝字以行之因君臣之有義制聘覲之禮而爲堂廉拜稽以行之因夫婦之有別制士昏之禮而爲笄次帨幣以行之因長幼之有序制鄉飲酒之禮而爲盥洗酬酢以行之

之因朋友之有信制士相見之禮而爲雉廬奠授以行之本天理之節文爲人士之儀則無非出於性之所固有發乎情之鳥可已大而朝覲會同冠昏喪祭小而衣服飲食揖讓周旋誠有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者不啻芻豢之說我口安宅之適我身初非強人以所難能責人以所本無也易繫辭曰履和而至序卦傳曰履而泰然後安故禮之體雖主於敬而禮之用本出於和管子心術篇上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董子繁露天道施篇曰夫禮

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荀子曰先王制禮所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怠惰偷懦之爲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此皆言禮之未嘗不和也。故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有子特拈出一和字以見敬之無不和則禮本

於性情生於仁義在我而非由外鑠此卽孟子性善義內之旨也。自老莊申韓誤視禮教爲先王束縛斯人之具而放蕩者流惑其邪說遂沿爲魏晉之清談以品節爲拘苦而厭之以儀文爲繁瑣而去之競高脫略簡率之風卒成悖逆犯亂之禍此其人非特不循禮不知禮而大壞先王之禮教卽大傷天地之和氣且猶流蕩忘反詡譎然自以爲知和也豈不謬哉。春秋之時異端已兆有子特揭禮中之和以示其本源折其邪說見禮由和用所以範圍大小之事而誤

於禮外求和者失其和害其禮而和歸於無用禮至於不行亦不可行者實不可行也漢石經無可字與有所不行上下兩句相呼應此章專戒放蕩無疑蓋後世放蕩者多拘束者少故重戒一於和之不可行而首揭禮之用和爲貴則禮之非由拘束意亦未嘗不昭昭也

馬注云云疏曰馬注並不以和爲樂而皇疏以禮之用四句爲一節謂先王之道禮樂同原所以爲美以小大由之二句爲一節謂用禮不用樂禮勝則離也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一

五十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以知和而和三句爲一節謂知和不知禮樂勝則流也所以言亦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其意蓋以樂記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二句推說而不知禮中本自有和經文初未言樂也近解以上節戒拘束下節戒放蕩亦非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注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也以其言可反覆

故曰近於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注包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於

禮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注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

釋文近附近之近又如字遠子萬反皇本宗下有敬字因孔注而衍也說文繫傳通論引禮曰因作姻說



苑修文篇引中二句作孔子曰

正義曰朱注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閒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蒙案因姻二字古通借詩我行其野不思舊姻白虎通義引作因左襄四年傳伯因史記正義引世紀作伯姻一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至三四明蒙書

約聞刊本

切經音義云古文姻媾二形今作因此經因本當作媾謂外親也儀禮士昏禮記注女氏稱昏媾氏稱媾禮經解注又以媾曰昏妻曰媾要之媾是外親之總名見左襄二十三年傳故周禮大司徒云孝友睦婣任恤注媾親於外親也宗同姓之親也爾雅釋親同姓爲宗族異姓爲黨禮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也有五世則遷之宗宗其繼高祖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

五曰宗以族得民詩公劉篇君之宗之蓋宗有五繼別之大宗一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小宗四皆所以收族而爲族人所宗主親於異姓之姻黨也故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張說之碑亦曰姻不失親官復其舊徐鍇說文繫傳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是皆以姻爲結親也謂人之結親聯姻不可造次苟不失其可親之人則曰後有所宗主亦無異同姓之親此亦謹始慮終之意注曰亦者兩相須之意也

也此章大旨無非謹慎小心故不敢曰合而曰近日遠不敢曰必得而曰不失曰亦可公羊昭十七年傳注曰亦者兩相須之意也何注云云疏曰云復猶覆者覆本从復聲易雜卦傳復反也爾雅釋言復返也廣雅釋言覆反也是二字義通也其實復之本義爲往來覆之本義爲覆蓋反復之本字當爲夏說文作夏行故道也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惟義所在是義不必信也包注云云疏曰此與上何注筆解皆以爲馬注皇疏

云信近合宜則言可復驗遜從近禮則遠於恥辱信不合宜如尾生之信恭不合禮如遜在牀下及不應拜而拜之之屬意與朱子合朱子謂近義禮卽是合義禮古人下字寬如鮮矣仁之類是也集解謂近異於合則求深而反迂曲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因親也者詩皇矣傳廣雅釋詁皆同云宗敬者釋名字林皆云宗尊也白虎風俗通義皆云宗長也尊長宗敬一義之引申也皇疏引喪服傳繼母與因母同鄭注因親也然何以不曰親而曰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一

五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因蓋繼母如母而又不服繼母之黨則同者有不盡同者也汪氏琬曰爲人後者言若子繼母言如母夫謂之如與若者父母之文同而情則異者也然則因與親渾言則相通析言則有別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注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

敏於事

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注孔曰敏疾也有道者謂

有道德者也正謂問事是非也

漢石經也已作已矣皇本作也已矣筆解作也矣安言焉三字叶桓部韻

正義曰朱注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

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胡雲峯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志必敏慎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就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以見真好學者之難也蒙案欲其好之專必先知止至善以立志而欲其學之正尤必格物窮理以致知

孔注云云疏曰云敏疾也者說文詩甫田傳皆同謂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問事是非者似以敏事二字貫一章中庸人道敏政注敏猶勉也左僖三十三年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注審當於事也二注詰敏於事似較確切

鄭注云云疏曰皇疏云一簞一瓢是無求飽曲肱陋巷是無求安所謂有志不暇也或引管子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謂飽食者多蔽塞此非聖賢之志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注孔曰未足多也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注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爲憂苦也

釋文詁勅檢反樂音洛好呼報反皇本作子貢問曰樂下有道字高麗木史記弟子傳文選幽憤詩注引

皆同唐石經旁增道字按記引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

正義曰皇疏非分橫求曰諂陵上慢下曰驕范甯云不以正道求人爲諂孔子以爲不驕不諂於道雖可未及臧也朱注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明子論語集解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鄭君以樂爲志於道而不憂苦皇疏引孫綽云顏氏之子一簞一瓢人不堪憂回也不改其樂是據魯論本無道字也史記孔注從古論本有道字案樂道卽好學下引詩切磋道學琢磨自修似分證樂道好禮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注孔曰能貧而

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者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

往而知來者

孔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

切磋琢磨者也

釋文磋七多反磨末多反一本作磨與音餘考文古本云作日皇本謂與下來者下皆有也字

正義曰此詩衛風淇澳之篇以切磋琢磨美武公之德爾雅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又釋訓釋詩辭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郭注骨象須切磋而爲器人須學問以成德玉石之被雕磨猶人自修飾詩毛傳本爾雅而申之云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禮記大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又述之鄭注道猶言也孔疏云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修荀子大略篇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說苑建本篇云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亦引此詩是古來皆以此詩喻學問之功故詩爾雅疏皆引鄭君論語注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法鏡經音引論語注云骨曰切象曰磋以成器譬人學問以成德也劉氏台拱駢枝曰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

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淵為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切之所以為告往知來也朱注不用爾雅而創為已精益精之說推是義不過以切磋喻可也磋磨喻未若比例雖切而於聖人之意初無所引申何足發告往知來之歎況此例句法本篇卽有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綜計全經如山如阜如岡如陵之類不下十數句皆一字一義不以綴屬聯貫為之

以是推之爾雅舊義恐不可易也黃先生曰切磋者必判其分理之細道學似之琢磨者必去其瑕玷之微自修似之也無諂無驕質美而自守者能之樂與好禮非道學自修不能及此故引詩以明之告以處境之事而知學問之功是告往知來也八佾篇巧笑章皇疏引沈居士云夫子未言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之由子貢答曰切磋琢磨所以能樂道好禮則是非但解孔子旨更廣引理以答之故曰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加朱子謂治骨角者既切而復

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以驗義理無窮未可自足之意則引詩者祇證可也未若之詞而未見告往知來之實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諸之也者廣雅釋言同云往告來答者易傳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往謂已告之言來謂未言之旨也經云告往知來而注云往告來答者特句法倒裝意本無二也皇疏引江熙曰古者賦詩見志所貴悟言者既得其言又得其旨也告往事而知將來如閩夷齊之賢可以知不爲衛君蓋子貢億則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一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圖附本

屢中間一知二故能告往而逆知將來也又引范甯云子貢欲躬行二者故請問也切磋琢磨所以成器訓誘學徒義同乎茲子貢富而猶恡仲尼欲戒以禮子貢知心厲已故引詩以爲喻夫子貢豈恡者哉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知患不知人也

注王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

釋文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皇本作不患人之不知也患己不知人也高麗本下句同中論攷僞篇引已知下有者字

正義曰皇疏引李充云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患人不知己故孔子解抑之言不患人不知己但患



己不知人耳是皇邢二疏本上下句皆有入字而釋  
文下句作患不知也以人字爲俗本妄加蒙案六子  
嘗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又曰不患人之不己  
知患己無能也又曰君子病無能不病人之不己知  
也又與弟子言志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  
何以哉此章語意當爲一例蓋君子求在己所云患  
不知者亦謂己無可知之實耳不應不患人之不己  
知而忽欲知人也

王注云云疏曰此注皇疏有之邢疏本無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二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爲政第二

釋文凡二十四章朱注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注包曰德者無

爲譬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共之也

釋文曰其求用反鄭本作拱俱勇反拱手也孟子盡心注呂氏有始覺注文選曲水詩序運命論注御覽俱引作拱阮氏校勘記曰拱正字共假借字

正義曰朱子云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得於心而不失之謂也北辰北

明聖論語集解義疏卷二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未嘗不動而動於其所

雖動不覺也

數句本語錄

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

向之也蒙案爲政以德政兼教養孟子所謂本仁心

以爲仁政也德說文正作惠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

內得於己者道德之德外得於人者恩德之德智仁

勇中庸之三達德也知仁聖義中和大司徒教民之

六德也韓子原道云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所謂

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是得於己者也左襄七

年傳恤民爲德管子心術篇化育萬物謂之德又愛民無私曰德正篇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之曰德是得於人者也此章言爲政所以當兼二義爲備乃黃老家以清靜爲德遂以居所爲不動卽以修德爲無爲不知旣曰爲政則明明有所爲也旣曰以德則實實有所以也居其所猶益稷之安汝止堯曰之執厥中洪範之皇建有極周禮之以爲民極眾星者庶民惟星其之者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故爾雅釋天以北辰爲北極郭注云北極天之中以

正四時蓋極者中也周天之星宿晝夜運行乾乾不息其動機專在於二極惟極動而周天皆懸之而動所以若網在綱有條不紊特動而不離其宗不出其位則所謂居其所者正以動率動而非以靜馭動也天極何嘗不動哉君德安可無爲哉禮哀公問爲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若預知後世有無爲之說而爲之防者北辰之所有星無星古今不同而其故則在歲差歲差者恆星東行也天有赤道

有黃道二道各有南北極赤道者天腰之中紘也黃道者日行之光道也月星本天出入於黃道故各極宗黃極黃極者右旋之樞也日躔黃道出入於赤道故黃極宗赤極赤極者左旋之樞也人知眾星拱北辰而不知北辰有黃赤極之分有左右旋之別論右旋則眾星之極環繞乎黃極論左旋則黃極帶領眾星之極環繞乎赤極周髀所謂北極璿璣者黃道之極也周髀所謂正北極樞者赤道之極也攷其算經曰欲知北極樞璿周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

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酉游所極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此北極璿璣四游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戴氏東原曰黃極每晝夜環繞赤極一周而又過一度冬至夜半黃極在赤極正北卯時在赤極正東午時在赤極正南酉時在赤極正西此一日之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於正北一周而過一度漸進而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東游所極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分夜半西游所極此一歲之四游所極也案虞書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蓋設玉衡以分七衡六閒設璿璣以擬黃赤二極璿璣本又作旋機機與樞同周髀之北極樞乃握動機之赤極是爲正北極卽論語爾雅之北辰所謂不動處也赤極爲樞機而黃極旋繞乎赤極則周髀之北極璿璣雖通名北極乃旋繞樞機之黃極而非正北極蓋黃極動而赤極不動也惟是北極不動處今測在句陳大星與紐星之閒而在周秦之際天樞紐星正當紫宮赤極之處卽借紐星以誌其所故爾雅釋天以北辰與角亢等宿同列於星名公羊昭十六

年傳以北辰與心伐同爲三大辰何休注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考工記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注極星謂北辰也呂氏春秋有始覽眾星與天俱游而極星不移高誘注極星北辰星也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故曰不移大辰之辰說文別作夔與彙皆从晶晶者星之精光也十二辰之辰說文別作晉从辰从會謂日月會於二十八宿之次則辰非無星也故日月星謂之三辰五星謂之五辰二十八宿謂之十二辰心伐北辰謂之三大辰

凡言辰者皆在天成象而民所瞻仰故賈逵張衡蔡  
邕王蕃陸續等皆以紐星爲北極從無無星爲辰之  
說迨後世恆星東移歲差漸著梁祖暉始攷極星雖  
不動處一度強宋熙寧間沈括測得二度強元至元  
中郭守敬測得三度半則紐星非北極而北辰實無  
星豈知紐星離北極乃後世之歲差而北極卽紐星  
實當時之天象學者不可執今以疑古又不可泥古  
以廢今則兩得之矣若史記索隱引文耀鉤謂之中  
宮大帝北堂書鈔引書大傳謂之天皇耀魄寶則有  
與論天象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五

四月初八日

約園刊本

名而空無所居皇疏以爲紫微星邢疏混言北斗星  
則有星而居無定所故非疇人子弟不通算術不足  
論注引鄭論語注北極謂之北辰釋文引鄭注共作  
拱拱手也則是鄭君別有所注與包不同也北極謂  
之北辰爾雅釋天文拱訓斂手有拱手環向之意朱  
氏駿聲讀拱如爾雅大山宮小山之宮宮謂圍繞拱  
謂環向義可通借也毛氏大可訓共爲舉以北辰比

德眾星比政其之猶庶績咸熙也然之字無著矣包云德者無爲者莊子天地篇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此異端清靜之說也或援大舜無爲而治中庸無爲而成以爲證不知舜以紹堯任人而逸中庸奏假節言宗廟之中未施敬而民敬以見勸非由賞威非由怒豈言政可無爲哉云北辰不移者不移較不動爲精本呂氏有始覽

子曰詩三百

注孔曰篇之六數也

一言以蔽之

注包曰蔽猶當也

曰思無

邪注包曰歸於正也

明開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六十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釋文蔽必世反無邪似嗟反御覽引無曰字說文思从囟囟頭會腦蓋也

正義曰說文詩志也毛詩序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廣雅釋言詩意也魯語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毛詩指說引梁簡文說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在辭爲詩蓋心之所之謂之志志之所至謂之意意之所運謂之思思之所達謂之辭詩則辭之見諸吟詠諷誦者也樂則詩之協諸弦歌舞蹈者也而要其本原則皆出於性情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

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禮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又曰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蓋欲生於血氣情發於心知外感於物而內實根於天性也人之情也七其大端不出於好惡所好者其所欲者也所惡者其不欲者也得其所欲則爲喜暢其所欲則爲樂不遂其欲始則爲怒而終則爲哀耳之欲聲也目之欲色也口之欲味也鼻之欲臭也四肢之欲安佚也人

明男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常情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心之大端也未必能適中然而不可不導也情可閑不可遏欲可節不可絕如水之行地塞其流而勢必潰傷如火之燎原壓其燄而不可撲滅古聖王知其然也是以明良喜起首勸廢歌寬栗直溫永言設教而又令輶軒使者巡行別國採聽風謠俾得吟詠其性情而自道其風俗上自歌功頌德紀事言情下至里巷小民闐閭婦女雖一草一木之微至纖至悉之故無不登諸篇什叶之管絃以宣



其抑鬱之衷發其難言之隱而或在上之政刑有失  
下民之疾苦難堪又得託諸歌謠陳之美刺使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詩之爲教所以導性情而  
節宣陰陽葆合太和也然而情之深意之摯不覺思  
之切而言之或過每有過情無不及情之處故邪之  
訓爲不正而又爲有餘左傳歸餘於終史記歷書餘  
引作邪邪與餘古音本同部李安溪說詩亦作餘解  
謂思之周盡而無餘與無疆無期無數爲一例然詩  
之無餘爲周盡而此之無餘爲適中辭敬軒之論養

心也務教人之遏妄念去邪念思慮不可必得之事  
爲妄念思慮悖禮違義之事爲邪念邪念者過而不  
正者也妄念者雖正而亦過者也故思之疑於邪者  
謂其有餘而過於中正風寒暑溼皆謂邪氣紅紫碧  
綠均謂邪色凡七情之過中皆得謂之邪思非必專  
指鄭衛之淫邪也夫喜之過而譬之嶽降崧生怒之  
過而投畀豺虎有北哀之過而踣地躄天莫名其苦  
樂之過而吹笙鼓瑟未盡其歡或思君懷友而託諸  
美人香草之詞或嫉俗憤時而窮其譴浪笑敖之態

諷刺則主文而諷諫比興則隱曲而難明詩無達詁  
言非一端不善讀者往往疑其言之過而思之不正  
而究其志之所止無非本於忠孝節廉之至性出於  
好善惡惡之天良總核三百有五篇如二南之和平  
正雅之廣大三頌之簡肅辭無過激思不難知而國  
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要皆發乎情止乎  
禮義不失敦厚溫柔之教足爲興觀羣怨之資樂記  
所謂反情以和其志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荀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  
止也中之至和之至也夫子刪詩以思爲主思之邪  
與思之不可知者早已去之自衛反魯樂正而雅頌  
已得其所故太史公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  
取可施於禮義者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  
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  
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皆弦  
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豈  
猶有邪思於其間哉孟子曰讀詩者不以文害辭不  
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孔注云云疏曰毛詩序本三百十一篇笙詩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注書序謂佚者佚在中祕亡則內外俱無漢書藝文志謂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全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墨子公孟篇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蓋以不喪之閒弦誦歌舞此三百之詩而非各有三百篇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蔽猶當者釋文引鄭注蔽塞也老子王弼注蔽覆蓋也尙書僞孔傳蔽斷也晉語韋昭注蔽決也案塞蓋決斷必有所當一義之引申也以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二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邪爲歸於正者董子春秋繁露竹林篇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賈子新書道術篇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是邪與正對也其字當作袞周禮比長官正內宰職皆言奇袞奇袞不正也皇疏引衛瓘曰不曰思正而曰思無邪明正無所思邪邪去則合於正也然以邪爲淫袞至宋鄭夾漈去序言詩或竟以鄭衛爲有淫辭而去之則詩不亡於秦火而亡於宋元矣

子曰道之以政

注孔曰政謂法教也

齊之以刑

注馬曰齊整之以刑罰也

民免

而無恥注孔曰苟免罪也

道之以德注包曰德謂道德也

齊之以禮有恥

且格

注格正也

釋文道音導格加百反皇本高麗本道作導史記時吏傳序漢書刑法志董仲舒傳詰吏傳後漢書杜林傳二十八將傳論潛夫德化篇梁書徐勉傳北史黎景熙傳穀梁莊八年疏引俱作導格隸釋漢祝睦碑作恪費鳳碑作恪說文刑从井

正義曰朱注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蒙案此章疏謂申明爲政以德之效夫子嘗言爲國以禮又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而荀子吳漢諸葛武侯等又皆以輕刑頒赦爲言故

朱子以德禮爲出治之本而刑爲輔治之法漢書刑法志曰夫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目供耆欲趨走不足目避利害無毛羽目禦寒暑必將役物目爲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目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是則德禮政刑治國者不可偏廢然而爲政以德者必先禮而後刑不以德爲政者乃任刑而棄禮此仁暴之別而不第王

竊之分也夫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民至弱而不可勝也民至愚而不可欺也專尙政刑者皇疏引沈居士云夫立政以制物物則矯以從之用刑以齊物物則巧以避之矯則迹從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恥由失其自然之性也禮緇衣篇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教與齊所施不同格與遜所應亦異而其實在於廉恥之有無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禮義廉恥四維不張管子所以大懼也釋文引鄭君注以德爲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利格來也吾儒所謂德合仁與義言之韓子原道云道與德爲虛位仁與義爲定名仁義得于心而躬行勿失左傳所謂太上立德也道德者上以誠感則下以誠應不恃恩威以馭眾不假聲色以化民而復整齊之以禮是有關雉麟趾之精意以行周官之法度禮本仁義所生也坊記云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黃先生曰民之貪邪侈僭由於不知足而禮之等貴賤辨長幼者俾惕於分之不敢踰民

之畔離悖逆由於不相愛而禮之重喪紀聯族黨者  
俾感於情之所難已感於情而仁愛之德廣揚於分  
而敬讓之德昭禮之輔德而行者如此曲禮曰道德  
仁義非禮不成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漢  
書董子賢良策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  
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  
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  
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

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  
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  
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  
此言爲政以德以德爲主而刑非所任也賈子治安  
策曰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  
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  
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  
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  
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

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惡而不自知也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此言爲政以德以禮爲輔而刑非所尙也又酷吏傳序引此經而說之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

之原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不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漢興破觚而爲圓斲珣而爲樸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後漢書杜林傳引此經而說之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



下相通爲做彌深此皆言德禮之效如此政刑之害如彼古聖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而位在德元黎民於變或太平刑措者數十年或畏神服教者數百世何其盛也春秋五霸迭興非不懷遠以德招攜以禮而外假仁義之名內無德禮之實雖管子仿周官之內政子產用鄧析之刑書要皆苟且一時之治降至戰國異端紛起其所謂德德其所德而以禮爲驅率斯民之具於是申商韓非專尙刑名慘行督責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卒至土崩瓦解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二

二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決不可復收至漢興而改弦易轍德猶參之以黃老治且雜之以霸圖使先聖王之良法美意終古偏而不全夫于此章若爲萬世立君極實爲萬世恤民命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政謂法教者言以法爲教朱子所謂法制禁令也釋名政者正也下所取正也故亦謂之教

馬注云云疏曰云齊整者廣雅釋言齊整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德謂道德者謂道德之德非恩德

之德故鄭君引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之六德解之

何注云云疏曰云格正也者書僞冏命曰格其非心孟子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趙注格正也與革雙聲借謂變革其不正以歸於正也祝陸碑作恪恪說文作憲敬也字林恪恭也皆與此章義遠費鳳碑作恪方言恪至也又恪來也正字當作假說文假至也借字或作假作格爾雅釋詁格至也釋言格來也鄭注本釋言朱注本釋詁蓋讀如神之格思來格來享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二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格謂感格而向化也故杜林傳李注云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有又之借字于漢石經高麗本論衡實知篇引皆作乎皇本白虎通辟雍篇御覽學部引皆作於翟氏攷異曰此經自引詩書文外例用於字今此獨變體爲于疑屬乎字傳寫之誤

正義曰朱注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學卽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蒙案志从止从心本識之古文見周禮保章氏禮記禮運鄭注廣雅釋詁志意也孔子閒居志之

所至注謂思意也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  
古人知識記誌志意本祇作一字而此謂心之所之  
卽人學知止而後有定蓋知之確誌之篤而意念所  
向之專也大戴禮曾子疾病篇君子尊其所聞則高  
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  
之志而已矣故學記曰士先志孟子曰士尙志列子  
黃帝篇孔子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然則夫  
子所學何學耶禮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  
止於至善夫子所志何志耶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三十而立

注有所成立也

漢石經三十作世唐石經作卅

正義曰皇疏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古人三年明一  
經從十五至三十又十五年故通五經之業所以成  
立也禮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  
年視博習覲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  
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又閒歲考校之法  
而三十則經業成立之年也陸稼書謂立是道理大

綱能守之定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是蒙案夫子嘗言立於禮不學禮無以立顏子於博文約禮之後見有所立卓爾是立爲東身軌物德性堅定則學業成操守固而卓然有以自立漢詔所謂經明行修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有所成立者廣雅釋詁立成也禮冠義而後禮義立注猶成也莊子天地篇德成之謂立

四十而不惑

注孔曰不疑惑也

明倫彙編

卷二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黃先生云立必先不惑而言不惑於立之後者何也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守經也不惑達權也達權而理無所蔽聖人之本原具矣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禮言聖人之德曰應變曰理取舍權也四十之不惑蓋如此不惑者乃以善擇其所守也若皇疏引孫綽云四十強而仕業通十年經明行修德茂成於身訓治邦

家以之莅政可以無疑或又以爲卽孟子之不動心此猶淺之乎言不惑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不疑惑者說文疑惑也惑亂也魯語吾惑之注疑怪也奏策諸侯亂惑注疑也

五十而知天命

注孔曰知天命之終始也

正義曰命猶令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董子對策曰命者天之令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揚子法言問明篇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陳安卿北溪字義曰天

明學論語集注疏

卷二

二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吉凶禍福自天來賦於人然後爲命蒙案此夫子學易後所知也皇疏引孫綽曰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此勉強之至言也能埋云既了人事之成敗遂推天命之期運不以可否繫其理不以窮通易其志也韓李肇解曰天命深微至蹟非原始要終一端而已仲尼五十學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故曰知天命毛氏奇齡贖言補曰不惑是知人知天命是知天不惑

是窮理盡性知天命是至於命不惑是誠明知天命是聰明聖知達天德蓋不惑則於人事不買亂如賈誼傳眾人惑惑至知天命則全契天德徐邈所謂合吉凶善惡而皆本之於定命此正天下至聖參贊位育之實境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曰天者積氣而已矣有氣斯有道有道斯有命有命斯有性太傅禮曰分於道謂之命言有道斯有命也流行之謂道賦予之謂命稟受之謂性氣之有先後次第者如斯也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此以氣化言命者也此言陰陽往

天命難知不告其所不知與警其有所知而輕言也若後篇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君子之所知與聖人五十之所知自異此則夫子自知之不能與人言也黃元同申之曰孔子知天命正在五十學易之時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皆不待卜筮可以前知此夫子年五十時之所知與君子之知命自異也後儒以此知天命爲知天理然則三十立四十不惑尙未知天理乎

孔注云云疏曰邢本作始終當以皇本作終始爲是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易說卦傳成言乎艮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不曰始終而曰終始猶言五德終始之運也皇疏引王弼云天命廢興有期知道終不行也是直知終而已豈其然哉

六十而耳順

注鄭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

正義曰皇疏順謂不逆也引王弼曰耳順心識在聞前也朱注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陸稼書謂耳順有二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是知聲之善者誠淫邪遁知其蔽陷離窮是

知聲之惡者蒙案此乃孟子知言之學而非夫子大而化之之聖蓋不惑者始條理智之事也耳順者終條理聖之事也聖則聲入心通不思而得矣思之用主乎腦以心運腦而思之睿始可以作聖聖之靈具乎耳以聲呈耳而心之通則不假乎思故說文云聖通也从耳呈聲白虎通曰聖者通也明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孟子所謂四體不言而喻也莊子寓言篇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卽大而化之之聖也毛大可賡言曰耳順者

是以小體爲大體從心者是以人心爲道心總渾化之極神聖之事也孟子體有小大以耳目口腹當小體養小不失卽口腹亦非尺寸之膚何況耳目故耳目皆爲大體所關而耳先於目向志學立學但修此聰明睿知之身以進天德至此則耳無違拂四體皆喻將洪範所云作謀舜典所云闢聰皆從此無扞格也此身教也尙書謂生民有欲樂記以感物爲性之欲總之皆人心也向志學立學但止善室欲以爲盡性至命之本至此則善惡俱融無事望欲人心卽道



心矣洪範之作聖大學之絜矩皆不越乎此也此又心教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知微旨者旨正字作愷說文愷意也廣雅愷志也皇疏謂人年六十識智廣博凡事不必悉須觀見聞言卽解微旨引李充云聽先王之法言卽知先王之德行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二說似夫子六十時不止於是又引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元悟不復役而後得所謂不識不知從帝之則是又入於元妙之談筆解以耳爲爾謂旣知天

明則字論彙解義 卷二 三十四 明齋書 約圖刊本

命又如此順天則更繫矣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注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

皇疏讀從爲縱訓放也柳柳州王臨川蘇子由樓攻媿王若虛引皆作縱故朱子讀如字以正之武氏億經讀考異云或以心字句或以欲字句皆通

正義曰皇疏踰越也朱注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蒙案孟子曰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

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  
其外平其一矩環而其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  
十有五是爲積矩蓋句股者卽爲方之矩泰西謂之  
直角三角今工匠所用之曲尺也析周天爲三百六  
十度平分之爲一百八十度四分之爲九十度是謂  
直角一象限過於象限爲鈍角不及象限爲銳角設  
三角於弧內則平圓之邊角渾圓之弧度皆可以三  
角之正餘八線比例而求所謂圓出於方方出於矩  
也周公曰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  
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  
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方出  
圓是矩可以測天地禮大學言平天下之道曰所惡  
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  
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  
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是矩又可以  
度人情矩之爲用大矣哉焦氏理堂補疏以矩卽絜  
矩之矩謂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以心所欲  
爲矩法而從之不踰者所惡於上下前後左右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也然而絜矩者卽矩以平心而以一己之欲推天下萬人之欲強恕而行能近取譬求仁之方也不踰矩者卽心以爲矩而天下萬世之心不能越乎聖人之心聲律身度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蓋耳順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而從心不踰則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矣

馬注云云疏曰云矩法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矩作巨从工象手執之或又从木矢作架漢書敘傳疆土踰矩注法制也大學鄭注訓法皆引申義列子黃帝

男用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篇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皇疏本之云縱猶放也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於法度然曲禮曰教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聖人豈敢一日放縱哉

孟懿子問孝 注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也懿諡也 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

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注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

遲故告之也樊遲弟子樊須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祭之以禮

漢石經無作毋論衡問孔篇引同又引全章無祭之句禮運孔疏孟子公孫丑篇章指引皆無此句

正義曰孟懿子僖子之子也僖子爲魯賢大夫左氏昭公七年傳三月公如楚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投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饋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

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某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然則孟懿子實孔子之弟子也今適來問孝而夫子告之以無違欲其則效僖子也一切經音義引諡法曰從命不違曰孝懿子之父命卽僖子學禮之命也懿子之從命卽從僖子學禮之命也故告孟孫以無違不啻告孟孫以學禮意本一貫特

未顯揭出禮字惟恐其忘學禮之訓而徒以從令爲  
孝故因樊遲御而詳論以禮事親之大節夫子疊下  
三禮字以爲其父之志在學禮而孝子事親之大端  
亦不外始終循乎禮而無庸他求也故禮祭統云君  
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生  
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  
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第放史記弟子傳樊遲少孔  
子三十六歲孟僖子卒於昭公廿四年是年孔子三  
十五歲樊遲生於昭公廿六年至定公十二年孔子  
五十五歲墮三都懿子不肯墮成是年樊遲十九歲  
計樊遲壯能爲御之時則懿子之父死已久何以尙  
言生事死葬之禮大約三家僭竊葬視桓楹而設撥  
祭舞八佾而歌雍事事出於非禮夫子特假孝子事  
親之終始以明禮教之大綱而警三桓之無禮皇疏  
引衛瓘云三家僭侈皆不以禮故以禮答之所謂無  
違者謂無違令可謂無違禮亦可以其父之所命卽  
學禮之治命也無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視父命如  
兒戲等禮法於弁髦黨於季氏鄆敢伐而又伐公徒

惑於家臣卹費墮而不墮成邑卒令昭公無歸還之  
日夫子無行道之期則懿子於君命師命無所不違  
尙何有於父命何有於禮法哉太史公不列懿子於  
仲尼弟子之傳良有以也

孔注云云疏曰春秋定公六年經書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曰孟懿子往是孟懿子卽仲孫何忌也逸周書  
諡法解曰溫柔賢善曰懿魯之三家皆出於桓公故  
又曰三桓初以仲叔季爲氏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  
子稱公孫也仲孫而曰孟孫者連公室言之曰仲叔  
季別於公室曰孟叔季孟孫自別爲庶長大夫不得  
祖諸侯也

明兩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三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  
十六歲集解鄭元曰齊人正義引家語魯人少孔子  
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左傳哀公十一年清之役孟  
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卹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  
父御樊遲爲右是樊遲臣於三家得有相見會語之  
時皇疏引舊說云樊遲與孟孫親狎必問之一云孟  
孫問時樊遲在側孔子知其不曉後必問遲故於御

時而告之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注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也武

懿也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其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

正義曰朱注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

病常以爲憂也此與古註皆以親憂子疾爲言然此

章問孝非問慈馬注旣嫌迂昧朱注亦須斡旋蒙衆

淮南說林訓云憂父母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注引

論語云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論衡問孔

篇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是二書皆以

明男子論集解義疏

卷二

三千四明叢書

約編刊本

其字指父母蓋疾親之疾也憂子之憂也子有疾父

母常憂之父母有疾子得不憂乎孝子之憂正以報

親之愛也夫父子之愛天性也愛之至則喜樂之時

少憂懼之日多所憂無他惟疾而已矣故祈天永命

不問其愚哲先計其歷年衍範陳疇旣欲其康寧又

欲其壽考溯自孩提少壯以至授室成人父母之心

思所日夜往來於人子之身者心疾猶後身疾獨先

也迨憂之至而遲之又久子或未必疾而二老之精

神已竭憂終不能已而百年之氣血就衰人子之身

疾猶淺而父母之心疾轉深始爲子憂者繼將自爲憂而好爲子憂者往往不暇自爲憂夫父母不自憂而專爲子憂此恩何以報答父母爲子憂而子反不爲父母憂此心何以自問乎故夫子爲天下之爲人子者發其良心責其報稱而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其父母也其疾父母之疾也父母之疾不可不憂所以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喜父母之年高無疾也一則以懼懼父母之年老將疾也憂與懼並形而出卽憂與喜交迫而來懼亦憂喜亦憂憂固父

母相傳之心法亦人子報恩之薄具也不然父母之年子豈不知知之何益而曰不可不知蓋知之欲其憂之也曰唯其警惕之詞也父母之憂子或有大於疾者子之憂父母舍疾豈有他哉孝經紀孝行章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答子游致其敬也答子夏致其樂也答武伯致其憂也答懿子兼及喪與祭也合觀問孝數章而事親之道已全宋彭忠肅公嘗爲五致錄司馬溫公家範亦以五致類



事豈知論語各章之言孝其卽孝經五致之義哉色難章皇疏引王弼曰問同而答異者或攻其短或矯其失或成其志或說其行要未得其會通也

馬注云云疏曰左傳哀公十四年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而武伯嗣是爲懿子子也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郈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揚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僉也是武伯卽仲孫僉也周書諡法解曰剛強直理曰武云孝子雅有疾病使父母憂者案說文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凡思也引申爲發聲之詞故廣雅釋詁惟詞也經傳或借唯維爲之馬注泥訓惟爲獨朱子或問斥其迂昧然以憂爲親憂子疾仍與問孝之悒未洽似不若以子憂親疾爲直截也至朱注又一說謂子能使父母不以陷於不義爲憂則亦泥惟爲獨說與馬異而誤則同

子游問孝

注孔子曰子游弟子也姓言名偃也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注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

者也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釋文能養羊尙反以別彼列反漢石經無乎字游作

正義曰禮記祭義篇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諸侯孝曰度大夫孝曰魯士孝曰究庶人孝曰畜坊記注畜孝也詩日月箋畜養也是孝之音通於畜而孝之義通於養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畜正字本作媯與獸豷字絕異而養實兼飲食服事二義荀子禮論注養奉也廣雅釋詁養使也故廝役之侍奉犬馬之服勞皆得謂之養犬以守禦馬以代勞養人者犬馬之所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三十四明養書  
約園刊本

能也敬則犬馬之所不能也可以人而僅如犬馬乎祭義曰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坊記子曰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做何以辨彼以小人言此以犬馬言詞雖小異意本大同皆此章之確疏也古說皆以犬馬比人子晉束皙補亡詩曰噉噉林鳥受哺於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唐李嶠爲獨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鳥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馬周上疏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宋王豐甫辭免起復表云犬馬之養未

仲風木之悲累至此皆數千年來相傳古義名正言順而集解後一曰大反之夫古人立說疑必於倫人君猶不可以犬馬視臣子而人子敢以犬馬比父母豈忍出於口而筆之書耶鄭子家比君於畜老遂成篡弑之階齊鮑牧斥君爲豎牛終入權奸之黨此皆亂臣賊子肆無忌憚豈夫子爲萬世立言而出此不祥之語耶至禮內則云父母所愛亦愛之父母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意不相同言各有當彼以父母所愛之犬馬人子不可不敬愛此責人子之敬養而謂以犬馬比父母其不可也益明矣程友菊以犬馬比子之不肖者猶景升兒子豚犬之類意亦迂曲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索隱家語云魯人案偃仕魯爲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冢蓋吳郡人爲是也今本家語云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爲武城宰據說文偃當作於旌旗之游於蹇之兒也古人名字必相應故名於字子游

一曰云云疏曰今本孟子作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趙氏章指謂取人之道必以恭敬甚言豕交獸畜之不可也而可以之比父母乎獸畜之畜當作豨說文豨獸牲也畜田畜也媼媚也三字絕異畜君畜養之畜當作媼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

注包曰色難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也

有事弟子服

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注馬曰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也

曾是以為孝乎

法馬曰孔子論子夏曰服勞先食汝謂此為孝乎未足為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是為孝耳

釋文食音嗣先生饌士吞反鄭作饒音俊食餘曰餼曾音舉馬云則皇侃云嘗也說文段注云曾古訓乃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讀于登切後世用為曾經之義讀才登切

正義曰色謂人子之色詩凱風孔疏初學記孝部皆引鄭君此注云言和顏悅色是為難也弟子年幼者先生年長者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皆謂人子也說文饌饗本一字具食也廣雅釋詁饌具也饗進也幼者服勞奉事長者供具酒食是皆子職之常何足為孝劉氏台拱曰論語中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包注先生謂成人皇疏謂成人先已之生非謂

師也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未冠卽弟子長者卽先生也鄭注具饌也此經釋文引鄭本饌又作餽內則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餽既食恆餽注食餘曰餽然必具饌而後餽其餘要皆人子之常事乃是而可以爲孝乎皇疏引江熙云勞役居前酒食處後是人子之常事未足稱孝也曾說文詞之舒也段注云曾古訓乃乃曳詞之難也禮內則子婦適父母舅姑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

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問所欲而敬進之此服勞之事也又云棗栗飴蜜以甘之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味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此酒食之饌也而其間必曰柔色以溫之則以色爲難也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嚴恪非所以事親也呂氏春秋孝行覽引曾子曰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

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  
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皇疏引顏延之曰氣色和  
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色難淮  
南齊俗訓謂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  
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于養一也蓋一主敬一主  
和子華有容儀善應對其知色難之意也歟

包注云云疏曰承順皇本作承望包氏以色爲父母  
之色則章首須添承順父母四字似注意本以父母  
截句顏色二字連下讀與鄭君意同作疏者誤以承

明男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順父母顏色作一句而改馬注末句難字爲孝字與  
包注一例誤讀則色爲父母之色致首句語氣不全  
矣

馬注云云疏曰憲問篇先生指成人既非爲師則此  
先生何得爲父兄況問孝而何以兼及於兄耶饌訓  
飲食亦無所出廣雅釋詁訓饗爲食疑亦以饗通餽  
佐餽食餘之引伸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注孔曰回弟子也姓顏  
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

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  
言默而識之如愚者也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

不想注孔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經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想也  
皇本不慮下有也字說文退作復

正義曰武氏經讀攷異一讀言字句一讀日字句不違如愚作一句蒙案當以吾與回言作一句終日不違作一句如愚句與下不愚作呼應故史記弟子傳作回也如愚亦實也發謂發明義理以致知言而力行自在其中蓋顏子高明兼沈潛大知若愚也皇疏引繆播云顏生所體莫逆於心故若愚也熊埋云察退與二三子私論亦足以發明聖奧振起風訓也回之似愚而豈愚哉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二

三

西明發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索隱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後漢書云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說文淵古文作淵回水也故名回字子淵云默而識之如愚者者論衡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騭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云說釋道義者皇本作說釋顏子聞一知十於子言無所不說不待諮

問而解釋也

子曰視其所以注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也

正義曰視古文作𠄎𠄎說文云瞻也釋名視是也察其是非也以說文作目用也从反巳巳主乎止目主乎行左僖廿六年傳曰能左右之曰以定十年傳封疆社稷是以注以猶爲也老子眾人皆有以注爲有爲也朱子曰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逸周書文王官人解此句作考其所爲所爲者所用以行也以用爲行四字一聲之轉蓋求之於毀譽而附和之

明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二

三九四明版書

約園刊本

品題每與是非相反索之於言論而浮華之文藝未必與器識相符故知人之要雖在知言而觀人之方尤必觀行史記魏世家李克對文侯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皆視所以之緒論也呂覽論人篇有八觀六驗之法通觀其所禮貴觀其所進富觀其所養聽觀其所行止觀其所好習觀其所言窮觀其所不受賤觀其所不爲此雖易視爲觀而其意大略相同

何注云云疏曰云以用也者小爾雅廣詁與說文同



觀其所由

注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

正義曰觀說文諦視也穀梁隱公五年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故皇疏以爲廣瞻則比視加詳矣說文無由字巖氏可均以爲卽粵之古文粵木生條也生必有所自始故爾雅釋詁由自也詩君子陽陽箋由從也易由豫由頤虞注皆訓自從自從者所從來也朱子曰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可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色勿爲可能也心思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四

四明叢書

利國刊本

勿爲不可能也此意正與朱注相發表記子曰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董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張敬夫所謂有所爲而爲謂之利無所爲而爲謂之義則觀之必於造謀起意也曾子又曰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愾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勤勞之而觀其不擾人也莊子列禦寇篇引孔子

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夏秋冬夏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此皆觀所由之緒論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由經也者從絲爲經詩衡從其畝韓詩從作由廣雅釋詁由行也孟子經德不同注經行也是由與經可互訓然訓行者與以相通借渾言無別不如從來之義爲精也

### 察其所安

正義曰爾雅釋言察審也釋訓明明斤斤察也說文察覆審也字又作嘗言微觀察也呂覽本味篇察其所以然注省也賈子道術篇纖微皆審謂之察故皇疏以爲沈吟用心忖度之則比觀又加密矣安說文埴也从女在中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中中  
有皿則心寧中中有女則心安大學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析言之也爾雅釋詁安定也又止也廣雅釋詁安靜也渾言之也曾子曰太上樂善其次安之董子曰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故淮南汜論訓注又以安爲樂朱子曰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如其安於是焉則君子樂得其爲道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小人樂得其爲欲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齊語管子所謂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者也

明明子論叢書義疏

卷二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注孔曰廋匿也言觀人之終始安有所匿其情也

釋文焉於虔反廋所留反漢石經末句無哉字漢書杜欽傳晉書阮种傳引全章俱無複句

正義曰逸周書大戴禮皆有文王官人篇其知人之法本六徵以觀九用極爲精詳內有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三句似卽夫子之所本孔注觀人終始皇疏謂直視卽日所行用之事考其爲也廣瞻從來所經歷之處原其始也用心忖度其性情之所安定意氣之所歸向要其終也原始及終則在理必盡人安得藏匿其情耶再言之者深明人情不可隱也

江熙云言人誠難知以三者取之近可識也大戴禮  
王言篇子謂曾子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  
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然而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故  
夫子以知人與知命並重而孟子以知言與養氣同  
功又記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  
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曾子立事篇曰目者  
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  
以其見者占其隱者孟子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  
焉廋哉蓋必以夫子之三言爲主詳究官人解之觀  
誠考志視聲觀色觀隱揆德而又參以曾孟之聽言  
觀眸子斯知人之學乃全陸稼書曰既欲知人若但  
求之毀譽索之言語文字又或爲論心不論迹之說  
探之於踐履之外其不爲人所欺者鮮矣故必視其  
所以或有所以雖善而正誼明道之事從計功謀利  
之念而來故必觀其所由又有所由雖善不是心之  
所樂勉強一時不能不輟於異日故必察其所安如  
此精詳不是逆億祇是先覺不是操術祇是據理所  
謂因物付物是也然則謂情僞之難測而世途之險

嚙者此知責人而不知責己者也謂知人之明不可學此知責天而不知責己者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廩匿也者廩說文作庾水漕倉也謂水轉穀至而倉之也胡廣漢官解詁云在邑曰倉在野曰廩倉所以藏穀故引申之爲廩匿以主切轉爲所留切孟子譌作廩非也以焉爲安者廣雅釋詁焉安也短言之爲安案焉烏惡長言之爲害曷何胡奚影喻二母侈斂之轉也故焉有於乾于乾二切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注溫尋也尋緣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人師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四

四胡校書

約園刊本

釋文溫烏門反

正義曰朱注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中庸溫故而知新鄭注溫讀如燭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皇疏引孫綽云滯故則不能明新希新則存故不篤常人情也惟心平秉一者守故彌溫造新必通斯可以爲師者也皇氏又以溫故爲月

無忘其所能知新爲日知其所亡蒙案先日知而無忘者貴積累由溫故而知新者貴擴充故鄭君朱子皆以溫故爲時習故與新對待之詞也溫與知相因之詞也新得益於故有故斯有新知得力於溫非溫則不知溫故而知新時習而說也可以爲師矣朋來而樂也然而故卽古也筆解謂故者古之道也新謂己之新意可爲新法蓋君子學貴乎時習而教亦不外乎講習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習之久而參互旁通相說以解或於古之中而發明其義理或於古之

外而增益其見聞則稽古卽所以通今成己卽所以成物我夫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以作者之聖自附於述者之明則以述爲作者卽以習爲傳此所以集大成而師表萬世也至漢書成帝紀陽朔元年詔云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古知新又百官表云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論衡謝短篇云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溫古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又別通篇云守信一學不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孔沖遠禮記正義敘曰博

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皆以通知古今爲言援引作文儘可斷章取義若以之說經則當改曰知古知今可以爲師而字旣無轉旋溫字新字亦無意味矣

何注云云疏曰一切經音義及筆解皆引此注作孔曰云溫尋也者本字作煇煇廣雅釋詁溫煇皆訓煇凡物將寒而重熱之曰煇煇左哀十二年傳公會吳于橐皋太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注尋溫也是借尋爲煇也煇之俗字又作煇

明明字論集解疏

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通作煇儀禮有司徹乃煇尸俎注煇溫也記或作煇尋繹之尋古作尋或字作燂說文訓繹理也公羊成三年傳尋舊盟也何休注猶尋繹也與此訓同以溫尋爲尋繹一意之引申也

子曰君子不器

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也

正義曰易繫辭云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戴氏東原曰形而上猶言形以前形而下猶言形以後器言乎一成而不變道言乎體物而不可遺形謂已成形質氣化之

於品物則形而上下之分也蓋器者分於道形於一而不能相通者也學記云大道不器夫曰道本非器曰大道故不器而鄭君注以爲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中說周公篇云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禮樂篇或問君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此之謂不器聖人者神明不測通變無方而君子則學聖人之道而具聖人之體者也皇疏引熊埋云器以名可繫其用賢以才可濟其業業無常分故不守一名用有定施故舟車殊功也朱注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此經之君子庶幾鄭注之聖人禮五儀論君子別乎聖人賢人而析言之者也易象傳稱君子通乎聖人大人而渾言之者也此經不曰聖人不器而曰君子不器者言聖人或高語元通言君子則實徵美備惟恐若異端者流不材以爲材無用以爲用妄詡大道之不器而究之不成一器也

包注云云疏曰邢疏器者物象之名形器既成各周其用若舟楫以濟川車輿以行陸反之不能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注孔子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

也周

正義曰朱注引周氏爭先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  
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  
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蒙案左傳史  
記皆謂子貢有口才言而多中夫子嘗戒其多言故  
孔注以爲疾多言禮記曲禮不辭費鄭注卽引此經  
以爲證蓋欲言而先行行以先其所言之事也既行  
而後言言以從其所行之數也又緇衣篇子曰言從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四六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  
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注從猶隨也寡當爲顧  
緇衣語氣平此經語氣側似不相同要之言易而行  
難言行必相顧古者言之不出惟恐其言之或過而  
恥躬行之不逮則所致意者專爲其言也翟晴江考  
異據金氏攷證沈氏筆談郝氏詳解諸書以經當讀  
先行爲句其言而後從之者後乃副其所行之數行  
先而言後行爲主而言爲副從也如其說則似章旨  
專重先行非爲警言而發且下句文氣亦嫌滯重曷

不曰先行而後其言從之耶

孔注云云疏曰云疾小人亦大概言之未必斥子貢也皇疏引王朗以爲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明君子之道言必可則令後世準而從之是與孔大異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

注孔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也

小人比而不周

釋文不比毗志反

正義曰說文周密也从用口善用其口者無不周密也魯語忠信爲周謂忠信之人言無不密義正相足說文又曰比密也二人相聽爲从反从爲比反从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聖九四明叢書

約園孔本

非不从也相背不相从曰北比則不宜从而从者也古文从二古古倒干也書費誓立爾干兩干相次並立故有合比之義是周與比本義皆爲密而引申之則爲親爲合左哀十六年傳周仁之謂信注周親也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周合也周禮大司馬比小事大注比猶親也吳語而孩童焉比謀韋注比合也是密也親也合也周與比之通語也而特有善與不善之分然而比亦有善有不善易言比吉比輔里仁爲義之與比左昭廿八年傳擇善而從之

曰比比之善者也苟子不苟篇交親而不比注睨狎也此之不善者也至左氏文十八年傳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劉氏向日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則以比與周皆爲不善絕無分別矣又晉語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日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彼之所謂比卽此之所謂周彼之所謂黨與別卽此之所謂比字義

雖通意各有當蓋古人訓詁泰與驕之皆爲大也和與同之皆爲合也周與比之皆爲密也渾言之則可以相通而密於善者爲周密於不善者爲比析言之則迥然有別易說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疑似之間公私之界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故夫子嘗對勘而嚴辨之若孫綽所云理備故稱周無私故不比皇疏因之訓周爲博徧朱子訓周爲普徧是躬字之假借也而與親比之義不相關涉矣

孔注云云疏曰左傳文十八年正義引此注作鄭曰

詩小雅皇皇者華周爰咨諏魯語引之曰忠信爲周都人士行歸于周毛傳周忠信也周禮五家爲比五百家爲黨左昭二十年傳阿下執事注阿比也禮月令是察阿黨皆此注所本也賈子道術篇動靜攝次謂之比合得周密謂之調調亦周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

注包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然無所得也

思而不學

則殆

注不學而思終卒不釋文則罔本又作罔則殆音待依義當作怠

正義曰罔本網罟之正字篆文作罔籀文作罔古文

明明字論彙集解義疏

卷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罔或字作罔闕俗改罔作𠄎以𠄎爲聲𠄎與無古

同母故爾雅釋言訓爲無易大壯馬注訓爲无因而

形容心無所得曰罔然疊其字則曰惛惛然禮少儀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曰罔注罔猶罔罔無知貌文

選東京賦罔然若醒注猶惛惛然也學而不思者呻

其佔畢循誦習傳不考驗於倫常日用之間不進求

夫修齊治平之效雖日讀聖經賢傳多識往行前言

徒爲口耳之資絕無身心之益朱子以爲不求諸心

昏而無得此誠所謂買櫝還珠者也殆从夕故說文

訓爲危廣雅釋詁訓爲壞朱注不習其事危而不安  
殆之本義也集解精神疲殆以怠爲殆也王氏引之  
據襄公四十年公羊傳注殆疑也謂徒思者事無徵  
驗疑不能定而以闕疑闕殆爲互文見義然殆與疑  
古音雖同部而此章乃形容不思不學之弊殆似當  
爲駘之借駘馬銜脫也莊子天下篇駘蕩而得釋文  
駘放也司馬彪注駘蕩猶施散也殆與駘爲同韻殆  
與蕩又雙聲思而不學者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謂  
其放蕩不羈也自恃良知高談覺悟視六經爲糟粕  
矜一己之聰明探索於無何有之鄉紛馳於不可思  
議之域卒之俯棄規矩絕少持循憔悴精神茫無歸  
束黃先生以爲問諸心而難信施諸事而不安此誠  
所謂逸馬無繮者也蓋聖賢爲學之要不外無閒斷  
無欲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程叔子謂五者廢  
一不可其實不但不可缺其功而且不可紊其序此  
經以博學駘審問以慎思駘明辨學而不思者不思  
其學也有始而無繼弊在於閒斷愚不肖之不及也  
思而不學者不學而思也以後而反前弊在於欲速

賢與智之太過也夫不思而得不學而能生知安行之聖人也安可幾乎哉

包注云云疏曰包意本以無詰罔皇疏又一通謂誣罔聖人之道非也

何注云云疏曰老子周行而不殆釋文殆怠也莊子養生主殆已釋文引向注殆疲困之謂是皆以殆爲怠與此注同也賈子道術篇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爲殆儻勉就善謂之慎反慎爲怠則殆與怠又各不同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五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注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

皇本高麗本已下有矣字

正義曰朱子引范氏祖禹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伯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皇疏云攻治也古人謂學爲治史載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其經異端謂雜書也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諸子百家斯害也已矣者爲

害之深也蒙案諸說皆正解也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孫奭示兒編云攻讀如攻人之惡之攻已讀如末之也已之已後儒本之遂以攻爲擊訓已爲止然已乃語已之詞本經從無訓止之例而呂與叔因謂異端不可攻攻擊之而有害此歐陽公本論之說也然而言非一端意各有在說文攻从支支小擊也故攻之本義爲擊而材非擊伐不成器故考工記注引申爲猶治治非專家不成名故爾雅釋詁訓攻爲善西周策注訓攻爲巧而范氏以

攻爲專治此皆一意之引伸也或援攻其惡鳴鼓而攻之注謂論語攻字皆訓擊不知攻其者施於外疾言也攻乎者施於內徐言也疾言之爲擊而徐言之則爲治端本作端說文物初生之頭也中庸疏端頭緒也異端者端緒之別異者也方其端之初起若無異之可名其兼愛也似乎仁之端其爲我也似乎義之端其執中也似乎禮之端其執一也似乎信之端持之有故說之有要所習者皆樸誠謹愿之人所說者皆元遠高深之理故其惑人也甚易而信之也必

專孰知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由其端之所分歧以究其害之所終極勢必惑世誣民充塞仁義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幾乎率獸食人類滅絕而後已孟子之闢楊墨韓子之闢佛老實有先見其端而知其害之所必至故不能已於辨也董子對策曰春秋大一統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

可明民知所從矣孔孟而後有漢董子而正道尊育唐韓子而正教明關係世道人心功豈在禹下哉抑又攷之大舜執兩端夫子叩兩端兩端者本末也禮器居天下之大端矣鄭注以大端爲大本而方言廣雅皆訓端爲末夫大本不可異者也孟子嘗惡二本矣若所異者僅曰末而已而乃使其害之至於斯極者則以治之專者之過也蓋諸子百家各有所自主持世教者苟能務大本輕小道不使貴陰而賤陽不使入奴而出主則異端雖異或可化其偏蔽而不害



於大同漢書藝文志曰道家者流出於史官放者爲之則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之官拘者爲之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家者流出於理官刻者爲之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名家者流出於禮官警者爲之則苟鉤鈇析亂而已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官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從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雜家者流出於議官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二

五十六

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所歸心農家者流出農稷之官鄙者爲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小說家者流出於裨官雖小道可觀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然亦弗滅也九家之說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班氏之論如此韓子亦言

儒墨相爲用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別之所以明其異序之所以化於同而無如攻之者之反專用力於是以立異而鳴高務末而忘本而不圖其害之至於斯極也

何注云云疏曰以攻爲治者本攻之引申朱氏說文通訓謂工之通借蓋治器之人爲工人之治器亦爲工例得通用也詩楚茨傳善其事曰工善其事者專治也焦氏理堂據易繫辭虞注詩小雅毛傳以攻爲摩錯然云彼此摩錯而害止則與各章以也已爲語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五七一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詞者通例不合又易傳云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氏引之倒其文云善道有統又注一以貫之全引二句云善有元事有會知其元則眾善舉焦氏謂此卽莊子所云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

注孔曰由弟子也姓仲名由字子路也

知之爲知之

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釋文誨女音汝後可以意求之知也如字又音智皇本高麗本女作汝不知下有之字

正義曰陳仲魚古訓引集說孔曰誨猶教也朱注曰

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黃先生曰用心於格致之學者始無自信之蔽無自信之蔽者益精於格致之學朱注二義兼備爲是夫子悅開之未信而許賜之不如皆此意也若王陽明輩謂真知之外更別無知此專重良知之過也蒙案荀子子道篇韓詩外傳三卷說苑雜言篇皆載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誨之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自知者自求真知以爲知欲使人知者不能不強不知以爲知也蓋子路好勇往往自以爲知自以爲能當其改服入見而於子之所誨未能釋然故夫子呼而詰之抑其子智自雄之氣告以言行之要卽爲知

仁之方此經記者撮舉能知一節而所能可以互會然則首句當依皇疏後一通以由字句誨女句知之乎三字作一句若以誨女知之乎五字連讀則之字爲贅詞朱注之道二字亦似添設矣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剛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玃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明人請爲弟子索隱引家語一字季路

子張學干祿

注鄭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也干求也祿祿位也

明兩子論羣解義疏卷二

五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史記弟子傳引學作問

正義曰爾雅釋言干求也干乃迂之借說文迂進也謂進而求之也說文祿福也福備也無所不備之謂福渾言之祿卽是福詩福祿如茨鄭箋爵命爲福賞賜爲祿此析言之也孝經注食廩爲祿周禮太宰八則祿位以馭士八柄祿以馭其富故爾雅釋詁又訓穀孟子注穀所以爲祿也史記引學干祿作問干祿惟學故問所問卽學學與問本相因四民各有分職士以治人爲業學而優則仕亦仕而優則學左宣二

年傳宦三年矣服注宦學也曲禮宦學事師熊氏云  
宦謂學官事學謂習六藝古人不廢宦仕之學故不  
諱于祿之名戚鶴泉謂于祿卽求福詩言自求多福  
于祿百福旱麓首章言于祿豈第卒章卽言求福不  
同是于祿與求福同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左襄二  
十三年傳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中論曾子曰人而好  
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  
遠矣禍福如形聲之影響言行乃榮辱之樞機故夫  
子勛之以言行謂修言行以求福似不必專指祿位  
也然而中庸言大德必得其祿夫子言學也祿在其  
中孟子曰經德不回非以于祿也趙注亦以爲祿位  
蓋福祿所賅者廣而祿位乃百福中之一事也

明明子論彙纂疏

卷二

六十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鄭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  
孔子四十八歲索隱鄭元目錄陽城人陽城縣名亦  
屬陳郡也是子張本陳人而呂覽以爲魯鄆家蓋顓  
孫氏本陳後而來奔於魯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夫  
子告之以安身取譽入官卽出仕故注以祿爲祿位  
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注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

言之則少過也

多聞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注包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

則少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注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

釋文寡尤下求反行下孟反

正義曰朱注引呂氏云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

叔子云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朱子云

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

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又引程伯子

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或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

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黃先生曰凡經言在其中者

事不必然而舉其能然者也君子道其常亦盡其能

然之道而已蒙案疑殆尤悔四字以同部叶韻互言

見義疑从矣止矣古文矢矢止則已定而說文訓惑

者猶亂之訓治也尤當作說說文說臯也詩綠衣俾

無詆兮傳過也悔說文恨也公羊襄廿九年傳注咎

也又四十年傳注殆疑也王伯申謂疑殆對言互訓

史記倉公傳拙工疑殆亦疑也子請殆宜訓近詩

節南山無小人殆箋殆近也孟子殆於不可猶似乎不可也疑者惑而未定殆者近似而非其餘不疑不殆者皇疏謂存錄在心亦未必中理也故慎之禮緇衣篇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曾子立事篇曰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

言亦可謂慎矣五儀篇說士之行曰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孝經說卿大夫之孝曰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惡惡然後能守其宗廟諸書皆與此經相表裏蓋言忠信行篤敬可以行家邦言寡尤行寡悔可以求福祿此卽安身取譽之道亦入官得祿之符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尤過也者尤本訓異段借作說詩

載馳許人尤之四月莫知其尤中庸下不尤人傳箋  
注皆訓過孟子畜君何尤注無過也書呂刑報以庶  
尤說文引作訖是二字本通也云殆危也者義本說  
文書秦誓亦曰殆哉左昭四年傳晉有三不殆傳注  
皆訓危以寡爲少者說文寡少也从宀从頌省頌分  
賦也分則少矣爾雅釋詁寡鮮罕也鮮罕皆尠之借  
也

鄭注云云疏曰邢本作亦同得祿之道語氣反滯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

注包曰哀公魯君之謚也

孔子對曰舉直錯

明明子論叢書

卷二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諸枉則民服

注包曰錯置也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

舉枉錯諸

直則民不服

釋文錯七路反置也鄭本作措投也枉紆往反七經考文云古本何爲則民服下有也字漢費鳳碑後漢書梁鴻傳注詩閔予小子疏文選關中詩注引錯皆作措北史何妥傳引無二諸子

正義曰朱注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  
置也諸眾也程叔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外注引  
謝氏良佐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  
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  
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蒙案錯借字鄭本作措正字也訓投正詁也故顏淵  
篇皇疏訓廢廢與舉正相反蒼頡篇諸非一也聲類  
諸詞之總也故廣雅釋詁訓眾朱子所本也王伯厚  
困學紀聞引孫季和說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  
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  
非枉之所能服也是訓諸爲之錯爲加則經文須添  
之上二字且不服專以直者言服專以枉者言其言  
亦偏

包注云云疏曰史記魯世家云哀公名蔣定公之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太古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敬王二十六年卽位諡法解恭仁短折曰哀蚤孤  
短折曰哀哀公夫人定嬖所生卽位年四歲二十七  
年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弗克奔衛孫於邾遂如越  
卒於有山氏故諡曰哀云錯置也者說文錯金涂也  
止字作措置也置謂廢棄考工記梓人則必如將廢  
措廢措卽廢置古人廢置兼行止猶治亂之可互訓  
也臧文仲廢六關廢實謂建置故云三不仁讀者心  
知其意可也云邪枉者說文桂衰曲也衰曲與正直  
相反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注孔子魯周季孫肥也康諡也

正義曰廣雅釋詁以與也易得妾以其子書金滕天大雷電以風禮大射儀各以其耦進注以猶與也詩江有汜不我以不我與旄邱必有以也必由與也以與雙聲互言也

孔注云云疏曰左傳哀公三年秋桓子有疾卒康子

卽位史記魯世家季康子名肥諡法解溫柔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注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

孝慈則忠

明孝論義疏

卷二

奎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注包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注包曰舉用善人而

教不能者則民勸也

皇本臨字下敬字勸字上皆有民字考文曰上一民字恐誤案作臨之臨民均可民之連用必有一衍

正義曰朱注莊謂容貌端嚴也中庸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曲禮非禮不誠不莊注莊敬也又曰毋不敬儼若思君子大居敬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而民安有不敬者乎爾雅善父母爲孝說文慈愛也墨子經篇孝利親也賈子道術篇親愛利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王伯申謂孝與慈不同而

同取愛利之義故慈可以施於上孝亦可以施於下而連言之則通謂之孝慈其說是也晉語文王孝友二號而慈惠二蔡史記五帝紀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是孝慈之施於兄弟者也周書謚法解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孔晁注言周愛親族是孝慈之施於親族者也禮運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孟子離婁篇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賈子胎教篇子孫慈孝是孝慈之施於祖考者也慈本惠下之專稱而連言之慈亦可施於父母如齊語慈孝於父

母又曰不慈孝於父母墨子尚賢篇入則不慈孝父母非命篇入則孝慈於親戚親戚古謂父母也管子山權數篇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莊子漁父篇事親則慈孝曲禮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曰虎通義孝慈父母賜以秬鬯內則昧爽而朝慈以旨甘祭義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謚法解慈愛忘勞曰孝喪服四制武丁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說文烏孝烏廣雅以爲反哺之慈烏是皆慈之施於父母也子愛利其親連言之曰孝慈因而上愛利其民亦可連言曰

孝慈表記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孔疏以威莊故尊之如父以孝慈故親之如母淮南修務篇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魏書鄧琛傳慈惠愛民曰孝此皆孝之施於民者也黃先生以孝當作季季效也謂引導之使人可仿效然恐與下教不能相混且孝从老省古音在幽部季从父聲古音在宵部二字各韻不相通借而孝慈古本聯縣語不得分而疏之也朱注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

明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二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善風俗通義過譽篇歐陽欵曰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三國志徐邈傳曰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是又以教字絕句然以不能二字連下則與問詞不相應矣包注云云疏曰云莊嚴也者漢明帝諱莊故說文無訓釋漢書人表楚莊王國莊子卞莊子皆以嚴字代之嚴助嚴光嚴遵萬石嚴嫗皆本莊氏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注包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也

正義曰書微子篇疏左定四年傳疏引鄭注云或之言有也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或白虎通五經篇謂

孔子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而引此經書曰云云然自衛反魯夫子年近七旬故朱子以爲定公初年之事史記世家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是時陽虎作亂季氏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惟時夫子正當強仕之年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矣其爲爲政注包曰孝乎惟孝者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于兄弟也施行也政所施行也所行有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二 支天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政道即是與爲政同耳

釋文孝于如字一本作孝乎奚其爲爲政也一本無一爲字漢石經孝乎作孝于皇本同是亦爲政下有也字華范後漢書鄧曄傳白虎通義引高麗本皆有也字

正義曰孝乎三句尙書之佚文也自東晉僞造古文者羸入君陳篇內又截去孝乎二字以惟孝友于兄弟作一句不知君陳篇漢時已亡而孝乎惟孝乃贊美至孝之詞猶禮燕居之禮乎禮公羊傳之賤乎賤爾雅釋訓之微乎微史記淮陰侯傳之時乎時素問之形乎形神乎神揚子法言之習乎習才乎才辰乎

辰雜乎雜及漢語肆乎其肆韓文醜乎其醜皆語詞之重疊者故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閒居賦序陶潛卿大夫孝傳贊梁元帝劉孝綽墓志銘唐李善注邱希範與陳伯之書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獨孤及李府君墓志銘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宋張齊賢曾子贄皆用孝乎惟孝之句隸釋載蔡邕石經殘本皇疏日本足利本陸氏釋文本乎字本作于與白虎通義五經篇御覽載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所引皆同施於有政後漢書鄧曄傳引於作之三國志

魏武紀注引於作于蓋尚書例用于字自開成石經論語定孝于作孝乎至宋遂以書云孝乎爲一句是因僞書之謬而并亂論語之文也孝經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此經施於有政謂移於有政也詩葛覃傳施移也曾子立事篇曰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丞司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與從政者矣賜子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

爲善必自內始也是亦施于有政之說也奚必居位而後爲政哉

包注云云疏曰爾雅釋訓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注所本也云施行也者禮器云施則行孔疏施用也用以行政也政所施行也五字邢本無之文選閒居賦

注引有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注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大車無

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注包曰大車牛車輓者轅端橫木以縛扼者也小車

馴馬車也輓者轅端上曲鉤衡者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七十一

四明叢書

約謂謂六

釋文車音居無輓五兮反字林五支反無輓五忽反又音月五經文字軌軌上說文下隸省新序節士篇引車作輿

正義曰朱注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也說文輓大車轅端持衡者也軌車轅端持衡者也古者大車直轅二轅端著橫木名曰鬲鬲長六尺所以持鬲名曰輓鬲又縛一曲木以駕牛頸名曰輓又名烏啄縛輓之革名曰鞞又曰暈小車曲轅一名曰軻軻端著橫木名曰衡衡長六尺六寸所以持衡名曰軌衡又縛兩輓以駕兩服馬名曰兩鉤縛

輓之革名曰轡又作轡是輓軌皆著轅端以持橫木  
橫木者鬲也衡也輓軌特所以持之而包注以輓爲  
轅端橫木以軌爲轅端上曲鉤衡者皆非也疏又引  
鄭君注云輓穿轅端著之軌因轅端著之所謂穿轅  
端者蓋以橫木兩頭爲內穿過二轅端之鑿而以小  
木關轅外卽輓也所謂因轅端者蓋以轅端爲內穿  
過橫木中之鑿而以小木關轅端卽軌也故韓非子  
外儲篇引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  
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又墨子魯問篇子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二

五十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誰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  
臾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

轄輓之  
誤也

揚子太元

經閤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輓軌貴以信也是  
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在咫尺之  
輓軌車無輓軌不能行猶人無信不可行信之在人  
亦交接相持之關鍵須臾不可棄去故君子所貴也  
不知其可謂不知其不可也與患得之省不字正是  
一例抑又思之鄭君說大車以橫木穿兩轅而以輓  
關轅外小車以獨轅穿橫木而以軌關轅端所謂橫



木者皆挺直不可以轉動其制似未盡善皇疏謂古時牛車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爲柅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予謂先取橫木亦當爲曲木特與柅大小不同耳以曲木兩端與兩轅內外相並而以小圓木橫貫之則曲木上下可轉動而牛脰得以低昂而自便小車之持衡如今農家之裝犁犁之衝端猶車之轅端以轅與橫木上下相疊而以小圓木直貫之則橫木左右可活動而兩服得以前卻而自由以之比信所謂大信不約行之裕如也是真以咫尺之木引三十石之任故墨子以爲巧若僅藉輓軌爲鍵鑄則引力仍在轅與衡而亦何任之有哉何巧之有哉

孔注云云疏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人而無信不誠無物則仁義禮知皆無成矣孔注以其餘解其字亦非無意然核其語氣究以其字指無信而餘字添說

包注云云疏曰云大車牛車者攷工記鄭注同車人爲車大車崇三柯鄭注大車平地任載之車轂長半

柯者也其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也  
云小車駟馬車者考工記駟人爲駟謂專爲駟馬車  
之轅也國馬之駟深四尺有七寸注謂兵車乘車也  
田馬之駟深四尺注謂田車也又有駑馬之駟深三  
尺有三寸度又減於田車要之皆駕四馬者也車人  
職又有羊車柏車注以柏車爲山車疏以羊車爲宮  
內所用賈疏又引論語謂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  
陳氏古訓疑是鄭君注未敢信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注孔曰文質禮變也

明子論語集解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十世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

正義曰朱注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皇疏十世十代  
也蒙案子張問十世可知而孔注謂問文質禮變者  
以下文所答推之此經之發凡起例也凡問詞記者  
例不詳敘故或問孝或問政或問仁所問同而所答  
各不同當日必有互相質問之詞故夫子隨所問而  
答之後儒或因此訾議先賢臆度之過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

注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也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也

注馬曰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也

釋文夏戶雅反皇本高麗本世下有亦字御覽禮儀部引同漢石經損作損隸省也梁書引或作有晉書杜預傳引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

正義曰朱注三綱五常禮之大禮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蒙案董子對策曰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

明明子論彙解義疏卷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

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蒙案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而董子謂王者改制不改道蓋因革損益在乎禮而所以因革損益仍合乎道禮苟大同則以因爲因唐虞是也禮苟稍異則以損益爲因三代是也至於失道壞禮如暴秦不更之無以爲治善於革正其善於因也禮器云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引此經以證史記世家云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夫子舉三代以酌其中董子統前後以窮其變世運之盛衰以道爲斷治理之因革以道爲衡其於夫子之言觸類引伸若合符契通天人貫古今本天德以談王道漢以後如董子者有幾人哉

王仲任謂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吾亦云然

馬注云云疏曰云所因謂三綱五常者白虎通義以君臣父子夫婦爲三綱以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爲六紀引禮緯含文嘉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禮哀公問政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義則庶民從之矣此三綱之說所本也有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七六

四册叢書

約園刊本

綱因而有五常父子天合也由父子之恩而推之則有兄弟君臣義合也由君臣之義而推之則有朋友夫婦畔合也半爲恩半爲義故大倫止于五書舜典慎徽五典爾雅釋詁典常也鄭注五典五教也又云五品不孫王肅注五品五常也又命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馬融注五教五品之教也僞孔傳五典五常之教也孟子許行章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是則五典也五品也五教也實卽孟子之五倫中庸之

五達道鄭君注中庸謂常行之道百王所不易蓋以率性言謂五常之道以修道言則謂五常之教也乃左傳文公十八年史克引臧文仲之言曰高辛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鄭君以此注五品僞孔以此注五典然史克所舉非必與書相合書命契左傳舉八元本非一事而左傳專以教民言故不出一家之內命契典禮宜統家國天下孟子深於詩書當得其實也至禮樂記云道五常之行論衡問孔篇云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皇疏以此釋馬注之五常抑知馬注言五常之教王充言五常之性意各不同不然此章夫子本論禮而何以闢入仁義智信哉云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者白虎通義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受之陰之道極則陽受之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也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易故禮表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董子繁露三代改

制篇曰一商一夏一質一文而或以三教混之三教者夏人之王教以忠忠形於悃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敬形於祭祀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文形於飾貌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此固別有取義與文質不可渾合也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敬始重本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

明男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十一

明季書  
約園刊本

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萌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乎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也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

三正之相承若順漚環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  
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二月也王者受命必改朔何  
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  
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  
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或有所不  
改者何也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如君南面  
臣北面皮弁素積聲味不可變衰戚不可改百王不  
易之道也以上皆出白虎通馬注所本也云物類相  
召云云者召皇本作招世皇本作勢數語與馬注不

明易子論彙集解義疏

卷二

五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類史記世家注引作何解是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

注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謂以求福也

釋文詔也敕檢反

正義曰朱注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詔求媚也  
又語錄云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  
天地皆謂非其鬼蒙案此節蓋夫子譏當時之淫祀  
而以人鬼概括天神地祇也曲禮曰天子祭天地祭  
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  
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



致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魯語展禽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春秋時之淫祀見於左氏內外傳者如

雩之祀丹朱晉之祀黃熊魯之祀爰居怪怪奇奇不一而足至於魯侯之僭郊禘季氏之旅泰山則尤非禮之甚者善乎僖公十年狐突之對其太子也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僖三十一年甯武子之諫祀夏相也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哀公六年楚昭王之不祀河神也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此皆卓然不惑於非其鬼者又襄公十年晉荀偃之諫禱桑林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昭公元年子產之論竇沈臺駘曰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

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禳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禳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此不論其是與非而壹不惑於鬼神者若夫楚子玉不以瓊弁予河神謂其慢神而違眾鄭子產若以夏郊責盟主似是傷霸而思王此固別有取義至昭公七年子產立伯有子孔之後謂子太叔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對趙景子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

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做邑之卿從政三世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此卽先王祭泰厲祭國殤後世不必大宗皆予立後之意也惟聖人能通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非子產之淹博其誰能如此而全謝山一概譏之不亦過乎

鄭注云疏曰云人神曰鬼者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廣

雅釋天鬼祭先祖也是人神曰鬼也又物神謂之鬼是但對天地而言人亦物也其實百物之神曰魍俗作魅周禮春官凡以神仕者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示物魍是也以諂爲求福者說文調諛也左襄三年注諂媚也禮少儀頌而無調疏謂橫求見容故貧而無諂皇疏云非分橫求曰諂

見義不爲無勇也

注孔子義者所宜爲也而不能爲是無勇也

正義曰朱注知而不爲是無勇也蒙案夫子嘗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故曰仁者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三

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勇而此以見義不爲爲無勇蓋仁義不可偏廢舉仁足以賅義舉義亦所以賅仁也朱子以知字代見字謂已知義之所當爲而志不果爲而力不能爲是其咎不在知之有未致而在意之有未誠黃先生以爲優柔寡斷持守未堅此大學格致之後所以必加以誠意而中庸三達德之終貴乎勇也抑考之說文意訓志志與識本古今字志者心之所之也意者心之所識也致知在格物擴其心之所未知也致知必誠意實其心之所已知也故誠意雖次於致知之後

而要其用力仍不外乎求知夫子以務民義遠鬼神  
答樊遲之問知實與此章相表裏務民之義者真知  
其義而必爲也敬鬼神而遠之者真知其非義而不  
諂也蓋必真有所知然後實有所見而識精斯力定  
理直斯氣壯故朱子又云若從源頭看來乃是知之  
未至所以爲之不力然則見以爲義未必真知其爲  
義見以爲非未必真知其非義則所見仍如未見也  
安望其能有勇哉法言淵騫篇論孟子之勇曰勇於  
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夫孟子之

言大勇也曰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  
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程瑤田論學小記曰孟  
子不動心有道以能養氣也氣何以得養以集義也  
義何以集以格物而致其知也能致其知則心有主  
而義以集然後見之於行事事皆合於義易所謂義  
以方外如此是欲集義以養氣必先致知以精義故  
孟子自謂能養浩然之氣而先之曰我知言又謂告  
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夫所謂求於心而知言者非格物窮理以致知何以集義以生其氣配義以行其氣哉然孟子論養氣推本於知言而予則又有進焉者對大廷之廣眾其要在知人此孟子之不動所以合養氣於知言也質幽獨之神明其本在知天此夫子之不惑所以進窮理以知命也蓋氣生於義勇生於知知言以知人而是非不惑尤必知命以知天而禍福不搖非鬼而祭諂求福也見義不爲倖避禍也人苟知人而又知天則浩然之氣塞於兩閒矣而何懼於鬼神何畏於生死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二

六西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中庸之達德有勇必先有知而論語之終篇知言必先知命

孔注云云疏曰云義所宜爲者義當作誼說文誼人所宜也釋名誼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太元元數性誼注誼之言宜也中庸義者宜也祭義義者宜此者也皆借義爲誼也周禮肆師典命注皆云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董子繁露義者我也宜在我謂之義是又以借字說本義也孔云不能爲者是無勇在力不足而吾終以爲見不明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第二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二

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三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八佾第三

釋文凡二十六章朱注同漢石經二十作廿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注馬曰孰

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

釋文佾音逸

正義曰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左傳

眾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卷三

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羊穀梁皆云天子

八諸公六諸侯四由是而推之五等諸伯當用二則

子男將何所用穀梁又引尸子天子至諸侯皆用八

佾要皆當時之侈僭不若左氏之言爲詳贍也左傳

服注云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八四

十八人大夫四四八三十二人士二二八十六人晉

語章注云八人爲佾備八音也皆與馬注意合而何

休注公羊杜預注左傳以爲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則

諸侯六六止三十六人大夫四四止十六人士二二

止四人不知說文佾本作舟從肉從八後加人傍八  
卽其人數也宋書樂志太常傳隆曰八音克諧然後  
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隆殺以兩減其二列爾以爲  
一列又減二人士止四人豈復成樂今案後漢祭祀  
志祠靈星舞用童男十六人注服虔應劭曰十六人  
卽古之二羽也禮儀志旱行雩禮舞僮二佾此言二  
佾與祠星言十六人一也楚辭招魂云二八侍宿大  
招云二八接舞王逸注二八二列也左傳襄公十一  
年鄭賂晉女樂二八晉侯以一八賜魏絳越語越人  
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韓非子十過篇秦繆公遺  
戎王女樂二八韓詩外傳九引作二列史記世家齊  
遺魯女樂八十人御覽引家語作二八此皆舞列八  
人之證也孰說文本作飄爲熟之正字食飪也借爲  
鬲今作疇爾雅疇誰也一聲之轉也忍說文能也廣  
雅釋言耐也從刃從心謂心堅而能決絕也凡堅而  
能止曰容忍堅而能行曰強忍容忍仁也強忍義也  
殘忍則不仁不義楚語所云強忍犯義者也此章皇  
疏以忍爲容忍謂季氏之罪不容誅朱子以忍爲強



忍謂季氏之敢於爲惡蓋魯自周公有勳勞於天下  
賜以天子之禮樂故禮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  
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至昭公二十五年將  
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吳斗南謂人當  
作八魯自隱公初用六羽當有六八季氏大夫本有  
四八今又取公之四佾以往則公止有二八故漢書  
劉向上封事曰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  
專國政卒逐昭公是以季氏爲平子而非始於桓子  
也蓋自來爲臣子者敢於僭竊非禮罔上行私未有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不釀篡弑之禍者以大夫而越諸侯僭天子其罪已  
不勝誅況乎奪之公室以益私家始也作三軍而國  
分以三繼也舍中軍而季取其二以致君弱臣強家  
肥國瘠射則三耦不備舞則二佾僅存試問其心目  
中尙有君父在乎無如臣子之強忍既如彼而君父  
之柔忍又如此左昭元年傳所謂魯以相忍爲國日  
忍一日陰擬於陽卒至昭公孫齊歸死無所此誠有  
心人所爲痛哭流涕長太息安能忍而與此終古也  
夫子以一忍字交譏之與大易之戒履霜春秋之誅

亂賊同一深憂遠慮於以知禮教之辨名分別等威  
之大有關於人心世道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孰誰也者爾雅釋詁疇孰誰也公  
羊傳王者孰謂注孰誰也詩誰能執熱墨子尙賢篇  
引誰作孰云佾列也者廣雅釋詁同皇疏猶行列也  
云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者禮記祭統云昔者周  
公且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  
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明堂位  
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受王者禮  
樂也然惟得於文王周公廟用之用之他廟亦爲僭  
也故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  
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  
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他廟也  
云季桓子僭於家廟舞之者以孔子與桓子同時相  
值親見其事而譏之其實僭不始於桓子也皇疏謂  
者評論之詞有對面而言者有遙相稱評者如子謂  
冉有曰女弗能救與是對面也今此所言是遙相評  
也

三家者以雍徹

法馬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

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也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

之堂

注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曲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

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

釋文辨於容反徹直列反本或作徹相維息亮反助也辟公必亦反君也五經文字撤去也詩頌雍作辭

皇本穆穆下有矣字

正義曰詩序云雖禘太祖也爾雅釋天以禘為大祭

故冬至祭昊天於圜邱夏至祭地示於方澤孟春祭

感生帝於南郊季秋祭五帝於明堂經傳皆謂之禘

明明子論諸集解義疏

卷三

五

四另叢書約圖刊本

而宗廟之禘祭有二吉禘為三年喪畢之祭終王大

禘也時禘為宗廟四時之祭夏殷為夏禘居四時時

享之一周乃改夏禘為夏禘又於時享之外行三年

禘而五年禘闕宮傳云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惟

天子兼之雍即禘太祖之樂歌也周以后稷為太祖

而鄭箋以太祖謂文王以詩辭不及后稷也不知詩

言文武維后而先之以宣哲維人與下武言世有哲

王統陳先世之德以為文武受命之所本正是一例

何嘗不言后稷周以文武為受命之祖以后稷為肇

封之祖立后稷爲太祖廟故惟后稷稱太祖且成王時文王尙居四親廟安得於文王廟特禘則此詩實爲禘太祖后稷之正歌而後世或兼用於文武廟也乃又爲祭畢徹俎之歌者周禮樂師職云及徹率學士而歌徹鄭注徹者歌雍又小師職云徹歌鄭注於有司徹而歌雍是雍又爲徹祭之樂章禮記燕居篇云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則又取辟公肅雍之義而通用之作樂賦詩往往上取下就況以天子廟祭之正歌而爲天子廟祭之徹歌不嫌一詩兩用也若夫三

家者魯侯之臣周天子之陪臣也三家之堂金吉甫以爲廟堂公廟設於私家由三桓始此桓公之廟堂也舞在堂下故上章言庭歌在堂上故此章言堂爾雅釋詁相助也思齊傳雍雍和也文王傳穆穆美也曲禮天子穆穆謂天子之容也包注以辟爲諸侯公爲二王後鄭箋以辟爲卿士公爲諸侯要之皇王后辟公侯爾雅皆以爲君漢書韋元成傳云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劉向傳云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

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皆引此詩以證則概以爲諸侯者是也且夫助祭者尊之以辟公主祭者凜之以天子則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儼然有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之等威故雖魯侯受命得用王者之禮樂未聞歌及此詩以不敢當天子之尊也而三家者竟以私廟之堂擅用王朝之制若昧於無所取而歌之豈真弗聞而弗知也者若冀其有所取而歌之是直以陪臣而天子自居試問其私心果何所取乎夫子詰之以奚取若譏其無知之妄作爲不知猶屬皮膚之論也

明廟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實挾其蓄意之不良謝氏顯道以上章爲不仁此章爲不知猶屬皮膚之論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者魯三家同出桓公之後故又稱三桓桓公適子莊公爲君庶子慶父之後爲仲孫氏叔牙之後爲叔孫氏季友之後爲季孫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故曰孫仲孫後改曰孟孫孟是庶長之稱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也當時慶父叔牙皆得罪惟季友有功於公室又係莊公同母弟故季孫以上卿爲大

宗所以上章獨言季氏也云雍周頌臣工篇名者謂臣工什之第七篇也云天子宗廟歌之以徹祭者徹當作擗借作徹俗作撤去也儀禮有司徹注云徹其堂上之饋及祝佐食之俎也詩楚茨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徹歌雍詩者荀子正論篇云代畢而食雍而徹乎馬氏長笛賦亦云食舉雍徹蓋以本經爲據也鄭君本之以注樂師小師職季氏明德謂歌徹別有詩三家僭妄未必定以徹詩歌於徹然皆以意言之不如從馬鄭之爲得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包注云云疏曰詩序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二詩皆有烈文辟公之文而毛傳無訓釋以序明言諸侯不必再爲辟公作訓也包氏以公爲二王後二王之後爵爲上公渾言之亦諸侯也邢疏謂包依毛傳未知其審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注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

能行禮樂也

正義曰朱子外注引李氏郁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

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蒙案皇疏云此章亦爲季氏出季氏僭濫王者禮樂  
其既不仁則柰此禮樂何乎太平御覽引此亦連上  
章然則此所謂不仁卽八佾章之忍字此所謂如何  
卽雍徹章之奚取而其實此章之仁字卽爲禮樂之  
本記者類序於此與下章本字未始不相關會也

包注云云疏曰皇疏引江熙云所貴禮樂者以可安  
上治民移風易俗也然其人存則興其人亡則廢而  
不仁之人居得興之地而無能興之道則仁者之屬  
無所施之故歎之而已案此疏似未抉透仁與禮樂  
之關鍵金吉父云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  
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不  
莊敬不和樂便是不仁鄙詐慢易則如禮樂何哉此  
說足申包注不能行之故

林放問禮之本

注鄭曰林放魯人也

正義曰禮記禮器篇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  
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又  
曰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

事以樂醴酒之用元酒之尙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  
簞之安而橐鞬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  
大戴禮荀子禮三本云大饗尙元尊俎生魚先太羹  
貴飲食之本也大饗尙元尊而用酒食先黍稷而飯  
稻粱祭啻太羹而飽乎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  
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謂  
大隆故尊之尙元酒也俎之生魚也豆之先太羹也  
一也利爵之不卒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侑之不食  
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廟之未納尸也始卒之未

小斂一也大路車之素幟也郊之麻冕也喪服之先  
散帶一也三年之哭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  
也縣一磬而尙拊搏朱弦而通越一也凡禮始於脫  
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其  
下復情以歸太一荀子楊倞注云情謂禮意喪主哀  
祭主敬之類文謂禮物威儀也是則二戴記所謂本  
乃禮中之本也朱子集注以爲本體語錄以爲本初  
要皆就禮以言本而近或以禮專指儀文言遂以禮  
爲忠信之薄而別於禮外以求本此異端外禮外義



之說也

鄭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家語弟子解均無林放  
故鄭君惟曰魯人也然蜀文翁禮殿圖有之唐贈清  
河伯宋贈長山侯林放字子邱孔子弟子詳見闕里  
次獻考畢氏沅關中金石記不知史記何以佚之也  
姓氏譜謂林放比干子子堅之後逃放山林因以爲  
氏不足據

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盜儉喪與其易也盜戚注包曰易

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  
儉也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易以豉反鄭云簡戚千歷反南史顧憲之傳引  
戚作感

正義曰皇疏引王弼曰時人棄本崇末故大其能尋  
本禮意也蒙案禮賅吉嘉賓軍喪凶禮也廣雅釋言  
與如也王氏疏證云凡經言與其者皆如其也禮曾  
子立事篇曰君子不服華色之服不稱僇易之言故  
曰與其奢也盜儉與其倨也盜句奢與儉皆不得其  
中猶倨與句皆不合於矩故皇疏謂禮之本意在奢  
儉之中不得中者皆爲失也蓋禮以敬爲本曲禮一  
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

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  
餘也夫哀生於仁敬生於義仁義者禮之所由生故  
哀敬爲制禮之本忠信者所以實其哀敬也儀文者  
所以將其哀敬也禮則合乎忠信儀文以爲節使之  
範於中而無太過不及之名故曰禮者中制也奢與  
易失於中而哀敬不足者也儉與戚失於中而哀敬  
有餘者也過與不及皆失中卽皆不合禮與其失於  
中而哀敬不足也何如失於中而哀敬有餘者猶得  
制禮之本意也周末文勝奢僭成風往往以美沒禮  
而高談脫略簡易治喪又至以菲廢禮皆不知禮之  
本之過也夫子大林放之問而告之以此使知禮主  
乎敬喪主乎哀儉則有不敢放縱之心而敬無不盡  
戚則有不忍背死之意而哀無不誠此其所以猶得  
制禮之本也歟故小戴云反本脩古不忘其初大戴  
云其下復情以歸太一

包注云云疏曰釋文引鄭注訓易爲簡黃先生以易  
爲坦易謂老氏墨氏齊死生而治喪皆簡率後人喪

中祭奠如吉禮又用僧道贏鉢以喧雜之皆由於坦  
易之過故包注直以爲和易意本一貫也朱子訓易  
爲治如孟子易其田疇之易以爲節文習熟然必增  
說無實之義且與戚字不相反對也言禮之本意云  
云皆皇疏謂注意所答四失從二卽是禮本又云舉  
其四失則知不失卽其本要未會通經意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注包曰諸夏中  
國也亡無也

論衡問孔篇引如作若無也字公羊襄七年傳注諱  
茗之華疏三都賦注韓子原道篇引俱無也字韓文  
始題爲經

正義曰皇疏云此章爲下僭上發也言中國所以尊  
於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亂也周室旣衰諸  
侯放恣禮樂征伐之權不復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  
之國尙有尊長統屬不至如我中國之無君也韓子  
原道文引此經以爲諸夏雖無君而禮義不廢猶勝  
於夷狄之有君邢疏本之謂若周召共和之年蒙案  
以文義釋之皇疏較順故朱注引程子尹氏亦同其  
說韓文公因闕佛而爲有激之談意各有所在也內  
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春秋所以著尊王

之義錄匪風而傷無王錄下泉而傷無窮魯論所以歎有君之無極目寰區滔滔皆是天子嘗欲浮海而居九夷亦此意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諸夏中國者說文襲中國之人也從頁從臼從夕白兩手夕兩足也隸省作夏虞書蠻夷猾夏傳華夏也漢書刑法志注諸夏中國諸侯也夏大也言大於四夷邢疏言有禮義之大有文章之華也云亡無也者說文無作彘隸變作𠄎或省作亾或借亡字爲之亡無一聲之轉也

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注馬曰旅如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

釋文旅音呂祭山曰旅與音餘皇本女弗作汝不御覽引同

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則大夫位非專封不得祭山川也爾雅釋山河東岱郭注岱宗泰山又云泰山爲東嶽蓋泰山在博漢晉志屬泰山郡或在奉高今在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北春秋時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諸侯所應祭故僖公三

十一年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卜郊不從猶三望三望者公羊以爲泰山河海是魯侯得祭泰山也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是齊侯亦得祭泰山也旅本軍旅之正字引申之義訓陳列爾雅釋詁旅陳也周書作雒解旅櫛注旅列也儀禮鄭注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然臚與皮膚爲一字又旅之借字玉篇廣韻有祗字云祭山川名說文所無俗字也旅爲祭名者禮器云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注大旅祭五帝也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考工記玉人兩圭五寸有邸以旅四望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職金旅於上帝則其其金版既瞭大喪廢樂器大旅亦如之笙師大喪廢其樂器大旅則陳之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龜人國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太卜凡旅陳龜注旅非常祭或別言旅上帝或別言旅四望而大旅與大喪爲類

其非常祭可知賈疏以凶爲年穀不熟救爲水火此誠國之大故也禹貢梁州蔡蒙旅平雍州荆岐旣旅又總言九山刊旅禹因治水而旅山則亦國之大故也當日季氏之旅祭未必爲國泰民安起見揣其私故或因一時之疾嘗亥祈五福之康甯攷之左傳昭七年韓宣子謂子產曰寡君寢疾並走羣望襄二十六年王子朝曰至於夷王諸侯無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是時天子諸侯固有因疾病而禱祭四望山川者旣旣非常祭季氏或因疾而祈禱想當然也然哀

六年楚昭王病卜云河爲崇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以爲知大道乃季氏以大夫而僭國君之命祀不但不能徼神佑而得福反將干天怒而召災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故夫子使冉有諫止之若爲季氏謀也者而急切其詞曰救

馬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集解鄭元曰魯人家語云冉求仲

弓之宗族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爲季氏宰云救猶止者義本說文孝經匡救其惡注亦訓止故皇疏以爲諫止也周禮大司徒使之相救注救凶災也司救注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申鑒雜言上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穀梁僖元年傳言次非救也注赴急之意則較諫止更進矣

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注包曰神

林放尙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嗚呼本或作烏乎音同曾則登反則也筆解云謂當作爲路史無懷氏論引作是

正義曰公羊傳云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泰山固維周天子魯侯之所有事也後世如季氏之僭不一人泰山之祀徧天下其始惑於讖緯之說侈談封禪管子謂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而夷吾所識者十有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齊桓以仲諫救而止爰自始皇作俑暨漢

之孝武光武唐之高宗元宗宋之眞宗皆襲行之騷擾當時貽譏後世梁有知禮如許懋者謂聖主不須封禪凡主不應封禪梁武以其救而中止此誠林放之儔也今有愚夫愚婦惑於道家者流謂人之初死靈魂收繫於泰山於是不顧非禮徧立泰山行祠元加封號爲齊天大生仁聖帝時有知禮如趙天麟者上書救之謂東岳者太平天子告成之地東方藩侯當祀之山今乃有倡優戲謔之徒貨殖屠沽之子每於春季四方雲聚干越邦典滌瀆神明停廢產業耗

損食貨亦已甚矣昔季氏魯之上卿旅於泰山孔子猶欲其宰救之況小民之賤乎大人之教不以名器分之則將紊矣小民之心不以名器繩之則將恣矣況淫祀者祀神之誠極寡希福之貪甚多且父慈子孝何用焚香上安下順何須楮幣不然則雖竭天下之香繼爐而焚之罄天下之楮爲幣而爇之知其斷無益矣伏望禁之無令妄費非但巫風寢消抑亦富民一助此亦林放之流亞也蓋地靈者人自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放旣生於秉禮之邦又得名山之鍾



毓故能探求禮本卓然不惑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蓋深責冉有之不如也嗚呼之  
歎歎季氏抑歎冉有也林放墓今在泰山下生於斯  
葬於斯真泰山之知己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誣而祭之者禮曾子問故誣于祭  
也注誣妄也釋文嗚呼或作烏乎者說文烏於本一  
字引孔子曰烏吁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字小  
爾雅烏乎吁嗟也書洪範作嗚呼詩雲漢作於乎禮  
大學作於戲漢書武帝紀作烏虞五行志作烏嘑北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相景君碑作歎歎路史引作惡乎皆同部通用也  
東方朔傳注於戲歎詞也釋名嗚舒也氣憤懣故發  
此聲以舒寫之也曾乃也訓則非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注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也

釋文爭責衡反爭鬪之爭絕句必也射乎鄭讀以必也絕句

正義曰君子心性和平學養純粹凡事反求諸己自  
然於世無爭夫子欲以禮讓化天下試舉一必爭之  
所以觀無爭之君子而卽以君子之爭教天下之讓  
實以君子之讓化天下之爭周禮大司徒以陽禮教

讓則民不爭曲禮君子退讓以明禮樂記禮至則不  
爭夫子嘗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然而君子者無  
爭之名也而射者必爭之所也故射義引此經鄭君  
注曰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皇疏引顏延之曰射  
許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古者射禮有三將祭擇士  
爲大射諸侯朝於天子或諸侯相朝而射爲賓射燕  
息而射爲燕射三射皆謂之禮射而又有平時肄習  
庶民所共與者曰鄉射其儀節大略相同古經可考  
者惟儀禮之大射儀鄉射禮及小戴記之射義而已

射之所以有爭者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  
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  
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一己之榮辱攸關  
則不能不爭者情也射義又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  
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  
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  
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  
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  
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

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是舉主之功非攸關則不得不爭者又勢也而又有必不能不爭者當射畢飲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勝者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不勝者北面取觶立卒飲坐奠於豐下勝者先升堂不勝者先降階勝不勝於此分卽賢不賢於此別兩兩相較情已難堪而投壺之奉觴與射節略同勝者跪授曰敬養飲者跪受曰賜灌射義曰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

明用子論禮集解義疏

卷三

五十四册卷書

約園刊本

辭養也奉爵曰敬養是謂我有負薪之憂也是謂我老夫耄而無能爲也男子志在天地四方桑弧蓬矢之謂何跪受曰賜灌豈其甘居人下而竟不欲爭也耶射義鄭注曰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明乎其必有爭也故皇疏歷引李充樊肇范甯之說而斷之曰於射無爭非心所安或者謂依射義之言以射爲黜陟則太宰六官何以專厥職不中不得爲諸侯則列侯之廢黜將由此而輕黃先生曰古者再射重中的三射重禮樂之中不中者技藝之短長禮樂之比

不比者學業之優劣兼二者以衡之而所重在三射之試如三射不比禮樂以之助祭隕越以貽羞以之任政必有弁髦王章之弊此擇士以射之法然也豈謂太宰宗伯之身為貴臣而猶以疏脫為慮耶尚書大傳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禮所謂有慶益以地有讓削以地者如此蓋以不嫻禮樂之士輕薦於王朝其受讓削禮亦宜之不為諸侯者謂所貢之士不能報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三十四明徵書

約選刊本

諸侯選舉之恩不能助諸侯有益地之慶也為有報義祭統不求其為注謂福祐為己之報是也為有助義詩鳧鷖福祿來為論語夫子為衛君乎鄭君皆訓助是也

孔注云云疏曰孔意以必也射乎四字連讀釋文引鄭讀爭字絕句必也絕句者蓋以必也二字略讀如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也親喪乎必也聖乎必也使無訟乎皆是一例故射義注仍以必也射乎連讀與孔無異或據此言君子平日必無爭又言君子

必無爭者惟在射則以必也上屬尙成文氣乎

揖讓而升下而飲

注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

其爭也君子馬

注

日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

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鄭注詩賓之初筵引此則云下而飲飲王於鳩反又如字

正義曰合攷儀禮大射儀鄉射禮凡射皆三次初射三耦射不釋獲再射三耦與眾耦皆射三射以樂節射皆釋獲飲不勝者此言揖讓而升下而飲謂升也下也飲也皆以揖行其讓卽以讓寓其爭當以揖讓二字略讀統貫而升下而飲連作一句特於升下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題刊本

閒省一而字耳釋文謂鄭君讀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少儀云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綬是升下亦可連讀也乃賓筵詩箋又引下而飲作一句疏謂引文不盡蓋飲於西階上不得言下而飲也禮自司射誘射訖上耦出次揖進上射在左並行旋轉當階北面揖至階下北面揖俊氏廷堪禮經釋例所謂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也自後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釋

例所謂既升堂之後凡三揖曰升堂揖曰當物北面  
揖曰及物揖也卒射鄉射南面揖大射北面揖上射  
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  
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釋例所謂射後二揖曰卒射  
揖曰降階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揖也凡此在初  
射時未釋獲則無飲禮其再射時升下之禮帥初而  
自司射命設豐以後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於豐  
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釋例所  
謂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

階揖也由是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  
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觶坐奠觶於豐下與揖不勝  
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釋例所謂既  
飲之後二揖曰卒觶揖曰降階與升飲者相左交於  
階前揖也凡再射三射之飲皆如此而禮自每次射  
畢又有拾取矢之前後各四揖若兼取矢則上射下  
射各一揖射於堂飲於階拾取矢於庭故射與飲言  
升降而取矢惟言進退也統計初射以至再射三射  
畢射之升下共六次揖凡二十四飲之升下共四次

揖凡十而取矢與賓主人之特揖不與焉是由始及終以揖行其讓卽以讓寓其爭也射義引此經鄭君注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孔疏遂以此經之升下爲飲射爵時之揖讓而非射時之揖讓不知射爭勝負欲辭飲爵先祈命中故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鄭箋云射者與其耦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蓋升射者爭之始飲爵者爭之終而始終出之以揖行之以讓是君子之爭卽君子之讓也故曰其爭也君子而其實君子之讓非君子之爭也故曰

明男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五

四男學書

約圖刊本

君子無所爭射義將引此經而說之曰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而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而暇爭乎哉

王注云云疏曰皇疏云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也若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此讀不及王意也案射義引經鄭注以升飲連說彼釋文云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是鄭讀與王無異也其箋詩以下而飲爲句孔疏謂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文不盡不可

以說此經也

馬注云云疏曰算籌也鄉射記曰箭等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握布四指指一寸是籌尺有四寸也公羊傳曰膚寸而合投壺禮曰室中布五扶側手爲膚鋪四指爲扶則握與膚扶同義也握素者刊其本也中之所實常入籌而云入十者以十耦計之也二人爲耦一人四矢皆中則用八籌焉每射中者一箇釋一算一算爲奇二算爲純射畢釋獲上射於右下射於左有勝者則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是以算多少分勝負也多算酌酒以飲少算者雖爭猶讓故不失爲君子也

切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注

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也此上一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

釋文倩七練反盼音覓反又匹簡反又匹覓反絢呼縣反鄭云文成章曰絢詩碩人史記弟子傳引盼誤作盼字鑑曰俗作盼非盼胡計切恨視也唐石經亦誤作盼

正義曰皇疏此衛風碩人閔莊姜之詩也莊姜有容有禮衛侯不好德而不答故衛人閔之也巧笑笑之美者也人可憐則笑巧而貌倩倩然也美目目之美



者也可憐則目美而貌盼盼然也素白也言用白  
色以分閱五采使成文章也蒙案倩毛傳好口輔也  
楚辭大招歷輔奇牙宜笑暘只王逸注暘笑貌字本  
作媯登徒子好色賦媯然一笑倩與媯媯一聲之轉  
故馬注以爲笑貌也韓詩借作禱云蒼白色誤以禱  
之本義釋之也盼毛傳目黑白分也韓詩傳目黑色  
字林美目也皆引申義馬注以爲動目貌則眴字之  
借說文旬眴目搖也絢釋文引鄭注文成章曰絢儀  
禮聘禮記絢組注采成文曰絢今文作約九經字樣

明字論語集解疏 卷三

毛四明叢書

約同刊本

引說文作縞素說文作縞白緻縹也引申爲凡白之  
稱自古美人皆尙白皙晉書武帝爲太子納妃曰衛  
公女有五可端正而長白賈公女有五不可醜而短  
黑故詩言膚如凝脂史言貌如冠玉或有以白致飾  
如史記之幸佞傳粉者說文粉傅面粉也釋名首飾  
有脂粉齊民要術有傅面粉英太元視粉其題注飾  
也是皆以素爲絢也蓋既有倩盼之美態而又有玉  
質冰肌則相得益彰美而增豔倘有倩盼而非素如  
無鹽女之皮膚若漆是九歌所詠既含睇兮又宜笑

之山鬼也將何以爲絢哉皇疏謂既有倩盼之貌又  
能以禮自結束如五采得白分開乃文章分明此本  
鄭注探下文以言之而爲素行之端莊素履之嫻雅  
則更進一籌矣第此詩三句皆賦體未必末句忽用  
比興以素喻禮也

馬注云云疏曰以上二句在衛風者詩序云碩人閔  
莊姜也左隱三年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  
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其第二章祇  
有美目二句周子純樂府拾遺謂孔子章刪其句未

明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或問云碩人之詩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  
一句而見刪蓋古詩三千餘篇逸者固多重者亦不  
少此三句未必卽碩人詩而逸其一句也

子曰繪事後素

注鄭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眾采然  
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

有倩盼美質亦  
須禮以成之也

釋文繪胡對反本又作纘同考工記注文選夏侯常  
侍誄注唐崔縵北岳廟碑引皆作纘

正義曰考工記云纘畫之事雜五色又云凡纘畫之  
事後素功是畫采先布眾色後加素工也鄭君注素  
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汚也先鄭引論語繪作纘

說文繪會五采繡也又引論語正作繪似許君意以刺繡言蓋畫繡之工一繡一繡本有二事而考工并爲一職者以繡固是畫卽繡亦先畫而後可繡也考虞書作繪字本作會則是會五采繡之本字當作繪會五采畫之本字當作會而考工記借織餘之繡字爲之故說文繡字下有一曰畫也之訓禮運孔疏初畫曰畫成文曰繡皆後起義也子夏疑素非所以爲綉朱子遂據禮器甘受和白受采之文而以素爲白質不知畫繡之事素乃白采而非白質也何晏景福

殿賦云斑閒賦白疏密有章漢時畫法猶然今之刺疏紗者先繡花樣後於花間空地繡之以白則上下映襯愈覺鮮明是古繡法之遺於今者然古之衣服旗常並無以素爲質而施畫繡者虞書作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畫於衣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刺於裳上服元而下服纁所謂天元地黃也周禮司服王之六冕皆元衣纁裳衮冕九章以衮龍山華蟲火宗彝繡於衣藻米黼黻繡於裳毳冕七章以華蟲火宗彝繡於衣藻米黼黻繡於裳毳冕

五章則衣纁宗彝藻繡粉米裳繡黼黻也希冕三章則衣繡粉米裳繡黼黻也元冕一章但繡黻於裳而已而素衣惟有皮弁服並無纁繡也內司服王后之六服衣裳相連皆以素沙爲褱褱衣色元刻繒畫翬雉揄狄色青刻繒畫搖雉闕狄色赤刻繒而不畫其餘鞠衣色黃緣衣色黑而素衣惟展衣皆無纁繡也司常之九旗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旗龜蛇爲旐皆畫於絳帛之上而以素帛飾側者惟雜帛之物其正幅則大赤也鄉射記曰凡畫者丹質

明明字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三四 明徵請 約圖刊本

周之正色所尚也故考工畫纁之事惟以素爲采而非以素爲質所謂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天謂元地謂黃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元與黃相次是五采之纁於衣者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五采之繡於裳者也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圓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此又五采之雜畫於旗者也何嘗以素爲質哉然素之必施於後者惟恐白采之易汙而後之必加

以素者實爲眾色之相成西人格物學中講求采色之理謂日中有三色合而成白光一赤色一黃色一青色三色相和使成白色三色均無使成黑色色有赤與黃合而成者與青爲相對黃與青合而成者與赤爲相對青與赤合而成者與黃爲相對相對卽相和以之類推配合始能鮮豔悅目惟黑白二色與諸色無不相稱凡畫工渲染女工刺繡均宜用三色相和之理依類配襯若欲以別色相配必須黑色或白色以間之否則顏色不相宜也然則所謂後素者乃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三

至四明棧書

約園刊本

以素別其界畫非以素填其空地也西人所言雖與中國五正五間之說若不相符而以青赤黃湖生色之源以白與黑辨配合之宜其中各有至理於以知衣之元裳之纁旗之赤若無白采以分布句勒其間將何以使五色成文彰明較著耶惠氏士奇曰太素者質之始也則素爲質後素者素之功也則素爲文故曰素以爲紉履初素質上白初者履之始上者質之終素也者萬物之所成始而所成終也謂禮器之曰受采鍾氏染人之事白爲質而加采素之所以

成始也攷工記之後素功畫績刺繡之事素在後而加功素之所以成終也其後也乃其所以爲綯也

鄭注云云疏曰畫文字古止作會故書益稷作會本爲會鄭君讀會爲繪而注周禮司服又引書作績皆借字也多羅經音義引繪畫也五采也士冠禮疏引素用繪皆節引此注也

曰禮後乎

注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問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

子曰起子

者高也若可與言詩已矣

注包曰子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已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漢石經無自字史記弟子傳引無起子者也四字

正義曰八佾一篇重言禮子夏因後素之功而悟禮後之愾所謂後者事不凌節待繼序而終之之詞謂後之所必加而非後之所可已謂藉禮以成德而非置禮爲緩圖書大誥一則曰圖功攸終再則曰攸受休畢無非善後之謂也惠氏士奇曰禮者五德之一德猶素者五色之一色五色之黑黃蒼赤必以素爲之介猶五德之仁義智信必以禮爲之閑以禮制心復禮爲仁故宮立而五音清甘立而五味平白立而

五色明禮立而五德純凌氏廷堪曰人之有仁義禮智信五性猶續之有青黃赤白黑五色也禮居五性之一猶素爲白采居五色之一也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是仁與義皆所以制禮之本也所謂道也白虎通曰智者知也所以知此禮也卽大學之致知中庸之明善也又曰信者誠也所以行此禮也卽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也是智與

信皆所以由禮之具也所謂德也故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也然則五性必待禮而後中節猶之五采必待素而後成文故曰禮後乎子夏因布素在眾采之後而悟及之者也子貢因論學而悟詩夫子贊之以知來子夏因論詩而悟禮夫子贊之以起子夏之契合師心皆是發明詩理詞雖不同意可互見故皆曰可與言詩也皇疏引沈居士以爲子夏但解師言子貢更廣引理強分優劣未必盡然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宋儒因之遂以素喻忠信以禮

爲儀文援禮器甘受和白受采之說而謂禮居忠信之後然考之禮器云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末也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又云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蓋禮合忠信儀文以爲言故爲觀仁義之本禮中兼有忠信故學禮必須忠信之人此女叔齊子太叔所以有禮儀之辨禮不僅在儀文也若專以儀文言禮而後之後之卽外之也故嘗謂老子之外禮無異告子之外義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集解引此注作何曰孔安國夫子十一世孫也注中每稱其祖曰孔子而注鄰人之子直呼其祖諱是皆可疑也

包注云云疏曰子我也爾雅釋詁文左昭廿六年傳王起師于滑注起發也起又與啓相通轉釋名起啓也書允子朱啓明故包以起爲發明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

足徵也

注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也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注鄭曰獻猶賢也我不能以其禮成之者



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王林野客叢書謂當於言字上點句之字各連下爲句案禮通承上欲觀故之字屬下此經承上能言之字應連上

正義曰微从微省從王自微而之著說文雖訓召似當以明信應驗爲本義中庸無微不信鄭注訓明洪範念用庶微鄭注訓驗禮文王官人慎用六證注六微也經傳微證多通用故朱注云微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言矣蒙案鄭君用包義以微訓成故以獻爲賢謂杞宋之君無文章賢才不足與成夏殷之禮然獻在桓部賢在眞部二字古不相通朱子旣以微爲證不如此以獻爲憲文選注引孟子劉注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樂記武坐致右憲左謂輕右軒左也獻軒憲三字同音通用爾雅釋詁憲法也釋訓憲憲洩洩制法則也證先朝之典禮端在文章法制人才猶其後焉者也考宋自微子肇封至戴公凡十世其閒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

太師以那爲首至夫子刪詩尙存五篇杞自東樓公  
四傳至武公之十一年當魯隱公元年後遷都緣陵  
又遷瘠于至魯僖公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  
春秋書子以貶之似宋猶較勝於杞故中庸引子曰  
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然禮運  
又引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  
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  
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夏時大戴  
禮記所載之夏小正也坤乾周禮太卜所掌之歸藏  
引之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易也杞宋之所得僅止二書則文獻之不足可知矣  
而文獻之爲文憲又可知矣史記世家引此章謂子  
序書傳時語然論語八佾一編皆言禮故禮記往往  
包注云云疏曰云徵成也者儀禮士昏禮納徵注禮  
運注皆同鄭用包義也中庸注訓猶明也左襄二十  
一年傳引書明徵定保僞允征傳證也是鄭於中庸  
又以徵爲證云杞宋夏殷之後者樂記武王克殷反  
商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史記

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周武王伐紂克殷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國於宋

鄭注云云疏曰云獻猶賢也者以獻爲彥之借說文彥美士有彥也爾雅釋言獻聖也謚法解聰明叡哲曰獻猶大學所謂人之彥聖也周書作雒解俘殷獻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覽升本

民于九畢注士大夫也大誥民獻有十夫大傳引作儀猶獻尊之讀爲犧爲莎桓歌二部之轉音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注孔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

故殿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而魯爲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釋文禘大計反大祭也灌古亂反

正義曰爾雅釋天禘大祭也凡祭之大者皆得謂之禘故周禮大司樂天地人三大祭鄭注皆以禘釋之合考經傳冬至圜邱之祀昊天孟春南郊之祀上帝

季秋明堂之享五帝此禘之施於天神者也夏至方澤之祭昆侖孟秋北郊之祭神州此禘之施於地而者也三年喪畢之吉禘五年殷祭之大禘此禘之施於人鬼者也此章知非祭天地之大禘者鄭君謂天地大神至尊不祿考之周禮典瑞祿圭有瓚以肆先王玉人祿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鬯人秬鬯之所用則社廟山川四方而已禮表記云親耕耒耜秬鬯以事上帝祀天有鬯但陳之而已是灌不用於天地也宗廟四時之享王制云春禘夏禘祭義云春禘秋嘗鄭注以爲夏殷禮周則改爲祠禘嘗烝以禘禘爲殷祭殷者盛也說文引周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鄭君推春秋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周禮大宗伯時享之上有肆獻裸饋食司尊彝四時之閒祀有追享朝享先儒以肆獻裸饋食司尊彝四時之閒祀有爲禘祭是也禘之言合會合昭穆也禘之言諦審諦昭穆也公羊文二年大事傳云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

年而再殷祭是禘主會合之意也王制疏引鄭君禘說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禘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廟四也是禘主審諦之意也古者天子宗廟時享之外禘禘並行諸侯有禘而無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祭統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然當時所賜不過禘祭之俎豆樂舞用於太廟以尊周公也古今祀典人以神貴名器不可假於生前而享祀不妨隆於身後成王以烝祭配食常典不足以尊公而賜之以重祭例以孔廟今用天子之禮樂則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禮亦宜然而特不可一概用之也呂覽當染篇載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

之其後非惟不能止而一概僭用春秋書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是猶爲吉禘也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是猶禘於周公之廟也若左傳所記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公昭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則不惟用於周公之廟而概用之於他廟矣左襄十年傳荀偃士匄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則不惟用於周公之祭而概用之於享賓矣故禮運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魯之禘祭夫子本不欲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觀而乃致慨於既灌後者何也蓋禘與禘皆會祭羣廟之主而禘尤爲審諦昭穆而設中庸所謂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魯自文公三年八月祫祭太廟夏父弗忌逆祀躋僖公直至定公八年冬十月陽虎欲作大事順祀先公而祈焉而又懼于僖神不於太廟而於僖廟行禘禮陽虎本逆臣不過借順祀之名以爲叛逆之地安必其能反逆爲順乎且安知其奔後而不反順爲逆乎夫天子諸侯之禮不論兄弟叔姪或相爲後必以重器授受爲昭穆不以世系蟬聯爲

昭穆春秋之義不以親親害尊尊僖與閔雖兄弟也而閔以嫡子先立僖嘗北面臣於閔是君臣也君臣猶父子父子不可同昭穆今以僖而先閔是以臣而先君子而先父也未陳列主之先君與祝入太祖廟室中以鬱鬯獻尸尸以祭灌於地以降神是時昭穆猶未序也求神竟而出堂列定昭穆乃行朝踐禮故周禮籩人疏禮記禮器疏皆引論語鄭注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自此以往正欲審諦昭穆而尊卑倒置先後紊亂左傳謂之子先父食公羊謂之先禰後祖

明學士論語集解卷三

聖四明發書

約閱刊本

穀梁謂之無祖無天此誠朱子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也夫子嘗以臧文仲之縱逆祀爲不仁其不欲觀也其不忍觀也其曰不知者豈真不知哉易彖曰觀盥而不薦馬王虞氏荀九家以爲沃盥進爵灌地降神祭祀盛禮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皆引此經以爲證然觀利用賓故儀禮疏引鄭易注爲諸侯卿大夫賓士之禮主人盥獻而不設薦俎且灌禮獨盛凡祭皆然夫子何必於魯之禘而歎其不足觀也哉而況乎盥非爲灌也

孔注云云疏曰孔以禘祫之禮皆爲序昭穆故據公羊傳之大禘禮以說禘其實二禮有異有同當從鄭君禘祫志尤得審諦昭穆之深意灌通作裸鬱鬯煮鬱金之草取汁釀黑秬一秬二米者爲酒酒成則氣芬芳調暢故呼爲秬鬯又擣鬱金取汁和莎以沛酒故亦曰鬱鬯禮郊特牲云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祭統云獻之屬莫重於裸凡祭質明而灌謂之晨灌王與后以鬱鬯獻尸尸受之以灌地降神故又謂之灌尸司尊彝春祠夏禴裸用雞彝烏彝秋嘗冬烝裸用犛彝黃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是天子禘祫裸以虎彝雉彝酌鬱鬯也明堂位灌用黃目魯不純用天子之禮而灌以冬烝之黃彝也先儒據祭統以二灌在九獻之內合之朝踐禮二獻饋食禮二獻朝獻禮一獻再獻禮兩獻爲九獻陳氏禮書據行人職上公再裸而裸不在九獻之內侯伯子男一裸而裸亦不預於七獻五獻之內凡朝踐三獻饋



食三獻合之醕尸三獻爲九獻而裸與加爵皆不與焉說詳五禮通考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

注孔曰答以不知者爲魯君諱也

知其說者

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注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

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正義曰或人不問禘之禮而問禘之說直有顧名思義循名核實若謂魯之一誤再誤徒僭乎禘之禮而無解乎禘之說也者夫禘之說何說也說苑修文篇曰禘者諦也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舊唐書引禮記盧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聖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注曰禘帝也事尊明帝故曰禘魯以諸侯而僭天子之禮樂已無解於禘之謂帝之說矣白虎通宗廟篇曰禘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左傳閔二年賈注云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也魯以兄弟而亂父子之昭穆又無解於禘之謂遞之說矣而何論乎審諦也夫子不得不爲尊者諱而推之以不知與答昭公之知禮同爲臣子不得已之苦衷此春秋諱國惡之例也孔注承上章專以廟禘言史記封禪書引此經又指郊禘蓋聖人之言所包者廣無

論郊禘廟禘而先王之制禮意義闕深實有或人所難知而知之足以治國平天下而裕如者故禮中庸燕居篇皆引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鄭君謂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猶其小焉者也魏書游明根郭祚封琳崔光等議曰大祭圜邱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蓋知郊禘明堂之說者必其學貫天人有以洞悉乎帝王受命之符五德終始之運則其爲知也不第知人而又知天知宗廟大

禘之說者必其識通今古有以深究乎祖宗繼序之原百代尊親之典則其爲知也不第知今而又知古由人以達天推今以合古朱子謂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非仁孝誠敬之至者不足以與此誠非或人所及也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哉考之爾雅釋天禘大祭也詩疏引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經傳凡禘郊連文者皆言祭天之禘凡禘禘連文者皆言殷祭之禘凡禘嘗連文者皆言時祭之禘鄭君三禮注本極融貫乃一壞於魏之

王肅再亂於唐之趙匡朱子用其說以注此經直至  
今秦氏之五禮通考仍沿其謬不知禘郊祖宗皆古  
人配天之大祭皆得謂之禘故爾雅列禘於釋天而  
後儒專以禘爲宗廟之殷祭是未知先王尊祖配天  
之意也金氏鶚謂禘之祭有七今條列而詳之而參  
以近日禮家之說一爲冬至圜邱之祀天一爲夏至  
方邱之祭地周人皆配以帝嚳周禮大司樂冬日至  
于地上之圜邱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  
于澤中之方邱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鄭注云

明學論語集義疏

卷三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示則主崑崙禮記  
禮器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注云冬至祭天  
于圜邱之上夏至祭地于方澤之中又因天事天因  
地事地注云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地下因下者以事  
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云昊天上帝冬至  
于圜邱所祀天皇帝也又以蒼璧禮天注云此禮  
天以冬至謂天皇帝在北極者也祭法周人禘嚳  
而郊稷注云此禘謂祭昊天于圜邱也祭上帝于南  
郊曰郊韋注魯語同禘在郊上故禘爲最大之祭司

服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圜邱之祀以冬日至時服大裘則所祀者昊天上帝也又曰祀五帝亦如之是五帝異於昊天上帝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於天掌次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於五帝是昊天上帝也上帝也五帝也畫分爲三故鄭注以圜邱爲祀昊天配以巽南郊爲祀上帝配以稷明堂爲享五帝配以文武義極分明矣而禘與郊祖與宗經傳往往互言之蓋圜邱方邱皆在郊故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

天地也謂圜邱祀天方邱祀地也而大司樂注二者皆爲禘國語又以禘郊連言之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絜奉禘郊之粢盛楚語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與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文合此禘郊爲祭天矣楚語禘郊不過爾粟烝嘗不過把握與王制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文合此禘郊並爲祭天地矣且與烝嘗

宗廟對文安得專以禘爲廟祭哉一爲夏正南郊之  
祀感生帝一爲北郊之祭神州元二者皆配以后稷  
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注王  
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  
與下圖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奏于  
圓邱之上別是南郊異於圓邱也郊特牲兆於南郊  
就陽位又云於郊故謂之郊又云埽地而祭蓋南北  
郊爲壇以祭謂之泰壇泰折定在南北近郊而圓邱  
方邱無定處乃爾雅所云非人爲之邱故禮器云因

明明子論禮義疏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吉土饗帝於郊與上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  
別且周郊卜日辛與丁而圓邱方邱定以冬夏至不  
必卜日是南北郊異於圓邱方邱也祭法周人郊稷  
鄭注祭上帝於南郊曰郊魯語展禽曰周人郊稷章  
注與鄭注同書召誥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越  
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二者帝牛一稷牛一也逸  
周書作雒解周公設邱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  
稷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蓋周公在洛祀天始  
行后稷配天之禮其後遂以南郊配稷爲定制后稷

爲周始封之祖故既立爲太祖廟而又於南郊之祀以配天詩思文序曰后稷配天也生民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也配天之祀大於諸大祭故禮謂之郊又謂之禘儀禮喪服傳曰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千禴及其高祖鄭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知以其祖配爲后稷配天者公羊宣三年傳云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又云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外謂天也荀子禮論王者天太祖董子繁露觀德篇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郊特牲言帝牛稷牛之所以別事天神人鬼而卽繼之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是大傳小記所言祖

所自出者天也而以其祖配之者后稷也祖謂始祖  
后稷不可指爲文武配字古與妣通爾雅妣合也匹  
也對也釋名配輩也則配享之人必相對而配而後  
可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天地人參爲三才故可以  
配之也漢書韋元成傳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  
配之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此議在緯書未  
出之前經韋丞相及博士等四十四人之議鄭注本  
之後之言禘者去其所引緯書靈威仰之名而從其  
自出帝之說始祖有感生禮可以義起始祖無異祥

明明子論語集義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卽禮不妨以義止簡狄吞元鳥卵而生契故詩曰帝  
立子生商姜嫄履大人跡而生稷故詩曰履帝武敏  
歆詩所謂帝卽感生帝亦卽自出帝也稱人主曰天  
子而不疑稱天曰感生帝曰自出帝而疑之是知二  
五而不知十矣然則又以孟春爲祈穀之郊者何也  
蓋天生后稷以樹藝教稼肇祀祈年周人推稷以配  
天而追其所自出因以祈穀二者固一禮也一爲明  
堂之祭五天帝配以文王曰祖五人帝配以武王曰  
宗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

明堂鄭君本之以詩序雍禘太祖爲禘文王於明堂  
鄭知太祖爲明堂者書堯典云受終于文祖又云歸  
格于藝祖又云舜格于文祖馬融注云文祖天也天  
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鄭注云文祖五府之大名  
猶周之明堂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云文祖者堯太  
祖也史記云太祖亦卽明堂淮南子主術訓云神農  
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周書嘗麥解云王乃嘗麥于太  
祖是太祖卽明堂之證素問五運行大論黃帝坐明  
堂始正天綱合之受終文祖在璿璣玉衡之文又文

明堂論議集義疏

卷三

五十四明堂書

約圖刊本

祖爲明堂之證故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乃單  
文祖德鄭注俱以爲明堂實本孔馬之說孝經曰孝  
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逸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明堂居其一孔晁注明堂  
在國南者也此言周公治雒築明堂其時宗文王不  
宗武王故詩序云我將祀文王于明堂卽孝經所謂  
嚴父配天也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祭五帝五  
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祭法言宗武王注又



引孝經宗文王以爲證章昭魯語注云此與孝經異  
周公初宗文王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韋注是也蓋  
周人以文武爲祖宗宗廟之禘禘於清廟祖宗之禘  
禘於明堂是其制也一爲三年喪畢之吉禘五經異  
義故春秋左氏說古者日祭於祖考月薦於高曾時  
享及二祧歲禘及壇墀終禘及郊宗石室終者謂孝  
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禮緯說則  
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許君謹案三歲一禘五歲一  
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鄭君駁之以

爲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之通義魯禮三年喪畢  
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  
殷祭一禘一禘通典杜佑申鄭說曰所以喪畢有此  
禘禘者爲後再殷祭之本也喪畢之禘禘之本明年  
之禘禘之本故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爲之  
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闋天道大成也蓋  
五年再殷之禘禘古謂之殷祭三年喪終之禘禘古  
謂之吉禘竹書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  
此謂成王三年喪畢之吉禘春秋襄公十五年晉悼

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夫禘祀  
謂三年喪畢乃得爲吉禘也僖公三十三年傳云烝  
嘗禘於廟謂喪三年不祭烝嘗時祭俟吉禘後乃行  
也鄭注王制大宗伯及禘禘志並云魯禮三年喪畢  
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乃周禮豎人賈疏解鄭  
注始禘時爲練後遷廟而祭新主而詩元鳥箋誤本  
禘於太祖之上更有禘於其廟四字則以特祀新主  
爲始禘禘後禘於羣廟爲終禘是爲兩禘夾一禘說  
與禘禘志不同考之喪禮練後大祥禫之祭皆非吉

祭惡得有禘凡君崩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新  
主於寢宮亦未有編及郊宗石室之事所謂石室者  
說文祔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蓋郊宗謂郊稷  
宗武之類遠祖之主爲石函藏於戶外西牖下至祭  
上帝於南郊祭五帝於明堂則奉其主以配食至禘  
禘皆升合食於太祖故曰禘及郊宗石室祭法國語  
言禘郊祖宗此舉郊宗以包禘祖也喪畢終禘乃一  
王之大典旣以新主入廟審諦七世之昭穆卽以新  
君卽吉朝見萬國之臣民故周語謂之終王又云荒

服者王韋注終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卽位而來見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服虔注饗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尚書大傳云太廟之中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廟禘之最大者也一爲五年再殷祭之大禘詩序離禘太祖也大司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鄭注人鬼則主后稷后稷太祖也宗廟之禘有二吉禘則有新主大禘則主后稷吉禘及郊宗石室大禘則止及毀廟禮雖相因而實不同也禘本夏殷時享之一周改禘禘嘗烝爲祠禘嘗烝而於四時之閒祀行禘禘禘之議眾說不一今以鄭學爲折衷詩雍序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王制曰天子植禘禘禘嘗禘嘗禘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諸侯禘植禘一植一禘嘗禘烝

禘注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凡禘之歲春一禘而已不禘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禘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禘禘志曰王制記先王之法禘爲大祭禘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禘故禘以夏先王禘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禘則

明學子論彙解義疏

卷三

五十四明故書

一約問九本

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而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此鄭君推周禮禘禘之法也志又曰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

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閒有閔二  
十一月禫除喪夏四月則禘又卽以五月禘比月大  
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于  
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無  
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君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  
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禘故八年經曰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  
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  
月薨文三年秋八月禘僖喪至此而除閒有閔積二  
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禫故明月卽禘經云八月丁卯  
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  
恩也魯文公以其十六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  
禘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爲之同  
六年禘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  
遂卒于垂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略  
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  
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  
邱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禘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

歸乃禘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公傳曰禘于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于襄公此則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於茲明矣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學者競傳其間是用詘詘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

明明乎論定集解義疏

卷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宣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知也此鄭君攷校魯禮禘祫之期也喪畢之禘出劉歆等左氏說何休公羊說而一以爲三年卽禘一以爲遭禘則禘鄭君五年再殷之說本之公羊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本之禮緯而以春秋魯禮校之定爲喪畢先祫後禘爲後再殷祭之本以法五歲再閏其精密實勝諸家通典引高堂隆曰喪以奇年畢則祫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張純引禮說以

爲法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其義甚精晉博士陳  
舒表曰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  
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閏舍二則十年四殷  
與禮五年再殷合曹述初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  
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禘三時皆禘禘  
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詩閟宮毛傳云諸侯夏禘則  
不禘秋禘則不嘗惟天子兼之通典引崔靈恩曰禘  
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別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  
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禘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至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  
而祭之禘者合也張純謂禘以冬皆取萬物成熟之  
時其意一也通典又引逸禮禘祭七尸禘於太廟禮  
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云獻昭尸如穆尸又  
云毀廟之主昭其一半穆其一半祝稱孝子孝孫韡  
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據禘禘  
志所序主位是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  
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其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  
尸其一韡詩所言太祖謂后稷廟也則禘似不及四

親廟曾子問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春秋惟大祫稱大事祫稱有事又直云禘于某公公羊言合食惟大祫曾子問言無虛主惟祫祭周禮酒正祫備五齊禘惟四齊是祫兼毀廟未毀廟禘不得總陳昭穆故鄭君以爲祫大禘小也若夫功臣之與祭周禮司勳職凡有功者祭于大烝則禘祫皆無功臣配享之制矣

包注云云疏曰示說文天垂象見吉凶三垂日月星所以示人也爾雅釋言指示也故包注以指示疊訓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注訓爲視三字同部也詩鹿鳴視民不佻曲禮常視毋誑視卽示也中庸鄭注示讀若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示與寘不同部不如包注爲僚呈疏云斯此也此掌中也指其掌記者所言以釋孔子語也案中庸燕居篇直云其如示諸掌乎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卽以掌字代斯字轉引之體然也史記封禪書引亦云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而辨惑輒譏其疏誤矣

祭如在

注孔曰言事死如事生也

祭神如神在

注孔曰謂祭百神也



正義曰朱注引程叔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朱子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捫蝨新語以此二句爲古語皇疏謂亦因前而發蓋禘爲大祭推其說於天下本兼天神人鬼祭如在謂宗廟之大禘也祭神如神在謂郊邱明堂之大禘也所謂如在者禮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祭義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皆如在之誠也

孔注云云疏曰中庸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祭義文王之祭事死者如事生祭法有天下者祭百神詩頌懷柔百神皆注所本也兼明書以上句爲古語下句爲孔子解之之詞則與孔注朱注皆不合矣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注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故不致肅敬

於心與不祭同也

正義曰蓋此亦因前章而類記之皇疏謂記者引孔子語證成已義也祭統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董子繁露祭義篇曰尊天美義也敬宗廟大禮也君子之祭也躬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宗之爲言際也

與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然後知天命鬼神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祭神如神在黃先生曰惟聖人知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洋洋乎體物不可遺而其義不疑知聖王之制祭祀或在以法施民以勞定國或在能禦大災能捍大患下逮蜡之迎貓迎虎饗農及郵表畷之屬皆爲仁至義盡之事而其義不疑知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下逮五祀之屬皆出於分之所當然氣之相感通者而其義尤不疑祭而如在此聖人之知其說而

將之以敬也

包注云云疏曰包以吾不與祭爲一句如不祭爲一句朱注則以吾不與爲一句祭如不祭爲一句兩讀皆通韓子讀墨子篇云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洪注訓與爲許謂祭如不祭吾所不許筆解又云魯逆祀吾不與祭蓋歎不在其位不得以正此禮如不祭言魯逆祀與不祀同說皆支離而不可從儀禮特牲饋食禮疏引此注作鄭注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盪媚於竈何謂也

注孔曰王孫賈衛大夫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二

卷二

空二四册叢書

約園刊本

夫也與內也以喻近臣也竈以喻執政也賈者執政者也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釋文媚美記反奧烏報反鄭云西南隅

正義曰鄭君注禮記月令言凡祭五祀於廟注周禮宮正又言祭社稷七祀於宮中孔疏則謂於廟者殷禮於宮者周禮凡祭戶祭中霤在於廟內故設席於廟室之奧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故設席於門室之奧月令夏祀竈鄭注云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肺心

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  
迎戶如祀戶之禮孔疏謂所引祀竈之禮皆逸中節  
禮文也竈在廟門外之東者少牢特牲禮皆竈在廟  
門外之東西面北上也先席於門之奧謂廟門外西  
室之奧以神位在酉故知在西室之奧也配竈神而  
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夫竈者老婦之祭也孔注  
以奧喻近臣竈喻執政朱注以奧喻君竈喻權臣皇  
疏引欒肇說以奧比周以竈比衛謂賈本靈王之孫  
自周出仕衛故託世俗言以自解三說不同其以奧

竈比兩類人則同也顧氏日知錄謂祀竈則迎戶而  
祭於奧奧之所祭卽祭竈之神析而二之未台語意  
時人之言謂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  
時黃先生以媚竈神於奧爲媚之緩媚竈神於竈爲  
媚之急喻人初接權要當急獻其媚是皆以奧與竈  
所祭本一神不可以喻兩類人也然考王孫賈在衛  
爲大夫並無顯赫之威權子嘗稱其善治軍旅左定  
八年傳載其拒晉辱盟激眾叛晉亦治國之能臣也  
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士喪禮士亦禱五

祀五祀之祭竈不過報其火化飲食之功自鄭注祭法七祀內有司命秦厲遂有五祀之神伺察人闕功過譴告上天之說而淮南子謂黃帝作竈死爲竈神許君五經異義從古周禮說又以竈神爲祝融鄭君駁之意謂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上公也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若祭之但就竈陘一何陋也特牲饋食禮尸謾而祭饎爨饗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是祭老婦也禮器臧文仲燔柴於奧夫子譏之云夫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

處也古者室向東南開戶西南安牖牖內最爲深隱  
乃祭祀及尊者所常處故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  
奧左昭十三年傳國有奧主禮運故人以爲奧也注  
猶主也鄭注月令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  
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中霤與奧相近五祀之  
神以中霤爲最尊宮廟之制以室奧爲最尊是人君  
之象也時人之言旣以奧竈二字比較作韻語而又  
挾親說婦女之媚道賈引其說意蓋卽奧以比衛君  
卽竈以比南子謂獻媚於處奧之至尊不若獻媚於  
當竈之老婦猶彌子瑕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意  
也是以奧竈之地位別尊卑而非以祀竈之禮節爭  
先後夫子直折以獲罪無所禱而凜之以天與笞子  
路之指天自表本同一意一則嚴示天威之不可干  
一則指明天意之無可強夫子之拒彌子也進以禮  
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命主於天彼奧與竈禱之  
均無益也而況敢挾媚道哉羅整庵困知記謂子見  
南子似欲因南子奧援以求仕當時不獨子路疑之  
卽王孫賈亦疑之是以媚奧指南子比喻猶未確切

孔注云云疏曰云奧內也者混以室內爲奧對竈在廟門外言之也楚辭招魂經堂入奧謂室內也釋文引鄭注西南隅本爾雅釋宮分別言之云求昵者詩思齊思媚周姜傳愛也廣雅釋詁媚好也說文媚說也字从女故孔注訓求昵朱注訓親順周禮內宰注若今媚道孟子所謂妾婦之道也詩假樂媚于天子卷阿媚于庶人引申之義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注孔曰天以喻君也孔子距之曰如獲罪於天

無所禱於眾神也

明中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六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禱丁老反一音都報反案與上奧竈叶韻罪當作孽

正義曰天者蒼蒼之表專主威福者也唐陸龜蒙祀竈解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於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闈伺察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以祈福祥此近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苟行君子之道以謹養老以慈撫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己不忘樂以

和心空闔不欺屋漏不愧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  
苟爲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  
一爨以自餬口專利以飾詐崇奸而樹非雖一歲百  
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仄  
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  
忠上不明又果可以爲天帝乎漢書息夫躬傳丞相  
王嘉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  
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晏子春  
秋內篇諫上景公疥癩不已欲殺史祝晏子曰百姓  
之咎怨誹謗詛君子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  
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  
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  
益也漢班婕妤傳或譖其挾媚道祝詛對曰妾聞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  
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  
爲也唐韓子之闢佛也曰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  
仰不愧天府不作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各以  
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從夷狄之教



以求福利也且彼佛者果何人哉若君子也必不妄  
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  
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  
威福於其間哉諸說皆與夫子之言相發明其所謂  
天均指蒼蒼之表專主威福者也孔注以天喻君朱  
注以天卽理均未是

孔注云云疏曰以天喻君者爾雅釋詁天君也凡至  
尊重者皆是故子於父臣於君妻於夫民於食皆曰  
天然此經自指至高無上者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卷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注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

二代當從周也

釋文監古暫反觀也視也郁於六反漢華山碑監作  
鑿史記世家引無於字漢書儒林傳引代作世說文  
義字下引郁作鬱或借作鬱漢荀彧字文若宋王彧  
字景文是也汗簡引古論語省作儼漢石經作郁

正義曰郁儼之借說文儼有文章也汗簡省作儼皇  
疏郁郁文章著明也言以周世比視於夏殷則周室  
文章最著明大備也朱注謂監二代之禮而損益之  
則文謂禮文也近申朱注者謂周監二代事不可詳  
攷然約略可知如井田則孟子以爲雖周亦助是取

法乎殷也學校則大學在國中小學在郊是取法乎夏也封國則五服亦宗夏制而特異其男邦采衛之名建官則六卿亦祖殷法而但更其司士宗伯之位巡狩則五載易爲十二而陳詩納貢則同述職則四朝變爲六年而數言試功不異以言宗廟雖有三宗二祖之殊其爲七廟同也以言明堂雖有七尋九筵之別其爲五室同也以言冠禮或以母追或以章甫或以委貌其爲三加同也以言婚禮或迎於庭或迎於堂或迎於戶其爲親迎同也乃若養老則或兼饗或兼食而莫非引年之心格祖則或尙聲或尙臭而均此求神之意推之一車旗一服物如王制明堂位所載莫不參夏殷而兼用之皆所謂監於二代者也漢書禮樂志曰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夫子於樂取虞於禮取周樂象功而異禮積久而備也老氏高五帝卑三王意在毀禮不知禮之甚者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監視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監臨下也臨監皆从臥隱几俯視之意也古文作監字亦作監視也

子入大廟

注包曰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

每事問或曰孰

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

注孔曰鄆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

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也

子聞之曰是禮也

注孔曰雖知之當復

問慎之至也

釋文大音泰鄆側留反邑名漢石經大作太

正義曰朱注引尹氏焯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空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朱子曰孔子言是禮者

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閻氏百詩謂鄉人之子少

賤時始仕之稱卽指孔子年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

乘田吏也祭統輝者甲吏之賤胞者肉吏之賤糴者

樂吏之賤閭者守門之賤皆以有事宗廟戶以其餘

弄之則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其祭祀之薪蒸木材乘

田若周禮之牛人羊人牛人凡祭祀其其牛牲之互

與其益箴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割羊牲登其首

其應在羣有司之列可知也顧瑞屏謂當祭時魯君

在廟卿大夫侍從雖肅肅安得容一少且賤者歟  
歟致辭入廟當是隔日宿齋始可每事問案周禮太  
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戒  
謁散齋七日宿謂致齋三日是祭前十日也又太宰  
及執事視滌濯大宗伯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肆  
師詔相之是祭前一日也夫子因執事前期入廟此  
時固不嫌詳問也或作平日往觀如荀子所載孔子  
觀於魯桓公廟問敬器則非執事有格之時縱來不  
知禮之謂亦何必毅然立辨以明敬謹之意哉

包注云云疏曰云大廟周公廟者公羊文十三年傳  
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是也或據左襄  
十二年傳臨于周廟杜注謂魯立文王爲出王廟而  
以宋立帝乙廟鄭立厲王廟爲證不知諸侯不得祖  
天子魯安得有文王廟耶云孔子仕魯者史記世家  
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吏料量平嘗爲司職吏  
而畜蕃息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  
則之由是而爲司空爲大司寇攝相事是仕魯始末  
也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鄒邑說  
文作鄒云魯下邑字亦作鄒或借歐在今山東兗州  
府鄒縣西北之東鄒邨西鄒集孔子生於鄒之闕里  
長徙曲阜仍號闕里左襄十年傳邾人紇十七年傳  
邾叔紇疏云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爲某人孔子  
父鄒邑大夫故此謂邾人之子也左傳文公十五年  
邾人以告注邾人魯下邑大夫成公二年新築人仲  
叔于奚注于奚守新築大夫昭九年周甘人與晉閻  
嘉爭田注甘人甘大夫襄也二十一年廚人濮曰注  
濮宋廚邑大夫皆其例也

明明子論讀復義疏

卷三

三十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子曰射不主皮

注馬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利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之和

也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注馬曰爲力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

不同科也

釋文科苦和反

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大比賓興賢能退而以鄉射之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先鄭注和謂闔門之內行容謂容

貌主皮謂善射後鄭注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主皮和容與舞爲六藝之射與禮樂皆與馬注異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意與馬注合而以主皮爲中質則無不同於馬注也鄉射五物之三旣爲主皮則主皮之射卽在鄉射禮之中而不出鄉射禮之外也乃鄉射禮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是禮射之中有主皮而主皮之射非禮射故鄭君注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左襄十四年傳庾公差曰射則背師不射爲戮射而禮乎杜注禮射不求中也蓋射祈中的不能廢主皮而禮射貴揖讓並不專尙主皮也凌氏廷堪釋例謂一曰和二曰容者卽鄉射禮第一次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三曰主皮者卽鄉射禮第二次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眾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注貫猶中也蓋取其中鵠故謂之主皮馬注以

主皮爲能中質是也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卽鄉射禮第三次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旣取其容體比於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謂之興舞蓋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蒙案凌氏以主皮爲第二次射甚確而以不主皮專指第三次射前後和容皆爲比於禮其說未必盡然蓋皇疏申馬注本以一日和志二日和容爲句安知非周禮之別本有如是者一和志謂內志正二和容謂外體直是容體比於禮也四和頌謂合雅頌之音五興舞謂應鼓舞之節是其節比於樂也儀禮大射儀鄉射禮二編大略相同皆古之禮射第一次獲而未釋獲卽取和志和容容體比於禮所謂立於禮者也第三次不鼓不釋獲專以樂節射大射請以樂于公命太師奏狸首鄉射請以樂樂于賓命太師奏騶虞是取和頌興舞其節比於樂所謂成於樂者也而特於第二次不貫不釋獲間以主皮之射者蓋射本命中之技而始終節之以禮樂猶射爲必爭之所而升降出之以揖

讓此先王以禮教化育天下之人才而不專以中的爲貴也時至春秋鄉射惟以不貫不釋爲重而於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之禮射本以禮樂爲始終而不僅在於主皮也若夫主皮之射則有矣鄉射記曰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君引尙書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閒之也閒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周禮注謂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蓋主皮專主於獲勝者又射不勝者則不復升射非若禮射之制勝不勝均有三次射有第二次之主皮射復有第三次之樂射射畢釋獲不過飲不勝者以示罰要必合三次之始終以定優劣而以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爲貴非專重第二次之中的所謂禮射不主皮者此也皮者鵠也非侯也鄭君謂大射張皮侯燕射張獸侯賓射張五采之侯賈疏謂鄉射卽用賓射之采侯蓋侯皆以布爲之棲皮於



中謂之鵠畫采於中謂之正鵠取鵠鵠正取題肩皆捷點難中之小鳥故以中爲雋通言之皆得謂之皮主皮者不失正鵠之謂也射之中不中在巧而不在力孟子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故馬注以下句爲力別爲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荀子富國篇注爲用也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均力政公旬有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之科科說文程也廣雅條也釋名課也本課則條例之名謂賦役之章程也皇疏科品也古者役使人隨其強弱

明明子論彙解義疏

卷三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科品使之有上中下三等自劉原父七經小傳始以下句釋上句朱子因以主皮爲貫革之射苟如是也樂記言武王克殷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已息何以周公制禮尙在鄉射五物之中用以訓眾庶且周禮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考工記弓人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則貫革所射養由基之穿蹲甲也圉師之充楛質也安得謂之主皮哉

馬注云云疏曰射義云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

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可以言中是禮射第一次卽須容體比於禮故一和志二和容也說文容从宀从谷本寬容之正字頌从頁公聲或从容本容兒之正字二字古相通借史記儒林傳徐生善爲容漢書作頌顏注頌讀與容同然二日和容旣以爲容兒之容則四日和頌自當爲雅頌之頌蓋鄉射第三次專以樂節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故四和頌五興舞皆爲其節比於樂也舞無武三字音同禮器詔

侑武方注武當爲無漢武梁祠畫象秦武陽史記荆軻傳作秦舞陽是其例也云天子有三侯者陳氏禮書云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其麋侯皆設其鵠此大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豨侯二正此賓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

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燕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也大射之侯用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又制皮以爲鵠賓射之侯亦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畫五色以爲正燕射之侯則畫熊麋虎豹鹿豕之首以象鵠此三射之別也鄉射記言鄉侯之遠近廣狹而不言其侯鄭君謂鄉射當張采侯二正與賓射同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注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魯

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

明明子論禮集義疏

卷三

七十四明儀書

約圖刊本

釋文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正義曰周禮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鄭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禮記玉藻天子元端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南門之外明堂也太廟太祖廟也天子告朔用特牛告於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告朔用特羊告於祖廟使有司讀祝而言之謂之告朔此經所言告朔是也告朔時人君必入廟視之故又謂之視朔春秋文公十六年公四不視

朔僖公五年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是也視朔者乃聽治此月之政故又謂之聽朔玉藻所言聽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是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文公六年不告月猶朝于廟是也其歲首行之謂之朝正襄公二十九年傳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是也告朔視朔聽朔告月一禮也朝廟朝正又一禮也同日而爲之所從言之異耳此約鄭注孔賈之疏也春秋文公六年傳皆謂先朝廟而因告朔不告月而猶朝廟公穀以爲可已而不已左氏以爲廢大而存小皆與猶三望之猶爲一例鄭君則謂先告朔而後朝廟附合以司尊彘之朝享孔賈二疏又牽引祭法之月祭以爲月祭卽朝享朝享卽朝廟不知朝享大禘乃闋祀於四時月祭高曾乃薦新於五廟本與告朔朝廟之禮劃分爲三豈得混而爲一況乎告朔用特牲而月祭用太牢其大小迥不相侔也然而告朔既告於祖廟而何以又朝於廟也再三思之終成疑義故劉台拱汪瑟庵則以告爲頒示臣民之布告餼爲供給命使之餼羊

考之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曰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于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此周室之盛也平王東遷一人守府列國雖奉正朔而王臣下聘每有求車求金之使不聞頒政布令之人豈有式微十數世積弱百餘年延至定哀之際魯之有司猶能供此無用之餼羊此情事之必無者也且羊爲告朔而供供之於廟羊爲命使而供供在何處而得令子貢見之耶然則告朔何以有餼羊告朔何以又

朝於廟也蒙案告朔者布告臣民也朝廟者朝請於廟也猶朝廟者但朝請而不布告也下告上謂之告上告下亦通謂之告字又別作誥玉藻燕居告溫溫注告教使也釋名上敕下曰告是也餼說文本作氣或作槩饋客芻米也凡供給賓客禾米熟曰糞生曰餼引申之生致牲牢亦曰餼其見於經傳者曰稍餼曰餼獻曰餼牢曰餼牽後又以名祭祀之犧牲孔注特牲曰餼鄭注牲生曰餼或餼與犧同母相借也天子所頒之告朔藏於廟而請於廟君親臨之有司祝

之不得以特牲奉祀之此固禮之殺者也今日之羊專爲告朔而供因謂之告朔之羊昔日之羊曾爲命使而供因又謂之告朔之餼羊此又名之相襲者也閏月不告朔閏月之令卽前月之令也公意以爲天無是月月無異政無須親告於臣民徒自請行於祖廟猶朝廟者不告朔而第朝於廟猶之不郊而第三望也是故朝請於廟則謂之朝廟朝於歲首則謂之朝正布告臣民則謂之告朔告於閏月則謂之告月旣朝之而告之君必親臨視聽之則又謂之視朔

聽朔言各有當禮本相因乃始以閏而不告月左氏以爲棄時政也繼以疾而四不視朔穀梁以爲公不臣厭政以甚也公羊以爲有疾不視朔猶可言也自是公無疾而不視朔不可言也有名無實之餼羊子貢所以欲去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牲生曰餼者皇疏引鄭君詩箋云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生曰牽而今云牲生曰餼者當腥與生是通名也然知此必是腥者殺而腥送故愛之若生養則何以愛之乎據皇

疏當作牲腥曰餼也皇氏又引鄭注論語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詩我將疏禮玉藻疏引作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又公羊文十四年傳疏引鄭此注文公始不視朔下有視朔之禮以後遂廢一句蓋所引有詳略也云有祭謂之朝享者周禮司尊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鄭謂禘祫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其解甚確鄭君易之以追享爲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爲受朝政於廟引春秋傳朝廟以爲證孔賈二疏又以祭法之壇墀有禱釋追享以五廟之月祭釋朝享而又以告朔之朝廟附會月祭之說意謂天子告朔在明堂月祭及五廟諸侯告朔在祖廟月祭及三廟先告朔而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以見文公廢大而行小也然鄭君旣云告朔禮略用特性而月祭用太牢何又大小倒置耶蓋月祭與朝廟各爲一禮朝享又爲一禮三者本不相涉詳見五禮通考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注包曰羊存猶所以識其禮也羊亡禮遂廢也

唐石經爾作女皇本高麗本作汝漢書歷律志引同

正義曰朱注愛猶惜也馬氏晞孟方氏愨皆曰天子聽朔於明堂明其受之於天也諸侯聽朔於太廟明其受之於祖也然天子欽若昊天敬授民時頒示十二月之令於邦國諸侯受之王朝藏之祖廟每月朔朝請而布告之觀禮記月令之所載則敬天勤民尊王親祖諸大政皆在焉豈特受之祖而不敢慢焉已哉杜氏春秋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從諸下以盡知力之用總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焉

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任居職者思效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同心於左右政之糝亂常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其政攷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攷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聚以斷之是以上



下交泰官人以理萬人以察天下以治也此尤見禮之所關切要故王仲任曰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蓋禮廢則羊亦可廢而羊存則禮若猶存一則直而過激一則婉而多風聖賢同一維禮之心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注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也

釋文盡津忍反諂勅檢反高麗本無也字

正義曰皇邢二疏皆以此章疾當時人臣事君多無禮而言盡臣禮謂將順其美善則稱君之類何氏小山謂此泛論非自言是也或勸程子以加禮近貴程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三

八三 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子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黃氏祖舜本其意以爲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理之當然也朱注引之以此爲夫子自明之言似未必然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注孔曰定公尊君諡也時臣失禮定公忠之故

也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正義曰朱注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馮氏厚齋云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必各盡其道胡氏炳

文云謂之使每以勢而不以理故貴乎有禮謂之事  
多以跡而不以心故貴乎盡忠二說發明自盡之意  
已透是時昭公客死於外季氏奉定公立之魯國君  
臣皆失其道故定公之問孔子之對皆無偏重孔注  
請問之意在患臣皇疏謂對之意在勉君似皆揣測  
之詞然八佾一編專言禮記者聯敘二節於此皆重  
禮字也

孔注云云疏曰左傳定公元年叔孫成子逆昭公之  
喪於乾侯及壤隤公子宋先入六月戊辰卽位史記

明明子論語集注

卷三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魯世家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敬王十一  
年卽位立十五年薨於高寢諡法解大慮靜民曰定  
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爽曰定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注孔曰樂而不至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

釋文睢七餘反哀如字毛詩箋改哀爲衷

正義曰鄉飲酒禮疏引鄭此注云關雎國風之首篇  
毛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周南召南正  
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  
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是關雎之義也皇疏引江熙曰樂在得淑女疑於爲色所樂者德故有樂而無淫也李充曰關雎之興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哀而不傷也是皆本序說以解此經然鄭君意謂關雎詩辭有樂而無哀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事在其間也故其箋詩云哀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而皇疏又引鄭此經注云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失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也其答劉琰云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爲疑故兩解之朱子以詩辭分配哀樂而云求之未得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則亦但言憂樂而不得言哀於本經哀字終成疑義劉氏台拱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

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絳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絳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孔子但曰關雎之亂而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蓋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樂亡而詩存說者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傳曰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擘以緩哀與樂相反也噍殺與擘緩亦相反也而謂關雎一詩兼而有之何得爲性情之

正又何以爲聲音乎劉氏以關雎爲樂章之三其論甚確惟以卷耳爲哀遠人義與古序不合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考其詩辭雖有嗟我懷傷之句痛瘡僕馬之吁傾筐易盈高岡難陟維恐賢路之充塞外戚之顛危乃思患而預防非痛深於旣敗亦僅可言憂而不可言哀故毛傳以爲憂者之興也要之讀書先識字考文詞不如研訓詁古人造字有本義有引申有

混言析言之分別有疊用互用之相通音有緩急短  
長卽義有淺深虛實蓋所謂哀者乃憂思之深而非  
憫傷之痛也序云亡國之音哀以思哀與思疊言之  
則以哀而統思思乃悲哀之甚也又云哀窈窕思賢  
才哀與思互言之則以思而例哀哀卽憂思之深也  
方言凡相憐哀江濱謂之思爾雅釋訓哀悽悽懷  
報德也說文懷念思也卷耳嗟我懷人傳懷思也文  
選勵志詩吉士悲秋本或作思秋廣雅哀悲也此皆  
哀與思互訓之證也訓哀爲憂思以詩之詞氣言可  
以詩之聲音言亦可以關雎之一篇言可以關雎之  
三篇言亦可則詩言序說無不通矣夫淫傷者樂哀  
之過而非性情之正也樂之過至於謔浪笑敖則淫  
矣哀之過至於涕泗滂沱則傷矣若以哀之本義釋  
此經則如說文之訓閔廣雅之訓痛孟子趙注之訓  
傷則哀已至於傷矣尙得言性情之正而爲聲氣之  
和平樂記曰世亂則禮慝而樂淫其聲哀而不能樂  
而不安若夫二南之世道行鄉國化起房中情慾之  
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文王有刑于

之化后如無嫉妒之心是以關雎之思在好德卷耳之志在進賢未得則切於哀思既得則形於好樂此其所以得性情之正而爲聲音辭氣之和也至葛覃之勤女工猶七月之陳稼穡季札觀豳風而歎其樂而不淫則此詩可類推矣

孔注云云疏曰朱注云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意以淫爲和之過故以不正不和分言之然過猶不及失其正仍害於和不如孔注總承爲是

明學子論叢書彙疏 卷三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注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

因周用栗使云

使民戰栗也

釋文社如字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皇本高麗本戰栗下有也字爾雅釋詁疏白帖並引戰栗作慄

正義曰釋文謂鄭君本問社作問主邢疏謂張包周本皆作主此魯論語也今本作問社據公羊文二年傳疏乃古論語也禮祭法疏及御覽禮義部引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今論語說哀公問主於

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豐鎬宜栗也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君無駁與許同云主田主謂社是仍魯論之字而讀從古也春秋文公二年作僖公主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主者藏主也何注云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

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案古樹社木以  
榑神卽今神樹之類韓非子曰社木者樹木而塗之  
鼠穿其閒堀穴託其中熏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  
阨漢書眭孟傳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師古注社木  
社主之樹也此皆古樹木爲主之制也莊子宋有櫟  
社漢書郊祀志高祖初起禱鹽粉榆社又地理志潁  
川長社縣應劭注其社中樹暴長故名此皆古以木  
名社之遺也或者曰書甘誓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  
于社周禮大司寇大軍旅洌戮于社小宗伯若大師  
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太祝大師設軍社量人  
營軍社之所里左傳定公四年祝鮀云君以軍行祓  
社釁鼓祝奉以從襄公二十五年鄭子產入陳陳侯  
免擁社以待於朝是古人有載社主出軍者又有擁  
社主示服者若以樹爲社主將何以奉之而出故鄭  
君注周禮宗伯又有社主用石之疑或引五經異義  
春秋左氏說大夫以石爲主許君謂今山陽民俗祭  
皆以石爲主以爲社主之例唐神龍中議立社主張  
齊賢韋叔夏等引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產最實



歟呂氏春秋淮南齊俗訓皆言殷人社用石後魏天  
平中遷太社石主其來尙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  
民間之社非太社也先儒遂謂大夫以下之社祇有  
木爲主天子諸侯之社旣樹木以棲神又有石主爲  
可奉而行也或者又曰社稷壇而不屋爲主將何以  
藏之不知古者藏主於石函函中有笥以藏主左傳  
莊公十四年原繁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  
昭公十八年鄭災子產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哀公  
六年衛孔惺使貳車反祏於西圃杜注以宗祏爲宗

明明子論禮集解疏


卷三

九十四明禮書

約圖刊本

廟中藏主石函釋文云藏主石函其卽石室歟五經  
異義左氏說禘及郊宗石室說文祏字下云宗廟主  
也周禮有郊宗石室室字下云宗廟室祏也通典引  
摯虞決錄廟主藏於戶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  
祏函中笥以盛主左傳疏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於  
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據馮君章句藏西壁  
者正廟主也藏北壁者遷廟主也遷主者無廟之主  
也而何疑於不屋之社哉史記弟子傳宰予字子我  
鄭注魯人王肅家語謂其有口才以言語著名宜其

善於應對乃言周所以用栗之意朱子謂其附會戮人於社之說以啓時君殺伐之心者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左陽右陰陽主生陰主殺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故軍行載社主以行戮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國社左傳閔公二年成季之生曰閉於兩社爲公室輔是卽季氏專權之兆定公六年陽虎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是兩社又聚民警戒之區社主陰殺故哀公七年伐邾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

先是四年六月亳社災天著興亡之戒而公於此時適以社主爲問似非無意於其間也然古人辦法垂制無在不寓警戒人君之意故班亡國之社於諸侯掩其上而柴其下屋之不受天陽北牖以通陰氣使人君瞻之而致戒心焉春秋亳社災左氏穀梁皆以爲殷社公羊毫作蒲以爲古國之名然要皆亡國之社故白虎通名之曰誠社劉向以爲亳社災戒人君縱恣不能儆戒之象也又攷說文栗本作棗古文作從二肉从西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白虎通宗廟

篇栗者所以自戰慄魯語婦贄不過棗栗注栗取敬  
栗東觀書云栗駭蓬轉是栗本有凜凜戰懼之意使  
宰我善於進說如夫子之對哀公所謂出四門以望  
亡國之墟以此思懼懼焉不至則戰栗之說正所以  
格君心而綿國祚乃不曰使君而曰使民是乃慘刻  
不仁直如商鞅之任法申韓之刑名李斯之督責意  
欲挽衰周之弊秦用之而大亂天下流毒蒼生也至  
夏后稱氏周語謂禹有平水土之功皇天嘉之胙以  
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是夏爲有天下之號實卽  
氏也白虎通謂夏以揖讓受禪爲君是君與之故喪  
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殷周以干戈取  
天下從人心而伐取是由人得之故貶之稱人此亦  
附會之說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

注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說解也

遂事不諫

注包曰事已成

不可復諫也

既往不咎

注包曰事既往不可復追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慎其後也

釋文咎其久反漢書車千秋傳引往作事

正義曰蘇子由古史謂哀公欲去三桓問答各爲隱  
語其意雖出於揣度惟是兩社之間本爲季氏所託

始而天災毫社顯著興亡之戒若有彼此不並存公  
私不兩立之意焉觀哀公孫越之前宴於五梧飲酒  
不樂游於陵阪三問孟武伯曰余及死乎直如漢獻  
帝不知命在何時之對是其與三桓相惡積憤已非  
一日宰我承其問而進以戰栗之說欲挽衰魯之頽  
靡原爲強公弱私起見然而夫子非無是心也春秋  
胡氏傳引韓非子之說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  
霜不殺草李梅實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  
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

明明子論叢書疏

卷三

九

西 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  
以統萬物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  
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對  
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而夫子又以不說不諫不  
咎深警之與其自對哀公不合者何也蒙案論語之  
例凡子聞之而有言往往多解釋感歎之詞其意不  
同於面責皇疏引李充曰成事不說而哀覺成矣遂  
事不諫而哀謬遂矣旣往不咎而哀政往矣斯似譏  
宰我而實以廣道消之慨盛德衰之歎言不咎者咎

之深也成事者目前之成局也遂事者由來之積漸也既往者當年之始起也詩蟋蟀疏以遂爲從始而向末此經之遂蓋從末而向始左傳僖公元年注所謂兩事之詞也舉成事見季氏之積累舉遂事惜魯君之因循而終結以既往之匪伊朝夕蓋歎其事之不可挽回而非責其言之不可追改也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史墨之論出君也曰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終其勤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三朝記了與哀公少閒言情曰優以繼愷政出自家門此之謂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三

九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失政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先後如出一意新語至德篇故爲威不强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夫子非不欲殺也而無如殺之已晚也溯子自宰中都而小試由司寇而攝相墮三都出藏甲無非欲强公而弱私豈知大道莫容彼婦出走天意已可見矣況乎水燭欲濟以火烈導德始可以齊刑子與哀公之問答如三朝之所記九經之所陳無一非爲政先禮順天作刑之意乃哀公昏而且妄欲興魯國而借助越兵欲去三桓而詢之武伯公之不沒於魯魯之不克

復振夫子早已知之故常歎曰祿之去公室四世矣  
政逮於大夫五世矣其勢已成其幾已往則是戰栗  
之一對既無裨益於國家而徒貽天下後世以慘酷  
不仁之禍也於予與何誅哉

包注云云疏曰皇疏引師說云成是其事初成之時  
遂是其事既行之日既往指其事已過之後也事初  
成不可解說事正行不可諫止事已過不可追咎也  
案以成爲初成似非注意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注言其器  
量小也

明兩子論語集注疏 卷三

六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  
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陋  
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揚子法言先知篇曰  
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猶規  
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此卽朱子不  
能正身修德之說也史記管晏列傳曰管仲世所謂  
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  
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新序雜事四引此經而申之曰  
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此卽朱子不能致主

王道之意也故皇疏引孫綽曰功有餘而德不足以道觀之得不曰小乎蒙案八佾一編重言禮禮之本與其奢也甯儉儉近乎禮之本未有奢而得禮者也禮生於仁義成於智信五者根於性命於天蘊之爲天德修之爲聖功發之卽爲王道所謂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管子天下才智有餘而信不足才足以行仁之術而不克充乎仁之量故未能事事悉循乎義禮法言五百篇曰事非禮義爲小故孟荀董揚皆謂仲尼之徒五尺之童無道桓文之事者謂其詐

心勝而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迹其生平假仁假義非不張禮義以治國奉德禮以招懷而始也急炫才能就淺近而不及待繼也自負功業致滿溢而不自知夫子所謂器小易盈也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夫子之意本一貫乃周末文勝禮教不明上下皆以奢侈爲得禮節儉爲器小所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此當時之風會使然

況自齊桓創霸以來天下惟知有管仲或震驚其功業或豔羨其豪華故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此卽或人之意見也惟大器所以不能儉惟大器所以爲知禮或人之意亦一貫而於器小易盈儉猶近本之說均未見及其所謂儉卽器小之別名其所謂禮乃當時之風尙管仲識時務合時宜皆以爲大器之賢人知禮之君子乃一聞夫子器小之說不覺驚訝之曰如管仲之大器猶以爲儉乎意以儉卽小器也及夫子明其不儉而乃轉釋之曰管仲之不儉正管仲之知禮也意以知禮故不儉不儉乃所以爲大器也儉乎一詰反擊之詞也然則一轉回合之詞也不然鑲籩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以管仲之侈僭誰不知之而猶疑其儉忽以不儉爲知禮何或人之愚而夫子之不憚煩耶

何注云云疏曰皇疏引李充曰齊桓隆霸王之業管仲成一匡之功免生民於左衽豈小也哉然非大才則有偏失好內極奢桓公之病也管生方恢張大勳



宏振風義甯分謗以要治不潔己以求名所謂君子行道忘其爲身者也漏細行而全令圖惟大德乃堪之季末奢淫愆違禮則聖人明經常之訓塞奢侈之源故不得不貶以爲小也秦是欲張管仲而隱疑夫子之言似非注意也凡有所盛曰器無所盛曰械故器以量言

或曰管仲儉乎

注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太儉乎

曰管氏有三歸

官事不攝焉得儉

注包曰三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

有人大夫并兼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三

卷三

九十四明叢書

釋文焉於虔反皇本高麗本末句有乎字

約園刊本

正義曰國策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而國人不說

因曰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

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

宮中中市女問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

以掩桓公之罪非自傷於民也鮑彪注仲蓋三娶女

也漢書公孫宏曰管仲相齊桓娶三歸班氏食貨志

云身在陪臣而娶三歸此皆包注所據然考春秋成

公八年左傳云衛人來媵其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

姓媵異姓則否杜預范甯皆以異姓來媵爲非禮惟何休以爲異姓亦得媵鄭箴膏肓難之云天子云備百姓博異氣諸侯直云備酒漿何得有異姓在其中則是管仲大夫不得謂娶三姓也又攷公羊莊十九年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諸侯一聘九女成十年傳惟天子娶十二女儀禮士昏禮雖無娣媵先則士得有姪娣由是以推天子一取四國十二女諸侯一取三國九女凡八妾卿當一妻六妾大夫一妻四妾士一妻二妾據白虎通則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乃管仲以大夫而取三歸之女是直僭禮而非侈或人何得復以爲知禮則包氏之說難通也說苑善說篇或對桓公曰管仲之智可以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乃謂管仲曰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子本之遂以三歸爲築臺而非取女金仁山謂算術有築臺三歸之法一統志又謂三歸臺在東平州東阿縣西二里然攷說苑所記

木於周策毛大可謂其誤合子罕築臺管仲取女爲  
一類而改三歸之家字爲臺字以致沿訛襲謬殊  
不思齊桓之非在多女而管仲以築臺掩之是遮甲  
而障乙也若夫三歸乘除始於珠算春秋阿邑尙屬  
衛邦更不足爲管仲築臺之證則朱注之說又難通  
也黃氏日鈔欲合二注爲一事謂築臺以處三歸之  
婦人杭莖浦遂援詩衛宣公作新臺於河上左傳魯  
莊公築臺臨黨氏謂古昏禮有築臺迎女之事或又  
以秦穆姬登臺哭晉君謂卽嫁時所築之臺不知古  
者天子諸侯宮內皆有臺大夫家內亦有臺如左傳  
崔杼孔惺季平子等事可見衛宣特築臺以要伋妻  
魯莊因登臺而見孟任初非以臺行昏禮秦穆取晉  
姬又不聞有築臺之舉則黃氏之說更難通也至戚  
氏鶴泉謂父母妻三黨所歸又謂富貴親三權所歸  
又謂南北西三路人心所歸皆爲臆說要之此節夫  
子祇論其不儉須以財用奢侈立說故武虛谷以臺  
爲府庫之屬古人所以藏泉布史記周本紀散鹿臺  
之泉說文解字通論武王散鹿臺之錢是也管子山

至數篇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  
陰是齊固舊有二臺以爲貯藏之所也韓非子管仲  
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  
霄略曰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又管仲父出  
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  
大夫也其侈偪上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桓公有管仲  
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史記管仲富  
振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又曰齊中衰  
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而管氏亦有三  
歸位在陪臣富有列國之君泉志載布文有齊歸化  
者或卽三歸之貨歟此皆謂其財之侈富也官事不  
攝謂其用之糜費也古之官制雖天子諸侯亦多兼  
攝鄭氏伯謙曰太宰至旅下士其爲官凡二十有三  
而爲府者六爲胥與史者皆十有二而爲徒者自有  
二十何也此皆兼官也蓋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  
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岳及舜二十二人之咨  
則四岳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  
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

制而官事不攝夫子所以深責管仲變先王之法也  
以三公言之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而太傅無有焉召  
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沒召公爲保而太師太傅無有  
焉召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  
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  
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蓋一人之  
身而兼總七職矣不惟此也當時三公三少既難其  
人而六卿之官亦不必備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  
以三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寇畢公毛公以三

公兼司馬司空惟成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衛侯實專  
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大者猶  
兼而況於百官羣有司乎故嘗以周禮攷之二鄉則  
公一人是三公兼鄉老也一鄉則卿一人是六卿兼  
鄉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甚  
者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職之  
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  
也故夫大官之中以春夏秋冬爲通率以多少相乘  
除大約一官凡五百人則六官凡三千人而其兼行

權攝者意其必相半焉是以局分不必設府史胥徒不別置雖置而其數亦未嘗過濫也且不見鄉老遂師而下乎府史胥徒四者俱無有何獨於天官冢宰而疑之也葉氏時禮經會元說多相合此言天子之有攝官也周氏世禕曰侯國官制但有司徒司馬司空而無太宰宗伯司寇牧誓酒誥立政諸篇皆同及攷左傳諸國皆有司寇而魯有夏父弗忌爲宗伯國語單子過陳篇稱宗祝執祀司寇詰奸似侯國雖無太宰而仍有宗伯司寇何也蓋東周諸侯之所添設

也古者天子一事設一官諸侯不能備官一人常兼二三事故崔氏云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及東周時諸侯皆帝制自爲管仲以大夫之家而官事不攝况諸侯乎然而三卿舊制終不可沒卽以左傳觀之子產入陳命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杜洩謂季孫曰吾子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皆三卿並列而不及宗伯司寇其爲添設明矣侯國無太宰惟宋爲王者之後故有之若吳楚之有太宰僭也侯國之禮官但有宗人無宗伯其刑官

但有小司寇及士師無大司寇侯國之有宗伯大司寇亦僭也王制三等之國皆有五大夫崔氏云司徒之下置小宰及小司徒也司空之下置小司寇及小司空也司馬之下置小司馬也至於宗人并不在五大夫之列案成王封魯分以祝宗卜史則宗人之秩蓋在卜祝之間也此言諸侯之有攝官也乃管仲以大夫之家而冗員備職虞祿虛糜所謂大夫具官是謂亂國禮運之所譏也乃內築三歸以藏財外役具官以耗用卽此二事而管氏之奢侈已可概見尙得謂之儉也哉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百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包注云云疏曰婦人謂嫁曰歸者公羊隱二年傳文何休注婦人生以父母爲家嫁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二歸之道也云攝猶兼者左昭十三年傳羊舌肸攝司馬杜注兼官也皇疏訓並謂并兼也

然則管仲知禮乎

注包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曰儉或人聞不儉更謂爲得知禮也

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

管氏亦有反玷

注鄭曰反玷反爵之玷也在兩楹之間人君有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

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玷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也管氏而

知禮孰不知禮

釋文爲于僞反又如字好呼報反玷丁念反皇本然則上有曰字末有也字漢石經邦諱作國考文本作管氏亦有樹塞門

正義曰古者有門卽有屏舊說天子五門諸侯三門戴氏東原謂天子諸侯皆三朝三門天子之門皋應路諸侯之門庫雉路諸侯雉門設兩觀庫門起臺門陳氏祥道謂禮臺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國語吳王背屏而立夫人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三

百六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向屏此寢門內之屏也明堂位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於屏外此田防之屏也禮雜記管仲旅樹而反玷郊特性臺門而旅樹反玷大夫之僭禮也鄭君注旅樹門屏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又注季氏篇蕭牆之內云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推釋鄭君之意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諸侯皆用木特以外屏內屏



別之而爾雅屏既謂之樹樹乃木之別名故其注魯廟疏屏有刻爲雲氣蟲獸之說自李巡孫炎注爾雅云以垣當門自蔽曰樹郭璞云小牆當門中而皇疏因之遂云今黃閣用板爲障古者未必用板或用土或以爲如今之照壁則泥以牆必用土也然攷說文屏蔽也字从尸牆障也字或从广而皆不从土義皆取於自障蔽故檀弓周人牆置鬻釋名輿棺之車其旁亦曰牆牆不必概用土也蓋屏在屋下須以木爲之當門設屏特以別內外可設亦可去故周禮樂師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三

百七十四明蔽書

約園刊本

注云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車得直達於燕朝則屏可去也若屏在天外或以土爲之上有覆屏之屋以避風雨謂之衆愚匠人城隅之角衆愚漢時之東關衆愚災是也釋名蕭牆在門內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衆愚在門外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是屏之設本有內外之分鄭注明堂位云屏若今浮思者混言之也不然土牆當門中而不可移動古人闢門明達之謂何而爲此蔽塞不通之制哉至內屏外屏之說鄭君雖本禮緯含文嘉

然攷荀子大略篇云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諸侯內屏不欲見內也淮南主術訓云天子外屏所以自障後漢書齊武王縯傳注引白虎通曰所以設屏者何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所照見近故內屏則是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漢儒相傳已久而或疑於外屏之說者謂如曲禮孔疏內屏在路門之內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則屏似在廷而與門相遠司士正朝儀不得言王還揖門左右天子當宁而立宁亦不得在門屏之間矣焦

氏理堂宮室圖攷謂自路門門闕至門南北雷內外各有兩塾閒內屏設於門內兩塾閒外屏設於門外兩塾閒皆於南北之正中門側內外兩旁之地在左曰路門之左在右曰路門之右以東西言謂之門東門西以南北言皆謂之門屏之間所謂宁也司士之王族等既在門右太僕等既在門左其出視朝也則云王還揖門左揖門右云還揖者王族太僕輩在其後兩旁也使君負屏而立還則面屏何以相揖蓋自闕外至南雷設屏於其中王族太僕等立於屏外之

左右君始蔽於屏內既出視朝揖於霑下故王族太僕等在其後君立於屋內臣立於庭閒曲禮所謂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非必負屏而立亦非君立屏外王族太僕等立於屏內也觀禮侯氏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天子辭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蓋自門東繞屏南至門西而出入皆以闕言非出門宇之外也鄭注論語人君於門別內外明曰於門則屏非在廷矣由焦氏之說以推諸侯內屏當自闕內至門內霑設屏

於其中爾雅所云門屏之閒曰宁者洪氏震煊謂指諸侯之內屏而言而曲禮孔疏以內屏之宁爲臣將見君所佇立以定氣之處外屏之宁爲將視朝天子佇立以待諸侯之處而於當宁而立曰朝之文終難強合金氏鶚求古錄據太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近右執法以闕天子外屏之說然甘石巫咸所紀星象取義多端安得以叔孫之朝儀而求合元公之經禮哉姑之見於禮經者有五明堂位反坫出尊雜記管仲旅樹而反坫郊特牲臺門旅樹而反坫此反爵

之玷也天子饗諸侯或諸侯相饗燕乃有之又明堂位崇玷康圭此奠玉之玷也天子受諸侯朝饗乃有之二玷皆在廟中兩楹之間內則說閣之制云士於玷一此庾食之玷也近於庖廚當在室之東北隅大夫以上則有閣既夕記設楹于東堂下南順齊于玷大射儀將射工遷于下東玷之東南小射正取公之決拾于東玷上卒射小射正以筭受決拾退奠于玷上此堂隅之東玷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玷南士喪禮牀第夷衾饌于西玷南

士虞禮苴茅之制饌于西玷上此堂隅之西玷也自天子至庶人皆有之鄭注云玷在堂角是二玷則在堂之東西角也蒙崇玷字从土以土爲之當以堂隅之玷爲本義而其餘堂室之內倣其式而爲之或用瓦或用木皆得引申謂之玷爾雅坳謂之玷釋文坳本作庾庾閣也音義與祭山曰庾縣之庾同故玷字亦作蠶通俗文蠶支也俗作店隹豹古今注店置也所以置貨鬻物也爾雅郭注玷端也在堂隅端釋文本作端寫兒也本或作端謂堂廉之端卽隅角也淮

南俶眞訓設於無垓坫之宇高注垓坫垠堦也蓋於堂之兩隅累土如小牆稍高於堂廉以爲垠堦平可以度物曲可以屏障故說文訓坫爲屏也又廣雅坫謂之埤蓋卽堂上東西牆之序要之境也坫也端也埤也其實皆屏也屏樹於當道坫設於堂隅義皆取於障蔽又可以度器物故大射取決拾於堂隅之坫上其後堂上之奠主室內之度食楹間之反爵皆倣堂隅之坫以爲之而或又用瓦用木者則以堂隅之坫在天外堂室之坫在屋下制又便於移動也大全

古注圖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亦中龔氏三禮圖云坫以承爵亦以承尊若施之於燕射之禮則曰豐似豆而卑斲一木爲之又引開元義鑑云坫廣三尺五禮精義云坫似俎廣一尺高三尺制雖未必盡合要皆反坫之舊說也黃氏日鈔又據逸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咸有四阿反坫孔晁注以反坫爲外向室遂謂反主坫言非主爵言反坫非反爵之地當是別設大門屏之名如今世院司臺門內立土牆之例觀郊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逸周書以反

坳與四阿相聯則論語以反坳與樹塞門相聯疑均爲宮室僭侈之事抑知禮記之旅樹卽論語之塞門禮記之反坳卽論語之反坳臺立於門上屏樹於門中坳設於楹閒三者本各爲一事加之鏤簋朱紘山節藻梲正以見管氏之僭侈不一而足若以反坳爲門屏何以解於兩君之好哉至周書之所言謂屋有四阿之阿堂設四隅之坳此乃明堂四向之制義各有所取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反坳在兩楹閒者鄉飲酒是卿大

夫之禮尊於房戶之閒燕禮是燕已之臣子尊於東楹之西獻酬畢皆反爵於堂下篚內若兩君相見則尊於兩楹之閒反爵於堂上之坳故其坳在兩楹閒也云獻酢之禮更酌酌畢者皇疏云初主人酌酒與賓曰獻賓飲獻畢而酌與主人曰酢主人飲酢畢又酌與賓曰酬古者賓主各杯故云更酌也邢疏引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坳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坳取爵洗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坳上主人阼

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而云酌畢各反爵於坫上者文不具耳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

注大師樂官名也言

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之純如也

注從讀曰縱也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純如和諧也

如也

注言其音節分明也釋如也以成

注縱之以純如皦如釋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

也者

釋文語魚據反大音泰翕許及反從子用反放縱也皦古了反釋音亦邢本大作太考文補遺語作謂皇本知也下有已字成下有矣字足利本作可知已也史記世家引無中三也字從作縱後漢書班固典引注引亦作縱

正義曰答述曰語此必大師問而夫子告之史記世家有與齊大師言樂是子在齊聞韶時事此與魯大師言樂乃子自衛反魯正樂時事皇疏謂使知正樂之法是也蒙案儀禮燕禮鄉飲酒禮正樂皆分四節工入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三終卽書之搏拊琴瑟以詠也笙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入三終卽書之下管蕤鼓合止祝啟也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閒歌三終卽書之笙鏞以閒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蘋采蘋此合樂三終卽書之蕭韶九成也由是大師告樂具是爲正樂之四節惟鄉射禮但有合樂一節大射儀但有升歌笙奏二節注謂志在射故略於樂也禮經四節十二終而書言九成者何也意者一歌一奏二詩爲一成合升歌笙入各三終六詩爲三成此小成也又閒歌三終六詩合樂三終六詩其爲九成此大成也成與終混言則通析言有別司馬法成十爲終是也由是以推此章所謂始作翕如者卽儀禮之升歌所謂純如者卽儀禮之笙入

所謂皦如者卽儀禮之閒歌所謂繹如以成者卽儀禮之合樂爾雅釋詁由從自也從蓋讀如字從之者謂自堂上而堂下由是而笙入而閒歌非謂放縱其聲音也始作者大師升歌之始所謂師摯之始也以成者大合鄉樂之終所謂關雎之亂也泰伯篇不言笙入閒歌者舉始終以賅其全也翕說文起也字从羽合謂鳥將飛而斂翼作勢故方言訓聚玉篇訓合史記秦始皇本紀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是翕乃合起之兒翕如者謂升歌之時瑟與人聲起於堂



上和合無閒也純說文絲也易文言純粹精也崔覲注不雜曰純漢書梅福傳一色成體曰純故周語注訓爲專晉語注訓爲壹純如者謂笙入之時專以笙管奏樂於堂下純壹不雜也曠說文玉石之白也敫本从白而加白白之至則潔淨而光明詩王風有如曠日故方言訓爲明埤蒼訓爲淨曠如者謂閒歌之時堂上堂下一歌一奏彼此迭作清徹分明也繹說文抽絲也漢書揚雄傳注繹釋相連貌白虎通云繹者無窮之意也方言則訓長訓理廣雅則訓充訓終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三

百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終卽以成之成理卽關雎之亂釋如者謂合樂之時堂上堂下眾聲齊作纍纍如貫珠連絡不絕抽繹無窮也子以四如字形容作樂之始終與儀禮四節次序正相照合何注疏均未引及耶乃攷釋文所引鄭君注以翕如爲變動之兒純如爲感人之兒曠如爲使清別之兒繹如爲志意條達之兒似就聽樂之人立論而周禮大司樂疏御覽五百六十四引鄭注以始作謂金奏時閒金奏人皆翕如從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始入正樂不知周禮金奏九夏乃出入之

鼓吹非作樂之正節若以始作翕如爲金奏則正樂祇有三節顯與禮經不合矣

何注云云疏曰云大師樂官名者周禮春官大司樂以下有樂官二十職大師則下大夫二人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教六詩天子嘗言師摯之始鄭注以爲魯大師是大師官名摯其人名也漢書人表有大師摯又有魯大師疑不能定也云翕如盛也者皇疏謂翕習而盛吳都賦翕習容裔注音樂之狀是以翕習疊韻取義也鄭訓變動者夏小正蠶之興五日

明明子論高集解義疏

卷三

百六

四明書局  
約園刊本

翕謂變動而飛起也云皦如音節分明者凡物之白者能發光故皦从白放而說文訓爲光景流兒皦从三白而說文訓爲顯倉頡篇訓爲明曉爲日之白皎爲月之白猶皦之白爲分明也釋文作皦从日非云純純和諧者徧放訓詁純無和諧之義無已或爲萬之借春秋繁露蒼者天之和也鄭訓感人兒者或蠶動震動之借也從讀曰縱者此本鄭讀鄭謂縱之八音皆作放古者堂上之樂惟以瑟和歌堂下之樂或用笙與管惟至大合樂而乃放縱其聲八音俱備鄭

君言於始作之後似嫌太早謝氏謂五音六律如五味之相和不具不足以爲樂此言音律而非謂樂器必備也

儀封人請見

注鄭曰儀蓋衛下邑也封人官名也

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

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

注包曰從者是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也

出曰

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注孔子曰語諸弟子言何患

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邪天下之無道也已久矣極衰必有盛也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注孔子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也

釋文請見賢龜反從才用反喪息浪反鐸直洛反木鐸金鈴木舌施政教之所振也皇本高麗本斯也

明明子論彙纂疏

卷三

百七四明叢書

作者攷文古本無道下無也字左傳疏引從者作門人

正義曰朱注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

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

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

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

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

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

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

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蒙

案三代以上道統在君相三代以下道統在師儒天生孔子於春秋乃天下之轉機實萬世之師表天無否而不泰之運卽道無剝而不復之時子嘗曰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喪卽本書之近例故孔注以聖德言之不必援喪欲速貧以爲失位去國之證也文卽道也天下無道久而斯文將喪必有人焉維持之此卽天運之循環天心之所寄託也使夫子天使之也爲木鐸天使爲之也木鐸所以宣政教得位則爲君爲相施其政於天下不得位則爲師爲儒施

其教於萬世聖人關係在道統至於位之得不得夫子嘗聽其命於天封人固不暇計及卽二三子亦未必戚戚然常以是爲患也蓋封人所深慮者道所深信者天所一見驚服者夫子故一則曰天下無道久再則曰天將使夫子然而天之所假者在木鐸而不在于斧柯所命者爲師儒而不爲君相則天心已可知矣而道統已有歸矣新語息務篇云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潛夫論考績篇云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天生聖人固天之喉舌也天生封人實聖人之知

己也吾謂儀封人不特知聖而又知天皇疏引孫綽曰達者封人栖遲賤職自得於懷抱一觀大聖深明於興廢明道內足至言外亮將天假斯人以發德音乎夫高唱獨發而無感於當時列國之君莫救乎聾盲所以臨文永慨者也然風教遐被大雅流詠千載之下若瞻儀形其人已遠木鐸未戢乃知封人之談信於今矣抑又考之說文鐸大鈴也釋名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鐸有金鐸木鐸其體皆以金爲之而舌有金木之異鄭君云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周禮司馬職曰三鼓擁鐸三鼓振鐸兩司馬執鐸鼓人以鐸通鼓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闔鞀聲不過闕鐸聲不過琅國語黃池之會官師振鐸此皆金鐸也木鐸所以振文教其用最廣禮檀弓執木鐸以徇於宮所以示禘禮也明堂位振木鐸於朝所以示禘禮也月令仲春奮木鐸以令兆民所以儆昏禮也左襄十四年傳引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淮南汜論訓云告寡人以事者擊鐸所以上達君聽也漢書食貨志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

獻之太師所以下宣民情也周禮天官小宰正歲觀  
治象之法徇以木鐸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此皆  
治官之屬也地官小司徒正歲觀教象之法徇以木  
鐸鄉師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此  
皆教官之屬也秋官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  
令以木鐸士師掌國五禁之法皆以木鐸徇之于朝  
司烜仲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此皆刑官之屬也  
夫刑之弼教教之明禮禮以出治上以風化下下以  
風刺上皆文教之事也故用木鐸以振之樂記曰天  
子夾振之而騶伐注謂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  
節則樂舞有金鐸木鐸亦祇以象文武而已馬氏端  
臨曰木鐸振文事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爲政在元聖  
素王則言而爲教揚子法言學行篇曰天之道不在  
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  
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又五百篇曰或問孔  
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曰之後世君子  
然則封人之所諭將以夫子爲天下萬世之木鐸而  
非僅爲春秋一時之木鐸其所患者惟在道之興與

廢而不在位之得與不得也朱子既云天使得位以設教又云天使失位以行教是蓋泥喪爲失位而轉失封人之愾矣

鄭注云云疏曰云儀衛邑者邢疏引春秋傳衛侯入于夷儀疑與此是一焦氏理堂補疏曰後漢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聊城今屬山東東昌府爲齊衛之界孔子至衛未嘗由齊非是此也又郡國志浚儀注引晉地道記儀封人此邑也水經注引西征記亦以儀封人卽浚儀縣而酈氏非之焦氏曰浚儀在開封

明明子論語集解

卷三

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漢屬陳留陳留郡之長垣封邱皆在其北二縣內多鄭宋地長垣爲衛鄭交界之處封邱以北長垣以西尙有南燕國以漢縣計之衛之境止得長垣多得封邱南燕少自此而南皆鄭宋地衛不得有之使儀封人在浚儀當今祥符蘭陽之間雖爲由陳至衛之道而邑非衛邑也閻氏百詩釋地曰孔子時衛都濮陽爲今大名府開州儀邑城在今河南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明一統志蘭陽縣有儀城古蹟卽請見孔子處又儀封縣亦

屬開封府在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亦云春秋時衛  
邑封人請見處元始置縣去蘭陽甚近然皆焦氏所  
謂長垣封邱以南祥符蘭陽之間未必果爲簡邑也  
故鄭君言蓋以疑之儀之屬衛未可知尙何論其一  
至五至耶云封人官名者封人官名自古有之堯時  
有祝三多之華封人見莊子春秋之封人與周禮異  
地官封人之職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  
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鄙之封域者亦如  
之而夏官又有掌疆之職專掌封疆之界若春秋封  
人乃侯國之官無封國造邑之事故其責在固守邊  
疆左氏隱公元年傳鄭有穎谷封人考叔桓公十一  
年又有蔡封人仲足文公十四年宋有蕭封人高哀  
昭公十九年蔡有鄆陽封人二十一年宋有呂封人  
華豹或以邑爲氏或繫邑名於其上儀封人姓名不  
傳國邑記云儀之封人也或曰封人姓儀族出晉陽  
徐有儀楚陳有儀行父此未必然

孔注云云疏曰云制作法度者春秋演孔圖云聖人  
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某爲木鐸制天下法是



孔注所本也案周公制禮作樂孔子刪訂六經皆爲聖人之制作不踰位之得與不得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注孔曰韶舜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

謂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注孔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釋文韶常遙反盡津忍反西漢策要宋景祐本漢書董仲舒傳引上也字作矣又引子謂作孔子曰樂記注文選典引注晉紀總論注引皆作孔子曰

正義曰董子春秋繁露云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天下同樂之一也其所同樂之端

明明子論讀書義疏卷三

夏重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又對策兩引此章亦謂舜受堯禪周承紂後所遇之時不同皇疏本之以申孔注曰天下萬物樂舜繼堯而舜從民受禪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揖讓而代於事理無惡故曰盡善也天下樂武之從民伐紂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而以臣伐君於事理不善故曰未盡善此皆以定天下之功論美善也詩芣苢疏及御覽五百六十四引鄭君注曰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于堯又盡善謂太平也武

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禮樂記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其功大者其樂備干戚之舞非備樂也鄭注樂以文德爲備又引此章以證孔疏云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太平也顧氏曰知錄本鄭注而申之曰觀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孟子云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猶有憾也史記封禪書云天下未甯而崩此武之未盡善也此又以治天下之功論美善也朱子則由功

而推原其德注云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蓋有是德斯有是功而所遇之時事適與相會故禮曰時與事並名與功偕又曰功成作樂樂以章德也然詩以言其志歌以永其聲舞以動其容三者本於心而後樂器從之有識者觀樂以知德此章本言韶武之聲容而非論二聖人之功德也試觀樂記子與賁牟賈

之論武舞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皆象伐紂之功夫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恐不逮事病不得其眾故咏歎之淫液之備戒之已久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豈能及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有揖遜雍容之盛耶至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有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暮年受命立功不過如此若虞帝則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故有九德之歌九韶之樂以致百獸率舞鳳

明明子論禮樂義疏

卷三

夏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鳳來儀武又交能及此哉此就聲容以論美善而功德自在其中也左襄二十九年傳吳季札之論大武也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若此者如斯而已未盡善之詞也其論韶箏也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觀止者盡美盡善之詞也觀樂而知德與三月不知肉味之孔聖先後如合符契

孔注云云疏曰韶虞舜樂說文同孟子史說借作招周禮借作磬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大磬大武鄭

注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秦韶樂九成舞用羽籥武樂六成舞用干戚韶之節奏分四節見於書益稷武之行列樹四表詳於禮樂記惟是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武樂六成當有六曲左宣十二年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毋忘其章而今詩序但以耆定爾功一章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七句爲奏大武而其三爲耆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嚴氏祭本朱子之意以酌桓賚般均爲大武之一章合之耆定爾功則六曲已得其五祭統云舞莫重於武宥夜鄭注武曲名熊氏云此卽大武之樂則所亡之一章也楚子又云武有七德七德疑有七章要之或六或七古樂無可攷矣然所亡者詩而舞則周存六代之樂至秦猶餘韶武歷漢魏晉宋樂譜逮相承用乃碩果之僅存也漢書禮樂志高祖廟奏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

文始五行舞者本周武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此韶武之存於漢也宋書樂志魏文帝黃初二年改文始曰大韶舞五行曰大武舞明帝太和初公卿奏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樂宜曰咸熙之舞咸熙卽韶武始卽武也此韶武之存於魏也南齊書樂志晉傅元六代舞歌有虞韶舞辭有武舞辭此韶武之存於晉也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爲韶舞宣烈舞爲武舞宣烈卽是古之大武凱容本舜韶舞也此韶武之存於宋也或據晉宋樂志晉武帝太始九年荀勗張華等競造新曲改作正德大豫之舞至咸寧元年遂停宣文之舞而韶武乃亡宋之凱容宣烈雖仿韶武而撰立新歌齊志前舞後舞並錄宋玉韶之舊詞則非韶武古樂之遺矣豈不惜哉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正義曰朱注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旣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皇疏謂三條之事並爲乖禮邢疏謂此

章總言禮意以八佾一篇皆言禮也當與林放問禮之本參看蓋敬爲禮之本哀爲喪之本寬爲居上之本書舜典命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洪範皇極之五事今文作思心曰容漢書五行志曰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曾子立事篇曰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意與此經相似然臨喪與居喪異儀禮士虞禮如臨注朝夕哭也左宣十二年傳卜臨於大宮注哭也周禮鬯人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三

夏

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凡王弼臨注以尊適卑曰臨蓋臨本以高視下之稱而引申爲弔哭故顏思古云眾哭曰臨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四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里仁第四

釋文凡二十六章朱注同

子曰里仁爲美

注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

擇不處仁焉

得知

注鄭曰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也

釋文處昌呂反焉於虔反知音智下同高麗本美作善皇本知作智下知者同說苑貴德篇御覽引皆同

正義曰此章言智足以全仁蓋仁必與人相人偶惟智者誠知好仁惡不仁故能慎擇其所與以輔吾仁里字略讀擇不處仁抑揚之詞也黃氏勉齋曰居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擇鄉居之道也薰陶習染以成其德調恤保受以全其生豈細故哉釋文里猶鄰也周禮大司徒百里之內爲六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遂人百里之外爲六遂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使之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孟子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此皆相與全生之道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明哲所以保身也然保恤所以全吾生而陶淑尤所以成吾德陸氏稼書

曰爲仁由己而薰陶漸染之益必資乎人故夫子謂  
子賤則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與子貢論仁則曰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教弟子則欲其親  
仁論擇居則以里仁爲美同一吃緊爲人之要也故  
曾子不入於勝毋孟母三遷以教子皆是此意孟子  
論擇術之不可不慎卽引此經以爲證趙注里居也  
仁最其美者簡擇不處仁爲不智此謂人之擇術無  
異於擇居孟子又進說仁本爲人之安宅舍之而弗  
居是爲不智皇疏引沈居士曰所居之里尙以仁地  
爲美況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此皆以正  
意作寓言非謂夫子所言之里仁卽爲居仁也後漢  
書張衡傳及文選思元賦云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  
迹其焉追二注皆引此經擇作宅云里宅皆居也葉  
石林以宅爲古文胡致堂遂謂安仁者居仁如里是  
以里仁爲居仁之安宅也不知擇與宅本相通釋名  
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鄭君以求訓擇則不得以  
擇爲宅宅與里皆訓爲居無所分別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里民之所居者說文里居也爾雅



里邑也漢書食貨志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周禮遂人  
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齊語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尙書  
大傳廣雅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論語諷考  
文古者七十二家爲里公羊宣十五年傳注一里八  
十戶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禮雜記注引王度記百  
戶爲里里一尹里之戶口雖有不同而爲民所止居  
則一也以求訓擇者詩關雎左右流之爾雅釋詁流  
擇也釋言流求也是擇與求得相轉訓也以善訓美  
者說文美與善皆从羊羊最潔淨柔順者也二字意

本同皇疏云美未必善析言則別渾言則通也邢本  
注作美非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注孔曰久固則爲非也

不可以長處

樂

注孔曰必驕佚也仁者安仁

注包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

知者利仁

注王曰知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也

釋文樂音洛考文古本樂下有也字

正義曰不仁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不能克己復禮  
故久約必濫長樂必淫惟仁者安其仁而無入不自  
得惟智者利於仁而無往不咸宜雖日處約樂之中

但知有仁而不知約樂斯與不仁者大異矣禮表記  
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與中庸所謂安  
而行利而行勉強而行者均分爲三等此章之仁智  
俱與上不仁者相對而初非以仁智分德性之安勉  
也蓋仁與智本相須而爲用仁者見之謂之仁仁固  
仁者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智亦仁者之智也利說  
文銛也从刀从和刀和然後利國策西周弗利注利  
便也淮南子輕土多利注利疾也便疾而利用猶莊  
子所謂屠牛坦依乎天理緣督爲經一朝解十二牛  
而鋒芒不頓者利之至也智者之利仁如朱子語錄  
所云見得通透做得順便故陳氏君舉曰利者無往  
而不宜之謂順而行之初無滯礙也易言不習无不  
利則不疑其所行智者不疑其所行非徒有貪慕心  
也蒙案曾子立事篇仁者安道知者利道道卽仁道  
也韓子曰道與德爲虛位仁與義爲定名蓋仁者體  
乎山之靜而止於至善無適不然安處善者也所以  
樂天知命而不憂智者體乎水之動而行所無事純  
任自然樂循理者也所以處事接物而不惑故能久

長於約樂而不爲貧賤所困不爲富貴所淫與不仁者固大有天淵之別與強仁者亦自有安勉之分謝氏謂智者無所得於仁朱子謂利於仁而不易所守則與強仁者何所分辨乎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云約猶貧困也樂富貴也人而不仁窮困斯濫富貴必驕溢也

包注王注云云疏曰包云體之者易文言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其所本也王云知仁爲美者邢疏謂天性仁者非關利害自然汎愛有智謀者貪利而行仁有

明學論叢書卷四

五

四明叢書

利則行無利則止非本情也是誤解利字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注孔曰惟仁者能審人之好惡也

釋文好呼報反惡烏路反皇本宋石經本九經刻本惟俱作唯

正義曰未注惟之爲言獨也黃先生曰仁者之所好惟仁所惡惟不仁仁具於己而值夫人之仁不仁稱量而施亦如心以出斯仁者之能事也蒙案孔注不言仁者之能好惡而曰審人之所好惡者蓋仁本乎性發乎情仁者與人相人偶以己之性度人之性卽以己之情聯人之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欲卽所好不欲卽所惡好惡者情之推而性之所由見端也故仁者卽己之好惡以度人之所好惡尤必審人之好惡還以驗夫己之所好惡而後能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斯人已不至於隔膜性情不失其中和此卽一貫之忠恕大學絮矩之道也大學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言誠意必審好惡也又云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此言正心必審好惡也又云所謂齊其家在脩

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言脩身齊家必審好惡也又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下云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此專言審好也又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下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後左右皆然此專言審惡也下文引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又云惟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

惡人又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  
災必逮夫身此言治國平天下尤必審夫好惡也大  
學言好惡中庸申之言喜怒哀樂而推其極於致中  
和贊位育蓋好極則生喜又極則爲樂惡極則生怒  
又極則爲哀過則佚其情反則失其性矣孔注所謂  
能審人之好惡者惟恐拂乎人之性必先度乎人之  
情仁者之能事豈有外夫大學之絜矩一貫忠恕之  
道哉

孔注云云疏曰審說文本作案悉也知案諦也文選

東京賦審曲面勢注審度也案度直曰度度圍曰絜  
能審人之好惡卽絜矩之道也皇疏引繆播曰仁者  
人之極也能審好惡之表故可以定好惡若未免好  
惡之境何足以明物哉是求仁於好惡之外乃清靜  
無欲之談非孔意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注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者則其餘無惡也

釋文惡如字又烏路反漢石經無也字惡作惡从兩弓相背董子繁露玉英篇引無矣也二字高麗本無也字

正義曰蘇氏轍論語拾遺曰能好能惡猶有惡也無

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蒙案  
蘇氏從釋文第二音惡讀烏路反於上下章例斯畫  
一然其意承上章而反言之似不若承上章而申言  
之蓋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以正一己之好惡則於  
己既無偏心斯於人亦無成見故其所好者好夫仁  
而其所惡者即惡夫不仁其好仁也爲其爲仁也其  
惡不仁也亦無非欲其爲仁也人苟能去不仁而有  
志於仁仁者將好之之不暇而又何惡之有哉夫人  
之過也苟不失其本心之仁尙當分別其黨類不以  
過而揜其仁爲其志之不去乎仁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苟誠也者說文苟艸也从艸句聲  
引申爲苟且者本草率蠡略之意苟之訓誠見於廣  
雅王氏疏證以爲常語而未申其意或以大學苟日  
新之苟當爲苟說文苟自急救也从勺口从辛省讀  
如亟敬字从此廣雅釋詁誠訓敬疑苟之訓誠亦當  
作苟歟董子繁露玉英篇引惡作愛惡之惡皇邢二  
疏謂其餘所行皆善無惡朱子亦讀惡入聲則與前  
後諸惡字獨別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注孔

日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去也

注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也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

而去也

論衡問孔刺孟篇後漢書陳蕃傳鹽鐵論褒賢章引處皆作居居處皆與去字叶後漢書李通傳論陳蕃傳注晉書夏侯湛傳皇甫謐傳王沈傳文選鮑照擬古詩注幽通賦注世說新語初學記御覽牟子素履子引俱無欲惡下二也字

正義曰朱注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

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四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賤也如此蒙案此章乃仁者之審好惡而非謂君子

之審取舍也王仲任論衡云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願

當言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王

若虛辨惑云貧與賤下當云以其道得之不字非衍

卽誤此皆未知君子求仁之志也蓋以其道得貧賤

而不去不以其道去貧賤而亦不去此君子之審取

舍也人之所易知也不以其道得富貴而不處不以

其道得貧賤而又不去此仁人之公欲惡也人之所

未易知也仁者盡己以忠及人以恕躬自厚而薄責

於人先所難而後其所獲常以人之所好惡審諸己  
卽以己之所好惡推諸人惟恐其以所欲自專也故  
於富貴則不處而何況不當得之富貴耶惟恐其以  
不欲施人也故於貧賤則不去而亦何論不當得之  
貧賤耶蓋富與貴己之所欲亦人之所欲而所欲有  
甚於富貴者仁是也貧與賤己之所惡亦人之所惡  
而所惡有甚於貧賤者不仁是也君子所欲而不去  
者惟仁所惡而不處者惟不仁究其所以成爲仁人  
君子者以其好仁而惡不仁也富貴貧賤何足移其

明則字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十四明義書

約園刊本

好惡之志哉故禮樂記曰君子以道制欲小人以欲  
忘道坊記曰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

何注云云疏曰否泰履道皆本易云違去者說文去  
人相違也皇疏云不可違去正道他方橫求違去正  
道卽下違仁去仁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注孔曰惡乎成名者  
不得成名爲君子也

釋文惡音烏

正義曰朱注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  
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



成其名乎皇疏惡乎於何也蒙案說文名自命也仁者人之所以自命爲人也蓋人本天地生生之氣而有人之名卽當體天地生生之心而成人之實故中庸曰仁者人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苟因富貴貧賤而去仁是不得成其爲人何以名之爲人乎君子之名猶其後焉者也是以造次顛沛必志於是而弗去去仁者志不在仁而在富貴貧賤也君子非不欲富貴而所好尤在於仁非不惡貧賤而所惡尤在於不仁此入之所以名名之所以成實由志於仁而

不去仁也乃或謂欲富貴一心好仁又一心惡貧賤一心惡不仁又一心則似君子有二心不知欲富貴而惡貧賤者人之同心也卽性之欲也推己之欲以及人之欲而仁之名也由此成恣己之欲以害人之欲而仁之去也由此始是仁之去不去名之成不成亦驗之欲惡而已矣夫仁之所以可好者爲其欲惡能公也不仁所以可惡者爲其欲惡自專也好仁惡不仁卽此欲富貴惡貧賤之同心而充其類焉者也君子與人相人偶聯之以情卽通之以欲何嘗舍人

性之同然而別有所好惡哉故舉好惡而內之情欲  
賤焉矣舉富貴貧賤而外之事物賤焉矣人心之危  
道心之微二語見於荀子解蔽篇引道經自偽尙書  
襲之已失其解不足以爲二心之證

孔注云云疏曰云不得成名爲君子者禮哀公問孔  
子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注馬曰造

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  
急遽僵仆不違於仁也  
釋文造七報反沛音貝

正義曰朱注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  
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  
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矣蒙案去者漸相離叛也  
違者稍有閒斷也二者析言則別不可無隱顯粗密  
之分黃先生曰終食時暫造次時遽顛沛時危君子  
無違仁觀其暫而久可知也觀其變而常可知也言  
爲仁無閒斷之時也後漢書盧植傳論風霜以別草  
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夫蜂蠶起懷雷霆駭耳  
雖賁育荆諸之倫未有不允豫奪常者也君子之於

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又崔駰傳馴子瑗  
以事繫獄獄掾善爲禮援問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  
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此皆以造次顛沛爲事變  
危急時也朱子以富貴貧賤爲取舍之分明終食造  
次顛沛爲存養之功密而申之者謂動則省察靜則  
存養不知造次顛沛非靜寂無事之時終食之間亦  
賅動靜言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云人生日用之間  
動處多靜處少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處處是動處處  
當用敬其或有少閒靜時亦須以敬聯屬之故曰君  
子不動而敬敬而無失靜時涵養以收斂放心是敬  
之一事蓋以靜時繼續其動時之敬非主於靜而以  
動時繼續其靜時之敬也王氏懋竑白田草堂存稿  
亦謂朱子晚年之學言主敬不言主靜言仁者何取  
好談靜存援入虛言哉且言靜存者謂戒慎於未行  
事之時則可謂存養於心中無一事之時則是屏事  
息勞閉目凝神無所用心而謂仁在是矣可乎哉  
馬注云云疏曰云造次急遽者廣雅釋詁造猝也大  
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注驚慘之貌說文趣倉

卒也讀若資是次之正字廣雅又作屨云屨猝也釋文載鄭君注云造次倉卒也造次倉卒皆雙聲形容急遽之貌若左隱四年傳注草次之期則謂旅處野間與造次義不同顛沛說文正字作踳跋詩大雅蕩云顛沛之揭毛傳顛仆沛拔也拔與跋通顛沛拔皆借字也馬注云顛沛僵仆者釋文邢疏僵又作偃說文偃僵也仆頓也則偃是後仰仆是前覆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

注孔曰難

復加也

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注孔曰言

明則字論彙解義疏卷四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尙之爲優也

釋文好呼報反惡烏路反漢石經我未見好仁者無者字三國志願雍傳注白帖引矣皆作也王氏釋詞謂矣也古多互用先進篇皆不及門也也當作矣

正義曰朱注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蒙蒙爲仁恃乎其力尤必恃乎其志苟篤而好惡未有不誠者大學之所以貴誠意也下二節以力言此章先以志言所志

在仁則所好自然在仁初非志仁一事好仁又一事也所好在仁則所惡自然在不仁又非好仁者一人而惡不仁者又一人也故漢石經首句以一者字統承好仁惡不仁好仁而至於無以尙特形容其好之之專惡不仁而不使加乎身特形容其惡之之決如大學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孟子所謂舜視棄天下猶敝跣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伯夷不立惡人之朝如衣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若將澆焉者然其所尙所加猶爲外物也若誠有志於爲仁者好之而欲盡乎仁之量必不使天下之仁猶有出乎其上也惡之而欲絕乎不仁之根必不使天下之不仁稍有加乎其身也朱子深探好惡之源於真知而語錄又以好仁惡不仁爲智者利仁之事蓋五德交相爲用仁爲五常之首智爲五行之土非仁無所施其智亦非智無以全其仁特就仁之成德言則謂之仁者就智之所以成仁言則謂之智者非但好仁惡不仁不可分二人卽仁者與智者亦不必分二人也夫子於下節合并好仁惡不仁而言用其力於仁而特以其爲仁

矣句開於惡不仁之下蓋能真知好仁惡不仁者皆是志於仁而爲仁也皆是志於仁惟恐違仁去仁而爲不仁也何分優劣哉

孔注云云疏曰注以加尙互訓者廣雅釋詁尙上也高也加也內則注加猶高也周語注加猶上也加尙往往同訓然渾言則通析言則別子貢不欲加諸人加又與譖誣謗誣爲類尙與加又有美惡之分故經以所加爲不仁注以所加爲非義連類而觀所加者旣爲不仁之事則所尙者卽爲爲仁之事可知也皇

明男子論語集解疏

卷四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疏引李充曰所好唯仁無物以尙之也又曰不仁仁者之賊也奚惡不仁哉惡其害仁也是以惜仁人之驚者不使不仁人加乎仁者之身然後仁道無適而不申不仁者無往而不屈也是以物言尙以人言加猶淺之乎論好惡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注孔曰言人無

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也

皇太仁下有者字不足者下有也字文苑英華盧照鄰乞藥直書引矣作者

正義曰朱注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

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蒙案上節歎立志之無其人此節思用力之有其人末節又歎用力之無其人而深望有其人語凡三轉抑揚反覆無限低徊克復之一日爲仁已成之日也用力之一日爲仁方始之日也天下未有篤志而力不至者亦未有用力而志不遂者夫仁之爲器重舉者莫能勝也仁之爲道遠行者莫能致也故雖聖門之高弟當世之賢士大夫未嘗輕許其爲仁夫子所以罕言仁也然而論仁之全功天地猶有所缺憾而論仁之實際夫婦皆可與知能故子又嘗謂仁由己而非由人我欲仁而仁斯至孟子則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蓋爲仁惟恃乎其力而尤恃乎其志志之所至氣必至而力無不足者雖未必三月之不違而或日或月其餘皆可以勉至雖難言一夫之不獲而欲立欲達近取卽可以爲方推之博施濟眾聖人猶病爲仁不必好大而喜功從井救人君子難罔爲仁不必捐生以邀譽則不强其力之不能爲而務盡其力之所可爲特患智之不明耳安有仁不成者哉特患志之不篤耳安

有力不足者哉而無如用力而力不足者之又未見其人也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於上節引范甯曰世衰道喪入無廉恥見仁者既不好之見不仁者亦不惡之好仁惡不仁我未覩其人也案不能好仁惡不仁故不能用力以脩仁此節孔注所以云未見欲爲仁者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注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能爲仁有耳其我

未之見也

皇本高麗本矣作乎

正義曰蓋疑詞有之與上有能之有相呼應孔注謂有用力者朱注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夫有志爲仁而力有不足則以仁之爲器重仁之爲道遠富貴賤之易搖造次顛沛之易奪約樂以久而難處終食以暫而難持惟恐力有不逮也然人必用其力始可諉爲力之有不足我必見人之用其力始可信其力之果不足乃未見有用力而力不足者則直未見有能用力於仁者也則仍未見有肯篤志於仁者也三言我未覩語氣若不相同而意實一貫蓋有之矣乃



抑揚之詞放寬一步正是鞭緊一步蓋歎人之不用力而深勉人之立志耳能立志而力無不足能用力而仁無不成然欲立志用力以成仁而智尤不可少故力之不足也不必咎力而咎志而志之不立也不必責仁而責智以上六章大旨雖言仁而其實皆智以全仁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智亦重矣哉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誣猶罔也有卽有能用力於仁之有則未見卽未見有能用力於仁之人恐世有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云無是爲罔也故言蓋以疑之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注孔曰黨類也小人不

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恕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也

皇本高麗本人作民後漢書吳祐傳引仁作人

正義曰仁古本通作人黨正字作黨說文黨朋羣也黨各爲類人各爲羣曰知仁別於不仁而知之也是黨之中兼有仁不仁君子小人之二類故皇疏引殷仲堪曰古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於容非

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朱注引程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諸說皆兼君子小人二類而言而夫子之意則惟恐因人之過而不察人之仁也夫無心曰過必有防檢疏失偶違於理之愆非常曰觀實有審諦周詳曲諒其情之意若湯武之放伐伊尹之廢立周公之誅管叔孔子之諱昭公此乃大聖人秉義以行權反經以合道或迫於勢之不得已或本於理之所當

然既非出於無心不得謂之有過至於漢書外戚傳燕王上書稱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又宋書張岱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之孝武帝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此乃賢者之過情雖非出於無心猶未害於大道若乃燕王且爲姊蓋主請侯丁外人而以子路喪姊爲例已屬擬不於倫後漢書吳祐傳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遣伏罪祐謂掾以親故

受污辱之名可謂觀過知人夫親老家貧可以爲祿仕而不可以爲盜賊是直甘以非義之舉希圖忠孝之名犯由故意仁非實情飾僞崇奸不可爲訓以致後有安邱男子因母殺人之事此焦氏理堂所以極言其非也夫所謂觀過知仁者特原其過之無心而曲諒其仁非欲邀仁之美名而故爲其過也夫子之意惟恐以過棄仁而開人以自新之路非必以過求仁而反導俗以巧取之門也故陸氏稼書謂過是一時見不到或一時檢不及由其平日身之所習心之

所存不知偶有所偏遂覺有差於理此無心曰過之說也范氏光陽曰觀在其黨未分之先辨其人於生平而後可辨其過於一日觀在其黨既分之後辨其過於一日即可定其人於生平此非常曰觀之說也禮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疏謂過是遭遇利害之事蓋禮意爲仁而觀過此經則因過而知仁意本不同語各有當而況乎仁本作人不必支離強附也

孔注云云疏曰禮仲尼燕居辨說得其黨注黨類也與孔注同皇疏本人作民故注就蒞民者言謂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以小人詬民字也皇疏云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觀人之過隨類而責不求備於一人則知此觀過之人有仁心人也如其說當作人之才也豈不直達何必舍才而論過而以知仁爲知在上者之有仁意亦迂曲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注言將至死不問世之有道也漢石經矣作也

正義曰古人往往有極言假設之詞曰一朝曰一夕甚言其近也曰終身曰九死甚言其久也以此經爲形容迫於求道喜於聞道之志於理未爲不可通第注疏以爲歎道之不行而身將終老故設言朝聞世有道雖夕死無恨似於情事較切而辭氣較融孟子嘗謂由堯舜至湯五百有餘歲見而知之者若禹皋陶聞而知之者則湯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見而知之者若伊尹萊朱聞而知之者則文王也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見而知之者若太公望

散宜生聞而知之者則孔子也是夫子固接聞文王之道而欲行於天下也久矣而無如鞅環列國終老尼山大道莫容斯文將喪不得已而退修六藝筆削春秋總核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其間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無道之天下也然世無陂而不平運無否而不泰苟一旦天心將轉斯道將行雖不獲身與揖讓其間制禮作樂幸觀德化之成則不得之目見而得之耳聞焉願少須臾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無死其樂天下有道也豈知鳳兮不至我則鳴鳥不聞矣而麟也何時爾其胡爲乎來哉觀此經之言則知夫子悲天憫人之意匪伊朝夕矣朱注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然朝聞夕死終嫌未可故黃先生讀朝聞道夕死五字作一句可者可聞道非可其死然而聞道而不死則誠可矣精義又引程伊川曰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須臾安於所不安何止一日如曾子易簣須臾如此乃安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

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此節本經志士仁人曾子視死若歸之意上章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然如朱子說則夕死字太急如程子說則聞道字太寬故不如仍從古注之爲得也

何注云云疏曰皇疏引樂肇曰道所以濟民聖人存身爲行道也濟民以道非爲濟身也故云誠合道朝聞於世雖夕死可也傷道不行且明己憂世不爲身也是直以假設之詞爲實成死句矣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正義曰朱注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皇疏一云不可與其行仁義也是以議通作義彖案志於道卽志於仁此章與上約樂富貴貧賤等節參看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注言君子

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  
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

釋文適丁歷反鄭本作敵莫武博反鄭音慕比毗志  
反皇本比下有也字後漢書李固傳注引比作正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待人以義全仁之道也天之下

地之上已之所與者惟人故仁从二人人與人相人  
偶卽人與人相親比故比亦从二人說文比密也引  
申之訓親二人相聽爲从反从爲比反从首非不从  
也相背不相从曰北从則相隨而右旋比則相隨而  
左旋其相與親密之意則一也適通作嫡嫡主也引  
申之爲親厚莫通作漠漠清也引申之爲淡泊故陸  
氏釋文引范甯注曰適莫猶厚薄也皇疏引范注比  
親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惟仁義是親也釋文  
又引鄭君本適作敵莫音慕無慕無所貪慕也意與

范說相反而要皆以待人言則相承古義如此國語  
司馬俟曰罔與比而事吾君矣此與比二字之確證  
也白虎通義諫諍篇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  
賞一善而眾臣勸罰一惡而眾臣懼後漢書劉梁傳  
和同論曰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  
有惡而爲美是以君子之於事無適無莫必考之於  
義焉李固子變傳時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  
變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三國志魏陳羣傳君子在朝  
無適無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蜀蔣琬傳吳顯

雍傳兩言心無適莫皆以待人言此漢魏相傳之古說也蒙案適如墨翟之兼愛莫如楊朱之爲我無適無莫而非義如子莫之執中而無權必義之與比焉則以義全仁之道也故韓子原道云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朱子以適爲專主莫爲不肯又引謝氏說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此佛老之學也聖人之學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其意皆以存心處事言與比字之古訓不相合何注云云疏曰此注皇疏所載邢本則無其意似襲

鄭注而脫其無適之訓鄭以適爲敵者禮雜記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注適讀爲匹敵之敵荀子君子篇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楊注適讀爲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俱音敵是敵與適古通也以莫爲慕者慕本从莫聲淮南原道訓誘慕于名位注慕貪也

子曰君子懷德

注孔曰懷安也

小人懷土

注孔曰重遷也

君子懷刑

注

日安於法也

小人懷惠

注包曰惠思惠也

漢石經刑作刑張有復古編曰刑从刀开聲到也刑从刀井法也今經史皆通作刑阮氏校勘記謂通作



正義曰韓李筆解云德難形容必示之以法制土難均平必示之以恩惠上下二義轉相明也朱注云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蒙案德與土刑與惠義不聯屬無須對校比勘而經兩言君子小人自作兩層分說互見故皇疏引李充以君子爲人君小人爲民下其說曰凡言君子者德足軌物言小人者向化從風故曰君

明學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五十四明義書

約圖刊本

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此言君導之以德則民安其居而樂其俗齊之以刑則民懷惠利矣夫以刑制物者刑勝則民離以利害上者利極則生叛也蓋古言治化每以德刑對舉而惠與慧又相通借懷者說文念思也言君子留意於德必施仁政而小人則思適樂土願受一廛而爲氓若君子留意於刑每假寬典而小人則巧取奸謀徼倖一時而無恥戚氏續談引韓非子不爲患於法之內謂懷惠卽是望恩倖免也夫上之化下如風靡草此當與道德齊刑章參看

中說事君篇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

孔注云云疏曰云懷安也者周禮小宰以懷賓客鄭注懷亦安也左傳懷與安實敗名是懷爲安也爾雅釋詁懷止也詩毛傳懷歸也止歸亦安也文選東征賦注登樓賦注引孔注又作懷思也云懷土重遷者皇疏重猶難也漢書貢禹傳引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韋賢傳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又敘傳班彪王命論以高祖沛人而都關中而云

明明字論集解義疏

卷四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斷懷土之情此意見於史記漢書者甚多皆與孔注合云懷刑安於法者皇疏云安於法則法則字當作型又云安於刑辟以法律言字當作刑說文刑罰辜也从井从刀引易曰井法也一切經音義引易說井爲刑法也蓋刑本訓法則而引申爲刑辟之義後人誤作刑遂與刑渾刑與到互訓韓非子二柄篇殺戮之謂刑史記到與刑絕不相同也古人謂讀書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辭敬軒云律是八分書爲政以法律爲師旣知律已又可治人此皆以刑爲刑罰法

爲法律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惠恩惠者說文惠仁也爾雅釋詁  
惠愛也廣雅釋言惠賜也周書諡法解愛民好與曰  
惠孟子分人以財謂之惠黃先生曰惠求人惠己也  
泛指懷利非包注意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

注孔子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之者也

多怨注孔子曰取怨之道也

釋文放方往反

正義曰朱注引程叔子曰欲利於己必善於人故多  
怨又二程粹言曰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義求之甚則

勇明子論彙解義疏

卷四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爭奪而致怨蒙索利是人所欲也凡便利順利利益  
利賴皆爲利而財利尤爲人所欲公其利於人則利  
足以和義而無害專其利於己則利適以聚怨而召  
災故大學言絜矩之道必推人之所好惡而極其禍  
於長國家之務財用拂人性以利爲利而遺害於國  
家孟子對梁惠王朱極之言利使知仁義之中無不  
利而專言利者必至上下交征利不奪不壓而國危  
此仁者所以審人之好惡不處富貴而去貧賤也夫  
利而曰放必無一事不佔便宜怨而曰多是無一人

不懷嫌恨傳曰不爲怨府又曰聚怨不可以定身語  
曰干人所指不疾而死則求利反得害矣周語芮良  
夫曰夫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  
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  
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  
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  
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韓詩  
外傳卷五曰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夫土地之  
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  
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此桀紂之所以失其位  
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放依也者楚語民無所放韋昭注  
莊子天運篇放風而動司馬彪注廣雅釋詁皆云放  
依也與孔注合依放之放今借作仿說文仿相似也  
本字當作傍傍附行也謂依附而行也字又借旁傍  
漢書食貨志注旁依也武帝紀注傍依也皆同部之  
借也放之本義說文訓逐凡驅逐追逐皆爲逐故引  
申之爲放棄爲放縱黃先生謂放利猶逐利也蒙案

曲禮曰欲不可縱放利猶縱欲也恃其智謀逞其勢力貪得無厭肆無忌憚惟知有己而不復顧有人兩良夫所謂專利也故人至於怨而怨至於多若依利而行未必其果背義也卽如小民之逐利苟不專己而害人亦何至爲怨府哉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注何有者言不難也

不能以禮讓爲

國如禮何

注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

後漢書劉棻傳引列女傳引乎字上皆有於從政三字

正義曰朱注讓者禮之實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

明明子論議彙解義疏

卷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皇疏引江熙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之人懷讓心則治國易也不能以禮讓則下有爭心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唯利是恤何遑言禮也蒙案此章類記於放利多怨之後蓋爲當時有國有家者上下交征以利爲利勢必爭民施奪而危害其國家故特揭禮讓以示爲國之要能以禮讓爲國乎與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句法正是一例後漢書劉般傳賈逵上書列女傳曹世叔妻上書皆引此經有於從政

三字似涉雍也篇由賜求之對而誤衍朱子以從政  
謂爲大夫禮讓所益者廣不必專責於從政者也不  
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與人而不仁如禮何句法又  
是一例人而不仁不能行禮爲國而不以禮讓則亦  
不能行禮而國之不治可知也蓋行禮必本讓爲國  
必以禮左昭二十六年傳晏子曰禮之可以爲國也  
久矣與天地並韓詩外傳九引晏子曰天子無禮則  
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大夫無禮則  
無以治其家荀子彊國篇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

禮脩身篇曰凡用血氣意志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  
禮則勃亂提侵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  
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  
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  
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甯觀晏子荀子之言安有  
無禮而可治國者哉然安有非讓而能行禮者哉禮  
器云禮有本有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辭讓恭敬者  
禮之本也威儀品節者禮之文也是以君子恭敬撝  
節退讓以明禮孟子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左襄十

三年傳讓禮之主也故朱子以讓爲禮之實禮也者合本文以爲言者也申朱注者以禮爲繁文遂至重讓而輕禮說固非而矯之者不分讓爲禮之本而以爲禮卽讓焉其意亦未爲得也

何注云云疏曰云何有言不難者蓋如何猶奈何難詞也長言之曰如之何奈何之合聲爲那左傳棄甲則那是也那與難雙聲故又通作難作儼何有者何難之有也晉書劉寔崇讓論引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直以不難代何有意本何注後漢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列女傳注何有言若無有似不合語氣

包注云云疏曰用禮猶行禮也說文用可施行也方言六用行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注包

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

皇本高麗本已知下有也字潛夫論貴忠篇引患所以立作患己不立

正義曰朱注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引程叔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蒙案不患人之不已知云云此意論語凡四見各止

二句而此章別有上二句皇疏莫已知下有也字似  
以下二句中疏上二句意本一貫蓋已得有其位人  
之知己也已能立乎位人之所以知己也知不知聽  
之於人而所以知不知仍責之於己故程子惟謂求  
其在己而已也立與位古本通用春秋公卽位公羊  
傳作公卽立夫不曰得位而曰立當必有建豎之經  
綸然不徒曰立而曰所以立則經綸不在事功而在  
學術是所當究心思患者也不曰知而曰可知又必  
有稱情之名譽然不徒曰可知而曰爲可知則名譽  
不在聲氣而在躬修是所當勉力誠求者也所以君  
子求己不求人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注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也

釋文參所金反貫古亂反唯維癸反皇本高麗本之下有哉字

正義曰黃先生云一者總詞道散見於天下而人已  
內外之交有可總以貫之者故曰一以貫之下文所  
言忠恕是也蒙案一者統括之詞說文惟初太極道  
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蓋數始於一參於三究  
於九積而至於十百千萬而總不離乎一故大衍之



數虛其一九宮之數合乎十亦一也百千萬億皆一也淮南詮言訓云一也者萬物之本也字又借專壹之壹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樂記壹使足以成文理是也貫說文錢貝之貫也从卅貝蒼頡篇以繩穿物曰貫廣雅釋言云貫穿也皇疏貫猶統也譬如以繩穿物有貫統也卅與貫古今字母穿物持之也縱書卅作串象寶貨之形兩貝爲朋一以穿之也周禮鬱人注鬯十葉爲貫則以錢貝之義引申之爾雅釋詁貫習也事也廣雅釋詁貫行也則皆攢遺二字

之假借也攷之說文奇畫爲一偶畫爲二參畫爲三積畫爲三一左一右斜貫之者又也一縱一橫交貫之者十也推十合一爲士由博反約之說也以一貫三爲王惟聖希天之說也聖人之道執中不執一故曰一以貫而初非以一貫自異端之學言得一言抱一而附其說者或以天以理或以性以心或以仁以誠或以格致爲一而求一貫於忠恕之外豈不謬哉皇疏引王弼云夫事有歸理有會故得其歸事雖殷可以一名舉總其會理雖博可以至約窮譬猶以君

御民執一統眾之道也此蓋執一之說也

孔注云云疏曰唯說文諾也廣雅鷹也曲禮必慎唯諾唯而起注應辭唯恭於諾故禮父命呼唯而不諾華嚴經音義引書孔傳直曉不問曰唯與此注同故朱子以爲曾子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果能默契其指卽應之速而無疑與子貢之然非與有閒矣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注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惟其人也

釋文恕音庶風俗通義過譽篇金樓子立言篇皆引作孔子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延平問答載朱子初說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雖於事爲之末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黃氏東發曰忠以盡己恕以及人則此道之所以泛應曲當而能一以貫之者也或謂道本自一不必言貫此固非後學所敢言也毛氏大可曰夫子明言一貫曾子明言忠恕而已矣一貫卽一串一串

之道卽忠恕而已矣者更無他道也黃先生曰夫子言一貫渾舉其義門人問何謂請詳事實也曾子言忠恕指事實之要也忠恕而已矣與辭達而已矣句法正同已止也謂道盡於此也誠身爲忠本誠及人爲恕己與人合爲一貫一貫不外乎忠恕渾全無偏至誠無息安而行之以造其極者聖人之忠恕也未免偏倚未免閒斷勉強以行求造其極者賢人之忠恕也蒙案大學言絜矩必先明德以新民自格致誠正以至修齊治平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又明著之

曰必忠信以得之所藏乎身不恕此合本末終始而一以貫之者也中庸言致中和必自成一以成物以智仁勇之三達德行子臣弟友之五達道所以行之者一也而先明著之曰忠恕違道不遠此合人已內外而一以貫之者也夫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何嘗外忠恕而別有其道至孟子得曾子子思之傳其言仁義也則曰自反有禮而仁而猶曰我必不忠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雖與聖人之一貫或不無安勉之分而要其所謂道者亦惟

是忠恕而已矣豈別有所謂道也哉皇疏引王弼曰  
忠者情之盡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諸其  
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盡理之極也  
能盡理極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惟恕也乎然而曾  
子之所傳者斯道之一貫故推本乎忠子貢之所問  
者可行之一言故獨舉夫恕

何注云云疏曰此注各本皆脫陳仲魚古訓謂惠徵  
君據相臺岳本校補案說文忠敬也恕仁也此渾言  
也周禮大司徒六德忠和注云忠言以中心疏云中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四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曰忠如心曰恕此忠恕之確詰也曾子大孝篤忠  
者中此者也周語中能應外忠也又考中度量曰忠  
此中心爲忠之說也蒼頡篇恕如也聲類以心度物  
曰恕此如心爲恕之說也故賈子道術篇亦曰愛利  
出中謂之忠反忠爲倍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爲荒  
是忠恕所賅者廣不得偏以事上接下爲言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注孔曰喻  
猶曉也

正義曰朱注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黃  
先生曰義者通行咸宜能去人之害者也利者一端

所得而有害於道者也蒙案義說文本作誼人所宜也周禮肆師典命注古者書儀但作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義之正字當爲誼中庸義者宜也祭義義者宜此者也法言重黎篇事得其宜之謂義賈子道術篇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爲憎韓子原道篇行而宜之之謂義是義之本義爲合宜樂記義以正之表記義者天下之制經解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釋名誼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是義之大用爲裁斷裁斷得其宜則精義入神以致用推行盡利而無害能以

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者義之謂也利說文銛也从刀从和省刀和然後利大易始言利貞利見利涉利往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何注利者裁成也利之从刀意亦取裁斷渾言本與義相通左成二年傳義以生利昭十年傳義利之本也宣十五年傳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而墨子經篇直以利訓義蓋利以和義者天理之公利於此無不利於彼措之天下無不宜故義所以制事大學所謂以義爲利也利不和義者人欲之私利於己必不利於人專之

一已而有害故利所以招怨大學所謂以利爲利也故孟子斥梁王宋慳之專言利而告以仁義無不利嘗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大學又曰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以是知義之爲大利而專言利者之未必果獲利也然而喻之非甚易易也廣雅釋言喻曉也與孔注同引申義也說文喻作諭告也漢書賈誼傳注譬也蓋告之詐盡譬之曲折以至心解通達必其知之明見之定洞悉夫天命之始終周知夫人事之本末然後通曉夫大義而不爲一時

一事一身一家之小利所惑左襄三十一年傳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賈子對策曰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董子繁露卷九曰天之生人也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以敗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物之小者易知大者難見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怪民

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聞也故喻之爲曉義  
利之辨由此明卽君子小人之品由此定其本雖原  
於立志而其功端在於致知陸子靜探所習於未喻  
之前程叔子推所好於旣喻之後皆非喻之正詁也  
乃自張敬夫說太高深常曰無所爲而爲謂之義有  
所爲而爲謂之利以爲喻義之君子論是非不論成  
敗遂使真情而行義無實用反不如小人之獲利而  
又以孟子未有遺後君親之論不如董子正誼明道  
之言爲直截不知董子之對江都易王也言各有當

繁露卷九對膠西王曰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  
其理不急其功與漢書本傳互異黃先生曰正其誼  
不謀其利者謂事之宜而有利無害者誼也正其誼  
而誼外之利勿謀也明其道不計其功者謂行之正  
而有功無過者道也明其道而道外之功勿計也蓋  
誼外之利必參害道外之功不敵過則是董子勿謀  
者義外之利而義中之利非不謀勿計者道外之功  
而道內之功非不計也至於諸葛武侯後出師表所  
云成敗利鈍非臣逆料祇自明其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之苦衷其實晤對草廬已定三分之局雖明知其無益而不能不竭力挽回正與大舜之號泣呼天夫子之周流終老同一苦心何嘗惘惘出師絕不計及成敗利鈍也故朱子答張敬夫書曰易無非言吉凶禍福書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人自以私心計之自以爲利耳自無所爲而爲之說起言義者不敢推驗於事宜之極而義之說不全則學義者何以使有懽忻鼓舞之慕哉此皆說義太高說喻太深之過也而矯其弊如陳同甫輩遂有

義利互用王霸雜施之說黃先生功利論辨之甚詳或又謂有道之天下成敗與是非相應無道之天下禍福與淫善相違往往有行義而不必利不義而反獲利者故豪傑動言通變以達權奸雄每思逆取而順守不知積善積惡之殃慶大易明言義勝欲勝之吉凶丹書炯戒董子對策曰凡人之所爲其善惡之極每與天地相流通而往來相應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賈子對策曰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潛夫論慎微篇引仲



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故其德盛者積之厚而流光其毒深者發之遲而禍烈修德惟恐不積耳未有報之或爽也卽有行道而凶違道而吉者此數之變而不可爲常荀子曰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侵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是故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怪蓋行義而獲利者理之常常則多且久不義而獲利者數之變變則少且暫況事以淺近而易見理以遠大而難知士族之盛衰不出數十年之內國家之興

替動經數百歲以遙而至聖之功德配天地先師之食報在千秋此尤彰明較著者也法言五百篇曰眾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而無如知之明而見之定者古今卒難其人至於捨生取義之說義似不利於人不知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貪夫徇財烈士徇名此中之曲折更有非淺見所能深喻者董子曰出死要節所以養生養生之謂義也出死之謂節也淮南繆稱訓曰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蓋天地之生人也賦以羞惡之良卽稟以忠

勇之氣氣配義而無餒志帥氣使必行而一當夫義之不容辭身之不兩立其心之所喻惟知有義而不知有生則浩然之氣直塞乎天地之間真有不合義而不可以爲人者故甯捨生以取義殺身以成仁上以報君父之深恩下以維綱常之大節卒之名垂史冊澤及子孫以視貪生畏死徒計一時之利害或倖免而身存心死或終不能免而名辱身喪其利不利之相去何如哉

孔注云云疏曰云喻猶曉者曉明也淮南傲真訓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四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冥之中獨見曉焉荀子臣道篇曉然至道注明喻之貌漢書司馬遷傳以曉左右注告喻也是曉喻互訓也皇疏引范甯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爲君子曉貨財而棄仁義則爲小人此卽董子所謂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然以利專指貨財似未廣

子曰見賢思齊焉

注包曰思與賢者等也

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考文云古本高麗本不賢下有者字御覽人事部引見賢上有君子二字

正義曰皇疏省視也引范甯曰願探諸己謂之內省

也朱注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外注引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黃先生謂賢不賢兼古人說說本薛氏讀書錄蒙案精義謝氏云好善之心切故能思齊惡不善之心切故能內自省是卽真能好仁惡不仁也所以學者貴立志然必真知仁之可好不仁之可惡乃能見賢見不賢知之明斯見之定也所以學者尤貴乎致知

包注云云疏曰齊訓等者說文齊禾麥吐穗上平也

諧聲字爲儕儕等輩也莊子漁父篇以化於齊民李注齊等也乃儕之借

子曰事父母幾諫

注包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

見志不從又

敬不違勞而不怨

注包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

而遂已之諫也

皇本敬下有而字補遺有而以二字高麗本勞下無而字

正義曰朱注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也勞而

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甯熟諫父母怨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大戴禮曾子立孝篇曰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可謂孝矣禮坊記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鄭注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尙和順不用鄂鄂卽引論語內則以證蒙案幾說文敝也易繫辭傳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字又通作機大學其機如此鄭注機發動所由也蓋孝子之於親也惟事而已矣惟敬而已矣諫固非所願也不幸而父母有過過本出於無

心或由於意見之偶偏或失於精神之不檢父母固不自知也惟孝子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挽之於事後不若導之於幾先微莫微於此矣有時而其過已彰其幾已見則不得不用吾諫而又不可直用其諫曾子事父母篇曰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辯檀弓所謂事親有隱而無犯祭義所謂父母有過諫而不逆者也必使父母若不知有人子

之諫者然并使父母若仍不知有己之過者然且使  
人子於父母若不知父母之有過而自出於諫者然  
惟根於至性之不得已而妙於神明之不自覺曾子  
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至於敬以入其忠而忠  
不可入曰見志所見深入隱微也曰又敬其敬已非  
朝夕也父母可不從子可不從父母之志乎子不敢  
不從子忍終於從父母之過乎故幾諫不從而不違  
不違又敬而熟諫所謂又敬者將欲又諫也非見不  
從而不違不違而竟不諫也故諫謂之幾又謂之熟  
欲盡人子幾諫之方以救父母於無過之地則人子  
之心力所往復圖維於幾先幾後者百計千方形神  
俱瘁直諫而不可欲諫而不能不諫又不忍勞莫勞  
於此矣而要卽此敬之一念所與爲終始者也甚至  
父母怒而拒諫益力撻辱交加是必萬不得已之大  
過孝經所謂當不義子不可以不爭於父曲禮所謂  
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孝子亦惟是負罪引慝以  
冀親心之感悟而又不格姦底豫允若焉始已也怨  
何有哉爾雅釋詁勞勤也淮南精神訓注勞憂也勞

可訓憂勤而非謂撻辱孟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  
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敬之至也孝之至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幾微也者說文微隱行也字爲敬  
之借斂妙也幾斂也六書故引說文斂見其端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注鄭曰方  
猶常也

皇本不上有子字

正義曰朱注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  
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  
必有方如己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四

四六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外注范氏曰  
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蒙案曲禮曰爲人子  
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注緣親  
之意欲知之也玉藻云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注  
不可以憂父母也易方爲其不信己所處也鄭注本  
曲禮朱注本玉藻黃先生謂遠遊固不可近遊亦有  
常所第玩下遊字與上遠遊緊相承接不字必字語  
甚決絕似以下句鞭辟上句之意蓋遠遊則未必有  
常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方猶常者方與常同部相借語  
安方定物注方常也檀弓左右就養無方曾子立事  
篇親人必有方注皆曰方猶常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注鄭曰孝子在喪  
哀戚思慕無所改

其父之道非心  
之所忍爲也

釋文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是孔注今此  
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考文補遺古  
本矣作也

正義曰翟氏考異曰此逸其半又與禮坊記所引論  
語台似不妨兩說而兩存之蒙案此是鄭注學而篇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四

四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孔注漢石經考文古本均有此章自是兩處皆有  
也曾子本孝篇亦云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蓋古  
之常語也

鄭注云云疏曰坊記引論語此文而又引高宗云三  
年其惟不言言乃謹故孔鄭兩注皆以孝子在喪言  
之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注孔  
曰見

共壽考則喜見  
其衰老則懼也

文選閑居賦注引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  
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蒙案此  
章當與父母惟其疾之憂參看父母之年父母之衰  
年也喜者喜父母之逮養也懼者懼父母之不獲養  
也韓詩外傳七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  
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  
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  
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尙猶欣欣而喜者非以  
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

官焉堂高九仞椽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  
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說苑子路曰負重道遠  
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  
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  
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  
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  
幾何不蠶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  
賢者欲養二親不待皇疏引李充曰孝子之事親也  
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



篤然則獻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戚者其惟知父母之  
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而致養也是  
以唯孝子爲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蓋孝養之  
情雖奉以三公不如逮存於一日而喜懼之意雖分  
爲兩念實交并於一途夫子遽曰不可不醒惕之詞  
也連曰一則以危迫之詞也不然父母之年人子豈  
不知也者而特深警之曰不可不知惟其知則喜樂  
之日少憂懼之日多爲人子者可不及時奉養哉故  
法言孝至篇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  
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四

五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釋文云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

又作鄭元語辭未知孰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注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爲恥

其身行之將不及也

釋文逮音代又大計反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攷異云一本古下無之字高麗本出下有也字

正義曰朱注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  
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皇疏引  
李充曰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古人難

之也逸周書黃帝乃鑄金人三緘其口曰摩兜堅慎勿言大戴禮武王踐祚記於几爲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古者未有不慎言者也

包注云云疏曰以躬爲身者說文躬身也身行卽躬行也析言之直曰身曲曰躬以逮爲及者爾雅釋言逮及也說文唐逮及也謂行相及也古曰唐逮雙聲連語也翟氏晴江謂依包注古本或有妄字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注孔曰俱不得中也奢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

釋文鮮似善反少也漢書外戚傳引無矣字後漢書王暢傳引無者字武氏億云或以約字爲句或以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五十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字爲句二讀皆通

正義曰孔注以約訓儉對奢言之漢書外戚傳後漢書虞延傳王暢傳三國志劉表傳注皆同此說以禮與其奢也甯儉節參看皇疏鮮少也言以儉約自處雖不得中而失國家者少也故顏延之云秉小居薄眾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也朱子語錄以約爲約禮云凡人須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而集注又引謝氏說以約心言尹氏說以約事言迄無定論蒙案上章言古者言之不出下章言

君子欲訥於言而記者特序此章於其間所謂約者約言也坊記云君子約言小人先言注言人尚德不尚言也約與先互言爾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蓋言多必失君子惟恥躬行之不逮故欲敏於行而訥於言自無妄出先言之失約之至也孔注云云疏曰說文約纏束也引申之訓儉也見廣雅釋言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注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鈍而行欲敏疾也

釋文訥奴忽反玉篇引訥或作訥史記萬石君傳引注徐廣曰訥字多作訥音同假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正義曰釋文引鄭君注言欲難朱注引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皇疏敏疾速也君子欲行先於言故遲言而速行也

包注云云疏曰說文訥言難也此鄭注所本也廣雅

釋詁訥遲也楚辭初放言語訥謔兮注鈍也此與包

注同訥又通作商作訥說文商言之訥也檀弓趙文

子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漢書李廣訥口少言

鮑宣訥鈍於辭皆與訥相通敏說文疾也周書諡法

解同漢書景帝紀朕既不敏注材智速疾也故皇疏

以敏爲疾速與訥之遲鈍相對近解以敏爲不惰非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注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也

漢書敘傳幽通賦亦以孤而助信顏注从古鄰字意古德字

正義曰朱注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有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蒙案左昭十二年傳倍其鄰者恥乎注鄰猶親也是朱子所本說鄰之引申義而於經意仍作鄰里解易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齊桓公謂麥邱邑人曰至德不孤善言必二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蓋德不孤三字乃古之成言夫子舉鄰之必有以此德之不孤德之類也成鄰亦猶仁之美也成里耳尙書大傳周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同門人加親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胥附奔奏先後禦侮乎是卽夫子之四鄰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故帝王以君臣爲鄰而工虞水火交贊於一堂賢聖以師弟

爲鄰而禮樂詩書參訂於一室推之東海西海易地  
皆然千萬里遙通聲氣先聖後聖其揆若一五百年  
直接淵源孟子嘗謂友一鄉之善士友一國之善士  
友天下之善士又尙論古之人誦其詩而讀其書知  
其人而論其世是直合一鄉一國爲一小鄰合天下  
萬世爲一大鄰也此心同卽此理同天不變亦道不  
變鄰之有也乃斷斷乎其可必者必之於今人杜詩  
所謂天涯比鄰也必之於古人淮南所謂與德爲鄰  
也人患德之不修耳尙何慮其孤也哉皇疏又訓鄰

南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五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報引殷仲堪曰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  
物亦不忘以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說苑  
復恩篇引經而申之曰施德者貴不德受德者尙必  
報是皆以德爲恩德而鄰之爲報別無所見不孤之  
意義亦未融

何注云云疏曰易繫辭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文言同  
聲相應同氣相求皆何氏所本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注孔曰數謂  
速數之數也

釋文數何云色角反謂速數也鄰世主反謂數己之  
功勞也梁武帝音色具反宋書劉延孫傳引作子曰

正義曰朱注引程伯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矣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蒙案此章與夫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二章相表裏蓋君臣朋友以義合而相與合者多在言故朱子以進諫立說也說文數計也釋文引鄭君音世主反梁武帝音色具反皆謂數己之功勞是以數字之

明明字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本義立說意似淺率孔注讀速數之數音色角反或謂卽速促二字之段借爾雅釋詁數疾也攷工記注速書或作數禮記曾子問不知己之遲數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樂記衛音趨數煩志注皆讀數如速曾子立事篇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注數猶促速廣雅釋詁數驟也周語昔吾驟諫王此皆與孔注義同所謂促速驟急也其失在過於剛直數又與婁相通借音力住反屢者婁之俗爾雅釋詁屢數皆訓疾釋言婁屢皆訓亟故廣韻增韻以頻煩屢數爲解

筆解以數爲頻數刑疏遂以瀆代數程子說本之此  
卽覩縷不絕煩瀆取憎之意古人言數數猶今人言  
屢屢也其失在過於優柔夫過剛與過柔二者均有  
所失而煩數每至於生厭疾數尤足以危身人謂聽  
受者之不能容物吾謂進諫者之先不諒人也大抵  
君友之有過非陷於因循之習而據以爲安卽狃於  
意見之偏而執以爲是爲臣者欲格其非心爲友者  
欲進以忠告要貴因勢利道善爲說辭察其受病之  
源予以轉旋之路則理以緩而生悟事以寬而多成

顏氏家訓序致篇曰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  
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鬪鬪則堯舜之道不如寡  
妻之誨諭卽小可以見大用剛不敵用柔觀於此而  
事君交友可以意會矣白虎通義曰人懷五常故諫  
有五一日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暗其未然而諷  
告也二曰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三日  
闕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而復前以禮進  
退也四曰指諫者信也指質也質指其事而諫也五  
曰陷諫者義也側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忘生爲君

不避喪身也公羊傳注以直諫爲三爭諫爲四諫諫  
爲五則柔者少而剛者反多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  
諷初學記謂諷也者君父有闕而難言之或託興詩  
賦以見乎詞或假託他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而遷  
於善焉詩序所謂主文而諷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  
足以戒也乃每有自命忠直不度事幾遽投逆耳之  
言好作刺心之論迫促之使無可轉疾激之以必不  
能堪卒之無益於人自取疏辱每讀漢唐宋明忠義  
黨錮之傳未嘗不廢書三歎程子每謂安石之執拗  
半由吾黨激成之過此平心之論也夫父子本天親  
尙難徑行而直遂君友以義合更宜識性而原情故  
常謂用兵不嫌詐而用諫不嫌譎諛諫所以達權幾  
諫所以全恩皆習以成仁之道也皇疏云禮不貴喪  
故進止有儀臣非時見君必致恥辱朋友非時相往  
必致疏遠毛大可據此謂數卽子思所云僕僕爾亟  
拜揚子所云頻頻之黨甚於鬻斯者也經文並無言  
字數不是言祇促煩瑣之意此好與朱注爲難然  
其引仲氏說云數有二義一是煩數如項羽示玦不



應又請舞劍類一是細數如宋宗手拈柳枝止以方  
長不折類則亦未嘗不有言也

孔注云云疏曰此注皇疏作孔安國曰筆解作包曰  
刑疏作何注而釋文亦以爲何氏音義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四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四

五九

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五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公治長第五

釋文凡二十九章注疏本分子謂南容子貢問賜也何如皆別爲一章朱注并之故二十七章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

注孔曰公治長弟子魯人也姓公治名長縲黑索也絏繫也所以拘罪人也

釋文治音也長如字妻七細反縲尤追反絏作縲息列反皇本高麗本宋石經皆作縲惟唐石經作縲避太宗諱也邢本仍之史記弟子傳引作累縲孔子世家作累繼論衛問孔竊引謂作曰

正義曰子禮經爾雅所謂女子子也妻去聲漢書史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芮傳注妻嫁女與人也左桓六年傳齊人又請妻之

是也朱注謂長之爲人無所考雖嘗陷於縲絏之中

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

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舊唐書韋處厚曰管仲

拘囚齊桓舉爲國相治長縲絏仲尼選爲密親有罪

猶宜滌蕩無辜豈可終累皇疏引范甯曰公治行正

獲罪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

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又引一書名爲論釋

謂公治長從衛邊魯行至二壩上聞鳥相呼往清溪

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道哭告之往看卽其兒已  
死村司囚錄治長付獄主問不殺人何緣知之治長  
曰解鳥語主試之在獄六十日有雀緣柵上相呼治  
長含笑問之曰雀鳴嘖嘖唯唯白蓮水邊有車翻覆  
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遣人往看果如  
其言後又解豬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海錄嘖嘖唯  
唯作節節足足有車翻覆黍粟作有車覆粟車腳淪  
泥詞皆鄙俚史記正義亦云公治長能解禽語故繫  
縲絏或多疑其怪誕然考周禮秋官夷隸掌與鳥言  
貉隸掌與獸言左僖二十九年傳介葛盧聞牛鳴曰  
是生三犧皆用之矣蓋古聖人通神明之德以類萬  
物之情伯益能明是術故堯舜使作朕虞調馴鳥獸  
至周失其道官在四夷後世猶有傳其術者史記秦  
仲知百鳥之音抱朴子李南解赤馬之言論衡詹何  
聞牛鳴而知蹄白楊翁仲聞馬鳴而知目眇遼史神  
速姑知蛇語博物志管輅高似孫緯畧魏尙楊宣並  
解鳥語天地之大豈盡見聞耳目之長獨有偏至或  
以其說新奇而疑之亦少見而多怪也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  
隱引家語云魯人名萇字子長又引范甯云字子芝  
集解引張華云公冶長墓在陽城姑幕城東南五里  
所墓極高釋文引家語字子張皇疏引范甯注云名  
芝字子長孔注以長爲魯人與家語合左襄二十九  
年傳有公冶慊季氏之欺不取其邑以冕服爲非德  
賞蓋志節之士魯語作季冶章注季氏之族公冶當  
是字非名後人或以字爲氏然則長亦魯宗非齊人  
矣公冶本雙姓潛夫論姓氏篇又與漆雕苦城堂谿  
諸氏紐合爲一皇疏以冶長連稱非也云縲黑索縲  
繫也者縲說文作纒亦作累云綴得理也縲說文作  
紲亦作縲云系也廣雅釋言纒拘也釋詁紲係也孟  
子係累其子弟注猶縛結也文選東京賦注紲猶繫  
也此皆以用言之也廣雅釋器縲絡也紲索也禮儒  
行不累長上注累繫也一曰大索也字林纒文索也  
此皆以物言之也漢書司馬遷傳幽於纒紲注纒繫  
也紲長繩也上言用下言物與孔注正相反孔注以  
縲爲黑索疑本或作纒作縲不然拘係罪人何必定

用黑索哉然易坎卦劉注以徽爲三股纏爲兩股字  
林以糾爲兩合纏爲三合亦無黑索之訓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妻之

注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縉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

釋文戮音六史記論衡三國志引邦皆作國避漢高祖諱也

正義曰朱注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洽朝免禍  
於亂世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公言言  
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縉之行也  
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蒙案

申明子論彙纂疏卷五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唐室館甥專以孝悌爲主孔門擇壻必以言行爲先  
誠以孝悌爲百行之根本言行乃一身之樞機易繫  
辭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  
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而夫子之所以  
屬意二人者未觀其謹行先嘉其慎言不貴其求榮  
尤喜其免辱慎吾言行而免辱焉處榮惟恐其辱也  
君子之常也慎吾言行而不免辱焉處辱不失爲榮  
也君子之不幸也榮辱之儻來聽於天言之可信  
操於己不計其榮辱惟察其言行言忠信行篤敬遠

之可以行蠻貉近之可以行州里大之足以動天地  
小之足以保妻子此夫子之善於觀人卽夫子之慎  
於擇壻也先進篇皇疏引苞述云南容深味白圭擬  
志無玷豈與繆紕非罪同其流致由夫子之情實深  
天屬崇義宏教必自親始觀二女攸歸見夫子之讓  
心也是謂長之賢不及容故妻有其子兄子之異朱  
子外注引程叔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  
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  
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  
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  
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王注云云疏曰左昭七年傳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  
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  
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杜注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  
孔疏說南宮氏也敬諡也叔字也又字容也字括也  
名說一名緇禮檀弓云南宮緇之妻之姑之喪夫子  
誨之鬢鄭注南宮緇孟僖子之子南宮闕字子容其  
妻孔子兄女又檀弓言南宮敬叔載寶而朝鄭注南

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孔疏引世本云仲孫獲生南宮縉史記索隱云南宮括家語作南宮縉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今家語縉作韜是說也閱也適也括也縉也韜也容也敬叔也舊說皆以爲一人卽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也案史記弟子傳云南宮括字子容集解孔安國曰容魯人初不以爲孟氏子而孔子世家云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又云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世家特表敬叔爲魯人不以爲卽南容漢書古今人表列南容公治長於三等列孟懿子南宮敬叔於四等顏注於南容曰南宮縉於南宮敬叔曰南宮适故讀史訂疑疑其爲二人朱竹垞據夏洪基所輯孔門弟子傳略曰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集注亦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可疑一也適見家語一名縉是适已有一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



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矣  
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  
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子遣從孔子時定已娶  
於強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檀弓載南  
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  
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  
有道之邦耶可疑四也朱氏定以南宮縉适括字子  
容者爲一人以仲孫說南宮閱諡敬叔者爲一人然  
則此經王注以南宮爲南宮縉特著之曰魯人不以  
爲孟孫之子者是也惟史記世家旣知敬叔非南宮  
而又混以爲魯人以致鄭注孔疏遂并縉括子容於  
敬叔而不可辨別矣兄之子孔子異母兄孟皮之女  
也聖父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皮有足疾生子  
曰忠家語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也又有孔璇與叔  
仲會常侍左右記言亦子姓之屬也

子謂子賤

注孔子曰子賤魯人  
弟子必不齊也

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

斯焉取斯

注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  
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行之

釋文焉於虔反史記弟子傳引無若人字者字文選  
注引子賤下有曰字家語初見篇作孔子喟然謂子

正義曰朱注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  
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  
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  
賢也蒙案新序雜事篇二云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  
宰辭去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  
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  
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  
乃命有司毋得擅徵發單父政化大治故孔子曰君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呂覽具  
備篇略同說苑政理篇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  
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  
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及度之不可測也過  
於陽晝送之以釣道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  
鱗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  
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  
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  
之所謂陽鱗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

而與之共治又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期間其故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呂覽察賢篇韓詩外傳二略同又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眾說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邑也韓詩外傳八略同又孔蔑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問孔蔑何得何亡孔蔑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又問子賤對曰自我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

雖少驚驚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篤也所得者二也  
公事雖急兼以弔死問疾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  
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  
君子也斯焉取斯合觀諸說皆以爲贊子賤之治單  
父求賢自輔任人則佚能得取君子以襄善政也然  
必先有其德斯有其政子賤生於魯長於魯又筮仕  
於魯優游秉禮之邦陶淑聖師之教又樂與天下之  
英才聚論於一堂彈琴而其訂知音善書而無虛掣  
肘斯誠千載一時之會也里仁爲美德鄰不孤豈不  
信哉豈不幸哉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  
四十九歲集解孔安國曰魯人宓隱引家語少孔子  
三十歲今家語云子賤仕爲單父宓有才習仁愛百  
姓不忍欺孔子大之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孔子弟子  
處子賤爲單父宰卽處羲之後俗字亦爲宓或復加  
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  
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卽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  
來通字誤以爲宓也案宓子賤策作服子則伏又通

作服矣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宓子十六篇又有景子  
三篇說宓子似其弟子聖門通考謂子賤後爲魯使  
吳卒於道而韓非子云田明辜射宓子賤宰予不免  
於田常宋書云畢萬保軀宓賤殘領何其謬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注孔曰言女是器用之人也

曰何

器也曰瑚璉也

注包曰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璉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

釋文瑚音胡璉力展反皇本文作汝考文補遺高麗本何如作如何史記弟子傳引作賜何人也

正義曰未注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  
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

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  
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  
貴者與蒙案史記弟子傳云子貢旣已受業問曰賜  
何人也則此章與上章未必一時之言易傳曰形乃  
謂之器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  
學記云大道不器道與器形以上下之分也是故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而日月星辰風雲雨露之見爲形  
象者器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而山林原隰江淮河  
漢之成爲形質者器也未有器而不本於道者未有

道而不形爲器者分之爲天地合之乃覆載生成之  
一大器也天地生人必有人莫患乎不成材四民  
者各執一器者也彼老與釋人之不成器者也韓子  
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  
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  
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  
民不竊且盜耶若夫君子之不器謂其材大而用廣  
不限於一器將合眾小器以成其大器初非空言道  
德高語元通自詡大道之不器而究之不成一器也

子貢長於言語達於政事四方推行人之選九能擅  
大夫之才朱子以爲貴重而華美器之不易得者也  
乃皇疏引江熙云瑚璉置宗廟則爲貴器然不周於  
民用也言語之士束脩廊廟則爲豪秀然未必能幹  
煩務也又引或說云夫子近捨當時而遠稱二代者  
亦有微旨謂湯武聖德與孔子不殊伊呂賢才與顏  
閔豈異而用捨之不同譬之器用則一而時有廢興  
也抑知周監二代之質文魯備四朝之禮器明堂位  
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與周之

八簋並列於周魯之太廟以示祭享之多儀非如顧命之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徒資陳設之雅觀無益受盛之實用而況乎載之以黍稷稼穡維寶飾之以金玉追琢其章既有本而有文亦宜今而宜古斯誠宗彝之重器廊廟之達材也豈若斗筲之人用有偏全之憾陶匏之質時有今昔之宜哉

包注云云疏曰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鄭注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




明堂字論彙纂解義疏

卷五

十三四期叢書

約園刊本

闡形疏謂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元等說論語賈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夏瑚殷璉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皇疏引欒肇云未詳也按瑚璉俗加玉說文本作胡璉韓敕孔廟禮器碑作胡輦而明堂位四璉本又作連說文無璉字惟文選景福殿賦又宏璉以豐敝注引王逸云橫木闌柱爲連璉與連古字通而其義與瑚璉大別瑚說文訓珊瑚別有璽字訓器通訓疑卽瑚璉之本字乃攷阮氏鐘鼎款識有留君璽二器璽作匱从匚古與胡通左哀

十二年傳胡簋之事胡簋卽簠簋也故禮說四代之器歷言敦璉瑚簋而無簠瑚之爲簠無疑也又通訓引三禮圖謂瑚璉皆受一升瑚如簋而平下璉如簋而銳下漆赤中以木爲之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考說文簠古文作黍稷圓器也簋古文作匭杝黍稷方器也而鄭注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賈疏引孝經注內圓外方曰簠內方外圓曰簋皆受一斗二升儀禮聘禮釋文又以外圓內方曰簠外方內圓曰簋二字古文皆从通訓疑其器皆外方而簠則圓其中然簠音近矩矩所以爲方簠音近規規所以爲圓似當以鄭義爲正而考鐘鼎款識有宀簠器本圓而定爲簠謂目驗諸器重多方而有圓者簠多圓而有方者則許鄭之說可並存也又瑚璉从玉簠簋从竹說文槌杝又从木考工記旅人爲簠實一穀崇尺厚半寸脣寸本以瓦爲之蓋外神用瓦宗廟或用木用竹而博古圖以爲出於冶鑄如周叔邦簠之類則又以金爲之矣禮器注謂天子飾以玉諸侯飾以象此非器之本體也又公食大夫禮



簋盛稻梁簋盛黍稷而許君說文鄭君禮記注云皆黍稷器蓋敦璉簋簋本同類易損卦之二簋虞之兩敦也詩權輿之四簋夏之四璉也公食禮之六簋殷之六瑚也詩伐木之八簋周之八簋也四璉盛黍稷稻梁六瑚加麥苽八簋又加麻菽兩敦或黍稷或稻梁黍稷穀之長稻梁食之美者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注馬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冉也

子曰焉用佞禦

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注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

數爲人所憎惡也

明學子論叢解義疏

卷五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焉於虔反禦魚呂反皇本高麗本其仁也下焉用佞下皆有也字上句焉用佞下高麗本亦有也字人作民無於字唐石經仁讒改作人非也考文足利本無口字

正義曰朱注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蒙案說文佞巧調高材也大徐本从信省者非佞本从女仁聲而所謂

婦人之仁專以巧言令色親愛於人與仁若相似而其實大相反晉語佞之見佞注爲善爲佞鹽鐵論刺議篇以邪導人謂之佞天下惟陽氣最和厚惟陰邪最慘酷故黃老之陰柔必流爲申韓之刻薄仁本乾元陽剛之德所以剛毅木訥爲近仁巧言令色鮮矣仁仁者其言也訥必不以口才巧諂於世而反取憎於人也春秋之世習俗多好佞故左成十三年傳曰寡人不佞十六年傳曰諸臣不佞直以佞爲高才之稱而不有祝鮀之佞將不免於今之世矣或人見仲

弓之德行仁厚可親可愛而特惜其無口才豈知佞爲婦人之仁似仁非仁必不能與人相親偶也荀子魯哀公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無取訥無取口啍健貪也訥亂也口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說苑申之曰拊者大給利不可盡用也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然則佞人有口才適足以害人而取憎焉用是喋喋捷給爲哉

馬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冉雍字仲弓集解鄭元

曰魯人索隱引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荀子每並言仲尼子弓吳草廬謂子弓卽仲弓如季路又稱子路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屢數也者爾雅釋詁屢數同訓疾說文無屢字漢書宣帝紀婁蒙嘉瑞元帝紀婁敕公卿爾雅釋言屢亟也本作婁郭注亟亦數也云捷給者說文給相足也周語事之供給注足也外內齊給注備也後漢書酈炎傳言論給捷注敏也荀子非十二子篇齊給使利注急也臣道篇齊給如響注應事而至謂之給性惡篇齊給便敏注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然則訓供給者其本義訓捷給者其引申也皇疏訓禦爲當本詩黃鳥傳訓憎爲惡本說文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注孔曰開弟子也漆雕姓也開名也

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也

子說注鄭曰喜其志道深也

釋文漆音七雕作彫丁條反本或作凋同說音悅皇本高麗本唐宋石經史記弟子傳皆作彫惟邢本作雕

正義曰朱注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

說其篤志黃先生曰子使之仕者仕不過一官一邑之寄所謂一命之士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而天民大人之事業實有未能自信者謝氏謂其材可以仕而其志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正未可量鄭君云志道深朱子云篤志正謂其志在大成耳惟志在大成則不願小仕亦惟志在大成則未敢自信也陸稼書曰大綱之信猶易條目之信最難知處信猶易行處信最難順處信猶易逆處信最難又曰信有二意一是細微之必謹一是反身而皆誠合觀諸說知斯

理之精微廣大非有全識定力者不足以言自信若殷深源之純盜虛聲王介甫之偏執己見一則游移而無可自信一則堅僻而苟於自信也自治之不暇而誤人家國事上慚君父下禍蒼生出山爲小草何如在山爲遠志耶皇疏引張憑曰夫君臣之道信而後交也君不信臣則無以授任臣不信君則難以委贄魯君之誠未洽於民故曰未能信也是以信屬君言又引范甯曰開知其學未究習治道以此爲政不能使民信己孔子說其志道之深不汲汲於榮祿

也是以信屬民言精義程明道曰不先自信何以信人然則求信於君民而不先求信於一己皆屬皮膚之論也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漆彫開字子開集解鄭元曰魯人也正義引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尙書不樂仕秦漢書人表作漆彫啓藝文志有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是姓漆雕名啓字子開王伯厚攷證謂史記名開者避景帝諱也丁氏杰據之以經文吾字當是扃字之誤扃啓之本

字對師釋名也而孔注誤以開爲名家語遂云開字子若作僞者之謬也家語又有漆雕憑說苑作馬人漢志有漆沈爲魯相或皆誤爲漆雕開要與弟子傳之漆雕哆漆雕徒父同爲開之族姓也韓非子云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論衡謂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議論性情言性有善有惡史稱子若傳禮爲恭儉莊敬之儻然則開不第習尙書也墨子刺漆雕殘形孔叢子謂殘形非行己所致何損於德是或以漆身雕題而有殘形之說未必謂子開也

鄭注云云疏曰邢本及史記弟子傳注喜作善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

注馬曰桴編竹木也大者

口夜小者日桴也

子路聞之喜

注孔曰喜與己俱行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

我無所取材

注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

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日子路聞孔子欲乘桴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言惟

取於己也古字材哉同耳

釋文桴芳符反與音餘好呼報反過我絕句一讀過字絕句材方哉二音皇本高麗本其由下存也字漢

書地理志注御覽人事部柳宗元乘桴說引皆同皇本子作於文選嘯賦注引同此經例用於字作于者

傳寫偶亂耳玉篇引無浮字吳志引材作才程子遺書材與哉同宋注因之

明子論翼解義疏

卷五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朱注引程叔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

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

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

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蒙按漢書地理志說

文羌字注皆以孔子進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

連引爲一事浮海者欲過海而至九夷也尙書僞秦

誓罪浮于桀傳浮過也禮坊記君子與其使食浮於

人也表記恥名之浮於行也浮義皆爲過漢書師古

注引此經而由之曰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

注引此經而由之曰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

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蓋東方生氣夷本大人民  
懷君子之風地有不死之國泛東瀛而卽至去宗魯  
而匪遙夫子所如不合道大莫容嘗歎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無道則周流以終老何如用夏以變夷  
非欲誇乘風破浪之遊而徒爲泛宅浮家之隱也聖  
門有子路惡言不至於耳謀及同行之伴樂有禦侮  
之材然此皆無聊之極思萬不得已之變計初非好  
爲勇敢而喜出此豪興也子路聞之喜卽其勇之過  
過則不合於中行未免有失於裁制故程子遺書曰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材與裁同朱子因之者是也鄭語材兆物注裁也晉  
語官師之所材也注古裁字魯語苦匏不材於人注  
讀爲裁爾雅釋言裁節也廣雅釋言裁制也謂其勇  
之過而無所節制也無所取材者好勇之過不知所  
裁者狂簡之偏材與裁字雖異而音義則一史記謂  
子路好勇力志伉直常問君子之尚勇孔子告之以  
尚義家語又有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  
以耳目導心不悉以爲勇之戒此皆裁其好勇之過  
也史記集解引樂肇曰適用爲材好勇過我用故云

無所取黃先生以爲子路勇於義而於世卒無所取用是爲惜之之詞而非裁之之意也

馬注云云疏曰詩漢廣疏引此作鄭注云桴編竹木者說文桴棟也借字本字當作桴機桴編木以渡也機海中大船也通作機俗作筏機爾雅釋水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桴郭注桴併木以渡也釋言舫舟也又舫桴也孫注方木置水中爲桴棧也詩釋文引郭注木曰桴竹曰筏小筏曰桴桴亦作桴箒箒亦作箒簿方言桴謂之箒箒謂之筏筏秦晉通之語也廣雅釋水箒箒筏也桴桴機舟也舟舫船也方孚付發伐卑皆一聲之轉而惟方舫桴機爲正字說文舫訓船方訓併船併船以渡謂之舫併木以渡亦可謂之舫故爾雅釋言舫訓舟亦訓桴說文訓桴爲編木以渡而訓機爲海中大船機卽筏桴之大者也蓋析言之則有舟有桴桴又有竹木大小之分而渾言之則舟桴舫機可互稱齊語云方舟設桴乘桴濟河謂其同類也則是此經之桴不必謂編木以渡之桴而當訓以海中大船之機不然有



勇如稟豈能駕竹木以渡大海耶

鄭注云云疏曰蘇子由拾遺云乘桴浮海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爾子路聞之而喜豈誠欲入海者耶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曰無所取材以爲是桴也亦戲之云爾此善申鄭注者也蓋聖人從容不迫和藹可親割雞何必用牛刀旣嘗以之戲子游浮海無所取材不妨以之戲子路然於好勇過我似程朱之說較爲闊切則求之於本義不如通之於畧借也

南明子論叢書卷五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曰云云疏曰凡集解云一曰者皆別有所據錢廣伯本五經文字序例云兩音出於一家亦以爲鄭注非也皇疏又引一家云孔子嘗言我道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非唯我獨如此凡門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道由便謂由是其名故喜也案前說以過字絕句旣未融圓後說謂由字非名又甚迂曲此皆孔子高所云甚難而實非者也哉裁皆从戔戔材从才聲故音同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注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

史記弟子傳孟武伯作季康子

正義曰朱注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答之蒙案聖門最重仁而全仁必以智智各視乎其才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而仁人卽本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人之性無不善卽人之心無不仁一介士之修身齊家以至天子之治國平天下無不本仁心以爲仁政也惟是人之爲器重爲道遠爲仁雖由己而仁道最難全極其功如夫子所謂造次於是顛沛於是雖間終日而君子無違也充其類如孟子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而聖人弗爲也故怵惕惻隱之端途人皆有此不忍博施濟眾之量堯舜猶病其難能聖門如顏子僅堪三月之不違猶有一閒之未達其餘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三子皆有志於求仁而未必不違仁故不能決信其有無此夫子所以罕言仁而答孟武伯以不知也然而取仁有方行仁有術本仁心以施仁政要必恃乎其智猶必視乎其才楚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夫子節取焉而曰未知焉得仁以其智之

不足全仁也管仲天下才民到於今受其賜夫子亟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以其才之足以行仁也然則三子之有才觀其才之所專長即可測其仁之所能至而究未可執偏才以定全仁信其必至而終不違也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引范甯云仁道宏遠仲由未能有之又欲指言無仁非獎誘之教故託云不知也孔注謂仁道不可全名而范氏竟云未能有不如孔意遠矣

又問子曰由也子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注孔曰賦兵賦也

不

知其仁也

釋文乘繩證反賦梁武云魯論作傳案傳賦之借字見漢書高帝景帝紀

正義曰皇疏引范甯云武伯意有未愜或似仲尼有隱故再問也釋文引鄭注云賦軍賦案軍賦卽兵賦也朱注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黃先生曰周官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此大田簡牘之法一家出一正卒也正

卒之輪供乘卒八卒止用一卒此成出一乘之法一  
井出一卒也一乘合兵車輜車用百人每軍用兵車  
輜車百二十五乘王者萬乘六軍止用七百五十乘  
是出軍一次特用十三分之一而乘卒又不盡赴軍  
役也故以萬乘算之凡出軍十三次遞出九千七百  
五十乘而萬乘之賦一周而有餘以八家輪供算之  
出軍至一百有六次而八家中教練之正卒一周而  
有餘當周盛時自黜殷作洛而後止伐淮踐奄諸事  
無黷武窮兵之弊想此時之民老死不赴軍役者爲

多蓋周公之定制盡善而民之被澤長矣使周之君  
若相常遵此法無事則訓練不弛使之家出一人而  
蒐苗獮狩教以步伐止齋之節使之成出一乘而井  
邑邱甸繕其馬牛車輦之資賦不患其不治也有事  
則用六軍之眾以奏捷疆場留萬乘未赴之卒以守  
衛王畿六軍外不輕發一卒以重內鎮之權六軍不  
足徵之方伯諸侯不失禦外之策賦又不患其不治  
也成周之賦法大率如此侯國之法八家相更以供  
乘賦與王朝同所異者王朝萬乘六軍特用其十三

分之一大國千乘三軍合用三百七十五乘則一次  
出軍已用其三之一而有餘此其出軍遞征緩急之  
次亦自有通變法也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并爲一  
萬成之地成出一乘其地無餘大國以法不得過千  
乘乘賦祇用一封方三百一十六里之地而公地方  
五百里其餘地正可酌爲定制以次遞用四方有變  
王畿必出六軍以討之列國必因一方之變乃用一  
方之兵一方復有列侯可以遞召不必以屢出疲勞  
爲疑王畿萬乘大國千乘強幹弱枝之法其賦法之  
輕重遞征之緩急與王朝同率土莫非王臣不容有  
勞逸之殊或疑賦法王畿輕而列國重非也侯國地  
方四百里車亦千乘依次國二軍之例一次出軍用  
二百五十乘爲千乘四分之一侯有附庸九同合正  
封地亦方五百里其三百一十六里出千乘之外餘  
地可以遞征與公同伯出二軍其地方三百里爲方  
百里者九得出賦九百乘又有附庸七同得出賦七  
百乘皆可備遞征之用子男皆出一軍子地二百里  
爲方百里者四得出賦四百乘又有附庸五同得出

賦五百乘可以備遞征之用惟男地方百里以成出一乘計之國止百乘出一軍不足而以附庸三同足其數得出賦四百乘則一軍用一百二十五乘其餘亦備遞征之用列國之出軍緩急斟酌出於時宜必迭用徵調初無勞逸之殊賦法大率如此周末治賦之弊遭變則多所增增則民困而國危處常則多所匿匿則民離而國弱治此者民氣銳而勢不靡不以懼而增之國政一而權不分不以私而匿之訓練之精簡閱之公一以先王之道推之而已

孔注云云疏曰云賦兵賦者左隱四年傳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注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案周禮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夏官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與小司徒法合此所謂以田賦出兵也黃先生曰周官小司徒賈疏據鄭君注周官

引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爲天子畿內  
采地法鄭君注論語引司馬法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爲畿外邦國法畿內甲士多畿外甲士少又謂  
司馬法云一成三百家者以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  
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故一成惟有三百家案  
賈疏有數誤古者田有一易再易之法又如山林九  
度當一井藪澤八鳩當一井京陵七辨當一井淳鹵  
六表當一井疆潦五數當一井堰豬四規當一井原  
防三町當一井隰皋二牧當一井皆在將造都鄙之  
先定其地域以裁補之及裁補既定屋井通成邱甸  
縣都之名始立而司馬法所言何爲必取未經裁補  
之虛數至王制三分去一之說意在削小諸藩矯枉  
過正更不足引其誤一也成云三百家者承上三夫  
爲屋指屋而言若三百家出土十人徒二十人是十  
家乃出一人於經並無所證其誤二也鄭君云一成  
之地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後儒據此以  
通司馬二法之殊但鄭君此注雖篤信其學者亦有  
所疑況以此通二法其三十人與七十五人仍不可

解賈氏因此爲畿內外之辨使王畿列國賦法兩歧其誤三也坊記孔疏既據小司徒注以統溝洫爲十里除去溝洫爲八里明甸與成之互異而又以天子六鄉家出一人爲六軍遂與公邑皆同其云成出革車士徒三十人者爲畿內卿大夫采地之制其云甸出兵車士卒七十五人者爲列國之制此孔說分畿內列國與賈疏之誤同其以家出一人六鄉足供六軍與學而篇包注之誤同今論王畿列國賦法之同故并辨之當參攷道千乘章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

注孔曰千室之邑卽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

不知其

仁也

正義曰朱注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蒙案說文邑國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故从下會意爾雅釋地邑外謂之郊注邑國都也左傳凡稱人曰大國自稱曰敝邑書西邑夏大邑商大邑周曰虎通義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此邑以國邑言也周官里宰掌比其邑之眾寡注猶



里也左莊二十八年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公羊桓元年傳邑多田少稱邑王制量地以制邑此邑以里居言也里居之邑有大小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管子小匡六軌爲邑初學記引尙書大傳五里爲邑周易邑人三百戶此經十室之邑邑之小者也千室之邑邑之大者也凡邑必有宰公邑及私邑未可定孔注以千室爲卿大夫之邑邢疏以千室卽百乘之家非也左襄二十七年疏引鄭注云大夫之家邑有百乘大學疏引鄭注云采地一同之廣至此者矣

輪也黃先生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是百乘之家地一同一地爲方百里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有百里之采至周末列國之大夫容有僭制至此者矣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云周天子畿內方千里三公采地方百里卿地方五十里大夫地方二十五里畿外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

十里次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  
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  
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小采方五  
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  
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  
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  
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  
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  
餘也黃先生曰坊記孔疏云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  
之卿采也故左傳曰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孔氏此  
疏云本皇氏鄭君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  
十里之國凡四縣一十五里之國凡四甸皇氏據此  
爲王朝之制公百里卿五十里大夫二十五里也傳  
云卿備百邑論語曰百乘之家皇氏據此爲諸侯臣  
之制謂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  
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侯  
伯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惟子男地狹其卿之采地  
不得復方百里也蓋孔氏所見皇氏禮疏如此今案

此經皇氏義疏云百乘之家是三公之采鄭君注雜  
記及此並云大夫百乘者三公亦通有大夫之稱也  
又言公之臣大采五十里侯之臣大采四十里並無  
列國臣得食采百里之說而孔氏所引皇氏禮疏凡  
有數誤以王朝之臣下夷侯國諸侯之臣上擬王朝  
且以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等甚失先王定尊卑別  
上下之法其誤一也熊氏謂卿備百邑鄭志本云邑  
方二里則百邑之地並非一同之數決不能出百乘  
之賦欲伸鄭君說而實失鄭君指其誤二也鄭君易  
訟卦注云侯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  
家鄭君注論語云伯氏駢邑三百家爲齊下大夫之  
制其意以侯國下大夫惟食三百家之稅皇氏旣欲  
伸鄭乃舍此二注別自爲說其誤三也鄭君釋大司  
司徒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之文想亦姑用舊說  
自爲未定之論皇氏乃據此衍說諸侯臣之采地尤  
非鄭君意其誤四也禮云家富不過百乘自指王朝  
三公之食采言列國豈待過於百乘方爲失禮皇氏

二疏不同當依論語疏爲是鄭君於大學注云百乘之家有采地並未指爲侯國之臣孟獻子以士之初試而畜馬乘遞推大夫伐冰之家又以伐冰之家遞推百乘之家則百乘必非侯國臣所常有或指王朝之制或指當時列國強僭之臣而言也孟子言千乘之家百乘之家亦然孔疏又引熊氏說云諸侯臣賜地無常得賜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同十里之成卿百乘當依左傳作百邑據孟子班祿之制下大夫田八百畝當得二邑之公田賜地則不過一成大國之卿食二邱賜地則不得過百邑四井爲邑二邑則七十二夫之地一成則九百夫之地八邑爲二邱百邑則二十五邱卿大夫受田之制依孟子左傳諸書考之當如此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注馬

曰赤弟子公西華也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也

不知其仁也

釋文朝直遙反文選薦禰衡表注引無言下也字

正義曰皇疏引范甯云束帶整朝服也賓客鄰國諸侯來相聘享也蒙案說文帶紳也上象繫佩之形佩

必有巾从重巾帶有大帶有革帶禮玉藻天子素帶  
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  
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  
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  
下紳居二焉紳鞶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  
緣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緣四寸凡帶有率無箴  
功此皆謂大帶也玉藻革帶博二寸有鉤鑿晉語乾  
時之役申孫之矢集於桓鉤阮湛禮圖謂之螳螂鉤  
唐時以玉爲之阮氏鐘鼎款識有夏時銅鉤銘荀子  
曰搢紳而無鉤帶鉤帶者革帶也凡束帶之法深衣  
云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先革帶後加大帶  
革帶以繫佩韍而搢笏於二帶之間是帶之所束有  
定處或云無事則垂而低緩有事則束而高緊者非  
也儀禮聘禮云厥明迓賓於館賓皮弁至於朝公皮  
弁迎賓於大門內注迓賓者亦皮弁皮弁服素積緇  
帶素鞶是賓禮擯介皆用緇帶也左傳帶昭其度鞶  
厲昭其數又曰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禕帶有結會  
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

禮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帶所以爲容儀之節也顧不重哉書洪範七曰賓鄭注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周禮秋官大行人中大夫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小行人下大夫四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又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凡諸公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諸公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是散文賓客通稱對文則賓尊而客卑賓大而客小凡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擯介皆曰相亦曰行人擯介凡禮皆有之而賓禮爲尤重故周禮有大小行人之職凡廟中相大禮皆上擯之事而擯介傳辭亦與言之一節凡天子諸侯則交擯諸侯於聘賓則旅擯其陳列有朝位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鄭注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主車出迎所立處也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鄭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小司寇掌外朝之政注外朝者朝在雉門之外者也是朝位在大

門外卽雉門外之外朝也亦卽廟門外朝士注謂在  
庫門之外攷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詩毛傳以皋門  
爲郭門不聞郭門外有外朝也擯介朝位詳見鄉黨  
篇

馬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  
四十二歲集解鄭元曰魯人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  
志道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是公西  
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  
難也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二三子欲學衛

明學子論語集義疏

卷五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容之禮者於赤也尸子仲尼儀服不修則以公西華  
侍曰吾以自厲也蓋赤善容儀漢書儒林傳魯徐生  
善爲頌頌卽容之本字賈子書有容經淮南子有容  
臺容儀固君子所貴之道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注孔曰愈猶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

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釋文問如字木或作問字非皇本女作汝古訓引考異云回回下一本無也二下有也字

正義曰皇疏引繆播云末學尙名者多願實者寡回  
則崇本棄末賜也未能忘名存名則美著於物精本

則名損當時故發問以要賜對而示優劣所以抑賜而進回也蒙案論衡問孔篇曰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意溢故抑之也此卽繆氏所本皇疏又引王弼曰假數以明優劣之分言已與顏淵十裁及二明相去懸遠也張封溪曰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生識厚故聞始則知終子貢識劣故聞始裁至二也朱注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卽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外注引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胡氏曰聞一知十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

孔注云云疏曰左襄十四年疏引此作鄭注云愈猶勝者愈乃踰字之借踰越也說文無愈而有愉愉訓樂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注包曰既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

以慰子貢心也

釋文女作爾云本或作女音汝皇本女作汝

正義曰皇疏申包注謂孔子既答子貢之不如又云



吾與汝皆不如所以安慰子貢也又引顧歡云回爲德行之俊賜爲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欲使名實無濫故假問孰愈子貢既審回賜之際又得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剋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以吾與汝此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慰也侃謂顧意是言我與爾俱明汝不如也非言我亦不如也而秦道賓曰爾雅云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不如也朱注本之引胡氏說謂夫子以子貢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也蒙案論衡問孔篇三國志夏侯淵傳曹公下令後漢書橋元傳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經皆作吾與汝俱不如也世說注引鄭元別傳馬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汝皆不如也唐書孝友傳任處權見任希古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皆與包氏注合蓋聖門有顏子天資純粹學力淵深乃夫子所最得意者一聞子貢弗如之言不覺動其歡欣之意一則曰汝弗如再則曰吾與汝俱弗如此亦師弟鼓舞之常

情聖賢謙冲之雅度而乃必以與爲許朱子謂許子  
貢之自言弗如黃先生謂許子貢之弗如雖不如顏  
子之知十猶有知二之美然上文曰女與同下文曰  
吾與女一章之內同一與字而前後異訓奚可哉  
包注云云疏曰包云吾與女俱不如也與漢魏人引  
經同是以與爲相與之與以吾與女三字爲一句俱  
弗如也四字爲一句說文與黨與也引申之爲相與  
公羊襄廿九年傳與季子注井也史記夏本紀與益  
注同也王制六十不與服戎注及也是皆相與之義  
故此經惟我與爾有是夫釋文亦云與及也朱子以  
與爲許意以六字作一句讀秦氏引爾雅今本無此  
文惟廣雅釋言云許與也

宰予晝寢

注包曰宰予  
弟子宰我也

釋文子羊汝反或音餘蓋竹救反寢七荏反論衡問  
孔篇引子作我資暇錄云梁武帝畫作畫筆解同

正義曰朱注晝寢謂當晝而寢蒙案說文寢作寢寢

臥也又臙病臥也今皆通作寢文選高唐賦注引鄭

君注寢臥息也寢之本義爲臥息臥之室因名爲寢

室引申之義也夫君子之學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原

自有休息之時然易隨卦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禮檀弓君子不晝夜處於內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蓋方晝而離講貫之所處宴息之地非臥而何以居於寢非病而何以晝居於寢以視古人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謂其志氣之昏惰夫復何說之辭李匡義資暇錄引梁武帝讀晝寢爲晝寢寢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言其繪晝寢室故夫子有朽木糞牆之歎隋侯氏白唐韓李筆解皆因之其說似傷巧鑿劉原父七經小傳專以寢爲內寢經文又須添字而翟氏考異遂以晝爲後篇今女晝之晝寢如漢書兵寢刑措之寢謂宰我晝限其功以冀休息是亦臧三耳甚難實非記者何必下此新奇之字耶南史顏延之醉詣何尚之尚之望見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是相仍舊解皆作晝寢故皇疏云寢眠也宰子惰學而晝眠也疏又引范甯曰夫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也豈不免乎晝寢之咎以貽朽糞之譏乎託夫弊跡以爲發起也珊琳公云宰予見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王充論衡云予

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惰不可彫琢何以致此使宰予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此皆不得其說而強爲之辭聞嘗卽宰我之生平而統核之大戴問五帝之德欲躡迹於古皇祭義問鬼神之名又構思於幽渺答三代之社主而詞過於激昂疑三年之通喪而情安於簡易迹其議論以觀其志趣大約聖門狂士一流是以不屑常談不脩邊幅不拘寢興之節不循朝夕之常似有放於禮法之外者故夫子痛責之糞土朽木之喻猶言心如死灰

明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五

四十二

明明學論語集解疏

形同槁木不啻針齋育之疾而叩夷俟之脛也卒之從井救人身死齊難竹林七賢之放曠大半激於忠義之誠而徒禍身家無裨君國皆不合聖人之中道而過於狂狷者也若夫志氣昏惰暴棄自甘夫子何暇責誨之而惓惓不置耶

包注云云疏曰此注邢本作孔曰史記弟子傳宰予字子我利口辨辭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集解鄭元曰魯人索隱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關止字子我田闕爭寵子我爲陳恆所殺

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說詳從井救人章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注包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也

糞土之牆不可朽

也注王曰朽斲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及也

於子與何誅

注孔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

深責之辭也

釋文朽香久反雕丁條反糞弗問反本或作糞同坊音爲本或作朽予宰我之名與音餘語辭也下同皇本雕作彫唐宋石經論衡問孔篇詩檄漢疏引皆同皇本朽作坊史記弟子傳御覽引皆同論衡引與亦作子漢書董仲舒傳引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四句作偶語朽與彫土與坊句中自爲韻

正義曰未注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四三 四明書

約園刊本

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包注云云疏曰云朽腐也者說文同朽又作朽廣雅

釋詁朽敗也詩良耜釋文朽爛也云雕琢刻畫者爾

雅釋器玉謂之雕又雕謂之琢說文瑁治玉也彫琢

文也三蒼飾也廣雅釋詁畫也釋言鏤也曹憲音義

云彫刻彫字从彡凋落凋字从欠雕驚雕字从隹阮

氏校勘記云依說文當作珣凡瑁琢之成文則曰彫

彫凋皆借字也

王注云云疏曰云朽斲也者釋文作坊椶塗工之器

也爾雅釋宮鍤謂之朽郭注泥鍤也李巡注泥鍤一  
名朽塗工之作具也說文朽所以涂也秦謂之朽關  
東謂之椳椳朽也鍤鐵朽也此器古蓋用木後世以  
鐵國策豫讓入宮塗廁欲刺襄子刃其朽是猶用木  
而以鐵爲刃也今塗工用鐵者形如刀用木者形如  
半月有柄二器相需爲用途之作具曰鍤朽引申之  
塗之亦曰鍤朽朽本音烏釋文又音胡鍤朽者模糊  
漫畫一聲之轉也鍤朽或又作墁坊孟子毀瓦畫墁  
左襄三十一年傳汚人以時墁館宮室音義汚本又

作坊墁墁亦聲相轉也翟氏云朽其正體汚則通借  
而坊爲經作字也玉篇作杆特小變耳糞土埽除之  
土也本字當作埽少儀借作拚曲禮借作糞與此經  
同埽之曰埽推而棄之曰糞蓋埽棄之土粗浮雜散  
塗之不平服也釋文本作坊說文坊塵也通俗文埽  
土曰坊則以爲塵土塵土者灰土也粗土猶可爲牆  
惟不可塗若塵土并不能築牆矣而可坊也哉

孔注云云疏曰云誅責也者說文誅討也白虎通義  
誅伐篇誅猶責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注孔曰改是者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

寢也  
釋文行下孟反論衡引與作子李觀盱江集官人策引孔子曰昔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

正義曰朱注宰子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子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蒙案大戴禮五帝德篇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言語取人於子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史記弟子傳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子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蓋宰我長於言語而不合中行夫子嘗有是言而記者類序於此似非一時之語也

孔注云云疏曰依孔注下句聽言當作察言盱江集引正同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棧

注包曰申棧魯人也

子曰棧也慾

焉得剛

注孔曰慾多情慾也

釋文棧直庚反慾音欲或羊佐反焉於虔反

正義曰朱注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黃先生易說曰黃帝作歸藏謂之坤乾卦首坤老子本之以立說故重柔德文王周公作周易卦首乾孔子本之以立教故思剛德蒙案老子道德五千言無非以柔克剛之意故以齒剛爲必折夫子贊易作十翼無非抑陰扶陽之義故以剛毅爲近仁說文剛強斷也廣雅釋詁剛強也左昭六年傳斷之以剛剛字从刀本爲鋒芒之堅利鄭君於書剛而塞注謂事理強

斷書疏引其論語注剛謂強志不屈撓蓋剛以志言與勇以氣言者異故好勇不好學其蔽爲亂好剛不好學其蔽爲狂狂者有志於進取狷者志有所不爲子之思狂狷猶思見剛之意也使好剛而加之以好學狂狷而進之以中行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強斷於事理而志不屈撓斯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之天德也孟子善養浩然之氣以志帥其氣卽以氣充其體其爲氣也至大至剛配義與道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義策則氣生故仰不愧於天俯不忤



於人內不懼於己理直則氣壯故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然欲養其氣必先持其志韓非子喻老篇子夏謂曾子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臚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自勝之謂強此皆剛德爲之也然而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義有不勝於戰則臚矣此皆多慾害之也人多慾則志昏而無定識何以能強斷志頽而無定力何以不屈撓故太公丹書曰敬勝怠者強怠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四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勝敬者亡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慾說文作欲貪也荀子正名篇云欲者情之應也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勿學而能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心之大端也是欲不外於好惡而與情相應說文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孝經鉤命訣云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生有仁也情欲貪利而屬陰陰則柔而非剛也董子深察名號篇曰陰之行不得

千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是故養心莫善於寡欲而多欲每足以害剛然而欲發於情又未嘗不本於性孟子言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聲色臭味安佚也而總之曰性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欲爲情之應而又爲性之欲非盡不善之名也夫血氣心知皆性也情出於心知欲生於血氣心知之患在於蔽而情則偏血氣之患在於過而欲則私凡人之所欲無非相生相養之事也欲遂己之生而推及於人之欲其生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惟私其欲於己己欲遂其生而不顧人之戕其生樂記所謂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知誘於外不能反躬物至而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故曲禮曰欲不可從坊記曰命以防欲欲可節不可絕欲宜寡不宜多惟其私而不知節窮而不能寡則內疲於神明外屈於物累心有不慊之餒體無戰勝之肥志氣皆靡剛於何有夫慾與剛非相反之名也

而病實相因私於慾多於慾則害於剛矣根之爲人或有血氣之勇而不能勝血氣之私故孔注以爲多情慾朱注以爲多嗜慾慾之多剛之少也

包注云云疏曰釋文申根包云魯人也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績困學紀聞以爲傳寫之訛也隸續載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則申棠申根一人也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根魯伯宋祥符封根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皆

誤以一人爲二人至明嘉靖九年從張璠之奏始存根去黨以合論語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根申棠王伯厚謂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根則所見本異也案根與續爲雙聲根與棠黨爲同韻詩俟我乎堂兮箋讀堂爲根魯峻碑棠棠忠惠棠棠卽堂堂爾雅釋詁廣續也說文廣古文以爲續字庚根古音在唐部數字本一聲之轉不得以爲二人也又史記正義謂家語有申繆字子周或疑卽史記之公伯僚是又誤續爲繆也

孔注云云疏曰釋文慾音欲或羊住反北人讀入爲去也詩螽斯釋文諸詮之音踰是又讀慾爲覲覲之覲覲覲於所得故皇疏云多情慾者必求人而刑疏以爲私佞柔媚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注馬曰加

陵

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注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

考文補遺古本加諸人下有也字高麗本同

正義曰說文加語相贈加也贈加也誣加也一切經音義引作誣加言也段注二字同義皆謂飾辭毀人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五十四明微書

約圖刊本

也蒙案加从力从口義取施力於口謂憑虛構架以

誣人今謂之架誣駕誣荀子致仕篇殘賊加累之譖

注以罪惡加累誣人也漢書孫寶傳注誣謗也劉知

幾史通采撰篇曰沈氏著書好誣先代魏收黨附北

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遂云馬徽出於牛

金劉駿上淫路氏舊唐書僕固懷恩上書曰彼奉先

雲京其生異見妄作加諸韓子爭臣論曰吾聞君子

不欲加諸人惡訐以爲直者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

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是唐人所稱皆與說文合蓋

加之字義本謂虛語以謗人而後爲虛言實言之通稱引申之凡據其上皆曰加故馬注有加陵之訓子貢方人釋文鄭君本作謗人謂好議論人物也史記弟子傳云子貢利口巧辭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孔子常黜其辯蓋子貢性本通達又長言語自詡風鑑之識好持月旦之評然而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直道而行於人誰毀豈敢以一己之臆見妄加諸三代之遺民子故直折之一則曰夫我則不暇再則曰非爾所及也賜之意常欲施諸人而子之意專在責諸己欲方人而先問己之暇不暇欲無加人而先論己之不及及孔子注謂其不能止人夫子謂其不能責己惟不能責己所以不能止人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貫之恕可行於終身者也我不欲加亦無加人一事之恕專責於言諾者也義有偏全之別似無安勉之分朱注較量於無字勿字以分仁恕何如互求於加字方字以通訓詁耶

馬注云云疏曰云加陵也者陵乃交字之借說文交越也施者推此以及彼其勢平而易加者以下而陵

上其勢逆而難二者似有分辨然非義之陵越乃加字之引申而本義則語相譚加也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引袁宏曰加不得理之謂也非無過者何能不加人人亦不加己盡得理賢人也非子貢之分也皇氏謂不加人人不加己並難可能而注偏釋不加己者略也案強恕行仁之事求諸人必先責諸己而責諸己尤必驗諸人至於家國天下人人皆被其澤而不忍相加焉此卽博施濟眾之量孔氏蓋卽人以驗己初非略己而言人也朱子以無與人皆被其澤而不忍相加焉此卽博施濟眾之量孔氏蓋卽人以驗己初非略己而言人也朱子以無與

明學子論語集注疏 卷五

五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勿分安勉而別仁恕然勿爲禁止固屬勉強之詞而無爲欲無亦非安行之詣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注章明也文采形質善見可得見耳目循也

正義曰說文文錯畫也象交文易繫辭傳仰以觀于天文又觀鳥獸之文又物相雜謂之文文必有經緯交錯而成故周書謚法解云經緯天地謂之文說文敘曰黃帝史倉頡見鳥獸蹏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依類象形故謂之文此文之本義

也說文樂竟爲一章从音从十會意十數之終也樂之竟卽樂之成所謂金聲玉振而集大成也此章之本義也引申之爲黼黻文章之稱考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字又作彰彰三毛飾畫文也後因謂言辭之修飾者曰文章易曰修辭立其誠辭說也辭之修飾者乃得謂之文章也皇疏引太史叔明以文章謂六籍第夫子述而不作詩書禮樂不過刪訂纂修而惟贊周易作十翼因魯史作春秋實爲夫子經天緯地之制作然攷之顏

明乎論叢書義疏

卷五

卷五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之推家訓劉勰文心雕龍等書均謂自古以來以排偶有韻爲文信筆直書爲筆故後人有杜詩韓筆之稱蓋文爲錯畫必有偶語纒紛煥若絲綸乃名之爲文章旣从音必有音韻鏗鏘洽比宮商乃名之爲章故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雖弟子之接聞時人之問答第稱之曰論語而不以爲文春秋筆則筆削則削雖游夏不能贊一辭亦祇稱之以筆而不以爲文惟於易傳之十翼夫子恐其無文不行不成章不達所以象象上下雜卦傳無篇不用韻繫辭上下說卦傳無

處不排偶而於文言一傳排偶韻語重見疊出兼而有之夫子自題其名曰文言此真天地之大文古今之至文尤其章明較著者也然而析言之文與章各有本義而統言之六籍皆謂之文章夫子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不曰道而曰文文章所以載道也何注云云疏曰筆解引此注作孔曰云章明也者書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章明也云文采者樂記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循從邢本釋文音巡疏謂夫子之述作威儀禮法可以耳聽目視依循學習皇本作自修以

明男子論彙集解義疏

卷五

五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 形近訛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注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天道者

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不可得而聞也

皇本高麗本聞也下有已矣二字漢書陸宏傳贊外戚傳注顏氏匡謬正俗引皆同陸宏傳又無兩也字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引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

而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足顯以

與訓及以性及天道爲二事也後漢書桓譚傳注引

鄭君注云性謂人受血氣而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釋文引動作通是卽召誥所謂命哲



命吉凶命歷年易傳所謂天垂象見吉凶皆非易聞者也春秋時梓慎裨竈之徒每以七政占驗謂天道多在西北子產正斥之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史記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得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漢書眭京翼李等傳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於易春秋然子貢猶曰不可得而聞已矣後漢書桓譚上疏曰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是皆以性與天道爲不可得聞也何注以性爲人之所受以生天道爲元亨利貞之道理較平實而乃又謂深微不可得聞今攷夫子之言性如易彖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繫辭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說卦傳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大戴禮本命篇家語引作孔子對哀公曰分于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之性化于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

則必有終矣人生而不具者五三月而徹昫然後能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葍而生臙然後能行三年嘻合然後能言十有六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入歲而訛二入而施行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訛二七而化成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成道性命之端形於此也此專言人性之可得而聞者也又易本命篇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

明男子論證

卷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獫故獫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以其類也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魚游

於水鳥飛於雲故冬燕雀入於海化而爲蛤萬物之性各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夏食冬蟄斲吞者入竅而卵生咀嚙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齒有羽者脂而無後齒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此概言物性之可得而聞者也夫子之言天道如易繫辭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象象傳臨曰大亨以正天道也謙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恆曰

南明子論彙集解義疏 卷五

五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天道卽天行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蠱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剝曰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復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禮記哀公問君子何貴乎天道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中庸對哀公問政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曾子天圓篇告單居離云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是故外

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  
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  
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  
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  
從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  
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  
氣爲電陰之專氣爲霰霰電者一氣之化也毛蟲毛  
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  
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惟人爲倮匈而後生陰陽之精也此皆言天道之  
可得而聞者也乃夫子旣已言之矣子貢明曰夫子  
之言矣而又以爲不可得聞者何也程叔子謂子貢  
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皇疏引太史叔明云是  
夫子死後七十子之徒追思曩日聖師平生之德音  
難可復值六籍卽有性與天道但垂於世者可蹤故  
千載之下可得而聞也至於口說言吐性與天道總  
藉之深止乎身者難繼故不可得而聞也是以皇疏  
及漢唐所引各本皆有已矣二字以寫追思之意

感慨之神讀書敏求記亦謂子貢嗟歎於不可得聞中故以已矣傳言外微自然則所謂不可得聞者非真不可得聞漢唐諸儒又有訓與爲合者如後漢書馮異傳云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三國志注管輅別傳云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胷心者晉書紀瞻傳云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令狐德棻周書贊曰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文選任昉啓曰性與天道事絕稱言唐太宗旌賞孫伏伽詔曰朕惟寡

明男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五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德不能性與天道長孫無忌對太宗曰陛下性與天道非臣愚所及是皆以夫子之言爲一句性與天道爲一句卽漢書外戚傳注所云學者誤讀謂孔子之言自然與天合者也黃先生以八字當作一氣讀謂夫子之言性合天道而言之也性者人稟陰陽五行之正氣而血氣心知之正者也天道者天之氣化流行總之曰陰陽分之曰五行是性之本也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道卽陰陽也陰陽相承接而氣和故曰繼之者善具此和氣

者人之性此言性必本於陰陽也洪範先五行次五  
事五事之作肅作乂作哲作謀作聖皆稟五行之正  
氣而爲性中自具之能中庸曰天命之謂性鄭君釋  
之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  
則智此言性之原於五行也夫子述而不作其文辭  
多人所常聞者若其言性而推原於天道非夫子不  
能言舍夫子之言而別無可聞也端木氏憂人之不  
得聞欲廣聖訓以覺人也董子曰明夫天性知自貴  
於物

何注云云疏曰云性人所受以生者皇疏人稟天地  
五常之氣以生日性性生也樂記則性命不同矣注  
性之言生也莊子庚桑楚篇性者生之質也云天道  
元亨日新者夏云乾元亨利貞文言曰元者善之長  
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注  
但云元亨路言之也日新者皇疏謂日日不停新新  
不已易所謂行健不息詩所謂於穆不已是也史稱  
何晏與夏侯元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尙虛無  
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又稱荀粲好言道常以爲子

貢稱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穢秕兄荀俱常駁其說今觀集解以性爲所受以生天道爲元亨日新說亦無甚元妙惟又以爲深微不可得聞自後宋元明儒言性而離血氣心知之實言天道而超陰陽五行之上謂此理自孔孟以後不傳直至周程張朱始得聞之豈子貢所及料哉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注孔曰前所聞未能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

並行也

考文補遺古本未之作之未一本無之字高麗本同翟氏云未之倒屬當通入字爲一句

明君子論集解彙疏卷五

卷五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皇疏子路稟性果決言無宿諾故前有所聞於夫子卽欲修行若未及能行則不願更有所聞恐行之不周故惟恐有聞也朱子外注引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韓子知名箴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馨愈尊是又以聞爲譽聞蒙案閱過則喜聞譽則恐原足以形容勇士之志氣但此節類記於得聞不得聞之

後聞字當作一例不可爲聞譽之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注孔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叔圉也文謚也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注孔曰敏者識之疾也下

問問凡在已下者也

釋文好呼報反考文足利本無末也字

正義曰朱注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能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外注引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姊文子怒將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空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蒙案周公之制謚法也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乃以經天緯地與勤學好問同謚爲文似乎小大不倫矣而況乎孔圉之行既若彼而謚法又若此宜乎子貢之疑而問也及觀後篇夫子多以好學勸人然後知此章專爲勉人學問也蓋天地生人無論智愚強弱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



必強夫子以敏而好學闡勤字以不恥下問闡好字而原其故曰是以謂則其發明諡法解之意而勉人學問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孔注云云疏曰云文子孔叔圉者左定四年傳注孔圉孔羈孫又哀公元年傳注孔烝組曾孫世本孔達生得闡叔穀穀生成叔烝組組生頃叔羈羈生昭叔起起生圉又哀公十一年傳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于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犁而爲之一

明史論語集解卷五

卷五

卷五 四 明 嚴 書

約園刊本

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注于外州外州人壽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媾注遺疾之弟孔媾孔文子之女疾之妻也云文諡也書周書諡法解經天緯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云敏識之疾者詩江漢疏引作行之疾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

注孔子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

其行己也

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考文補遺本無之字呂覽注引子謂作孔子曰

正義曰朱注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蒙案春秋有子產本屬厥人之母慈惠之師其初年一於用寬迨爲政濟之以猛此亦時勢使然也故必使鄰里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以至作邱甲鑄刑鼎始有薑尾之謗繼有孰殺之歌在當時固有疑子產爲慘刻不仁者惟夫子循其迹而原其心則以爲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君子之道四蓋惠其本心義其作用而恭與敬又所以發政施仁之本也要之非威無以立愛非猛無以濟寬博愛之謂仁必兼以行而宜之之謂義韓詩外傳四曰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子產之善於用義正子產之善於用惠也故夫子於其卒也歎之曰古之遺愛而於或人之間斷之曰惡人此子產一生之定論也參觀或問子產章

孔注云云疏曰云子產公孫僑者據左傳注子產鄭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字子產諡曰成發字子

國故又曰國僑一字子美見左襄二十五年傳注史記誤爲成公少子不知成公亦穆公之孫也史記又謂子產卒於聲公五年爲魯定公之十四年在朝安得七十年之久戚氏鶴泉嘗疑之黃先生曰史記鄭世家言子產事簡成獻聲四君攷左傳襄公八年始載子產遺子事是鄭簡公之元年也簡公卒定公立子產卒於魯昭公二十年定公卒於魯昭公二十八年是子產所事者前簡後定而已子產爲卿於魯襄公十九年子皮授政在魯襄公三十年則執政止二十二年而已沿史記世家之誤謂子產執政四十餘年或又沿史記循吏傳云治鄭二十六年亦失也朱注都鄙有章數語見左襄三十年傳是年子產始執政傳舉其後政之大要統言之此皆事理之當然不可易者故朱子以此爲義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注周生曰齊大夫也晏姓平諡名嬰也

皇本敬上有人字考文足利本高麗本同

正義曰朱注引程叔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此本邢疏言平仲之德久而愈敬也皇疏

本作久而人敬之以爲善交之驗凡人交易絕而平  
仲則久而人愈敬之引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白首  
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  
難也蒙案史記弟子傳云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  
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  
於魯孟公綽所謂嚴事者敬之至也然必先敬人而  
後能使人敬已則平仲之修德可知然必敬於始而  
後乃能敬於終則平仲之慎交又可知此其所以爲  
善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論晏子之行曰擇  
君而事擇臣而使說苑晏子贈曾子之言曰居必擇  
處遊必擇士人以其久交之能敬吾謂其初交之能  
擇禮表記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  
以成小人甘以壞韓詩外傳子夏曰與人以實雖疏  
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  
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惟以一敬字貫徹於內外  
始終而無所增損於其閒斯交之善已又曾子曰君  
子有三費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  
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是以交

友貴乎敬而敬又貴乎久

周注云云疏曰史記列傳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

也事詳左傳晏桓子之子也諡法解治而清省曰平

子曰臧文仲居蔡

注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  
諡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

爲名焉長尺有  
二寸居蔡僭也

釋文臧子郎反

正義曰禮國君有守龜禮器云諸侯以龜爲寶家不

寶龜白虎通引禮三正記曰天子之龜尺二寸諸侯

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士亦有龜故士喪禮云卜宅

明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五

五十四明敬書

約圖刊本

是也家不寶龜者謂尺二寸之大龜也大龜出蔡國

因名曰蔡邢疏及左傳禮器疏引鄭君注與包注同

漢書食貨志曰元龜距冉長一尺二寸直二千一百

六十爲大貝十朋公龜九寸以上直五百爲壯貝十

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

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元龜爲蔡非四

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其曰居者猶言藏龜守

龜也漢書張湯傳居物致富注居儲也書懋遷有無

化居字亦作窟踞臧氏以大夫而藏一尺二寸之寶

龜其僭也其不知禮也家語襄說苑權謀篇漆雕憑對孔子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三大夫之賢不賢憑不識也子曰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是則臧氏之智代不如前而孰知其先代之藏龜已貽誚於智者也左傳襄公廿三年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求後於魯且致大蔡焉杜注大蔡大龜昭公廿五年傳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下僭而吉注僂句龜所出地名是臧氏所藏之龜非一

有蔡又有僂句屢爲子孫所乞靈然則文仲之藏寶龜也若預知龜之大有造於臧氏者而不恤越禮犯分焉斯又文仲不智之智也若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之寶龜公羊傳曰龜青純是則魯國之守龜而非卽臧氏私藏之大蔡也全謝出以蔡爲守龜以臧孫世爲守蔡之大夫又據陸農師明堂位封父龜注謂卽封父之繁弱以大蔡一名僂句一名繁弱朱氏說文通訓又謂大蔡名僂句者其形僂僂僂句也卽龜人所掌之天龜爾雅釋魚之侑者靈要皆無稽之

談也

包注云云疏曰邢疏引世本魯孝公生僖伯彊彊生  
哀伯達達生伯氏鉗鉗生文仲辰辰是公子彊曾孫  
也彊字子臧因以爲氏諡法解道德博厚曰文龜  
出蔡地因以爲名者漢書食貨志如淳注引經說謂  
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齊九江納錫  
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石龜出楚不可名龜爲楚也  
師古曰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耳瓚說非  
也包云國君守龜者據禮器諸侯寶龜而言天子亦  
通稱君也云長尺有二寸者大龜尺二寸始名爲蔡  
說文龜字下云龜甲邊也天子龜巨龜尺有二寸  
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漢書孟康注再龜甲緣也  
巨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段注謂尺二寸之龜  
言其廣不言其修曰尺曰寸皆謂兩邊相距也

山節藻梲

注包曰節者柄也刻鏤爲山也梲者

釋文藻音早梲本又作楨章梲反藝文類聚引梲作  
案據爾雅疏節爲棗之借梲爲楨之借

正義曰左文三年傳疏引鄭君注曰節柄也刻之爲  
山梲梁上楹也畫以藻文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皆

非文仲所當有之意與包注同蒙案山與藻古人多施於刻繪尙書十二章衣繪以山裳繡以藻周禮典瑞王執鎮圭琢刻四鎮之山明堂位曰山黼夏后氏之尊又曰有虞氏服黼夏后氏山考工記山以章荀子曰天子山冕書大傳曰山龍青也藻火赤也而後漢輿服志云公自山以下子男自藻以下是物數各有限制無容僭也惟天子以山與藻飾宗廟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鄭注山節刻構虛爲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爲藻文也禮器注云宮室之節士首本大夫達棨諸侯斲而竊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文仲以大夫而僭天子之廟飾其不知禮孰甚焉當時齊之管仲亦僭此制故禮器云管仲鑊盞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雜記云管仲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漢書貨殖傳序諸侯刻楸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後漢輿服志云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梲並指宮室奢侈而言與居蔡本不相聯屬乃或據爾雅十龜神靈攝寶文筮之外又有山澤水火之四種謂



龜性喜山水因刻畫山藻於居龜之室以悅其神不知龜掌於太卜或藏於太廟其室名爲櫝季氏篇龜玉毀於櫝中是也其室又可懸史記褚先生說今高廟中有龜室置室西北隅懸之是也不聞古人別有居龜之室而可刻畫山藻者也

包注云云疏曰爾雅釋宮闕謂之楹楹謂之棗古本棗作節據郭注闕爲柱上構亦名楹又曰楹棗卽楹也據李巡注構楹一名節皆謂斗拱也是注上斗拱有開楹柄棗楹枅之名也據說文格構楹也構楹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十一四明叢書

約對刊本

柱上枅也枅屋構楹也枅屋枅上標也是枅枅構爲一物柄又爲一物段氏云辭注西京賦曰柄斗也張載注靈光賦曰柄方小木爲之柄在枅之上枅者柱上方木斗又小於枅亦方木也然後乃抗梁焉靈光殿賦層楹曲枅之下又曰楹楹各落此可證柄與枅非一物爾積重之下又曰楹楹各落此可證柄與枅非一物爾雅渾言之說文析言之然許君又引爾雅曰柄謂之楹者欲見渾言析言兩不相背此包注所由以節柄爲一物也案廣雅云構謂之枅曲枅謂之樂枅謂之

管釋名樂學也其體上曲繼拳然也斗在樂兩頭如斗也御覽引爾雅筭謂之疾說文繫傳云斗上承棟者橫之似筭然西京賦結重樂以相承辭綜注樂柱上曲木兩頭受樞者逸周書復格孔注云累芝柄也靈光賦張注云芝柄柱上節小方木爲之長三寸然則枅爲柱上大斗拱樂爲斗拱上之曲木格爲樂上兩頭之小斗拱然後乃架梁焉細分之又有三者之異又爾雅采廂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椳郭注侏儒柱也李巡注梁上短柱也一作楹釋名楹儒梁上短柱

明字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楹儒猶侏儒短故以名之淮南子主術訓注侏儒梁上戴蹲跪人也蓋宮室之制南北爲梁東西爲棟其次爲楣爲殿古多擡梁屋梁上短柱所以承棟而飾以藻文或蹲跪人也藻說文作藻水草也詩采蘋傳藻聚藻也陸璣疏云藻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可長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案上一種卽爾雅郭注之大葉馬藻後一種卽爾雅之蒼牛藻左傳謂之蒹藻釋文藻水草有文者也鄭君注巾車云藻水草蒼色而書大傳云

藻火赤蓋伏生單據火而言之猶據山而云山龍青  
非繪藻兼有二色也

何如其知也

注孔曰非時人  
謂以爲知也

釋文知音智皇本作智

正義曰左傳文公二年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  
其不知者三下展禽妾織蒲廢六關三不仁也作虛  
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杜注作虛器謂居蔡山  
節藻稅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是譏其僭侈而  
不知禮也正與此經古注合朱注依張子說謂文仲

明明乎論叢集解義疏

卷五

七三四明叢書

一約函刊本

刻山畫藻於藏龜之室以諂瀆鬼神說本陳孔璋龜  
賦云山節藻稅既韞且櫜然詞人之賦隨意牽引本  
不可爲典要而文仲之非禮不必刻山畫藻而卽其  
世藏寶龜之意諂瀆鬼神已可概見黃先生曰易言  
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大乎蓍龜是卜者古聖所爲  
興神物以前民用書大誥諸篇屢言吉卜見天心之  
向背有定禮卜喪祭時日以神意之遠近難知此皆  
輔道稽疑示不敢自專之意也若凡事必乞靈於神  
而加之以諂媚則誣已并誣神矣決是非之辨者不

以禍福移知成敗之機者不以險易惑卜以決疑不  
疑何卜兵家所以操勝算也與塊以爲天賜鹽腦以  
爲得天雖曰誑言其識定也殃慶各以類至而君相  
之一言一動尤與庶徵之休咎相關野木生朝而太  
戊與野鳥入廟而武丁治龍門諉爲不覲而子產之  
於鄭亦卒不爲患君子謂天心仁愛告之災譴以冀  
省惕而君相有造命之權修德可以弭災也漢書谷  
永曰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  
罔以非類鹽鐵論散不足篇曰古者德行求福故祭

明子論

卷五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顏氏家訓雜藝篇曰  
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可慨也夫

孔注云云疏曰云時人謂其知者左莊十一年傳支  
仲言宋國之將興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  
人其亡也忽焉僖公二十年傳論宋襄之無成曰以  
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文公十八年傳季文子  
述其言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  
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鸞鷁之逐鳥雀也襄公  
二十四年傳穆叔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

有立言先大夫臧文仲既沒言立雖久不廢此之謂  
不朽是當時固有稱其知者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

注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字於菟

三仕爲令

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

何如子曰忠矣

釋文愠紆問反皇本高麗本何如下有也字御覽品藻門引仕作任

正義曰朱泚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金仁山考  
證曰左傳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  
菟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

明史子論薈蘊彙疏卷五

七五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玉卒蔣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其後  
子文之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是卒  
之時又爲令尹也卒而子般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  
考子玉呂臣子上之閒子文大率執其政而代其缺  
歟是蓋據圍宋之役子文先子玉治兵而以爲執其  
政也全謝山曰子文於莊公三十年爲令尹至僖公  
二十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二十八年子玉死蔣呂  
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  
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宣公四年子越之亂追紀

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意者成嘉之後子文  
再起而爲令尹而仁山先生以爲子上之後者誤也  
子上死卽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尙可以  
爲忠然則子文爲令尹者再其初以讓人其後卒  
位原無所謂罷黜也今攷顧震滄楚令尹表成嘉之  
後卽繼以鬬椒並不言鬬般亦無子文再爲令尹之  
事周燭齋云子文之卒在越椒未知政之時其三仕  
三已當在成王之世自初爲令尹以至遜位子玉二  
十八年之中蒙案此論雖亦出於意度而依據國語

國策較爲近情汪容甫三九釋謂三者數之成九者  
數之極古人措辭往往約之以三九以見其時之多  
且久此言語之虛數也國語楚鬬且曰鬬子文三舍  
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  
逃王止而後復人或謂其逃富曰從政者以庇民也  
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  
我逃死非逃富也又國策云子文因鬬般之殺子元  
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三仕不喜三已不愠不爲爵  
勩不爲祿勉以憂勤於社稷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

者必害故其爲政度人以用人溥惠以撫下凡以  
究厥心不違他恤蓋子文執政二十八年在位不可  
謂不久後歸子玉讓賢不可謂不誠而公爾忘私國  
爾忘家始終如一日進退無二心所謂三仕三已者  
不過形容其盡忠謀國之專且久猶柳下惠之三黜  
士師范蠡之三致千金管仲之三戰三走三仕三見  
逐於君不必拘以爲實數也故莊子田子方篇呂覽  
知分篇史記循吏傳又以三仕三已屬孫叔敖此在  
好學深思者心知其意不然如春秋傳三折肱爲良

明學節義集卷五

卷五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醫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肱可三折而人可九死也  
哉

孔注云云疏曰左氏宣公四年傳初若敖娶於邲生  
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  
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  
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  
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皇疏  
引范甯曰子文是諡也釋文穀作穀奴斗反本又作  
穀借字也於菟音烏塗玉篇作麴麴俗字也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孔注曰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釋文知如字鄭音智下同焉於處反下同

正義曰釋文謂未知鄭君讀作智皇疏引李充曰進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臣之至也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也李說與鄭君合而皇氏以爲不及孔注蒙案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

明學論語集解疏

卷五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蔦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杜注謂子文將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蔦賈曰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然則子玉之敗子文之舉也舉以敗國不智孰甚焉雖能料越椒之必滅知若敖之將餒何後智而前愚耶故論衡問孔篇云子文曾舉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



乘敗而喪其眾不智如此安得爲仁中論智行篇云  
若有人相語曰彼尙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爲仁乎  
是古說多與鄭注合漢書人表引此經師古注曰言  
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蓋人表分九  
等上上爲聖上中爲仁上下爲智夫子重言仁孟子  
兼言義惟有智斯有才乃所以精義而入神全仁以  
成聖故管子天下才夫子亟許其仁孟武伯問由求  
赤三子之仁而夫子先論其才此章上言臧文仲之  
不智下言甯武子之智愚文意正相聯絡古說不可  
易也

明男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七九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邢本以此注爲何解誤脫孔曰二字  
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

注孔曰皆齊大夫也崔杼

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也

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

曰清矣

注孔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杼無有可止者也

釋文崔子鄭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弑施志反木又作殺同乘繩證反棄唐石經避諱作弃皇本之一邦作之至他邦考文足利本作至一邦高麗本上則下育又字之一邦作之至一邦

正義曰朱注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蒙案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田一成出車一乘馬四匹十乘馬四匹乃十成之田采邑之大者也然不曰有采十成而曰有馬十乘猶左傳鶴實有祿位不云祿位視卿而云乘軒子見冕者惟卿有元冕不云見上大夫而云冕者此古人言辭之曲而致焉者也故三仕三已約其數以見其多有馬十乘文其詞以致其曲善讀者會其意不以辭害焉可也

孔注云云疏曰史記田齊世家完卒諡敬仲敬仲如齊以陳字爲田氏仲生穉孟夷夷生湑孟莊莊生文子須無文子卒生桓子無字無字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廣韻崔齊丁公之子食采於崔因以爲氏左傳崔杼事齊惠公有寵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旣而復歸靈公八年使杼爲大夫慶克佐之初公廢太子光及公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是爲莊公崔杼殺高厚而兼其室莊公四年將伐晉崔杼諫弗聽莊公六年魯襄公之二十五年也齊棠公之妻東郭

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八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閒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取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崔子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又襄公二十七年傳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取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

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封與盧蒲癸謀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賁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遂滅之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癸復命於崔子且

明明子論語集解

卷五

八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此崔杼之始末也又襄公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衛遂伐晉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又襄公二十四年傳齊侯旣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蘧啓疆如齊聘且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敢必取其族又二十八

年傳齊侯朝於晉宋之盟故也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又慶氏之亂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亂作公懼陳文子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請戰弗克遂出奔考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莊公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至二十七年春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則文子自出行及復反止二年耳此陳文子之始末也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正義曰皇疏引顏延之曰每適又違潔身者也李充曰違亂求治不汙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駁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避生之可卷未可謂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全謝山曰陳文子之本末大不可問崔杼弒君文子實早知之是時崔慶雖強然文

子亦甚爲莊公所用父子皆被任使而文子陰陽其  
閒與聞弑逆之謀絕無一言坐待禍作無論其出奔  
之事不知果否卽有之而不久遽還仍比肩崔慶之  
閒覬其亡而竊政其後父子相商得慶氏之木百車  
而戒以慎守是又絕不可與蘧伯玉之出近闕者同  
日語也蓋陳氏之大也成於桓子而肇基者文子熟  
看左傳踪跡自見誅其心絕不可謂之清而聖人第  
就子張所問而論之不及其他亦忠厚論人之法也  
蒙案子文處有道之邦不及甯武子之智故知子玉  
之有功而不能料其敗知越椒之必滅而無以弭其  
災而其所謂忠者知霸圖不知王道朱子謂其相楚  
皆僭王猾夏之謀則其智爲小智究不足以言仁也  
文子處無道之邦又不及甯武子之愚故知崔杼之  
將亂而隱忍於幾先知慶封之必亡而覬冀於事後  
而其所謂清者知身家不知君國朱子謂其仕齊失  
正吾討賊之義則其智爲私智更不足以言仁也蓋  
仁非智不全而小智與私智不可以言智卽不可以  
成仁然後知甯武子之智爲真智武子之愚乃大智

之若愚比事以觀夫子不許二子之智者或許武子以仁乎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注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

係行父也文諱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

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皇本高麗本再下有思字唐石經斯作思三國志諸葛恪傳注引同

正義曰皇疏引季彪曰君子之行謀其始思其中慮其終然後允合事機舉無遺算是以曾子三省其身南容三復曰圭夫子稱其賢時人稱季孫名過其實故孔子矯之言季孫行事多闕許其再思則可矣無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八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緣乃至三思也其解斯可矣與聖人善人章相類說

與鄭注皆謂文子未必有三思也張子韶論語絕句

云或能再矣斯猶可何況加以三思是以文子實

有三思也而要皆以三思爲思之善朱注引程子曰

爲惡之人未嘗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

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或問云天下

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

揣之則利害得失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

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且以文子言之其

每事三思如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可謂審矣然  
宣公弑立則爲之如齊納賂而請會及公薨未葬則  
又背之而逐其所任之臣豈非思之之過而反牽於  
計較之私歟是朱子以三思爲思之過黃先生曰朱  
子謂思而得之方是一思是也再斯可者覆審焉而  
斷決行也三思則反覆精審之尤有加也張平子東  
京賦云必三思以顧愆是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當  
時稱許之辭如此文子行事之善或由再思或由三  
思其行事之失者或累所私或偏所蔽雖稱之以一  
思而不得也夫子言思苟得正再思斯可而文子所  
思所行之得失俱可見矣是聖言之寬簡得中也蒙  
案心之官則思思以得爲主不思而得聖人之生知  
也思則得之君子之思誠也物有本末思必精義以  
入神事有始終思必極深而研幾大學之能慮必止  
至善以爲歸中庸之慎思要貴明辨而不惑曰睿作  
聖思之所以不厭周詳也今觀文子之行事宣公之  
失德不敢言襄仲之弑逆不能討於是納賂於齊侯  
定公位以固寵黜賞於萬僕闕君短以奪權追歸父



用而隱恨其讒宣公薨而始謀欲去前既不正殺嫡立庶之罪後無以辭父死子逐之嫌至於作武宮而假人以銘功不思立武之由己取美積而虧姑以成婦不思無禮之及身此猶其小焉者也生平行事瑜不掩瑕文子豈未致思乎而當日固稱三思也文子豈真三思乎而何以仍若未思也蓋思以得爲主思而得也思之再三不爲多思而不得也思之千萬亦無益是猶楚子文之小智陳文子之私智究不如甯武子之大智若愚而足以成仁也

鄭注云云疏曰春秋文公六年經書季孫行父如晉左傳曰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杜注所謂文子三思也是文子卽行父也謚法解道德博聞曰文古本作博厚不必及三思邢疏及作乃皇疏云孔子美之言若文子之賢不假三思唯再思此則可也斯此也是以三思爲有餘又一通言再過二思則可也是以三思爲不足皆非注意黃先生謂文子雖舉事實過未必有三思之

密也故注云及

子曰甯武子

注馬曰衛大夫甯俞也武蓋也

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

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注孔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釋文甯乃定反知音智皇疏本作智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御覽兩引皆同詩抑傳引邦諱作國

正義曰朱注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

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

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

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

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毛大可謂

明聖之論語集注疏

卷五

卷之四 論語

約圖刊本

古者公族大夫父死子繼成公元年武子之父莊子

速猶會盟於向至三年武子始盟宛濮可知武子未

事文公有道無道均屬成公朝也陸稼書謂春秋父

子並時在朝者甚多閻百詩全謝山廣引左傳以證

仍依朱注以有道屬文公時趙鹿泉謂成公自賴棄

籩之從爰及返正享祚三十餘年屢同諸侯之好罕

被大國之兵先之卜遷避狄以定三百年遠模至於

外平晉魯內返匡戚此可謂有道之時皆武子力也

是又以有道屬成公時蒙案讀書論世當會其意不

可泥其辭此章本論武子之人品非爲武子作年表  
所謂可及不可及者特以行之難易爲抑揚非以時  
之先後編次序今攷武子之生平所得稱爲智者如  
左僖三十一年傳卜遷帝邱成公夢康叔命改祀相  
甯武子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卽何事相之  
不享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又文  
公四年傳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  
不辭又不答賦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  
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  
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玃弓矢千  
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  
以自取戾是其博通典禮恪守王章智已不可及矣  
然以其愚者較之則其智猶爲可及也而其事則成  
公時也乃杜氏解左傳遂以不答彤弓不辭湛露爲  
卽愚之不可及由誤會孔注佯愚之意皇疏引王朗  
云韜光潛采運智所得緣有此智乃有此愚孫綽云  
晦智藏明全身遠害飾智成名者易去華保性者難  
由是古注相沿至魏晉時有以浮沈取容之術瓊稱

爲甯武子之愚而集注引程子尙有沈晦免害之說  
是蓋以成敗論人然觀武子當日之事何嘗有所沈  
晦亦無所謂佯愚也考之左傳晉文公之出亡也曹  
衛皆不禮焉既而反國魯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將伐  
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  
鹿晉侯齊侯盟於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  
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  
牛晉與楚戰於城濮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  
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  
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  
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  
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  
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自  
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  
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是  
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  
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欵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  
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

之股而哭之歎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會於  
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  
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  
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  
棗饋焉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三十年晉侯使醫衍  
醜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醜不死僖公爲之請納王  
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  
欵治堇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治殺元咺及子  
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欵先入及門  
遇疾而死治堇辭卿此皆甯武子處無道之時也觀  
其一往直前百折不懼知有君不知有己不畏死亦  
不料生本忠孝之至誠擔君國之重任惟其愚所以  
立天經地義惟其愚所以維世道人心是非天性篤  
摯者不克有此愚亦非學問深沈者不能及其愚此  
其愚乃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之大智若愚是乃智之  
神仁之至而義之盡焉者也然在武子當日惟自盡  
其忠而已初不自知其爲愚亦無暇計及其爲智而  
卒能保其身以濟其君者卽其愚之所感通而非其

智之所逆料是其不可及者正在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之眞愚而不在韜光潛采沈晦免害之佯愚也故自天王盟主以至列國臣民亦唯其鑒其爲忠並無議論以爲愚而自其有道時之智以較之似覺其處無道之若愚而孰知其愚也不僅所以爲智也乃其所以爲仁也吾得而申之曰邦有道其智可及也邦無道其仁不可及也是豈楚子文之小智陳文子之私智所能及及其智而可及其仁

馬注云云疏曰春秋文公四年經書衛甯俞來聘左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九三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傳曰甯武子來聘是武子卽俞也諡法解剛彊直理曰武

孔注云云疏曰云佯愚者佯俗字皇本作詳借字也史記吳世家公子光詳爲足疾索隱僞也蘇秦傳詳僞索隱詐也正字當作陽漢書田儼傳陽爲縛其奴注陽卽僞耳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

注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趨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

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遂歸

釋文與並音餘斐芳匪反吾黨之小子狂簡絕句鄭  
讀至小子絕句禮表記疏引同史記世家引不知上  
有吾字與作乎皇本高麗本裁之下有也字

正義曰朱注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  
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  
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削正也  
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  
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  
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  
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

明明子論語集解

卷五

九臣四明叢書

約屬刊本

之也蒙案孟子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  
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  
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  
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連敘二章因夫子之  
思狂簡而并論狂獯蓋中行之次爲狂又其次爲獯  
簡有簡略簡約二義狂者有爲而過於簡略獯者有  
守而過於簡約故必裁制焉而始歸於中正孟子以  
琴張曾皙牧皮爲狂士獯則原憲季次之流也舉狂  
則獯可知舉狂之簡則獯之簡又可知此可通貫而

互會者也然則狂簡之成章何也考之說文錯畫爲文樂竟爲章分別其文章爲斐斐然者文辭之有條有理自成一言者也故大學注以有斐爲有文章貌詩巷伯傳以斐兮爲文章相錯太元文斐如邠如卽大易之文蔚文炳也蓋狂者抗懷天地喜爲高遠之談猥者躡跡古皇好作精微之論柱下史之道德五千言漆園吏之寓言卅三篇其成章不可謂不斐然特無所裁制而不免爲異端也夫子周流已老道終不行意欲歸而與及門弟子刪訂詩書考正禮樂亦知其各有論撰條理可觀特欲裁制以歸於中正而不使流入於異端此正不得已而以言教天下萬世之苦心也所謂裁者裁其文辭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簡大也者爾雅釋詁文又釋訓簡簡大也孔意謂大者可裁制於可也簡訓寬略寬略則大也孟子趙注謂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亦以簡爲大也妄穿鑿謂不知而妄作焦理堂以孔注斐當作匪字然古人用然字皆形容之詞斐然者形容其文辭之炳蔚不得爲匪然而又言成章也孔



子在陳思歸史記世家以論語之歎爲在季康子召冉求時以孟子所記爲主司城貞子時朱子以爲不然蓋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也釋文謂此章孔注與孟子同與鄭解異不知鄭君作何解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注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孤竹國名也

正義曰史記伯夷傳引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

明聖子論語集解卷五

九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

沒考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  
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太史公蓋疑其辭之有怨  
而不合於聖言也蒙案夫子嘗謂伯夷叔齊不降其  
志不辱其身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  
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其  
節之清介誠有如程子所云推其所爲將不容於世  
必負石赴河乃已者故後世有不食周粟采薇餓死  
之說豈知夷齊之心光明正大過而不留如光天化  
日絕無一毫芥蒂凝滯其節雖極清介而其量又未  
嘗不寬宏孟子以爲聖之清實清之聖者也故讓國  
之逃也不過爲父兄之天倫迨父命不違倫敘不失  
夷齊亦惟各盡其心而豈有遺悔於後日叩馬之諫  
也不過爲君臣之大義迨人心已定天命已歸夷齊  
亦惟自行其志而何嘗追錄其前非所謂不食周粟  
者程子以爲祇是不食周祿非餓而不食於以知采  
薇之歌及汲冢等書所云山亦周山薇亦周薇之說  
皆好事者謂其隘而附會之也皇疏云念猶識錄也  
舊惡故憾也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惟夷齊忽

然忘懷有人犯己己不怨錄之所以與人怨少也則是怨字當與怨乎之怨一例解均爲留憾於心也求仁得仁既無留憾於己不念舊惡更無留憾於人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夫子論伯夷叔齊之行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程子嘗謂韓子頌伯夷之介夫子說夷齊之心又以爲此清者之量謂其不怨武王也朱子從邢疏謂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夫夫子以聖識聖以知心之人作原心之論何必推驗於人哉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云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父姓墨白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薨兄弟相讓不復立也釋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孤竹君之子伯長也夷謚一本名元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夷齊名見春秋少陽篇蒙案少陽篇今無可攷史記索隱謂孤竹君是湯三月丙寅日所封夷齊軼傳見韓詩外傳呂氏春秋今二書亦無其事路史云怡姜姓

也禹封怡以紹烈山是爲墨胎湯初析封離支是爲孤竹漢書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注伯夷之國也其君姓墨胎氏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馬氏繹史引列士傳謂夷齊讓於異母弟伯僚陶氏輟耕錄引吾衍說孤竹君姓墨音眉名台初音怡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遼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集證引吾衍閒居錄云憑夷齊之弟一曰異母弟見烈士傳或云名遠字公望要之年遠代溼姓名封國皆不可得而攷正矣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

注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

或乞醯焉乞諸其

鄰而與之

注孔曰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也

釋文醯呼西反亦作醢五經文字云俗字也考文補遺古本或下有人字高麗本同

正義曰朱注微生高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叔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

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朱子或問曰設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而不得則往助其求可也今微生高之乞諸鄰也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所其掠美行私左右異態如此善夫沂國王文正公之言曰恩欲已出怨使誰當至哉斯言其亦異乎高之用心矣蒙案此章夫子明直道非爲譏微生當與直躬章參看孔注斥其用意委曲朱注又謂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攷之釋文舊本下章無子曰二字則通二章爲一章巧令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五

九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便辟旣飾貌以文奸匿怨友人復隱情而藏險比類以觀則微生之周旋委曲難保無私意於其間史貴直者也左太史之所恥恥其曲而不直也

孔注云云疏曰國策鮑彪注云尾生再見燕策蘇代言其名爲高謂卽論語微生高莊子盜跖篇漢書人表注俱云尾生卽微生高微尾古同部通借豈卽一人歟欲沽直而非直欲踐信而非信高非所高者微乎其微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注孔曰足恭便辟之貌也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

之注孔曰左即明魯大史也匿怨而友其人注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也左三

恥之巨亦恥之

釋文足將樹反又如字匿女力反一本此章有子曰字恐非是陸氏所定本無子曰字也

正義曰精義范氏云巧言令色足恭外爲諂也匿怨而友其人內爲詐也夫惟外不爲諂內不爲詐則不愧於天不忤於人朱子語錄云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或謂不必說到邪佞乞憐奸險報復轉涉深文不足以發其愧汗蒙案巧令足恭

明男子論語集注卷五 一百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惟邪佞乞憐所以可恥匿怨友人者楊子法言云友而不心面友也是無所謂怨也亦無所謂匿也皇疏引范甯云藏怨於心詐親於形外是指奸險陰惡如魏武廬杞一流繆爲恭敬城府既深稍有嫌疑睚眦必報必欲致之死地而後快其人沈摯慘刻不但可恥而可痛恨也所謂可恥者蓋指小人女子之流與巧令足恭者同爲一類大丈夫事君交友道同則合不合則去必不肯枉道以求容惟女子與小人卑鄙性成素無氣節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其怨也缺

望本起於見疏其匿怨也隱忍以圖其狎睨既易親而易怨又忽怨而忽親無非無刺忍氣吞聲合汚同流闖然媚世是直鄉愿而爲妾婦之道委曲以求容悅者也巧言者曲於口令色者曲於面足恭者曲於體而匿怨者更曲於心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亦失其羞惡之本心而已矣夫子所以思見剛者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足恭便辟貌者釋文足將樹反又如字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華如誣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爲有者也又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而

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以足與口二者對言禮表記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又以足與色口三者連言翟晴江臧鏞堂等引之以證孔注是足當如字讀與上言色並列爲三事蓋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不失足於人也正顏色斯近信矣不失色於人也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不失口於人也而三者之反如夫子所謂損者三友友便佞卽爾雅之籛條口柔也友善柔卽爾雅之戚施面柔也友便辟卽爾雅之夸毗體柔也李巡注巧言

好辭以饒人是謂口柔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  
屈己卑身以柔順人曰體柔詩板無爲夸毗孔疏夸  
毗者便辟其足前卻爲恭季氏篇馬注云便辟巧避  
人所忌以求容媚者皆與孔注相合是巧言爲便佞  
口柔者也令色爲善柔而柔者也足恭爲便辟體柔  
者也漢書趙敬肅王傳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其顏  
注其讀曰恭謂便辟也僞尙書罔命篇巧言令色便  
辟側媚孔傳卽以足恭訓便辟所謂便辟者邢疏以  
爲前卻俯仰便習盤辟其足以爲恭音讀如避不當

讀爲僻嬖譬卽馬注所云巧避人所忌蓋盤旋退避  
善承人意以示謙恭黃先生謂指趨踰奔走甚而屈  
膝一流推廣言之也自皇疏引繆協云足恭者以恭  
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邢疏又一說云足成也謂  
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於人朱子遂訓足爲過而  
與上一事不類矣云左邱明魯太史者史記十二諸  
侯年表云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  
意失其真故成左氏春秋傳漢書藝文志春秋左氏  
傳三十卷國語二十一篇皆魯太史左邱明著又司



馬遷傳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而左邱明論輯其本  
事以爲之傳又復纂異同爲國語而劉向劉歆杜預  
輩皆言邱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春秋歆又謂左邱  
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是  
皆以論語之左邱明卽作春秋傳之魯太史說與孔  
注合故皇疏云左邱明受春秋於仲尼者也自唐啖  
助趙匡不知何據謂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是非  
或謬於聖人非卽論語之邱明故朱注以爲古之聞  
人如史佚遲任之類明季本作私攷謂左氏立言已  
雜秦制如臘者秦之祭名耐者秦之飲名庶長者秦  
之官名也又謂左氏卽古記言之左史漢初出於張  
蒼之家疑蒼與其徒掇拾而成毛氏大可已辨其非  
左氏職掌太史故於天道鬼神災祥卜筮之類備書  
於策或譏其失爲巫汪氏容甫又釋其疑至於史官  
貴直而措辭多曲故杜氏謂其微而顯志而晦婉而  
成章如傳所稱君子之評論大抵皆隱現反覆之詞  
在好學深思者善會其意不得以爲是非或謬而疑  
其非邱明所撰也惟史記漢書旣稱曰左氏春秋傳

而太史公又謂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故姓譜有左氏  
又有左邱氏段懋堂文集以左爲姓邱明爲名辨論  
纂詳朱竹垞經義考又以左邱爲複姓因避孔子諱  
而稱左傳其說據廣韻邱字下引風俗通以邱姓爲  
左邱明之後乾隆年間有欲以邱姓人承充先賢之  
後者禮部力駁始寢其議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釋文盍戶臘反說文作盍

正義曰皇疏云卑在尊側曰侍侍孔子也文選思元

明學子論語集義疏

卷五

二高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賦注引鄭君注曰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注孔曰憾恨也

釋文憾戶閭反皇本敝作弊唐石經初刻無輕字宋人妄增之也

正義曰車馬衣裘語見管子小匡篇及外傳齊語子

路本用成語故唐石經初刻及皇邢二疏本均無輕

字後人因雍也篇衣輕裘而於石經旁注輕字遂相

承而誤白虎通義綱紀篇引論語與朋友共敝之作

一句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

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張橫渠論語說云仲

由樂善故車馬衣裳與賢者共做是古本無輕字以  
願車馬衣裳略讀與朋友共做之爲句一切經音義  
引又以共做之而無憾爲句朱少白謂語意直捷尤  
得先賢氣象蓋未做之時已有共做之意不待既做  
而後無憾也朱子訓衣爲服之以其字絕句誤從今  
本今讀也蒙案聖賢之言志志者志於仁也故袁宏  
後漢紀光武論云孔子稱顏回之仁以不伐爲先蓋  
以此章爲論仁也仁必與人相親偶內而父子兄弟  
外而家國天下舉朋友則內外概之矣小而解衣推  
食大而博施濟眾舉車馬衣裳則大小準此矣子路  
勇於爲義而有志於求仁故物我無間隔之私饑溺  
有相關之隱非效蒙莊之達觀脫略其胸襟非慕任  
俠之好施矜言夫意氣卽其所言以推其所願實與  
夫子顏淵之所志不分兩事但有安勉廣狹之殊而  
爲強恕求仁之學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憾恨也者中庸人猶有所憾鄭注  
恨也左傳宣二年以其私感成二年釋感於做邑之  
地哀二年美哉猶有感釋文本皆作憾蓋感以喜心

則爲慕感以哀心則爲傷感以怒心則爲恨故說文正字祇作感云動人心也憾俗字也皇疏又一通以無憾爲敝朋友衣馬而不慚憾引殷仲堪云用人之財不覺非己推誠闇往感恩不生此直忘情而非求仁者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

注孔子無自稱己之善也

無施勞

注孔子無以勞事置施於人也

正義曰朱注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是皆以克己言孔注上句之意也俞碩園謂伐善當言戕伐人之善施勞當言

明學子論語集解疏

卷五

一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施人以勞役之事是皆以及人言孔注下句之意也蒙案此章所言皆有志於仁之事仁者能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人之所好者善是也不自伐其善乃能公其善於人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也人之所惡者勞是也不施人以勞乃能任其勞於己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也爲善爲勞好與惡雖分兩事不伐不施人與己總屬一心此卽克己復禮之功恕以行仁之道也顏子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其不伐善也可知荀子

哀公簾韓詩外傳二新序五載顏子之言云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其不施勞也又可知志於仁而三月不違用其力而一閒未達可謂聖人之亞矣

孔注云云疏曰以伐爲稱伐者左襄十二年傳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注自稱其能爲伐賈子道術篇功遂自卻謂之退反退爲伐論衡謝短篇吏上功曰伐皆與孔注合皇疏引李充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莊以施爲置施者施乃岐之借說文岐敷也文選閒居賦陰謝陽施注施猶布也敷岐猶布置也朱注張大之意乃侈之借謂不斂也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注孔曰懷歸也釋文少詩照反

正義曰皇疏云願己爲老人必見撫安朋友必見期信少者必見思懷也若老人安己己必是孝敬故也朋友信己己必是無欺故也少者懷己己必有慈惠故也樂肇曰敬長故見安善誘故可懷也朱注老者

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  
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外注程子曰  
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  
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大小之差爾又曰子路  
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顏子不私自  
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  
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  
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陸稼書曰此一  
章見聖賢之心公而不私皆是萬物一體之懷總是  
有志於仁但有大小之差爾子路之志與豪俠者不  
同豪俠之輕財好施不過從意氣而來子路卻從義  
理而發看得朋友與我痛癢相關車馬衣裘自不足  
惜是萬物一體之懷也顏子之志與謙謹者不同謙  
謹之抑然自下不過不敢自足顏子直是不見其有  
看得善是性分固有勞是職分當然伐施自無從生  
是亦萬物一體之懷也夫子之志不是別有所願別  
爲一事不過充滿其萬物一體之懷而已吾儒之學  
不患其不公患不能盡公之量不患不去私患不能

盡私之類人己之間有一毫閒隔便是吾性之虧有一毫凝滯便是吾心之疵故老友少者人不一而皆吾休戚相關之人安信懷之事不同而皆我痾瘵乃身之事雖天地猶憾堯舜猶病而總無一毫閒隔雖親親有殺尊賢有等而總無一毫凝滯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此是天地一元之氣運行於上而萬物各得其所氣象夫子嘗有志焉不覺隨口流露所以平日自勵則曰憤忘食樂忘憂惟恐有負此志也教人則曰博以文約以禮欲其其求此志也顏子之欲從末由者此志子路之未足以減者亦此志也蒙案程子所謂子路求仁者強仁也顏子不違仁者利仁也乃若夫子之安仁極其功雖堯舜其猶病充其量雖天地其猶憾故真西山謂學者當從子路之忘私起李安溪謂聖賢相隔分量只在三無字三之字上分別此以見安勉之殊二子言願而夫子不言願者承願聞子之志而不容贅說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懷歸也者詩匪風懷之好音傳歸也釋名懷同也本有去意回來就己也亦言歸也來

歸己也皇疏本歸作安既來之則安之周禮小宰以懷賓客注亦安也皆一義之引申也皇疏又以爲思懷說文懷念思也此懷之本義也意亦相足成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注包曰訟猶責

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者也

釋文訟自用反

正義曰朱注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欺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

明男子論語集注疏 卷五 一十四 明發書 約園刊本

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欺之其警學者深矣蒙案顏子不貳過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皆善補過者也故記者因上章而類敘之然過不曰知而曰見是直如眾目之昭彰而不由其隱匿過不曰改而曰訟是又如兩造之對勘而盡發其陰私且不徒曰訟而曰自訟是無所徵發而獨自痛懲不待曉告而獨自悔治也且不徒曰自訟而曰內自訟是不露聲色而根究分明不假攻錯而銷磨淨盡也過出於不覺能見過則自知明訟惟欲勝人內自訟



則能勝己曰已矣乎惟恐不得見曰吾未見非終不可見三句須一氣讀夫子非絕望之詞乃深望人改過之意或以此歎在顏路請車子路結纓之後是泥已矣乎之辭而害其意者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訟猶責者廣雅釋詁同說文訟爭也易序卦鄭君注訟猶爭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釋文焉如字衛瑾於虔反爲下句首七經小傳本好學下有者字高麗本同攷異作者也已

正義曰朱注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

明明子論語集解卷五

聖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藁案朱子據禮器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故以忠信爲生質之美黃先生曰忠信不好學中庸所謂賢者過之自期於心無愧而不知所行之謬者也戴東原曰聖賢論行固以忠信爲重然如其質而見之行事苟學不足則失在知而行因之謬雖其心無弗忠弗信而害道多矣此忠信不好學之過也釋文引衛瑾說焉讀於虔反

爲下句首廣雅釋詁焉安也荀子作案王伯申釋詞焉  
猶何也乃也禮月令天子焉始乘舟三年問先王焉  
爲之立中制節焉使倍之荀子榮辱篇故先王案爲  
之制禮義以分之皆其例也皇疏引衛瓘曰所以忠  
信不如邱者由不能好學如邱耳苟能好學則其忠  
信可使如邱也是以忠信兼生質學力而言第觀會  
子之三省忠信以爲先聖教之四科忠信居其半主  
忠信所以昭威重而固德性言忌信所以行州里而  
達蠻邦故皇疏又引孫綽云忠信之行中人所能存  
全雖聖人無以加也漢書武帝詔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大戴禮曰百步之內必有  
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曾子制言下曰昔者禹見  
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所謂忠信者秉德之士也豈僅生質之美而無關學  
力之優耶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六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雍也第六

釋文凡三十章注疏本分仲弓問于桑伯子原思爲之宰皆別爲一章朱注并之故

二十  
八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注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

考文補遺云古本南面下有也字高麗本同

正義曰朱注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王伯申經義述聞曰書傳凡言南面有謂天子諸侯者說卦傳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士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一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相見禮凡燕見於君必辨君之南面是也有謂卿大夫者論語雍也可使南面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南面臨官吏記樛里子傳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是也蓋卿大夫有臨民之權臨民者無不南面仲弓之德可爲卿大夫以臨民故曰可使南面也文選思元賦注引論語摘輔像曰仲弓淑明清理可爲卿爲卿則南面臨民矣而包注皇疏皆謂仲弓之德可使任諸侯治非也身爲布衣安得僭擬於人君子鹽鐵論法略篇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

面者數人亦誤以南面爲諸侯之位說苑脩文篇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又誤以南面爲天子之位矣蒙案魯語敬姜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是卿大夫亦有朝既有朝則必南面設之也儀禮喪服斬衰三年章曰君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是卿大夫亦有臣既有臣則必南面臨之也要之無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各有臨民之責卽皆可稱南面之尊故朱子謂

明明子論語集解

卷六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而不必拘定其爲天子爲諸侯爲卿大夫也

包注云云疏曰邢本作言任諸侯治釋文云一本無治字一本作言任諸侯治國也檀弓疏引鄭君注言任諸侯之治意與包注同左昭十三年傳子產曰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二十三年傳魏子南面衛彪侯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魏舒晉大夫故南面爲于位此皆目南面爲諸侯也諸侯聽政在路寢南面故云治國政若

饗燕之屬則在阼階西面矣

仲弓問子桑伯子

注王曰伯子書傳無見也

子曰可也簡

注孔曰以其能簡故

曰可也

釋文桑子郎反

正義曰朱注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蒙案此與上章記者以類相敘古本各自爲一章朱子謂仲弓因許已南面而問伯子據說苑實夫子以其有居敬行簡之言而許南面意似較順黃先生謂可者其人恬淡坦易有可取脫略之謂簡伯子所短在此也可也絕句簡又一句則是可者可其人非可其簡也

明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注云云疏曰邢疏云子桑伯子當是一人故此注及下包注皆惟言伯子而已左傳秦有公孫枝字子桑釋文引鄭注云秦大夫似以子桑伯子爲二人非也朱子引胡氏疑爲子桑戶者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

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聞而子桑戶死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巨遊方之內者也魚相造乎水穿池而養給人相造乎道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又樂正子輿與子桑友霖雨十日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謂子輿曰父母豈欲吾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又山木篇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齊楚圍於陳蔡之閒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

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漢書古今人物表列子桑子於中中楚辭云桑扈嬴行是其人與琴張爲友孟子所謂狂士而未合於中道者也簡卽狂簡之簡夫子惜其簡亦謂其太簡而不知所裁也

孔注云云疏曰此注皇本無孔安國字今從邢本文選絕交書注引孔注云簡略也周語不亦簡彝乎注簡略也與孔注寬略意合攷之說文簡牒也獨斷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書序疏引顧氏說簡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長一尺二寸是本義爲竹簡編約而用之故引申之義爲省約然爾雅釋詁云簡大也釋訓簡簡大也故孔注因之訓寬略皇疏以爲疏大無細行寬大與省約義正相反或以爲欄字之借抑知簡與狂相因狂簡者才高意廣疏節闕目脫略於情事卽省約於禮文義雖相反而意實相成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注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

略則可也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注包曰伯子之簡大簡也

子曰雍之

言然

釋文行下孟反又如字大音泰邢本大作太

正義曰朱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蒙案說苑修文篇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然則夫子



之可伯子特以其質美而又惜其無禮文無禮文則太簡而易野仲弓所論之太簡卽夫子所稱伯子之簡而又申論簡之可在居敬卽簡之可在合禮禮毋不敬意本一貫初非未喻可字之意而疑夫子之過許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簡本治身之美德書曰馭眾以寬臨下以簡簡又臨民之要道故法解曰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然必主之以敬而隨時振肅約之以禮而持守謹嚴始簡而能廉簡而無傲所謂爲政以德居其所而垂拱以治也若一於

明用字論集解

卷六

七十四明敬書

一約園刊本

簡而不節之以禮文失之於易野則剛簡如嬴秦專任夫督責柔簡如魏晉遂至於廢弛而天下反從此多事程子曰居敬則所行自簡居簡而行簡者似乎簡然乃所以不簡可謂得其旨矣仲弓之問仁也夫子告之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道也恕者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簡莫簡於是矣然必敬以持己而後可恕以及物故先告之以出門如覓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迨敬恕合而邦家無怨臨民無乎不可仲弓之論居敬與修己以敬章實相表裏其得力於聖訓有

素而有不契合於聖心乎故深然之而許以南面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敬肅者說文敬肅也肅持事振敬  
也爾雅釋訓肅肅敬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

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注凡

人任情喜怒遠理顏淵任道喜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

釋文好呼報反今也則亡或本無亡字卽連下句讀

皇本高麗本問下有曰字論衡問孔篇兩引一作哀

公問孔子文選懷舊賦注楊仲武諫注引亦有孔子字無顏回者下好學二字幸說文作發吉而免凶也胡耿切字鑑云經典作幸誤幸尼輒切

正義曰朱注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  
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  
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旣云今也則亡  
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  
得也蒙案不遷怒克己之偏而勿敢違禮也不貳過  
克己之私而勿敢越禮也顏子之問仁也夫子告之  
以克己復禮蓋天地之生人命之以仁義禮智信之  
五性又賦以喜怒哀樂愛惡欲之七情情者性之欲  
情之過失在偏欲之過患在私往往不能盡合乎禮

義非禮卽所以害仁而復禮要必先克己克己者克其偏與私而已矣情欲大端在好惡遂其所好則生喜喜之極則暢而爲樂觸其所惡則生怒怒之極則轉而爲哀喜怒哀樂之失中由於己之偏而惟怒爲難制能克己以禮不敢妄逞其血氣雖或有怒而不遷所謂皆中節而發乎情止乎禮義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口之於言也四體之形於貌也視聽言動之非禮生於己之私而有過而不覺能克己以復禮不至再蹈其前非雖或有過而不貳所謂不遠復而

未嘗不知未嘗復行也顏子凜四勿之箴效七日之復專用力於三月不違之候以冀一日克復之功觀其怒之不遷則喜怒哀樂之無不中禮可知也觀其過之不貳則視聽言動之更無非禮可知也黃氏勉齋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旣怒之後冰銷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旣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爲好學而朱子以爲克己之功也然而才旣竭而學將成命亦從此短矣顏子之卒向無定說史記云年二十九髮盡

白蚤卒未言卒之年也淮南精神訓注云十八而卒高誘蓋本列子云壽十八後漢書云顏子十八天下歸仁似謂其學業著名之年也家語云三十一早死史記索隱及邢疏引家語作三十二但史記言髮白之年在二十九大約不離此二年卒者近是皇疏凡應死而生曰幸應生而死曰不幸

何注云云疏曰何晏常謂聖人無喜怒哀樂王弼非之以爲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遂謂其不復應物失之遠矣然觀何氏此注云任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約園刊本

道不過分當理不移易語頗平允豈因王氏之駁而改正歟范文子謂喜怒以類者鮮以類卽不遷也朱子外注引程叔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可怒在彼己何與焉朱子語錄曰聖人無怒何待不遷聖人無過何待不貳程伯子與張子定性書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此皆參禪之語反似清談家數矣易繫辭傳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

遠復无祗悔韓子本此著論曰所謂過者非謂發於  
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於其心則爲過  
矣不貳者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  
也朱子以爲不必問是念慮之過形顯之過但過不  
可貳漢書谷永傳云毋貳微行出飲之過顏注引此  
經云貳謂重爲之也且易明曰未嘗復行而乃過求  
高深推之於言行未形之先反無以見顏子好學之  
實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注馬曰子華弟子公

明子論語集注卷六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西赤之字也六斗四升曰釜也

釋文使所吏反爲于僞反釜音父史記弟子傳引冉子作冉有

正義曰皇疏子華姓公西名赤冉子冉求也其母子  
華母也請粟就孔子請也亦有容儀故爲使往齊國  
但不知時爲魯君之使爲孔子之使耳朱注使爲孔  
子使也

馬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  
四十二歲集解引鄭元曰魯人云六斗四升曰釜者  
說文本作脯云馘屬也或作釜左傳昭公三年晏子

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杜注云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考工記陶人爲甌盆甌皆實二鬴鄭注量六斗四升曰鬴臬氏爲量改煎金錫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聲中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鄭注鬴六斗四升也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此鄭君據九章粟米算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容一石爲率以

推方尺深尺之鬴止得積六斗一升又八十一分升之五十九尙少二升又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明考工之量與當時算法不同詳見賈疏徐氏養原曰九章算術斛有三等粟一斛積二尺七寸劉徽曰謂方一尺深二尺七寸米一斛積一尺六寸五分寸之一菽苽麻麥一斛皆積二尺四寸十分寸之三此記言耳三寸實一升則是粟斛也而鄭注以米斛計之粟斛大米斛小小者猶不足六斗四升之數則非立方一尺明甚矣又據漢書律歷志以方尺之斛容十斗與

記文尤不相符或云漢尺十寸故容十斗周尺八寸八八六十四故爲六斗四升此以平方之法算立方不知平方一乘以方八自乘得積六十四立方再乘以方四自乘得十六再以四乘十六得積六十四不能通爲一率也周禮廩人曰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據鄭注以此爲一月食米之數與之以釜是僅足凶年半月之糧故再子意以爲少也歟

請益曰與之庾

注包曰十六斗爲庾也

明明字論諸集義疏 卷六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庾俞甫反案庾從更不從史史隸變爲更經典借爲更老字

包注云云疏曰說文庾水漕倉也一曰倉無屋者詩甫田曾孫之庾鄭箋露積穀也是庾之本義爲倉庾引申爲廩置假借爲量名說文又有斛量也引周禮弓人曰黍三斛一弓之膠雖無幾字既从斗爲量名大小不嫌通稱或卽庾之正字歟玉篇匱余主切器受十六斗是又以匱爲正字考之說文匱匱器也荀子大略篇流丸止於甌臾甌臾卽匱匱之爲器猶庾之爲倉要之皆借字也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申豐

曰粟五千庾杜注本賈逵云庾十六斗與包注同儀  
禮聘禮記曰十六斗曰斂鄭注江淮之間量名有爲  
斂者今文斂爲逾魯語云出稷禾秉芻缶米韋昭注  
引聘禮記十斂爲秉斂作庾小爾雅釜二有半謂之  
斂斂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謂之秉是十  
六斗之量名當以說文之與爲正字庾匱逾斂皆  
爲借字與聲與俞聲其聲同在古音侯部也又考工  
記陶人庾實二穀鄭注豆實三而成穀穀受斗二升  
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是則庾實二斗四升與十

六斗之庾大相懸殊賈疏謂庾有二法或謂陶人所  
作之瓦器不必盡與量器相符也據左傳鍾六斛四  
斗據聘禮庾一斛六斗是鍾大而庾小而廣雅云鍾  
十曰斛斛十曰秉則斛爲六十四斛秉爲六百四十  
斛此誤之顯見者也又左傳晏子曰陳氏三量皆登  
一焉鍾乃大矣杜注登一謂加舊量之一以五升爲  
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也  
而小爾雅云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  
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斂斂



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謂之秉則缶爲四斛鍾爲八斛是以豆區釜從舊數鍾獨從加數此又誤之顯見者也

冉子與之粟五秉

注馬曰十六斛爲秉五秉合八十斛也

釋文秉音丙

正義曰臧鶴泉云夫子在魯魯奉粟六萬在衛亦如之季氏賜粟千鍾而交益親蓋夫子設教弟子日集君大夫既多致饋從者各齎糧而來聚於一處統爲子粟以冉有善理財令典之如漢時都養弟子相類

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凡日食行糧及周助皆取諸此始請粟曰與之釜繼請益曰與之庾皆未與也冉子推夫子有加無已之情而竟與之以五秉與者冉子粟則夫子之粟也本欲請之而與卒乃與之而告檀弓記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冉子用意正與此同見古人所以爲師者無不至而不知其過厚也若自與之粟則背師而好行其德冉子烏乎可毛大可云致聘禮諸侯之使皆以粟十車列館門外禮注每車之米秉有

五簋簋卽庾也館廩之粟計十車共十五秉母子以三分之一與赤母意亦準古聘禮而行而孰知五秉之粟八十斛較宰祿之九百斗僅少十斛抑亦與之太多矣

馬注云云疏曰秉十庾也故云十六斛儀禮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鄭注秉十六斛記又云二百四十斗鄭注謂一車之米秉有五簋記又云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爲一秬鄭注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稭名也若今萊陽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閒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一車之禾三秬爲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稷也周禮掌客云車米祗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簋車禾祗死牢牢十車車三秬鄭注車米載米之車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每車秉有五簋則二十四斛也禾稟實并刈者也聘禮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每車三秬則三十稷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稷猶束也筥讀爲棟梠之梠謂一穧也王懷祖廣雅疏證云據周官

儀禮及鄭注之文是禾束之秉與量名之秉其事既  
異其數亦殊量名之秉爲十六斛比於斗斛數爲最  
多之數禾束之秉爲一把比於筥稷秬爲最少之名  
說文秬字注云周禮二百四十斗爲秉四秉曰筥十  
筥曰稷十稷曰秬案聘禮記二百四十斗乃總言一  
車所載之米非承上十數曰秉言之許氏誤合兩句  
爲一事遂以二百四十斗爲秉此下連引四秉曰筥  
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則又誤以禾束之秉爲量名之  
秉并下文之筥稷秬皆誤以爲量名矣韋昭魯語注

云聘禮曰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一百六十斗也  
四秉曰筥十筥曰稷稷六百四十斛也則亦誤以禾  
束之秉爲量名之秉特以秉爲一百六十斗與許氏  
異耳廣雅秉四曰筥之文正承斛十曰秉之下蓋亦  
與許韋同誤從許氏之說由二百四十斗而遞加之  
以至於秬則有九千六百斛一車三秬則有二萬八  
千八百斛從韋氏之說由一百六十斗而遞加之以  
至於三秬亦有一萬九千二百斛非惟牛不能任亦  
且車不能容矣今核之此經以一百六十斗而推之

五秉則爲八十斛其數已嫌太鉅以二百四十斗而推之五秉則爲一百二十斛其數更覺不倫徐楚金說文繫傳以說文有百二十斤爲秬之說附合秬字下所引周禮二百四十斗爲秉爲二百四十斤而以二石爲一秉五秉爲十石其數雖若較少而其說究爲無本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

不繼富

注鄭曰非冉求與之太多也

釋文衣於既反

正義曰朱注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蒙案淮南子云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者然是善於色養者也有不顧其母之尸喪而遠出者乎史記弟子傳云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是夫子之於弟子體恤無所不周有不顧其母之乏膳而遠使遠出者乎冉子一再請而與之過厚是直繼其富也豈知果急與不急子華應早自爲計當周不當周夫子

應亦代爲計指其富而辨其爲繼則前此之與釜與  
庾若吝惜不肯多與者無非示以義之不必與卽富  
之不必繼

鄭注云云疏曰注云非冉求何等了直皇疏引舊通  
謂華母本不乏冉子亦知其不乏而故多與者欲明  
朋友之義不乏尙與況乏者也是欲回護而反覺支  
離

原思爲之宰

注包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也

與之粟

九百辭

注孔曰九百九百斗也辭讓不受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義曰皇疏引鄭注云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  
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朱注云粟宰之祿也  
包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原憲字子思集解鄭元  
曰魯人索隱引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  
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  
子卒後原憲退隱於衛又孔子世家云孔子年五十  
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  
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  
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包鄭二注蓋本史記而

去大字與孟子檀弓合詳見鄉黨篇邢疏云魯司寇大夫也必有采邑大夫稱家故以原憲爲家采邑之宰也晉語官宰食加韋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家田也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蓋本包注而非謂論語本文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九百斗者皇疏謂嫌九百升爲少九百斛爲多宜與五秉相類故應是斗也案前漢官祿自二千石以至百石佐史爲最少後漢百石月給十六斛又有斗石月給十一斛則周時之家邑宰祿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二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九十斛數亦不甚相遠也辭說文作辭不受也从受辛會意士冠禮賓禮辭許注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禮哀公問固臣敢無辭而對注讓也

子曰毋

注孔曰祿法所當受無以讓也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注鄭曰五家爲鄰五

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釋文毋音無

正義曰檀弓疏引鄭注曰毋止其辭讓也詩采芣疏引鄭注曰士辭位不辭祿朱注毋禁止詞言常祿不

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鹽鐵論疾貪篇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陸稼書曰此章就取與辭受見聖門精義之學冉子之與非不慷慨足以救天下之吝也而夫子以不繼富裁之則與釜與庾若欲委曲遂其與之之念者然無非示以不當與也原思之辭非不廉潔足以挽天下之貪也而夫子以一毋字裁之則鄰里鄉黨若欲委曲遂其辭之之念者然無非示以不當辭也是非不知冉子之心甚厚也

明男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原思之行甚高也惟恐過而傷義流弊有不可勝言者蓋自春秋之末大道日晦士多好爲己甚之行與之之過至於平原孟嘗之豪俠辭之之過至於於陵仲子之怪僻自非聖門立此大中至正之矩天下好勝之風日甚一日將有捐頂踵以示恩獻羨餘以表異者噫亦何所不至哉蒙案嚴取與於一介辨辭受於萬鍾合之以孟子之書更足以見聖門精義之學孔注云云疏曰說文毋止之詞也从女一女有姦之者一禁止之令勿姦也故鄭君訓毋爲止孔注以毋

字絕句意亦相同然注云無以讓也似又讀毋爲無  
聯無以二字爲句而二疏本以毋字絕句者或用鄭  
君章句也王伯申謂毋猶不讀當連下作一句檀弓  
云其毋以嘗巧者乎是其例也武虛谷以毋以作無  
已與孟子無以則王乎相類詞氣似較婉曲

鄭注云云疏曰周禮地官大司徒職五家爲比使之  
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  
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  
相賓又遂人職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鄙五鄙  
爲縣五縣爲遂六遂在百里之外鄰里爲遂之起數  
六鄉在百里之內鄉黨爲鄉之盈數此錯舉鄉遂以  
賅內外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注犁雜文也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雖欲以  
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甯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  
於其子  
之美也

釋文犁牛利之反雜文曰犁又力之反色如狸也又  
力兮反耕犁之牛騂息營反舍音捨棄也一音赦置  
也

正義曰范甯云謂非必對言也皇疏犁音狸狸雜文



也或音犁犁謂耕犁也釋文犁力之反色如狸也又力兮反耕犁之牛也是犁牛古本有訓耕牛者說文犁作𧈧耕也釋湛然輔行傳引說文人曰耕牛曰𧈧段注𧈧耕皆謂田器其後互名之故冉耕字伯牛司馬耕字子牛而孔注又以爲名犁也山海經稷之孫叔均是始作牛耕郭注始用牛犁也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以耕者爲雇犁牛犁牛者耕牛也後儒據漢書食貨志以牛耕始於趙過爲代田之時其說非也爾

雅釋畜牛屬其子犢駢赤色周家所貴也角角周正長短尺寸合禮也禮郊特牲郊之祭也用駢尙赤也用犢貴誠也牲孕弗食也祭帝勿用也鄭注尙赤者馬正也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爲貴也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駢犢而角繭栗惠氏禮說以爲天牲者是也仲弓可使南面故以天牲況之然祭山川亦有用駢牲者皇疏周禮牧人職云凡陽祀用駢牲陰祀用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鄭注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

也陰祀祭地於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今云山川者趣舉言之若南方則用赤是有其方色也南齊志建武三年何佟之奏引牧人湯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前軍長史劉繪議引語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否若其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又云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尙也夫周所尙者騂也是則山川

亦有用騂者惠氏以天牲而用之山川爲非禮者非也然則犢而旣騂且角祭天何以疑其勿用也蓋帝牛必在滌三月耕牛非可以祭天也劉氏台拱曰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間耕牛非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

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爲禮未有起畎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國策賓孟曰人犧實難已犧何害賓犖謂中行范氏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以犧牲喻人亦古之通語也說苑脩文篇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孫卿子曰聖人之得執者舜禹是也聖人之不得執者仲尼

子弓是也楊倞注子弓仲弓也顏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禮樂三子言志許以諸侯仲弓德行亞於顏淵遠出三子之上觀夫子所以稱之者其分量可知矣末學膚受緣文生義至以之子二字誣及所生史記稱仲弓父賤人殆由傅合耕犁之愆王肅家語謂生於不肖之父則又緣雜文之訓而遷就其說周禮沈辜用龙山林川澤正當用雜色之牲外祭用龙則並五嶽四瀆四瀆亦有時用雜色者何故龙牛之子反有勿用之疑雜文之訓始於揚雄高誘注淮南王

肅注家語一皆承用小爾雅爲王肅所僞託故亦云然微言絕而曲說興所從來遠矣蒙案史記弟子傳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集解引鄭元皆云魯人索隱引家語云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論衡自紀篇云母犁犢駢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妨奇人蘇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曰傑超倫孔墨祖愚巨翟聖賢是又以伯牛仲弓爲父子王仲任論多怪僻而博極羣書生於兩漢去七十子尙近其說必有所本所謂犁牛卽耕牛乃隱指

其父之名字而戲之也淮南子說山訓云髡屯犁牛旣科以楸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此闔用論語之意而所謂髡屯科楸者乃形容病牛之狀與淮南所云伯牛爲厲實相關會以惡疾而蒙賤人不肖之名旣遭无妄之災又有求全之毀伯牛何其不幸耶

何注云云疏曰淮南子高注犁牛不純色此何注所本也皇疏釋文謂色如狸狸說文作狸伏獸似狸卽今之野貓不足以爲雜文之證犁之同韻爲黎糴黎通

作黎廣韻黎黑而黃也糴黃卽離黃爾雅之倉庚楚雀其色黎黑而黃也犂之同母爲驢驘說文齊謂黑爲驢又通作廬廬黑剛土也爾雅釋畜曰驢馬曰青驢皆謂馬黑色魏策云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東山經鱮鱮之魚其狀如犂牛郭注犂牛牛似虎文者或謂卽上林賦之貊犛說文貊似熊而黃黑色然則犂牛卽驪牛謂黃黑相雜之牛也王伯申曰犂與駢對舉駢純色則犂爲不純色當以雜文之訓爲長犂牛之子駢且角用以祀山川猶列子說符篇

所云黑牛生白犢以薦上帝耳犂牛色雜不宜用猶淮南說林訓所謂駢駁不入牲高注云犧牲以純色也案王氏謂犂駢對舉雜文之訓本自可通況沈辜小祀禮合用尨而望祀南方山川間亦有用駢者今以尨雜之牛而生駢角之子雖不用於上帝豈其舍諸山川此正不得已而思其次之意劉氏王氏兩家本可互通而不必定以犂爲耕也但經文旣作犂訓耕者犂之本義也訓雜文者黎之假借也本義可通無須借字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注言餘人暫有至仁時  
唯回移時而不變也

正義曰皇疏云三月一時爲天氣一變苞述云顏子不違仁豈但一時將以勸羣子之志故不絕其階耳其餘謂他弟子也爲仁並不能一時或至一日或至一月故云日月至焉而已矣朱子或問曰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卽是心而是德存焉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相依也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相去也顏子之於仁熟矣至於踰時之久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然其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諸子從事於仁或能終日而不失或能終月而不失也蒙案終食無違仁極言其時之暫三月不違仁極言其時之久三月者一時也三分時之一爲月三分月之一爲日日者匝日也舜典協時月正日周禮挾日而斂之內則教之數日左傳天有十日月令蔡邕章句日幹也盧注甲至癸也古多以日爲匝日蓋以時月日三分相去之等差比較諸子不違仁之久暫至字林訓到史記春申君傳物至則反注至極也日至月至

猶言長至短至謂不違至於此而已矣者極盡而無餘之詞也中庸子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回之爲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守而弗失者不違之謂也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人體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強恕而求仁必先克己以復禮於禮無不復於仁能不違然而於穆不已者天地之心也至誠無息者聖人之心也顏子求仁去聖一閒嘗從事於克己復禮之訓不遷怒不貳過法易之不遠復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也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此其所以不違於仁也夫天地不可一日而無陽卽人心不可一日而無仁惻隱之端盡人皆有平且之氣無日不存患在恃亡而不能擴充耳朱子曰復之一陽是坤卦積來一日生一分至十一月而一陽始成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顏子得力於復之初九始法七日之來復馴致三月之不違故至復而一陽生至臨而二陽息至泰而三陽盛長三畫之卦已少成卽一時之氣已少變爲仁至三月而與天心無稍閒斷其時不可謂不久

倘由是而乾乾不息生生不已自強法天行之健元善徵天德之休則己無待克禮無不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斯大而化之之聖矣

何注云云疏曰云餘人暫有至時者是訓至爲來爲到宋張子遂有內外賓主之說朱注沿其誤以爲或曰一至焉或月一至焉將何以定其違與不違之久暫耶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注包曰果謂果敢決也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注孔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曰達謂通於物理也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注孔曰藝謂多才能也於從政乎何有

釋文與音餘皇本高麗本賜也達求也藝上皆作子曰

正義曰朱注從政謂爲大夫皇疏引衛瓘曰何有者有餘力也邢疏何有言不難也蒙棗禮樂兵刑國有分職政事言語人有專長故聖門有四科之殊周禮有六官之屬三子之果達藝其才學各有所長其表見均有可攷嘗觀孟武伯之問仁也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



之宰侍坐之言志也子路謂千乘之國爲之三年可使有勇知方冉有謂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十爲之三年可使足民韓詩外傳兩載戎山景山之言志也子路謂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螽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子曰勇士哉子貢謂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願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兄弟子曰辯士哉然則由之果謂其勇於治軍也果與勇析言則有別渾言則相通史記謂

明子論語集解

卷六

三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好勇力志抗直冠雄雞佩羆豚由固勇士也至於一諾取信片言折獄則又其果之餘事矣賜之達謂其通於辭命也詩可以言辭達而已使於四方賜能專對授之以政不患不達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賜固言語之選也至於廢置隨時逆億屢中則又其達之先見矣求之藝謂其善於會稽也數居六藝之一簿書錢穀是其專長握算持籌不知聚斂之附益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好勇博藝省物而勤己是冉求之行也至於用矛以入齊軍奉命而

弔宋國則又其藝之兼技矣從政固非易事三子各有專長然而賢者之才每有餘而果至於亡身達至於貨殖藝至於聚斂三子初不自知也中庸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必待聖人之裁制而始歸於中道矣

包注云云疏曰云果謂果敢決斷者說文果木實也引申爲堅決敢斷之稱果敢堅決一聲之轉也晉語其身果而辭順注謂敢行其志也是之不果奉注克也易說卦巽爲不果左宣二傳殺敵爲果字亦作悞

明學子論彙集解疏 卷六 三十四 朔菴書 約園刊本

爾雅釋詁悞勝也廣雅釋詁悞勇也蒼頡篇悞慙也惟果足以決大義任大事定大難是以從政不難也孔注云云疏曰云達謂通於物理者說文達訓行不相遇謂爾雅九達之旁歧這道大通之道也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釋名云達徹也字又作達字林込滑也黃先生曰拘執一理者或泥於古而悖於今或與一利而生一害達則所施無阻窳易傳曰往來不窮謂之通所以從政不難也云藝多才者說文藝種也廣雅釋詁藝治也唐人樹藝字作藝六藝字作藝

引申之樹藝則成材書金滕曰能多材多藝禮運義者藝之分注猶才也樂記藝成而下注才技也文王世子曲藝皆誓之注小技能也黃先生曰藝謂習練治術有所嫻精也周官司徒職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職曰考其德行道藝州長正月勸之黨正歲書之皆曰德行道藝服習闇練事有關於修齊治平故曰藝也古者執技事上固有不與士齒之例而稷主稼益作虞垂作工夔典樂終身守一職以盡嫻長則藝之不可以已也故聖門重藝

明學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

注孔曰費季氏邑也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叛聞閔子騫賢故

欲用之也

釋文騫起虔反費音祕邑名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集解引鄭元孔子弟子曰錄云魯人蒙糝家語十五歲誤作五十歲又記閔子騫爲糝宰問政於孔子子曰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亂則飭冢宰危則飭司徒不和

則飭宗伯不平則飭司馬不義則飭司寇貧則飭司  
空語襲大戴禮盛德篇閔子無爲費宰之事家語王  
肅僞撰不可信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費季氏邑者左傳僖公元年公賜  
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也云季氏不臣邑宰數叛者  
襄公七年季孫宿嗣文子爲政季氏漸強時南遺爲  
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  
遺請城費吾多與爾役故季氏城費後昭公十三年  
南蒯以費畔公山弗擾亦爲費宰與陽虎執桓子又

明明字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叔孫輒率費襲魯公入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  
樂頎伐之遂墮費是其邑宰屢叛也案隱公元年費  
伯城郎之費乃費矸父食邑讀如字在今山東兗州  
府魚臺縣西南僖公元年賜季友之費讀曰祕在今  
山東沂州府費縣治西南七十里賈逵索隱以爲魯  
懿公子費伯之食邑者非是至尙書之費誓乃唐衛  
包所妄改說文本作柴書大傳作盼徐廣曰一作鮮  
一作獮魯都曲阜誓師當在郊外費縣故城去曲阜  
且三百里初出誓師豈必遠至費縣哉

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注孔曰不欲爲季氏宰語使者曰善爲我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如有復我者注孔曰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則吾必在汶上矣注孔曰去

之汶水上欲北加齊也

釋文爲于僞反復扶又反汶音問水名則吾必在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史記弟子傳引同太平寰宇記引傳若有復吾者

正義曰黃先生謂季氏未知其爲桓子康子也時與仲弓季路冉有之爲宰同不同未可知也聖門諸賢之仕魯正程伯子所謂一命之士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韓詩外傳曰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衛靈之不喪能用祝佗王孫賈仲叔圉之才也季氏之亡不能任仲弓季路冉有之賢也仲弓之爲宰欲救季氏之失意在撥亂而反之正也閔子之辭宰以季氏爲不可救之人不能持危而扶其顛也蒙案朱子嘗曰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若不仕於大夫自是無官可做故曾子沒齒於宗邦原憲潛蹤於草澤皆懷抱利器溫溫無所試卽子夏爲莒父宰子游爲武城宰子賤爲單父宰亦小試而未展其長才史記弟子傳夫子

謂公哲哀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雖若賞其志之高實歎其時之無可如何也然子嘗使漆雕開仕而又說其吾斯之未信子路嘗使子羔爲費宰而子斥其賊夫人之子蓋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當視其時之不可道之同不同問其才之稱不稱志之合不合而未可以一例論也集注引湯氏譏毀先賢金吉父嘗謂其粗厲

孔注云云疏曰善爲我辭焉辭乃辭之借與原思辭粟之辭同孔注云善作辭說則以辭之本義言之下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須添說似不如借舜爲了當云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者說文汶水出琅邪朱虛東泰山東入濰段注漢書地理志朱虛下云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濰水經汶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其縣東又北過淳于縣西又東北入於濰謂之東汶水以別於禹貢汶水也今東汶河源出臨朐縣南沂山東北谷東流近穆陵關折東北流數十里折東流百五十里至安邱縣西南境折東北流經縣城西北又東流數十里與濰水會說文又引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

沛段注漢書地理志萊蕪下云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水經曰汶水又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案舊沛水合汶於安民亭今東平州西南十里安山鎮卽古亭也今汶水出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東北七十里之原山亦名馬耳山西南流經縣城西北又經泰安府南境又經甯陽縣北境至汶上縣北之戴村壩又經汶上西南境之南旺分流南北南流者四分以接徐沛北流者六分以接臨清自明永樂中宋禮開會通河以及國朝運河皆全資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列本

汶水而入沛之故道湮矣水經注有牟汶北汶柴汶元和志又有羸汶胡氏謂禹貢雖旨云汶水有五北汶羸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羸汶在今萊蕪縣南三十里原出新泰縣官山之陰流合牟汶牟汶在萊蕪縣南門外西流至泰安州東入汶北汶卽泮水原出泰山分水嶺泰安州志謂之甄汶柴汶在泰安州東三十五里俗名司馬河又有水出萊蕪縣寨子村流合牟汶者近志指爲涪汶據漢志瑯邪靈門縣有高朶山涪水所出東北入濰說文云水出靈門山

世謂之浯汶在今莒州界與萊蕪無涉志誤蔣氏廷錫尙書地理今釋云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其源非一合流於泰安州之靜安鎮謂之大汶又有小汶出新泰縣官山之下至徂徠山南入大汶汶水舊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自明永樂九年於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南流達於濟甯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流達於臨清州會漳衛諸水入海者十之六矣蒙案汶有青州之汶有徐州之汶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今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七十里有閔公山世傳閔子避召處述征記謂泰山郡水皆名汶其實禹貢之浮于汶論語之在汶上爾雅之汶爲瀾卽徐州之汶會合羸汶牟汶北汶柴汶小汶以入濟說文之第二義也水經注之東汶水乃青州之汶會合浯汶以入濰說文之第一義也東汶水全在濟境大汶水在齊南魯北齊地少而魯地多考工記貉踰汶則死先鄭注汶在魯北戚鶴泉謂齊魯以泰山爲界大汶口尙在泰



山南百餘里故詩詠汶水湯湯下卽言魯道有蕩却汶在魯境雖至齊必由之道其去齊尙遠必在汶上者以汶水東北一帶多深山大谷蹤迹難到欲借此隱避以全其志孔注去齊之意未必然也

伯牛有疾

注馬曰伯牛弟子冉耕也

子問之自牖執其手

注包曰牛有惡疾不

欲見人故孔子

曰亡之

注孔曰亡喪也疾甚從牖執其手也故持其手曰喪也

釋文牖由久反考文補遺古本亡之作亡也漢書宣六王傳引作蔑之新序節士篇引作末之

正義曰伯牛有疾史記弟子傳作有惡疾論衡云伯牛空居而遭惡疾白虎通云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

惡疾劉孝標辨命論云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韓詩序云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淮南子精神訓云冉伯牛爲厲厲說文作癘云惡疾也字亦作癘癘厲本陰陽之氣相乖不和之名周禮疾醫云四時皆有厲疾注氣不和之疾左哀元年傳天有菑厲注疾疫也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瘡者何癘也注邪亂之氣所生東山經澧水其中多珠鼈魚食之無癘注時氣病也西山經英山有鳥曰肥遺食之已癘注或曰惡創素問脈要精微論曰脈風成爲癘又風論癘者有榮

氣熱附其氣不清故使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癘風蓋此疾係感風寒瘴毒所生其氣不清每有傳染母子不欲見人者惟恐延害於人此正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夫子問之自牖執其手者與之永訣也不入其室者或恐傳染也一以全師弟之恩情一以慎父母之遺體仁之至義之盡聖人兩全之策也皇疏牖南窗也申欒肇欲令南面視之之說朱子本之以爲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孔子不敢當此

禮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與之永訣意與包注不同攷之禮士喪禮既夕記云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牖下喪大記云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鄭注外內埽爲賓客來問病也東首北牖下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恆居北牖下或爲北牖下孔疏病者雖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金吉父謂牖當作墉室中北墉南墉墉牆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爲壁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窗名扉謂之屋漏

然無北牖之名也蒙案記言外內皆埽外堂而內室所云北牖者據堂言之或指牖之北邊也堂室之閒東戶而西牖尊者恆居奧與與者室西南隅牖之北正室之奧也病者不宜屢遷動若寢北牖之下東首而當戶又無以避風寒是病者之牀仍宜在奧當牖之北而東首君來問疾正可南面以臨或恐其不潔而隔牖視之應聽君之自便或將氣絕時遷於正寢北牖下此想當然之理也亡之或作亡也孔注訓喪似失慰問之意史記無亡之二字作命也夫斯人也而

明男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四十一區明發書

一利園刊

有斯疾命也夫是以命歎其疾非必遽謂其喪也漢書引作蔑之新序引作末之蔑末罔無微莫皆與亡一聲之轉顏師古注蔑無也亦命之所遭無有善惡何義門謂無可以致此疾之道黃先生謂天命精微闡不可測皆與語氣未能逼肖當從新序作末之末之者末如之何也猶今人云莫奈何無復說子路不悅公山之往曰末之也已言天下事無可復爲也夫子歎荷蕢之果曰末之難矣言如其意無可復辨也檀弓魯莊公罪卜國之無勇曰末之卜也謂軍旣敗

無可復言也亡之猶言末之哀痛之深不覺其詞之斷續至今讀之猶想見執手含淚吞聲歎息時也

馮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集解鄭元曰魯人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注包曰再

言之者痛惜之甚也釋文夫音徇

正義曰夫注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四 明嚴書 約園刊本

致之亦可見矣蒙案韓詩外傳一孔子對哀公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其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其殺之少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其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召誥言天之所命曰命哲命吉凶

命歷年蓋仁義禮智之性吉凶修短之數皆命於天  
人必守義禮之正而吉凶修短莫之爲而爲莫之致  
而至是謂天命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盡其道而死  
斯謂之正命揚子法言問明篇曰命不可避也顏氏  
之子冉氏之孫以其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  
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是  
則顏子之短命冉子之惡疾皆天命之無可避非其  
自取之也乃太史公謂伯夷叔齊積仁絜行而餓死  
顏淵好學屢空而蚤天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盜跖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聖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日殺不辜暴戾恣睢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  
哉荀子曰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  
汙優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是故君子  
道其常小人道其怪蓋命有三科祭法孔疏引孝經  
援神契曰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譎暴有隨命以  
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  
隨其善惡報之也論衡命義篇曰說命有三一曰正  
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者謂本稟已自得吉也  
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

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  
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  
凶禍故曰遭命白虎通受命篇曰命有三科有壽命  
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壽命者上命  
也若言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  
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  
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  
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  
命沙鹿崩於受邑是也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

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三說少有異同  
而孟子趙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  
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則是顏子之天伯牛之  
疾爲遭命而要無愧於受命也黃先生曰世有行道  
而凶違道而吉者此數之變而不可爲常常者多且  
久變者少且暫以少且暫之變而遂言命數不足憑  
豈其然乎黃元同曰積惡必有禍非不幸也其免禍  
乃幸也孔子曰小人有幸而無不幸積善必有福非  
幸也其獲禍乃不幸也孔子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

然幸者不可多得不幸者特其少且暫終歸於福善禍淫而已矣君子道其常故居易以俟命則是顏淵伯牛之死其死由於命非天其天年也不幸也巖牆桎梏之死天其天命自取之也非不幸也若乃淮南精神訓云顏淵天死伯牛爲厲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是惑於老莊養生之說然而導引服食雖足以卻病延年乃嵇康踞鍛竈而權刑單豹臥深山而遇虎儻所謂適命者非耶抑其自取之耶

包注云云疏曰朱子引侯氏仲良曰伯牛以德行稱

明明子論語集注

卷六

四十五 明叢書

新園刊本

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意與包注同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

注孔曰簞筒也瓢瓢也

在陋巷人

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注孔曰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

改其所樂也

釋文簞音丹食音嗣瓢婢遙反巷戶降反樂音洛鹽鐵論地廣章引在下有於字新語慎微篇後漢書樊英傳注引陋巷下皆有之中二字

正義曰韓詩外傳十孔子嘗謂回曰家貧居卑何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四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

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  
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  
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  
讓而好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  
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揚子法言  
學行篇云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  
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  
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  
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聖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歟觀韓詩之言知顏子之屢空未必至於凍餒也觀  
揚子之言知顏子之所樂無以易其好學也皇疏謂  
顏淵食不重飴及無雕鏤之器惟有一簞食一瓢飲  
而已不願爽塏而居處之在窮陋之巷中是不過不  
能富貴也封建井田之世四民有分業卽有分產孟  
子曰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  
能然而爲士亦苦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  
妻子室人交謫饑寒切身而猶自詡以爲樂道也抑  
亦不近人情矣韓詩外傳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



空虛則無立士故許魯齋蔡虛齋以爲士生三代下  
欲讀書須先謀衣食真通儒之見也黃霸繫獄而傳  
經趙岐在逃而注孟千古豪傑之士能有幾人哉其  
樂謂樂道孔注是也未若貧而樂本作貧而樂道與  
好禮對此章可以互釋史記正義引衛瓘曰非大賢  
樂道不能如此故以稱之皇疏云美其樂道情篤故  
始末言其賢也孟子嘗謂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雖大行不加  
焉雖窮居不損焉言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孟  
子所言皆足以爲樂道之證而顏子之所樂別有在  
焉者蓋樂得聖道爲依歸又被循循之善誘好之篤  
學之專欲罷不能如有所立祇知其爲樂都忘其爲  
苦所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也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有顏子之好始有顏子之樂有顏子之樂益以見顏  
子之好樂固好之積而成焉者也故朱子仍以博文  
約禮言之周茂叔每令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  
何事程伊川謂解子侁曰使顏子以道爲可樂而樂

之則非顏子矣是乃列子所謂無樂無知是真  
知莊子所謂回始忘仁義繼忘禮樂終於坐忘之說  
也

孔注云云疏曰以簞爲筥者周禮籩人疏喪服傳疏  
左宣二年疏引鄭注同說文筥筥也漢律令筥小筐  
也廣雅釋器筐也曲禮苞苴筥筥鄭注盛飯食者圓  
曰筥方曰筥公羊昭廿五年傳高子執筥食注葦器  
也蓋此器本以竹爲之或以葦方圓可以通稱故皇  
疏云竹筥之屬也用貯飯若儀禮士冠禮擗實于筥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左哀廿年傳與之一簞珠注小筥也此似方器則又  
爲匱字之借以瓢爲瓠者說文瓢作瓠从瓠省蠡也  
三蒼瓢瓠勺也江南曰瓢檝周禮鬯人禁門用瓢齋  
杜子春注瓠蠡也鄭君注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  
蓋全用瓠而殷其蒂者爲瓠一瓠剗爲二曰瓢故皇  
疏云瓢瓠片也云筥食在陋巷不言瓢飲者省文也  
巷說文作輓巷隸作巷又作衞里中道也廣雅釋詁  
衞凡也釋室閭謂之衞又衞道也古者二十五家爲  
里里有巷故字从邑从其言爲邑中所公共此里中

之巷也又爾雅宮中街謂之臺詩所謂巷伯卽左臺  
九年傳之司宮巷伯魏都賦注永巷掖庭之別名此  
宮中之巷也太平寰宇記陋巷在曲阜縣城西南二  
里孔子廟北二百步此後世附會之說蓋簞瓢陋巷  
猶言疏食飲水衣敝緼袍皆假設之詞耳故皇甫謐  
高士傳南史周捨戲劉遴之又牽連曲肱而枕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  
而廢今女畫注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也

釋文說音悅中如字一音丁仲反女音汝畫音獲皇本說作悅女作汝高麗本之道下有也字案求當作

明明子論語集注疏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

正義曰朱注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  
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外注引胡氏謂夫子  
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語此亦意想之  
詞但記者以類相從卽冉子之不悅益見顏子之好  
學惟其好而彌覺聖道之可樂故才旣竭而欲罷不  
能惟不好而不知時習之可悅故力未極而遽爾自  
畫或問小注云冉子陽借力不足之名以陰諱其心  
不悅之實開口云非不說情形羞澁便是自畫夫子

已窺見其隱微故以畫字直破之以廢字對勘之謂非力不足祇其心不悅耳蒙案樂之深由於好之篤好之篤由於知之真冉子聖門賢弟子豈甘自暴自棄或此時知未真故好未篤不咎其志之未堅徒諉於力之不足尙未識孔顏樂處何如耳

孔注云云疏曰云畫止也者說文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引申爲截止之稱法言學行篇百川學海而至于海邱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廢爾雅釋詁舍也古廢置字互訓左文二年傳臧文

有明字論集解卷六

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州本

仲其不仁者三一曰廢六闕廢本作置公羊宣八年傳廢其無聲者注置也置不去也齊人語置與植植通方言植立也說文植措也中道而廢猶中庸半途而廢謂力不足而立於半路暫措置之俟有力而復行畫則截止而不進也表記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注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注馬曰君子爲儒將以明其道

小人爲儒則矜其名也

釋文女作汝高麗本足利本無作毋

正義曰周禮太宰職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法言君子篇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說文儒柔也儒行釋文儒之言優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皇疏儒者濡也習學事久則濡潤身中也韓非子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君子儒小人儒者猶荀子所謂大儒小儒也儒效篇曰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修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修而才可謂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此言其度量規模之有大小也又非十二子篇曰弟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嘽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此言其後儒之流弊也蓋子張才高意廣每失之寬浮子夏篤信謹守每失之狹隘故夫子嘗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至於子游高爽疏暢意思闊大觀與子夏爭洒埽應對一節二人所見更

有不同子夏之問政也子告之以無欲速無見小利使之進於遠大家語因之遂有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甚恡於財之說中論載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儻亦自知其不及而矯之歟此章明日女爲無爲是專爲子夏說也金氏攷證引王會之說謂子夏細密謹嚴病於促狹此君子小人以度量規模言其言小人對大人君子特有大小之分耳李安溪云此小人猶言硜硜然小人哉褊陋之稱也君子之儒見識高明規模廣大若不能進於高明廣大而以所得自安焉則爲小人儒蒙案言必信行必果硜硜之小人猶得爲士之次不過規模狹隘節守謹嚴如荀子所稱之小儒固不失爲儒者也若馬注以爲矜名謝氏以爲徇利程子以爲爲人則是成爲眞小人而不得入儒林之傳矣

馬注云云疏曰此注邢本作孔曰史記弟子傳集解

引作何曰

子游爲武城宰

注包曰武城魯下邑也

子曰女得人焉耳乎

注孔曰焉

耳平皆  
辭也

釋文女音汝皇本作汝乎下有哉字高麗本同御覽  
職官居處二部引耳作爾

正義曰得人皇疏引袁氏云謂得其邦之賢才不也  
蓋古者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親民之官未嘗不  
資師友之益苟能慎擇於平日盡心以求賢藉以裨  
益身心匡救政事表勵風俗誠非細故揚子雲曰縣  
令不請士郡主不迎師是誠可怪也況乎周禮司徒  
職以教法頒之於鄉吏自比閭族黨歲時考校德行  
道藝上之州長鄉大夫以至三年大比而賓興其賢

明明子論漢解義疏

卷六

五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能是鄉舉里選之法正爲邑宰之專責故後漢書肅  
宗紀詔曰昔仲尼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  
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  
得人固爲宰之要務也大戴禮王言篇孔子曰昔者  
明王之治國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  
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歲  
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又曰昔者明王必盡知  
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  
其所在夫非有司預擇而得之明王何以知之哉然

天子不問以舉賢而問以得人者得之正爲舉之地也陸宣公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曰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舉里選

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朱子與劉其父書曰方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猝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宣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今於天下之士漠然不以爲意至於臨事倉猝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欲泛然求已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是所舉之賢才不可不得之於平日



故曰得人正爲舉賢之地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武城魯下邑者顧震滄春秋大事表曰襄十九年城武城杜注魯邑泰山南武城縣子游爲武城宰卽此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又於山東輿圖兗州府嘉祥縣下注曰魯武城在縣境襄十九年所城之武城也子游爲武城宰卽此又有南武城在費縣西南曾子居武城是也與杜注不合閻百詩釋地云南武城魯邊邑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史記加南字者別於魯之北有東武城也四書攷云武城有南北北武城屬東昌府南武城卽今嘉祥縣隸兗州府今觀南武山澹臺山澹臺河俱在嘉祥則嘉祥爲南武城明矣顧亭林日知錄云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正義云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宋程大昌澹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縣名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隸趙而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

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子羽傳次曾子但  
曰武城省文耳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  
城縣有澹臺子羽冢可見武城之卽南武城也周柄  
中辨正云史記弟子傳云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  
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之武城在  
費縣曾子之南武城在嘉祥案今嘉祥縣有南武山  
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因南武山之城遂附會  
爲曾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云魯人攻鄆曾子辭於  
鄆君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鄆是曾子所居卽費縣  
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耳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五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云南武城者因清河有東  
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耳  
孔注云云疏曰皇疏本經注皆作焉耳乎哉耳與爾  
雙聲古多通借唐宋石經皆作耳玉篇引此經於耳  
字下是古本作耳字也後漢書章帝紀注御覽人事  
部皆引作耳而職官居處一部又引作爾宋元諸儒  
及明初監本亦有作爾者說文段注云凡語云而已  
者急言之曰耳凡云如此者急言之曰爾世說新語  
云聊復爾耳謂且如此而已也汝得人焉爾乎言得

人於此否也公羊傳三年問焉爾皆訓於此也王伯  
申釋詞云耳猶矣也女得人焉耳乎言汝得人焉矣  
乎蒙案依段氏當作爾於此爲實義依王氏當作耳  
矣乎爲虛詞金吉父謂三語助辭氣似繁況乎臯本  
復有哉字則似以段氏實義爲長爾此也此武城也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  
也

注包曰澹臺姓滅明名也

字子羽言其公且方也

釋文澹徒甘反古定反考文古本澹作儻說文偃作  
於古人名於字子游

正義曰武虛谷以有字略讀對師問而應曰有也與

孟子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語氣正  
同蓋幸其有而不敢以爲得也攷史記弟子傳澹臺  
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旣已受業  
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  
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  
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左傳哀公八年春吳伐我  
從武城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杜注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爲武城宰其父與王犯  
相善國人懼其爲內應合觀二傳子羽貌旣不揚難

免今世父又結交當路出入公門至使國人懼其應  
外寇以害鄉黨則父子素輕於人已可概見嗟乎子  
羽以貌之醜怪既不見知於人羣因父之濫交又難  
取信於當世豈非抑塞磊落奇才哉子游能觀之以  
暇察之於微於絕無僅有之中得人棄我取之法不  
以皮膚相士不以族類求賢一若疑其不必有而深  
喜其有視爲不易得而不敢矜其獨得者可謂別具  
心目矣朱注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  
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

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  
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  
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  
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  
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故謂持身以滅明  
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  
惑真西山大學衍義曰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  
且不由徑其行己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  
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之

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如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包注云云疏曰史記弟子傳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正義曰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家語謂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與史記相反王肅偽造之書不足信也云公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且方者皇疏方謂不由徑公謂非公事不至偃室也皇疏又一說行不由徑謂混稱其德行方正非公不至乃實指其事迹也與下章先言不伐一例徑有以小言者史記高祖本紀索隱引鄭注步道曰徑說文徑步道也謂步行之道異於車行大路也周禮遂人遂上有徑注徑容牛馬異於畛涂道路之大者也故字林云徑小道也徑有以邪言者老子而民好徑注邪不平正也離騷夫惟捷徑以窘步注邪道也故廣雅釋詁云徑衰也徑有以捷言者周禮野廬氏禁野

之橫行徑踰者注射邪趨疾越隄渠也祭義道而不  
徑注步邪趨疾也故荀子脩身篇注徑捷速也至包  
注所謂方則當以算術明之大約方率徑一則周四  
斜一四一四二一三五六圓率徑一則周三一四一  
五九二六五周一則徑零三一八三零九八八周髀  
算經曰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  
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徑隅者衰弦也古  
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由衰弦以趨捷徑則不循  
乎規矩而不能成直角之正方注以方釋不由徑至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精之論也公事皇疏謂課稅課稅不必至於室也朱  
子謂飲射讀法之類飲卽儀禮之鄉飲酒禮周禮鄉  
大夫三年大比賓與賢能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  
飲酒之禮射卽儀禮之鄉射禮周禮鄉大夫以鄉射  
五物詢庶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之禮讀  
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及正歲黨正於四時之孟月  
吉日族師於月吉闔胥於旣比皆行讀法之禮王朝  
鄉吏侯國邑宰禮制應同然而飲射當於序讀法當  
於廷亦不必至於室也朱子或問曰以士民之分言

之則凡飲酒讀法而羣至於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己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閒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史記伯夷傳云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是公正事之宜入告者或因有登堂入室之時然亦必待訪問而始告皇疏謂不託狎倚勢於朋友者是也若後漢杜密之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反譏劉勝以閉門埽軌隱情惜已抑亦太覺多事矣每讀後漢書黨錮傳未嘗不歎清流之禍半亦由於自取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卒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孟之反不伐

注孔曰魯大夫孟之側也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

奔

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注馬曰殿在軍後者

也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爲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云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前進耳

釋文殿都練反毛氏汲古閣本之作子

正義曰左傳哀公十一年春齊爲鄆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如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

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勿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哭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



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  
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  
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  
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  
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蒙索是役也左  
氏所紀始終一再求爲聖門生色始而出師禦敵冉  
子之策居多繼而左軍獲勝冉子之功爲最而特於  
其用矛入齊師子以一義字稱之可知食君祿而効  
命疆場生是邦而保全鄉里皆屬力之所當盡義之  
不容辭故雖樊遲之踰溝汪錡之陷陣公爲林不狃  
之死衛社稷皆可以一義字概之況乎之反以敗軍  
之屬爲殿後之人當其生入國門也左師奏凱以旋  
軍右師曳兵而棄甲旣已相形之見絀誰復因敗以  
爲功是以之反不敢自伐而夫子稱揚不置者亦謂  
其能明大義而有保衛生靈之實德也無如春秋之  
世敗而畏死者眾退而居功者多卽如孟孺子洩儼  
然一右軍之帥旣不欲戰而忍死須臾猶以五十步  
笑百步較量於顏羽邴洩之間可謂選懦性成廉恥

道喪則之反加人一等矣雖然反之保殘軍何如求之勝大敵反之爲後勁何如須之奪先聲則是宗國之干城無非聖門之高弟抑知武城徒卒三百人有若嘗與其選而所謂武城人如澹臺子羽者亦鐵中之錚錚者也孔門何其多賢耶之反何敢自伐耶

孔注云云疏曰云魯大夫孟之側者左傳杜注孟之側孟氏族也字反皇疏引鄭注本云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案反旣爲之側之字古人字上例用子五十後始用伯某甫仲某甫爲且字故莊子大宗師篇稱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六十四  
四男叢書

約園刊本

孟子反與子桑戶子琴張友毛氏汲古本因之反作子反似非無說而阮校則以爲誤也云不自伐其功者左莊廿八年傳且旌君伐注伐功也因而自稱其功亦曰伐左襄十二年傳小人伐其技注自稱其能也賈子道術功遂自卻謂之退反退爲伐老子不自伐故有功之反與桑扈琴張爲友其得力於老氏之言歟

馬注云云疏曰云前曰啓後曰殿者殿譬之借廣雅釋詁殿後也邢疏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夫前驅啓乘

車大震倅車屬焉大震卽大殿殿與震古音同在真  
文部詩小雅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前軍爲啓也左  
襄十八年傳晉帥諸侯會齊侯于平陰齊師遁連大  
車以塞隧而殿是後軍爲殿也又二十三年傳齊侯  
伐衛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  
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是殿定於出軍之先魯無軍政  
殿非預定故定公八年師退陽州冉猛先其兄僞呼  
猛殿清之役之反本無殿軍之責而能後入爲殿以  
全一軍之命又不伐其功豈不賢哉戚鶴泉云說者

以入門爲雩門又以爲稷門之異名以左傳云師次  
雩門之外也不知稷門魯城正南門僖公高之又名  
南高門齊女樂文駟陳於魯南高門是也雩門則南  
城之西門西臨雩水公子偃自此竊出犯宋師沂水  
出尼山西北亦經此門外舞雩在焉安得混而爲一  
又此役齊人及清爲今濟南府之長清縣戰日右師  
奔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泗爲魯城北  
水齊之來及禦之俱在城北師入宜亦在北門不應  
轉繞至南門而入之反所入宜是爭門一名淨門有

池在焉其郭卽子駒之門長狄僑如埋首處有池應須策馬而過馬見水則畏也然則師何以次雩門蓋冉求以武城三百人爲已徒卒武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軍自南來故須次此以聽調遣魯人怯戰久駐遷延至五日而右師從之臨戰之期豈猶在雩門乎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注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名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國之美人也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及如宋朝之美難矣免於今世之害也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空 四册藏書

釋文鮀徒多反朝張遙反左傳漢書鮀作佗 約園刊本

正義曰書微子疏引鄭注云不有言無也皇疏引范甯曰祝鮀以佞諂被寵於靈公宋朝以美色見愛於南子無道之世並以取容孔子惡時民濁亂唯佞色是尙忠正之人不容其身故發難乎之談將以激亂俗以欲發明君子全身遠害也朱注本之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或問引侯氏疑而字爲不字金吉甫攷證曰而字猶與字古書兩事相兼者每以而字中遞之王伯申釋詞曰而猶與也及也言

有祝鮀之佞與有宋朝之美也韓非子說林篇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言管仲與隰朋也墨子尙同篇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言善與不善也而與聲之轉故莊子外物篇與其譽堯而非桀大宗師篇與作而蒙索而如與及古多通用互訓夫子嘗謂巧言令色鮮矣仁中庸又以去讒遠色對哀公是二者不宜偏有抑揚此言疑在衛時見靈公喜諛好色又爲子路輩過於剛直忠勇而發而記者類列於澹臺滅明之後豈以子嘗有以言取人以貌取人之歎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六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注云云疏曰云祝鮀衛大夫子魚者左傳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是祝鮀卽子魚也名鮀故字子魚佗借字也及盟於臯鼫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宏詳論康叔蔡叔之封尙德不尙年萇宏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是祝鮀有口才時世貴之也云宋朝宋國之美人者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瞶過宋野野人歌之

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豸杜注南子宋女也朝宋  
公子舊通於南子在宋呼之是朝爲宋之美人而善  
淫也若昭公二十年公子朝通靈公嫡母奔晉者乃  
衛之公子非一人也而及如釋文一本及字作反義  
亦通皇疏一本云反如宋朝之美佞與淫異故云反  
也邢疏從之謂此章言世尙口才也祝鮀有口才時  
世貴之宋朝美人善淫時世疾之言人當如祝鮀之  
有口才則見貴重若無祝鮀之佞而反有宋朝之美  
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案孔注偏於祝鮀言貴之而  
於宋朝加善淫似有抑揚之意而及如三字亦不成  
詞氣黃先生以而爲衍文曲爲之通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注孔曰言人之立身成功當由道譬

猶人出入要當從戶也

皇本戶下有音字

正義曰皇疏以道爲先王之遺故引范甯曰人咸知  
由戶而行莫知由學而成也朱注言人不能出不由  
戶何故乃不由此這耶怪而歎之之辭又引洪氏曰  
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

爾是指人倫日用當行之道皆道之引申義也蒙案  
此章似以上有行不由徑而類記之戶與道皆以本  
義相譬況兩由字皆承上出字來不分正喻兩意古  
者天子以至大夫士咸祭禱五祀白虎通以爲門井  
戶竈中霤也月令有行而無井世本有行而無門行  
者行道也戶可以駭門而道則異於徑周禮遂人職  
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  
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道與徑迥不侔矣斯  
道者中道也正道也大道也坦道也而徑則爲偏道  
爲邪道爲小道爲危道人之欲行也始必由室而出  
戶下堂而出門一出門而其道多焉矣浸假而由於  
大道坦道中正之道也則蕩平正直而無不通矣浸  
假而由於小道危道偏邪之道也則迷惑顛塞而無  
不窮矣墨翟泣練絲爲其可以黃可以黑楊朱哭歧  
路爲其可以南可以北故出必由門戶不由戶則由  
竇而踰垣行必由道路不由道則由徑而越畔法言  
問道篇曰道若塗若川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  
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又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

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  
正而不他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舍正路而弗由哀  
哉董子繁露卷九詩云示我顯德行今不顯德以示  
民民闇於義不能炤迷於道不能解故孔子曰誰能  
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

注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

文勝質則史

注包曰史者文

多而質少也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注包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

釋文彬彼貧反說文玉篇皆引作份

正義曰朱注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

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黃先生曰此爲修辭者發儀禮聘禮記云辭多則史史謂策祝韓非子難言篇云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以質信言則見以爲鄙皆其證也蒙案野謂野人史謂史官君子成德之名三者皆以人相况晉書虞溥訓諸生誥引作文質彬彬然後爲德爲德者爲成德之君子非謂君子之修辭也先進篇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皇疏野人質樸之稱君



子會時之目是二章正相印合所謂君子者乃中禮和樂之君子也此章皇疏云質實也文華也勝多也凡行禮及言語之儀質多則如野人太質實文多則如書史多虛華艾子謂指學者言動語默威儀文辭皆是是謂君子之行禮樂不得專以修辭言也戚氏鶴泉曰質字有兩解一質地一質樸凡對文言者皆質樸之質非質地之質並無本末之分在禮明云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是禮中賅有文質豈得以禮爲文而忠信爲質此足以破外注楊氏之謬

說不刊之論也周末文勝時以先進適中之質爲野人反以後進太過之文爲君子而矯其弊如棘子成者竟欲去文而存質而并去其禮中應有之文二者皆非君子中和之道故夫子明其文質偏勝之弊示以大中至正之規而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說文彬作份文質備也後漢書馮衍傳注引鄭注彬彬雜半貌蓋君子之於禮樂也君子而時中者也野人者檀弓孔疏所謂不達禮者也仲尼燕居云敬而不中禮謂之野賈子道術篇容志審道謂之侷反侷爲野野

無禮文可知矣史則又以多文爲禮者也說文史記  
事者周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女史六官之  
屬皆有府史造文籍而五祝三巫又與史官聯事司  
策祝易異卦用史巫紛若者是也策祝之辭尙文飾  
多紛繁故聘禮記云辭多則史少則不達韓非子據  
以言用說之難其意亦非專指文辭也若彬彬之君  
子豈但修辭立誠哉

包注云云疏曰云彬彬相半貌者文選文賦注引此  
注作孔曰說文引經作份份云文質備也又曰彬古

明明子論叢書義疏 卷六 三三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份是作彬彬者言文論語也份从分分與半皆从  
八包許義同也鄭訓雜半貌者易曰元黃者天地之  
雜也雜訓合分則半合則備互相足成也字亦作斌  
玠樂記注欲其並行斌斌然上林賦玠豳文鱗注文  
理貌朱子以爲班班者班與頒般通皆一聲之轉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注馬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罔之生  
也幸而免注包曰証岡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也  
皇本作人生也直考文補遺作人之生直云一本作人生之直筆解云直當爲惠論衡引無而免二字  
正義曰朱注引程伯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

生者幸而免爾蒙案詩萇楚疏引鄭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是程子所本鄭注推其始馬注要其終既得生理以爲生卽當順理以全生義相足成皆言人之所以爲生也兩之生字緊相呼應並無生初生全之異罔訓不直乃枉字之借枉者衰曲也枉其生所謂矯揉戕賊不順其性也韓李筆解謂直當爲慝字之誤言人秉天地大德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其所據也然而慝之爲字本作直心洪範又用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舉謨九德鄭君以簡剛強皆剛克天道也柔寬擾皆柔克地道也直愿亂皆直人道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秉天地陰陽之和氣大中至正不剛不柔所謂平康正直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靜也專斯動也直乾之所以大生也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以正乃直以方坤之所以廣生也天命之性旣已賦此直率性之道無非遂其直四端之擴充直推其心所以保家國七情之感發直循其理所以致中和如大禹之治水也行其所

無事如屠坦之解牛也緣督以爲經蓋水之性本潤  
下不可搏之使過顛火之性本炎上不可遏之使燎  
原毋矯揉毋戕賊不失其直乃不傷其生三代直道  
而行直心所以爲惠也抑又攷之左襄七年傳正直  
爲正正曲爲直荀子脩身篇是謂是非謂非曰直而  
直之爲字乃从十目以視「」者隱也蓋人之性情  
大端在好惡好惡無所偏卽是非無所枉故大學格  
致之後必先誠其意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慎其獨而  
毋自欺誠於中斯形於外曾子曰十目所視其嚴乎

所謂直道者誠己之好惡而公天下之是非者也自  
此而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不得其正則心正而是  
非好惡無不明自此而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不  
敢任其辟則身修而是非好惡無不當至於齊家治  
國平天下又以絜矩之道推之上下前後左右無不  
得其平絜矩者正己以正人直己以直人者也惟仁  
人能好人能惡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好  
惡得其正卽是非得其平管子曰凡民之生也必以  
正平所以失之也必以喜怒哀樂匡衡疏曰審好惡

理情性而王道畢矣韓詩外傳曰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是以維皇建極正直蕩平無有偏頗反側作好作惡於其間斯樂近天子之光其受無疆之福若夫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任一己之好惡枉天下之是非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雖或偷生而獲免焉其亦微幸而已矣說文幸作發吉而免凶也从夭从艸謂當天而不夭也乎常理也論衡幸偶篇引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韓文公曰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恆君子得福爲恆而小人得福爲幸左宣十六年傳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自終者洪範五福五曰考終命易曰永終知敝詩曰高朗令終皆注所本也皇疏引李充云人生之道唯其身直乎失平身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如或免之蓋由於幸耳闕直字未精

包注云云疏曰罔訓誣罔者妄之借或誑之借漢書王嘉傳臣驕侵罔注謂誣蔽也筆解訓無本爾雅黃

先生從之謂罔之句讀言無是直也以之字指直與上之字不相應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注包曰學問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文不如樂之者深也釋文好呼報反樂音洛

正義曰朱注引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外注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歟蒙案仇滄柱謂三之字當指道說韓子曰道與德爲虛位仁與義爲定名所謂道者何道耶子曰好學近乎知又曰知者樂惟智者知之明始好之篤而樂之深發憤忘食好之之篤也樂以忘憂樂之之深也致知以全仁由好以得樂聖賢學問之道也故尊德性必先道問學

包注云云疏曰云學問者舉博學審問以駭思辨力行也皇疏引李充曰雖知學之爲益或有計而後知

學利在其中故不如好之者篤也好有盛衰不如樂之者深也案李氏以知之爲計利是猶不得爲眞知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注

曰上謂上智之人所知也兩

摩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

釋文以上時掌反注可上同語魚據反

正義曰皇邢二疏謂此章言授學之法當稱其才識也語謂告語人之才識大判有三謂上中下也細分之凡有九謂上上中上下此上等也中上中中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下此中等也上下中下下此下等也上上則聖人也下下則愚人也皆不可移其上中以下下中以上凡七品皆可教之人也中人謂第五中中之人也中人以上謂上中上下中上之人也以其才識優長故可以告語上智之所知也中人以下謂中下上下下中之人也是以其才識暗劣故不可以告語上智之所知也兩舉中人者以其可上可下也朱注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趙鹿泉曰此章專爲激勸中人說天生上智不數

天生下愚亦不數聖人教人人居多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本皆中人之資也但視其能知上而勉焉以日進乃可施以誘導之力若安而惰焉以至漸卽於下雖聖人亦未如之何故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別語上是教者用心本無厚薄以上以下是學者詣力難免低昂黃先生曰王注言可上可下意甚分明釋文以上之上時掌反注可上同是申王意以定讀也中人以上是中人而能上進者中人以下是中人而甘下流者以之訓而詳見王氏釋詞蒙案釋詞引易同人彖傳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禮記聘義溫潤而澤縝密以栗左宣十五年傳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是而與以互用也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論衡齊世篇引作以左昭元年傳彖甲以見子南攷工記函人注引作而是而與以通用也故易繫辭傳形而上形而下戴東原謂而當作以此經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王注意謂以當作而也漢書古今人物表人分九等皇邢二疏所本上上爲聖人上中爲仁人上下爲智人下下則爲愚人上聖與下愚不可移者也仁人與智人



皆可學而庶幾故近解以中人以上指顏曾而言而韓子作原性分性爲三品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要之古今天下多中人上知與下愚不移者不過千萬中之一二中人不僅三之一則是上中以下下中以上皆謂之中人不僅中中之爲中人也然而天下多中人之質而爲人無中立之時中人而有志上達焉則自強不息不覺日進於高明中人而無志上進焉則自畫苟安難免日趨於污下故語上爲教者之用心以上以

下視學者之立志夫子兩舉中人一則有歡欣鼓舞之情一則有惕勵悚惶之意其屬望於中人深矣哉王注云云疏曰云上謂上智所知者指語上之上時亮切去聲云可上可下者指以上之上時掌切上聲云兩舉中人者皇疏謂第五爲正中人以上卽四三二以下卽六七八是上申以至下中中人之夫分有七故再言中人也金氏敬登云上下字朱子謂以資質言亦以學力言王元敬圭剛伸謂以字似重蓋中人之質固多然能以上上則可以語上以之下則不

可以語上矣是上亦讀時掌反以爲用力字亦通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

注王曰務所以化導民之義也

敬鬼神而遠

之可謂知矣

注包曰敬鬼神而不瀆也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

謂仁矣

注孔曰先勞苦乃後得功此所以爲仁也

釋文知音智遠于萬反皇本知作智問仁下作子曰董子繁露仁義法篇引孔子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

後獲

正義曰朱注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智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黃先生曰民

明明子論叢集義疏

卷六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人也者朱子謂如民之秉彝之民鬼神之禍福依民義之從違明乎天人感通之故爾室屋漏不敢欺焉不特祭享時也而又遠之者神聰明正直而壹不加福於諂黷之小人不加禍於守正之君子智者守求福不回之道焉先難後獲言己先後乎人也皇疏引范甯曰艱難之事則爲物先獲功之事而處物後則爲仁矣此論仁之本旨也集注云後其效之所得者任重道遠功非易盡而效之所在徐以俟其自至此說未爲不可通朱子答張敬夫書云我欲以此爲

仁卽是先獲近解本此遂說仁者不求獲仁非也蒙  
案民義者國語五義紀宜注云父義母慈兄友弟恭  
子孝禮運十義云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義婦聽長  
惠幼順君仁臣忠晏子荀子注又作君令臣恭父慈  
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要皆人倫日用  
當行之道也鬼神者祭義夫子告宰我曰氣也者神  
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  
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  
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焘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

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  
眾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此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  
爲宗祧以別親疏遠近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  
生也二端旣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  
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俠甌加  
以鬱鬯以報魄也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者鬼  
神之會惟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知鬼神之情狀而  
爾室屋漏齋明盛服無一不致其洋洋如在之誠不  
知者見以爲無則慢神而蔑禮信以爲有則黷祭而

求爲抑知鬼神之有無存乎人心之敬肆而鬼神之禍福又視乎民義之從違左桓六年傳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莊三十二年傳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僖五年傳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故表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夫盡其所知而不惑於不可知智者之務也先難後獲者程子以難爲克己或謂舉其最難者聖門賢弟子可與言克復者惟顏子可與言敬恕者惟仲弓仁固難矣哉表記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又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然而仁之道固難全而仁之方又最近聖人以胞與爲量一夫不獲恆曰時予之辜儒生以立達爲懷一事之仁亦屬於人有濟故子常謂我欲仁而仁斯至孟子常謂強恕求仁仁莫近仁固有難有不難可獲而非不

可獲者也夫人爲其難而欲其獲常事也因欲獲而爲其獲亦常情也況乎欲仁而得仁又焉貪若謂求仁不可思其獲而務爲其難喻義不必計其利而反將得害天下人皆視仁義爲畏途何以使學者有樂仁趨義之慕哉蓋事之所難者人所不欲也功之可獲者人所共欲也求仁者強恕而行能近取譬以己之所欲譬之人獲乃人所共欲者不敢專於己故後之以讓於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而仁者不處猶是也以己之不欲譬之人難固己所不欲者不敢施於

明明子論語解義疏

卷六

全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故先之以責於己貧與賤是人之所惡而仁者不去猶是也夫爲其所不欲而不爭人所共欲仁者之務也至樊遲三問仁兩兼問智而夫子答之不同者翟晴江謂記者重在夫子之答例不載問詞問者必有餘辭之不同未必因遲之失此全書之通例也王注云云疏曰云化導民者以民爲在下之人化導二字似添說經言務民之義非務導民之義民義二字連屬不可分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不瀆者皇疏瀆猶數近也釋文本

又作黷廣雅釋言黷狎也公羊桓八年傳亟則黷說  
文引易再三瀆作黷其正字當作嬪說文媒嬪也左  
昭廿六年傳貫瀆鬼神漢書郊祀志敬而不黷是包  
氏所同蓋人情遠則尊嚴近則媒慢遠之正所以敬  
之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先勞苦後得功者皇疏獲得也言  
臣必先歷爲難事而後乃可得祿受報是謂事君敬  
其事而後其食非仁者之先後也

子曰知者樂水

注包曰知者樂運其才智以  
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也

仁者樂山

注仁者樂如山之安固  
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

釋文樂音岳又五孝反皇本知作智下同韓詩外傳  
文選注御覽引皆同

正義曰皇疏樂貪樂之稱也引陸特進曰此章極辨

智仁之分凡分爲三段第一明智仁之性第二明智

仁之用第三明智仁之功朱注樂喜好也知者達於

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

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韓詩外傳三問者曰

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

閒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

者墮防而深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甯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閒天地以成國家以甯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御覽引尚書大傳有孔子答子張問樂山之義語意略同此皆集解集注之所本精義程叔子曰知者樂於運動若水之流行仁者樂於安靜如山之定止知者

得其樂仁者安其常樂水樂山氣類相合朱子申之曰夫子之意正爲知者之於水仁者之於山誠有喜而好之者非但如之而已也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不是兼仁知而言而或遂疑動靜有偏性仁知不相兼故李安溪謂此以德言之不分兩人如君子道者三知者仁者勇者祇是一君子也蒙案此章不必拘定一人兩人夫子不過形容仁知德性之喜好或在山或在水而又卽山水之動靜形容仁知之體段而又卽仁知如山

如水之樂壽合驗動靜之功效體山水之動靜者仁  
知之所樂也得山水之樂壽者仁知之所如也故程  
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而要之知  
者見理分明處事簡易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  
者施濟爲量胞與爲懷雖曰靜而實未嘗不動也故  
朱子語錄云若論仁知之本體知則淵深不測眾理  
於是而斂藏所謂誠之復則未嘗不靜而動意居多  
故以動爲主也仁者包藏發育生理流行而不息所  
謂誠之通則未嘗不動而靜意居多故以靜爲主也

易繫辭傳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  
其動也闢文言傳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夫  
乾陽動物也而非偏於動故靜專而動直坤陰靜物  
也而非偏於靜故靜翕而動闢知仁之各有動靜猶  
陰陽之各有動靜也特知者動其體仁者靜其體耳  
動靜何可偏廢知仁何有偏勝哉

知者動

注包曰日  
暹故動也

仁者靜

注孔曰無  
欲故靜也

正義曰黃先生曰孟子言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  
戒動之不善者也此言知者動動之善者也以動對



拘窒言也人能內無妄念以養志外無妄舉以養氣  
身心無不安泰靜之善者也言人心本虛靜者多入  
寂滅無爲之說是言靜而不知動之義也靜之不善  
者也儒者言心之虛壹而靜本於荀子彼文云不以  
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  
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朱子屢言虛靜其意亦多如  
此薛氏讀書錄詳言靜以養心之法亦不外持志養  
氣兩端其言養氣也云言語動作皆氣也有過處皆  
足以動志其論持志也務教人之遏妄念去邪念思  
慮不可必得之事爲妄念思慮悖禮違義之事爲邪  
念遏絕此念使念念皆出於仁義禮智乃爲收斂此  
心方爲居敬方爲內外敬義夾持之法諸言靜者與  
經傳言仁者之靜微異而大旨同也與釋氏言無眼  
耳鼻舌身意則迥異矣蒙案靜說文審也釋名整也  
謂詳審之而擇其精粹整飭之而歸於中正此靜之  
本義也經傳借作清玉藻視容清明注察於事也荀  
子解蔽篇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注明審也此一義  
也與動對者字當作埤靖說文埤亭安也靖立埤也

呂覽貴因篇淨立安坐注正也淮南本經篇怒則手足不靜注甯也廣雅釋詁靖安也淨本立容之安甯故字从立月令曰百官靜事無徑安形性事欲靜與動之訓作訓行者爲對待此又一義也至素問政大論楚辭招魂注皆以無聲曰靜淮南精神訓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蓋靜寂乃雙聲之轉而或援釋者清靜寂滅之說以解經非動靜之本義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日進故動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動固水之性也知者之利道順理而行行所無事法水之曰進而非妄動也皇疏作自進者非

孔注云云疏曰云無欲故靜者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致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者喜怒哀樂性之欲不能無者也飲食男女富貴壽考人之大欲存焉仁者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欲之善者不必無者也孔注所指爲私欲爲貪欲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坊記云命以防欲仁者視聽言動之必克富貴貧賤之皆

安無私欲以擾其天無貪欲以亂其性猶山之發育  
萬物生生不息地不愛寶而安土能敦非異端絕欲  
之說也

知者樂

注鄭曰知者自役  
得其志故樂也

仁者壽

注包曰性靜  
故壽考也

釋文樂音洛

正義曰朱注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  
故樂靜而有常故壽蒙蒙案朱子文集以體爲體段又  
爲氣象非體用之謂故與皇疏言用不相礙樂者舒  
暢之意壽者久遠之名知者知人而利道識見高明

明氏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公九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達於事變如川流之不息而通行無滯無入而不得  
其活潑潑之機所謂樂也仁者愛人而安道天稟純  
厚生理渾全如安土之能敦而悠久無疆無時而不  
完其常存之性所謂壽也

鄭注云云疏曰云自役得其志者役使猶運用也邢  
疏謂役用才知成功得志皇疏謂得運其識從心而  
暢故僮樂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性靜故壽考者法言君子篇人可  
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仁者克己復禮主敬行

恕祛七情之乖戾慎六欲之偏私武王踐阼記帶之  
銘曰火滅修容戒愼必恭恭則壽者是也仁者誠身  
順親仁民愛物萃一門之和氣與萬物以同春中庸  
所謂舜之大孝有大德必得其壽者是也李安溪曰  
樂壽命也而有可以道致者知仁之德君子所謂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也此言理數之當然而有可以必  
得者閒有或爽不過千萬中之一二不得以顏冉爲  
辭而疑天人感通之常道也黃先生謂壽有天有人  
在人者盡性至命克終天年是爲壽否則戕其生是  
不壽也在天者君子道其常不以一二人計較天道  
也方士以寂滅養生未必果壽卽幸而壽亦揚子法  
言所謂名生而實死柳子厚所謂深山木石大澤龜  
蛇皆老而久於道無所益也而況如莊子達生篇所  
云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張毅養其外而病攻其  
內壽豈養生家所可必耶顏氏家訓謂養生者須全  
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注包曰言齊魯有

也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

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也

正義曰未注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外注程叔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有桓公之霸爲從簡尙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蒙案史記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卷十四 明故書

約原刊本

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呂氏春秋長見篇曰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韓詩外傳十略同說苑云伯禽與太公望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

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也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以上諸說皆追本齊魯封國之初政意與包注同而漢書地理志云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民輻輳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

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永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又曰周興以少隲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左閔元年傳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昭二年傳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以上諸說推論桓公

創霸變易太公之遺法而魯猶存周公之法制意與  
程子合而惟朱子專就孔子時之齊魯而言皇疏云  
末代二國齊有景公之昏闇魯有定公之寡德而其  
國猶有望旦之遺風故禮記孔子曰吾舍魯何適耶  
明魯猶勝餘國也然則夫子欲行道於天下何以不  
一變齊魯徑遵大道何必使變齊至魯變魯乃能至  
道其故何也蓋王霸無中立邪正不並行魯雖衰微  
猶存初封之舊制齊更雜霸已非開國之貽謀而况  
乎尊賢尚功太公已開其治急功近利管仲大肆其  
風故朱子謂史記所載太公伯禽報政事細考亦略  
有此意也董子對策曰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  
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  
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旺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  
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  
扶衰所遭之道然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下不變道亦  
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  
弊之政也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竊譬  
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

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是則魯之衰微猶三代之季世雖王道漸陵夷而未盡亡者也齊之強盛乃五霸之迭雄與王道大相反而絕無存者也故治魯者不過救弊而補偏治齊者必使改絃而易轍蓋齊未必揣其本導流必清其源韓文公曰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治道與學術無二理也

包注云云疏曰云大道行之時者禮運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鄭注大道謂五帝時也是對下三代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左齒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禮運以五帝爲大同之世以三代爲小康之世而此經則概言先王之道非分別其時也

子曰觚不觚

注馬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也

觚哉觚哉

注觚哉觚哉言非觚

也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

釋文觚音孤酒爵也容二升

正義曰此章蓋校禮經之誤字正禮器之名實而因爲酒德戒黃帝正名百物大禹主名山川旣揆度以錫名當顧名而思義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之於名無所苟而已考工記梓人爲飲器爵一



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  
鄭注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儀禮燕禮  
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鄭注古文觚皆爲觶又媵觚  
于公鄭注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  
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耳五經異義今韓詩說一升  
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  
曰解解適也飲酒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  
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人所謗  
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

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九五 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罰不敬觥廓也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  
以餉不得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  
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  
中人之食也毛詩說觥大七升許君謹案周禮云一  
獻而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矣又觥罰不  
過一一飲而七升爲過多當爲五升鄭君駁之曰周  
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寡也觥字角旁著友說文觥  
或从辰  
段氏云友乃辰字之誤韻  
會宥觥字則又當作友 汝穎之間師讀所作今禮  
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

觚寡聞觶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匄三觶相應儀禮少牢有司徹鄉飲鄉射皆獻以爵而酬以觶鄭注士冠禮云爵三升曰觶注特牲禮云舊說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所謂舊說者韓詩說也梓人賈疏引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故鄭駁異義從韓說而謂考工記本以一爵三觶爲一斗觚爲觶之誤則古周禮意與韓詩同均以二升名爲觚三升名爲觶惟馬氏此經注仍以觚爲三升

之所以言適也過於三而將觸罪矣尙得謂之觚也哉至於三而已適節矣尙得謂之觚也哉皇疏引王肅曰當時沈湎於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蔡謨曰酒之亂德自古所患故禮說三爵之制書明酒誥之篇易有濡首之戒詩列賓筵之刺皆所以防沈湎也觚失其禮故曰觚不觚猶言君臣不君臣耳是以夫子飲不及亂不爲酒困因校禮經之誤字正禮器之名實而欲世之顧名思義知古人無處不昭炯戒無物不有定名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二升曰觚皇本二作三校勘記云字之誤也

何注云云疏曰皇疏引褚仲都曰作觚而不用觚法觚終不成猶爲政而不用政法豈成哉疾世爲政不用政法故再言焉此申何注也鹽鐵論殊路篇引經而申之曰故人事加則爲宗廟器否則廝養之豐材潛夫論相列篇云觚而弗琢不成於器此猶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也朱子引程叔子曰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

不君臣而失其臣之道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此皆繁稱廣譬於經泛而不切聶崇義三禮圖云觚銳下方足漆赤中畫青雲氣通飾其卮口徑四寸中深四寸五分底徑二寸六分今改圓足是因剗方爲圓故夫子有不觚之歎亦人心喜圓惡方之一端也廣韻凡物有廉角者曰觚棧史記酷吏傳破觚而爲圓班固西都賦上觚棧而棲金爵字書謂三棧爲觚索隱謂八棧有隅者是又以觚棧比人之耿介不觚者朱子謂失其制而不爲

明明子論語集解疏

卷六

卷六 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棧也陸機文賦云或操觚以率爾史游急就篇云急就奇觚與眾異顏師古注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蓋簡屬也孔子歎觚卽此之謂其形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以有棱角故謂之觚觚者棧也或謂卽今書童所用之粉板然平面與立體形制不同馮厚齋謂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歎之觚也況乎木簡今字作觚觚棧本字作觚若觚之爲觚其物爲酒器其義爲寡少古人命名自有深意何必泛引而一

無所當耶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注孔曰宰我以

爲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我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所至也

皇本井有仁焉作井有仁者焉也作與考文補遺古本雖作縱

正義曰朱注引劉勉之說井有仁焉之仁當作人張

南軒本徑改仁作人仁與人經傳多互借詩先祖匪

人人當作仁本草桃仁杏仁或作人詳見其爲人

也孝弟章但此章孔注云有仁人墮井而皇疏本作

井有仁者焉又有惡人墮井仁者不往之說則仁下

當有者字爲是蓋別之爲仁者而以類相親實爲情

明學子論集解義疏

卷六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所難卻迫之以從井而以身爲徇又屬事之所難

堪仁者以愛人爲事孟子言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今既入於井不救而不忍其死欲

救而徒害其身皇疏引李充云欲極言仁設云救井

爲仁便當從不耶是假設之詞欲觀仁者之何以處

此也朱子曰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

於井不復能救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

人而不私其身不應如此之愚也宰我與子貢同居

言語之科夫子嘗謂於賜取其言之切事於子取其

宮之近類豈不知從井之不能救人而乃昧昧若此  
願救人本仁者之素願而入井又同類之仁人古今  
任俠之徒往往以恩情相結意氣相投設取予信然  
諾輕身重意借交報仇此史公所以傳游俠然而聖  
門弗尚也史記弟子傳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  
亂以夷其族索隱謂闕止字子我田闞爭寵子我爲  
陳恆所殺恐字與宰子相涉因誤云然考之李斯傳  
斯上書云田常爲簡公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卽  
弑簡公於朝呂覽慎勢篇陳成常與宰子甚相憎也  
諸御鞅諫簡公願君之去一人也居無幾何陳成常  
果攻宰子於庭卽簡公於廟說苑正諫篇田成子常  
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  
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  
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鹽鐵論殊  
路篇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  
中簡公殺於檀臺合觀諸書所載是宰我欲救齊簡  
公與陳成子作難以身徇之雖太史公傳聞異辭而  
唐贈齊侯宋贈臨淄公改齊公則宰我實仕齊而死

於齊猶子路之仕衛而忠於衛要無愧捨生之義士  
殺身之仁人也然而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夫子不以  
爲不仁晏子不死莊公之難君子不以爲不忠是可  
以不必死而不死也齊當簡公之世陳氏之勢已成  
姜氏之祚將絕宰我爲臨淄大夫而欲盡逐陳宗以  
紓齊難正猶對哀公之問社意欲誅三家以張公室  
原屬仁人之立志義士之用心而無如成事不說遂  
事不諫既往不咎無補君國徒禍身家情欲救而救  
之無方義當死而死之無益是知其不可救而救之  
也是可以不必死而死之也是從井救人之類也子  
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明門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百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

注包曰逝往也言君子可

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救之也

可欺也不可罔也

注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

得誣罔令自投下也

正義曰朱注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誣  
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此申古注者  
也蒙案逝从折聲禮祭法萬物死皆曰折文選謝朓  
詩逝者如可作注謂死也君子可逝者謂君父之難

理所當死，儒行所謂患難相死，可殺而不可辱也。不可陷者，說文陷，墜也。魯語注墜也。荀子注溺也。中庸所謂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智者弗爲也。罔，誑之借，可欺不可罔。孟子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也。皇疏引李充曰：君子之人若於道理宜爾，身猶可亡。若理有不可，不肯陷於不知。君子不逆詐，故可以闇昧欺。大德居正，故不可以非道罔也。說較古注爲直截。蘇氏曰：拯溺仁者之所必爲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爲也。雖君

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猶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而已。蓋義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不可以取義。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自死以救人仁者不應若是之愚，自死而不能救人仁者更不應若是之愚也。

包注云：云疏曰：此注刑疏作孔曰古訓引孔注云：陷下也。未知何本云：逝往也者。說文同。廣雅訓行，行亦往也。



馬注云云疏曰云誣罔者二字雙聲猶蒙蔽也皇疏謂欺者遙相語罔者面相誣謂告語之使往看之既至井實無人不自治井取之意多迂曲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注對曰弗

畔不違道也

釋文一本無君子字兩得夫音符

正義曰皇疏博廣也約束也畔違也背也言君子廣學六籍之文又用禮自約束亦可得不違背於道理也蒙案注云違道道卽仁道也顏子克己復禮三月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列本

不違仁而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所以仁在其中也畔叛之借本反倍之稱引申之義爲違背此經似當以疊韻連語爲訓方與約字相關蜀都賦叛衍相傾注猶漫衍也魏都賦雲撒叛換注猶恣睢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放散畔岸注自縱之貌詩皇矣無然畔援箋猶跋扈也卷阿伴奂爾游矣箋自縱弛之意也弗畔者謂約於禮法而不放縱也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所雅言曰詩書執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荀子

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程伯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汗漫猶叛衍叛換畔岸畔援伴奐皆與約相反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則是約之者謂約所學之文而一歸於禮法也弗畔者謂守所約之禮而不泛鶩乎博學也毛大可曰博約是兩事文禮是兩物然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不同何也彼之博約是以文禮博約同此之博約是以禮約文以約約博也博在文約文又在禮也於文於此文也約之卽約此文也之者此也以者用也約之以禮謂用禮來約此文也後漢書范升傳引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又曰夫博而不約必叛道也以博而約作一句又以博而不約反一句夫子語意原來如此也

鄭注云云疏曰訓畔爲違者畔者叛之借字公羊僖四年傳國曰潰邑曰叛杜預左傳釋例云叛者反背之辭也荀子大略篇言而不稱師謂之畔注倍之半

也此叛之不義也廣雅釋詁畔離也劉炫注左傳云叛違也此叛之引申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

厭之注孔安國曰等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

道也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也

釋文說音悅矢之孔鄭繆播皆云矢誓也蔡謨云矢陳也所否鄭繆方有反不也王弼李充備鄒反天厭

於談反塞也又於豔反羣經音辨厭一音於頰切塞也考文曰古本厭作壓論衡問孔篇讀同史記世家

否作不論衡作鄒筆解作否校勘記云不者事之不然者也否者說事之不然者也此當作否

正義曰史記世家匡圍解後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衛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百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

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

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

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鏗

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

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史記集解引樂肇

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

者言我之屈否乃天命所厭也皇疏引王弼曰案本

傳孔子不得已而見南子猶文王拘羑里蓋天命之

窮會也子路以君子宜防患辱是以不悅也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厭之言非人事所免也重言之者所以誓其言也蔡謨曰矢陳也尙書敘曰皋陶矢厥謀春秋經曰公矢魚于棠皆是也夫子爲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李充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聖人明義教正內外者也而乃廢常違禮見淫亂之婦人者必以權道有由而然子路不悅固其宜也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厭亦否也明聖人與天地同其否泰耳豈區區自明於子路而已蒙案韓李筆解亦以否爲否泰之否羣經音辨亦以厭爲厭塞之厭此正解也易否卦釋文否閉也遯小人否王肅注塞也否之匪人崔憬注不通也廣雅釋詁隔也閉隔不通乃一義之引申史記作不論衡作鄙乃假借字或據之以解經非也厭从厂說文𠄎也謂石所迫迫也荀子脩身篇注塞也漢書翼奉傳注抑也字又作壓檀弓畏厭溺左傳將以厭眾今皆作壓迫迫抑塞亦一義之引申或以爲厭棄壓殺者亦非也矢爾雅釋詁陳也廣雅釋

詰直也釋名指也言其有所指向迅疾也蓋夫子以  
手指天而直陳天命猶言示諸斯之指其掌記者記  
其言并記其狀奮解以爲誓者更非也子路之不說  
不解其意而不釋於懷以南子之有淫行也公山佛  
晢之欲往子路嘗不說以爲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  
子不入也賢者守節不說子之見淫人猶不說子之  
見叛臣然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故天官  
內宰有贊治王后賓客之禮儀禮朝聘有享后享夫  
人之禮孔叢子儒服篇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  
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信有之乎答曰古者大饗夫  
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  
夫子夫子亦弗獲已矣蓋夫人與君敵體孔子於衛  
靈公爲際可之仕君可見夫人亦可見此禮之無可  
疑者也且古來桃撻之婦女每能識天下之賢豪列  
女傳卷三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鱗鱗至闕而  
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  
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  
與孝子不爲昭昭變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賢大

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閻昧廢禮  
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  
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曰始妾獨以衛爲有伯玉耳  
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  
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君子  
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馬氏釋史謂列女傳記此於仁  
智而別記南子於嬖孽疑此夫人在南子前然衛靈  
公不聞南子之外別有夫人莊子則陽篇謂衛靈公  
有妻三人同濫而浴要不過妾媵之屬南子蓋短於

行而優於智如漢之有呂后威能攝服將相如唐之  
有武氏才能籠絡英賢苟其改過自新十亂之中有  
婦人儘可相與以輔治聖人不爲已甚人潔己以進  
與其進不與其退與其潔不保其往故南子以禮請  
夫子不妨相見南子以禮答夫子不以爲辱此又事  
之無可疑者也乃呂覽貴因篇云孔子道彌子瑕見  
釐夫人淮南子泰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  
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  
漢書王莽傳注孔子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是

將枉道以求合以致論衡問孔篇史通感經篇肆其  
狂吠以爲解所行之鄙陋誓天厭以自明此卽集解  
所引之舊說而疑而闕之者也然當是時不特子路  
疑之王孫賈之徒已有媚竈之諷夫子斥之以獲罪  
於天卽指天直陳之意至孟子時猶有於衛主癩疽  
之說孟子闕之謂主顏雝由彌子陷之以衛卿孔子  
拒之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  
此善言聖人者也夫聖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  
其道故於公山之召也曰吾其爲東周於佛肸之召  
也曰吾豈爲匏瓜是示之以權也而於南子之見也  
王孫賈之諷子路之不說則直斷之以天然後知聖  
人達節行權不磷不緇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無可  
無不可折衷於道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道苟可行  
卽東周可以爲思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禮苟不失卽  
南子可以見然一身之進退必以禮義爲衡斯道之  
廢興必以天命爲斷子於公伯寮之愬子路也曰道  
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於臧倉  
之阻平公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

爲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天命將通雖伯寮臧倉不能厭天命將否卽雍彌南子不能與孟子之言天命猶夫子之言天言命先後如合符節此又理之無可疑者也或因矢誤訓誓孫奕示兒編遂以南子爲南蒯謂蒯欲張公室以叛季氏與夫子欲赴公山佛髀之召同意攷之左傳昭公十二年南蒯叛是時孔子年方二十三子路少孔子九歲時年十三四則其說鑿矣晉書夏統傳云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怍愾又誤以南子爲夏南則益支離不足辨

何解云云疏曰云孔安國等以爲南子者至夫子誓

之此何氏先引舊注卽釋文所列孔鄭繆播等說也

自曰行道旣非婦人之事至義可疑也此何氏自下

己意猶道干乘章云馬融包氏義疑故兩存焉也皇

本於孔安國下誤衍曰字邢疏疑統是孔注遂改等

字爲舊又去下一曰字誤作孔曰舊以爲云云以致

詞意不通釋文出等以爲男子者云集解本皆爾或

不達其義妄去等字非也陸氏所見雖是而以南作

男亦誤字也皇疏引繆播曰應物而不擇者道也兼



濟而不辭者聖也靈公無道蒸庶困窮鍾救於夫子物困不可以不救理鍾不可以不應應救之道路由南子故尼父見之涅而不緇處污不辱無可無不可以道觀之未有可猜賢者守節怪之宜也否不也言體聖而不爲聖者之事天其厭塞此道耶其意與孔鄭相同惟謂路由南子以矢爲呪誓以否爲不善則不能不滋後人之惑矢誓也爾雅釋言文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注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

德也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

明明子論語集義疏

卷六

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鮮仙善反周禮師氏注風俗通義舉過篇引無也字

正義曰說文中和也庸用也禮記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鄭君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朱注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易義正則未必中中則未必正中而正君子之時中也允執厥中皇疏所謂中正之道也舜用其中於民是謂中用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是謂不中用庸之所以爲用也鄭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用中

爲常道也義本爾雅釋詁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定理者不易之常經易文言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也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注庸有常也皆謂經常之常朱子訓庸爲平常遂使宋季諸儒誤認舍胡苟且不分善惡爲中庸之道如後漢書胡廣傳所云天下中庸有胡公則庸庸碌碌民之能此者多矣曷足貴哉中庸引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鄭注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願人罕能久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是以民鮮能久四字連讀謂少能久守也釋文一本作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是中庸之所引卽論語之文也或謂中庸以道理言此章以德行言自是強生分別中庸有能字能久二字可連讀此章無能字鮮久似覺不詞故程叔子曰自世教衰民不興行鮮有此德久矣與上至矣二矣字作呼應更有言外之神

何注云云疏曰非適猶言不啻也秦策疑臣者不適

三人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注孔曰若能廣施  
惠濟民於患難

堯舜至聖猶  
病其難也

釋文施始豉反皇本有作能眾下有者字白虎通聖  
人篇引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以聖乎堯舜爲句三國  
志鍾繇傳濟眾作能濟民

正義曰朱注博廣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  
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  
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  
遠矣蒙衆聖門論學常以聖仁智分三等夫子自謙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聖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是聖優於仁也答子張之問  
曰未智焉得仁又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是仁優於  
智也故漢書古今人物表列九等而上三品有聖人  
仁人智人之分方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  
仁則貫徹乎始終而統賅乎大小遠近所以處聖智  
之中也子貢曰如有曰何如欲求爲仁之方而高入  
盡仁之聖子曰何事於仁者倒裝句法也言爲仁何  
事於此此必盡仁之聖人如堯舜者其心猶有所病  
求仁如此不愈難而愈遠乎蓋行仁之事夫婦可與

知能盡仁之功天地猶有所憾也程叔子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矣

孔注云云疏曰皇本如有作如能孔注若能以若字

明學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詁如字也邢疏若作君誤也二疏以何事爲不啻朱注竟作何止於仁止與事同部之借也施本作敝說文敷也廣雅釋詁施予也易乾卦德施普也釋文與也晉語齊侯好示務施注惠也故孔注以爲施恩惠爾雅釋言濟成也益也又渡也易既濟未濟書君奭予往暨汝爽其濟春秋說題辭濟之爲言齊也齊者度也呂覽離俗篇君子濟人於患故孔注以爲濟患難或以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眾自眾人之被吾恩澤而言以二句作一貫非也徐楚金說文通論

云堯之末年倦勤而有洧水之警有共鯀之凶舜殛  
鯀任禹孰若不殛此以堯舜立言似不若陸稼書謂  
堯舜之世天下雖底平成尙有黎民阻饑百姓不親  
其論爲賅括也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也已

也人

注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也方道也  
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不欲而勿施

釋文夫音符唐書張元素傳引無也字

正義曰朱注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譬喻也方術也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  
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程  
伯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  
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  
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  
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  
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  
謂仁之方也已阮氏芸臺仁說曰說文仁親也从二  
人段注見部曰親密至也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人也

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古所謂人偶猶言爾我親愛之辭獨則無偶偶則相親故其字从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人之意卽人之也孔門所謂仁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鄭君相人偶之注卽曾子人非人不濟中庸仁者人也論語己立立人

己達達人之旨能近取譬卽馬走水流之意曰近取者卽子夏切問近思之說也孔子論人以聖爲第一仁卽次之仁固甚難能矣聖仁二字孔子皆謙不敢當子貢視仁過高誤入聖域故孔子分別聖字將仁字降一等論之所謂仁者己之身欲立則亦立人己之身欲達則亦達人所以必兩人相人偶而仁始見也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達如邦家必達之達爲之不厭己立己達也誨人不倦立人達人也蒙叅仁者體天地生生之心以爲心人與人相人偶卽人與人相

親愛故古人造字从人二人者其一一人其一卽己也。由己推之人愈推愈廣卽人不一人故左傳以參和爲仁。古文又以千心爲仁數始於一偶於二參於三三人成眾由修身齊家而推之治國平天下則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千萬人之心要卽同此一己之心也。顧泛愛乎人堯舜之施濟猶病爲仁固甚難而反求諸己立達之取譬有方爲仁又甚近。夫子嘗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子夏曰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合觀數章是近譬之方卽大學絜矩之道也。恕道也說文警諭也謂比喻也。墨子小取篇辟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廣雅方類也釋名事類相似謂之比如其心而絜度之取其類而比諭之無二理也。韓詩外傳三曰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已惡飢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

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  
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若夫楊  
朱之爲我專於私己墨翟之兼愛專務徇人一則生  
生之意不貫通一則生之意無條理斯大亂之道  
也仁者施濟之念克責於己而人之交感通以欲  
以人之欲譬之己而欲立欲達不啻痼癩於乃身以  
己之欲譬之人而立人達人非若秦越之相視天下  
有飢由己飢天下有溺由己溺是取人而反求諸己  
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取己而推及於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

卷六

夏大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也孟子曰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恕之爲道也由親而及疏由近而  
及遠故仁之方在近取而無事遠求而如其施必博  
焉濟必眾焉是卽墨子之兼愛韓子之博愛也墨子  
愛無差等而害道韓子篤近舉遠而合誼蓋恕必本  
於忠所以責人先責己而仁必行以智方能推己以  
及人故大學先言正心誠意之學格物致知之功而  
後半部始詳絜矩之道以及恕此一以貫之者也

孔注云云疏曰後漢書班彪傳注引鄭注方猶道也



與孔同荀子大略篇博學無方法方法也呂覽必已  
篇如此其無方也注方術也孔鄭云道卽法術也周  
髡算經方出於矩矩所以爲方仁之方似卽絜矩之  
道也廣雅釋詁立成也達通也說文立伋也釋名達  
徹也莊子達生釋文暢也蓋立即夫子之立與綏也  
達卽夫子之道與動也或以分教養者非皇本注云  
於己皆恕己所不欲而勿施人也邢本作皆恕己所  
欲而施之於人抑知大學言絜矩之道必兼好惡好  
卽所欲惡卽不欲也孔注以於己皆恕爲句包上欲  
立立人欲達達人而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引證反  
足上意正其善會聖言也邢本妄改誤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